

蔣著超先生輯

民權素粹編

沈恩孚

# 民權素粹編第四卷目次

## 第四集續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戊己庚辛四種

戊種俠義 共七通

愛國之廚役

難兄難弟

跛足丐

雪衣女

娥眉蹈海記

貪官有後

女兒紅

己種玄理 共五通

周顛仙

酒徒鄭一

第四卷 第四集 小說類 目次

慶霖

定夷

花奴

冥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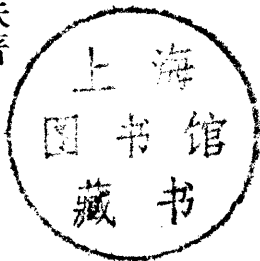
岱樵

蓮儂

悟痴

明太祖佚著

天醉



280008

牟珠船

華廬怪劇

莽和尚之姊

庚種譯本 共三通

毋忘我

月下奇遇

萬里鴻飛記

辛種滑稽 共六通

雀聲

敬瘟神

水滸補遺

書獸子

家天下

牛皮王

冥飛

叔眉

天醉

佛郎譯

慧若譯

瘦鷓譯

雙熱

跛子

冥飛

跛子

老張

跛子

老張

箸超

第五集

雜著類都四種

甲種海外異聞 共二十五通

贈花表情

西婦驕奢

竊賊絕技

男女易體之預測

產異

農人之道德

各國藏書

嫁女奇聞

娶妻奇夢

傳信蜂

發笑草

上海圖書館藏書



8541 212 0022 27148

第四卷 第五集 雜著類 目次

三

同震同談震同陽同雲同穀  
上旦上瀛旦上生上 上仁

386202

大食國

結婚之新俗

磨麵人

女傑

俄公爵之賭妻案

羅斯福趣史

弗利得利軼史

琉球遺民毛有慶

日京四大公園記

海外異聞三則

外史鱗爪

天南鴻爪錄

南洋歸客談

三島聞見錄

震旦

味芩

逸梅

同上

亦民

醒華

悔原

亦民

岑樓

同上

布雷

涼涼

冥飛

大彬

乙種游戲文字 共三十通

鴉片烟賦

妓女送議員序

弔黑籍鬼文

擬陸文琴售券啓

閨怨

睡德頌

孔方子傳

湯婆子傳

麴秀才贊

事事不如英國好

家家都見喇嘛歸

本相酒令

五妾爭夕

五 同 肝 同 影 豹 同 礮 笑 紹 旂 跨 天 虛  
上 若 上 珊 上 湖 周 沈 美 章 汝

民國新談口

國會訃文

山水問答

滑稽聯吟記

賦得豚尾奴

賦得鴉片鬼

孕娃曲

戲綴俗語詩

麻雀吟

咏十不全

咏怕老婆史

籌安新樂府

留學生詩話二則

滑稽廣告三則

頌 予 笑 鐵 愚 鐵 雙 熱 慕 犧 同 上 虛 汝 縮 天 同 上 鐵 冷 狂 笑 箸 超 天 良 老 諧

噴飯錄

游戲筆記

籌廬非詩話

丙種戲劇雜談

共三通

顧曲餘談

梨香社劇話

菊林趣話四則

丁種編輯餘瀋

共十四通

如此偈

血之派別

新官…代議士…主筆

英雄…美人…學者

冷言

士

伽摩

箸超

同上

義華

塵因

萍

恨鶴

雙熟

大我

箸超

雙熟

昂孫

士

昂孫



第四卷 第五集 雜著類 目次

來矣

良心

乞兒之言

胡盧謠

新樂府兩首

民國禽言

醉餘隨筆

箸廬談屑

八

雙熱

如矢

春風

黃竹

石余

頌予

天醉

箸超

# 民權素粹編第四卷

## 第四集續

小說類都八種 本卷載戊己庚辛四種

### 戊種俠義 共七篇

#### 愛國之廚役

慶霖 原第十一集

英雄落魄。名士坎坷。而人能識之。於窮途。中千古。有幾哉。有之。其惟漂母飯。韓信乎。一飯千金。昭於簡冊。漂母亦女中之人傑也哉。韶光易過。數千年後。復有漂母。淮陰出。

淮陰者。甘肅牛鑑是。牛少時家甚貧。徒步可日千里。家無立椎覆瓦地。去西安肄業關中書院。嗚乎。志士淒涼。名花寥落。人生最傷心事也。牛抱才不偶。大有埋恨終身之概。然埋頭終日。呶唔不駁。雖處世不良。而不肯失三。火五更雞之好光陰。且刺股懸梁。行有素焉。

志士沉淪。而炎涼世態。白眼相加。事理固然。無甚足怪。牛處箇中。能不魂消而志喪哉。牛時衣食不周。而仰給於遠親。彼輩庸人孺子。不無揶揄時至。譏諷頻來。以俗眼盲眸。又安能觀彼瑰意琦行。牛一憤而絕。其親始則忍飢。含餓。繼則衣不蔽體。吳市吹簫。延門扞鉢。殆不能免。噫嘻。好頭顱。空自嫉媚。滿肚皮。都是牢騷。爲牛切詠矣。

庸人俗子中。又孰謂無高識者哉。曰。有。書院中之廚役某叟。見牛字氣昂軒。寬容大度。料所謂虎落平陽。龍遊淺水。一但萬雲鵬飛。青雲直上。必非常人所能及。於是時助以膏火。令其專心向學。牛於窮途中得有知己。其感恩圖報。又當如何。

運隨命轉。氣從數來。天無絕人之地。牛俄而通籍。軒駟馬。少年得意。回憶窮途。魄落。其意氣之盛。又當如何。若輩庸人俗子。乃汗顏心懼。深恐其報己。獨叟欣欣然有喜色。曰。我固知當然者。牛報叟千金。曰。昔日荷翁恩重。今我功名成就。亦翁之素望也。不忝之資。權爲翁壽。叟曰。辭則不恭。謹謝而領。惟有鄙言以奉公。今我國沉淪。無須我輩小人贅言。然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全仗諸公輩。雖然不惜死。不愛錢之好官。中國能有幾。愚言公其誌之。

官運亨通。命從人走。牛以軍功督總兩江。時叟猶健在。年逾七十。家亦小康。時過牛署。牛留而居之。署中。人皆知爲大帥。恩人。敬呼之曰。翁。蒼狗白雲。世態易幻。鴉片之役。起清朝。昏昧林公。抱憾牛附。和奕山。伊里布等。力主議和。陷陳忠愍公於死。叟大憤。馳書告其子。舉家中產業。凡以牛贈金營運所值者。悉斥賣之。滙其銀。至江南。計逾二千。乃持以謁牛。曰。牛先生。昔吾所以解衣推食者。以子氣貌英偉。將來爲國家用耳。豈望報乎。今子乃誤國至此。吾義不受子之惠。請以昔所贈及歷年所得子金。悉還之。子。吾仍爲廚役。不慮餓死也。牛亟起謝。竟拂衣去。告貸於鄉人。乃得歸。事爲子舅氏述。惜不知叟姓名。

牛先生者。牛昔爲諸生時。叟常以相稱者也。

慶霖曰。若某叟之識。固如漂母而節尤過之。義尤過之。而牛則有愧。夫淮陰矣。汝獨不思窮時衣食且不過。由苦難中來。人加白眼。獨一廚役助汝。一旦身爲大臣。一品封疆。當如何圖報國家。而所爲若此。不但不足以對國。對民且無以對廚役也。清有臣若是宜乎速其亡也。觀廚役之見識。廚役之語言。廚役之行爲。廚役之節義。殊非常人所及。人才無門第信然。

## 難兄難弟

定夷 原第四集

南海趙倫。宦於浙東。嘗知仙居青田諸邑。有幕賓二人。昆季也。長曰徐璿。次曰徐琨。人以大小徐別之。趙任青田時。小徐來浙省。兄趙以其純謹樸質。遂亦留之。兄弟左右相輔。趙倚若長城。雙徐爲人。外雖迂闊。如陋儒。若無所短。長而內。則經綸滿腹。轟轟具烈士肝腸。以是人頗敬禮之。

咸豐季年。肅順弄權。朝綱既弛。賄賂公行。府守任某。肅順之姻戚也。適升任觀察使。將入都。引見。使人言於趙。請借川資千金。當爲聲揚於中朝。以刺史相酬。大徐見使者。面斥之曰。吾東寧繼楊椒山左光斗而死。不願阿附。嚴分宜。魏忠賢。而生使者。大怒。歸述其言。任爲髮。指銜之。刻骨抵京。以告肅順。誣趙種種劣跡。肅以上聞。立褫趙職。責浙撫解京。訊辨。而冤獄遂成。

初。大徐之斥使者也。趙知事必無幸。因問計於雙徐。大徐作色曰。公畏死乎。吾受知遇之恩。特爲公市千秋盛名。

耳。趙爲色沮。大徐退語小徐曰。任某至京。必進讒於肅。願趙公禍事在。即吾兄弟當留此身以援之。今若不先行者。必同歸於盡。余行且去矣。請與弟分司其職。趙公一身。余獨任之。趙家眷屬。幸弟護之。小徐以爲然。乃星夜遁。闔署聞之。僉爲趙不平。趙獨不爲意。笑曰。吾知雙徐者。俠而多能。有豫讓聶政之風。決不脫然而去。其間當有深意。在苒兩旬。雙徐消息。竟如黃鶴之一去不返。署中人益嗤趙言之妄。而趙亦竊竊自訝矣。

未幾而部文到省。省吏奉命惟謹。急遣人至青田。解趙入京。緹騎至。舉家惶急。甚願事已如斯。亦無計可以挽回。趙乃俛首帖耳。囚服登車。夫人與少君則幽於任所。家破人散。奇慘深痛。令人實不忍言。至京。大加拷掠。不待誣服。即以獄上論。趙棄市。眷屬發配黑龍江。朝旨未下。會英法聯軍入京。咸豐帝倉皇幸熱河。使恭親王奕訢留守。趙乃以斬監候。囚於獄。夫人輩則先由部文發配矣。

時小徐方匿於浙。聞夫人將出發。乃毀其容。去其髻。使人不之識。暗從夫人行。將至配所。監者適外飲。小徐乘間謁夫人。夫人固不識小徐。少君亦以去髻毀容之故。熟視有間。始能辨認。乃曰。徐先生猶念故人耶。吾母子饑寒。饑雪困苦甚矣。先生何時來此耶。小徐曰。余隨夫人已久。由浙至此。夫人止則止。夫人行則行。余兄弟受而翁高厚恩。患難之際。決不置身事外。所以不告而去者。原欲留此身以報趙氏也。夫人鑒其誠。囑與俱行。以重金賄監者。託言家中舊僕。願偕往配所。監者從之。至配所。監者俱去。居室破敗不完。僅有韋韉毳幙。以禦風雨耳。夫人與少君安寢於內。小徐露宿於外。諸事躬任其勞。夫人頗不自安。嘗遣少君囑其休養。小徐曰。公之得禍。余兄弟實

爲厲階。身任僕務。藉贖前愆。敢言勞乎。以是夫人益重之。雖在戍所。得小徐之護持。猶不至過苦。乃逆流狂瀾。疊捲來。未幾。馬賊亂作。黑省大爲蹂躪。賊廳所過。民間房舍。悉成灰燼。小徐聞耗。方欲白夫人徙居。未及。而羣賊先至。居人紛紛奔竄。夫人素羸弱。驚駭之餘。尤艱於行。小徐曰。守經以常變。則行權。今危在眉睫。事不容緩。惟有負夫人行耳。夫人勉從之。少君追隨其後。北竄百里。歷經崇山峻嶺。足趾破裂。血流如注。夜宿荒山空洞中。猶恐夫人少君有危。持械在洞口梭巡。澈夜不少息。夫人憐之。且泣且言曰。余母子重累先生。先生若復如此。益增余之罪戾。禍變之來。當無已時。小徐曰。余從夫人來時。早知必有今日。特余兄弟既貽禍。主公誼應以身許趙氏。願弗復再言。又北徙數十里。始有村舍。遂以留居。是時夫人所携來之金。漸漸罄盡。小徐兼爲人傭。以佐不足。居將二年。勤如一日。顧夫人雖得小徐之侍養。不至大受困苦。而念趙特甚。屢囑小徐函詢京中近狀。嗣得大徐書。謂趙已出獄。惟爲桎梏所苦。體頗憔悴。聞眷屬亦有賜還消息。幸待好音。小徐得書喜甚。以白夫人。夫人爲之破涕。趙之待罪獄中也。自分必無生理。乃聯軍入京。奔許出奔。肅順扈從。清廷外爲英法所迫。內爲洪楊所困。遂不暇及趙事。且肅順已至熱河。奔訴心知趙爲冤獄。故延宕不究。大徐且以金賂獄吏。使善視趙。吏得賄金。乃稍稍優待之。間或與以酒食。趙心德之。而不知其所自來。如是者二年。值奔許大喪。肅順護梓宮還京。至密雲。奔訴奉密旨。械肅順付宗人府。既而梟首東市。載淳至京。下詔大赦。趙以冤上聞。廷議免究。遂出獄。甫至寓所。大徐往謁。趙憶前事。不免稍存芥蒂。乃曰。徐先生亦在京耶。大徐曰。余固未嘗一日離左右。然前者不別而行。亦無怪公之不。

能釋然。趙笑曰：余之九死一生，殆先生之力歟。大徐領之爲述前事，蓋大徐有至戚役於恭王府，頗得福晉歡心。大徐因以趙事告其戚，戚乘間白於福晉，故亦訴得知趙獄，爲寃。趙悉其情，前嫌盡釋，並感德不置。旣而詢夫人與少君近况，大徐曰：有吾弟在，當不至苦。夫人與公子也。趙聞言益德雙徐，不兩月，夫人少君果賜還歸。夫人歷述小徐之德，趙喟然曰：士爲知己者死，昔聞其言，今見其人，余萬不足當兩先生之知己，而兩先生竟爲余如此，誰爲世風不古哉。大徐曰：世態炎涼，人情澆薄，當公被禍時，余兄弟四出哀籲，無不以白眼相加。今幸公事告竣，當遁跡荒山絕谷，間脫離此五濁世界以終餘年。趙力挽之，堅執不可，漸至涕泣，求留兩人，始居旬日，行時，趙餽以金。大徐笑曰：公殆忘魯連之言乎。余兄弟固不敢比附昔賢，然此纍纍者實無所需，遂別去，不知所往。或曰：其後數年，有人在天竺香市上，見兩羽士彷彿若雙徐云。

定夷曰：觀大徐所爲，光明磊落，自是義俠男兒。雖面斥奸佞，頓忘鼠器，然而正誼明道，正在諤諤之言。若小徐奮不顧身，遠戍服役，所嘗之辛苦艱難，不在大徐下。難兄難弟，可並傳矣。

### 跛足丐

花奴 原第一集

秣陵鄭生，身材瘦弱，生小多愁，好穿白衫。臨風玉樹，矯矯出羣，困於貧，課徒於莫愁湖畔，門牆桃李，僅挹孤芳。閒暇吟咏，自遺寂靜。中大可養志，清心多愁，轉覺無愁，學得莫愁天子法矣。

主東某富翁也，之無一道，瞠目不辨，滿面俗氣，恃富驕人，供饌先生，如畜奴婢，幸生素甘，清苦不競，競於口味之。

間而孺子聰明頗饒雅骨大異於乃父蓋犂牛有子焉語不云乎在人檐下過怎敢不低頭既因貧困而來凡事何妨忍耐生氣憤時恒以自慰。

湖之南有尼菴焉結搆於荒涼寂寞中香火不甚盛斯地有神仙誠絕妙之修行去處生偶游來此信步入瞥見一麗姝低拜慈雲座下羅裙覆地鬆髻曳肩俯躬默禱露出螭鬚雪不如迨亭亭起立嬌不禁風不施脂粉而紅白均勻彷彿着雨海棠春睡未足而眉頭眼角又一似重有憂者西子捧鬢益增其美生呆視痴立不覺忘情女迴眸巧盼知有人潛窺小鹿撞心頭急扶婢入內心忖斯人似曾相識白鳥鶴鶴挺拔不羣思至此志忑不已紅潮隱隱漸漸暈上粉頰復轉念曰是特狂且耳賊目灼灼潛窺人眷無價值可言母病急可以歸矣

裏面看人原了不知人看可模糊女挈婢登轎去見生猶痴立殿前芳心一動雅人歎狂且歎廻思何止數百遍與夫喝叱一聲生驚而卻步知轎內是女與夫飛步而去目送之回頭見老尼含笑相視生赧赧然而怍容支吾數語懶步回來思潮上下究不知誰家女郎訪問無由彌增惆悵生連日鬱鬱小徒又不踐書房寂寂寡居相思彌苦詢之家人皆言小主因母病凶危親侍湯藥不克就讀生悶甚閒步出外覽山色湖光聊以自遣有跛足丐向之乞生見其可憫傾囊與之丐受而不謝既去復來謂生曰觀君氣色定有不適意事盍爲我言或者可以爲君効力生喟然長歎曰丐奚知人世有難事耶自瞻不遑而欲爲我盡力恐世人將笑汝之迂談矣丐其休矣丐嗤曰難事耶我不解世間安有難事哉君念書人何有此怪口氣有志者事竟成光武之勞耿弇語君豈未之



聞耶。生改容曰。君奇士也。丐曰。奇士耶。我丐耳。西去有僻靜處。頗欲與君一談。生欣然從之。告之。故丐大笑曰。何處。魔孽即從其處。訪之。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舍近求遠。緣木求魚也。明且遲我於斯。言已。蹣跚而去。

生恍然自責曰。聰明一世。矇瞶一時。去問菴尼。當知其出處。日已暮。生自菴中回。終宵轉輾。未嘗安枕。聞雞聲報曉。即候丐於野。見丐扶杖行來。喜曰。君信人也。生耳語之。丐曰。易事也。一介水人。便可說合。生吁曰。談何容易。渠父富而驕。安肯嫁窮書生爲婦。丐沉思曰。無已。我爲君一籌之。我雖非崑崙奴。尙堪爲君勉力。明日斯時。仍遲我於斯。

一宵過了。生與丐仍晤於野。丐出一丸授生。曰。此壯胆丸也。咽之。可長千鈞力。秘藏之。患難時大有用處。今我暫爲黃石公君爲張子房贈君劍術一道。言時揮杖作劍蹣跚而舞。生見其如不倒翁擺搖不定。啞然失笑。丐怒曰。君笑我跛乎。我力固不弱也。以杖觸木。貫其幹。木葉紛墜。作飛鳥舞。生急謝曰。我過矣。生我師也。敢乞姓字。俾識下懷。丐拔其杖曰。一枝枯竹。聊當遊戲。我丐也。師義云何。君呼我爲跛丐可也。且語且舞。舞已不顧而去。生牢識其舞術。歸而熟練。先以竹繼以木。然後用劍。不匝月。竟然能舞動似白練。飛惟力不加長。舞未終。已喘如吳牛。時思習此莽夫事。不知於姻事何補。惑不能解。久之。怨丐。誑索丐不得。懊惱甚。方思央媒說去。而夜有盜至。村人皆戰慄。莫敢拒。時生尙未寢。聞噪聲。知有異。攘臂而起。曰。此其時矣。咽壯胆丸。拔劍出格。所向披靡。賊望影而遁。生趨至後樓。床上有呻吟聲。料知是富翁妻。斯時有一椿可喜之事。菴中所遇之意。中人與其幼弟相抱對。

泣見生提劍而入長跪乞哀曰財帛任大王取幸勿驚我母生慰之曰小姐勿驚慌我非盜是殺盜來者女弟擦眼細認曰噫先生也女聞之微仰其首窺見生貌又驚又喜拜而言曰先生翼庇儂家愚姊弟代家父母拜謝生方遜讓陸見一人自窗外躍入揮刃相擊生力拒之格良久其人不支下樓遁生逐其後至僻冷處其人揭去假面含笑相視生詫曰師其人呵曰輸乎今雖輸與汝手他日再來與汝決雌雄後會有期我去矣一躍而逸生大悟假作追逐狀適家人提燈入見生誤爲盜倉皇欲遁生呼止之家人細視駭曰先生盜耶生失笑告以故家人悅方欲言時聞牆下有啜聲燭之富翁也手足桎梏口填敗絮目炯炯似鼠欲言而不能言惟有啜耳生解其縛去其絮翁起立拜謝置酒款待並以千金酬德生却之翁問其願生曰願得女公子爲婦翁沉吟久之曰當與細君商之日復一日翁不提斯事生不悅辭欲去翁怩怩曰非老夫不允爲小女已字他人生明知其誑不辭而行翁聽去生出重金招致力士爲護莊計得數人焉其時女母病已痊而女反淹纏床席百藥罔效母憂之密詢其病由女訥訥不肯言

未幾盜又至力士不力胥爲盜縛盜笑謂翁曰殺汝似蠢豕被鄭生聞之顯見我輩不武復蹴力士曰酒囊飯袋也要向人前耀武耶狐仗虎威便自爲將軍無敵今果何如使汝知天下之大固有人在爛羊頭暫寄頸上改日再來摘汝衆大笑呼嘯而散翁檢視損失約萬金因憶生殺盜時何等威武盜未嘗動一毫悔不該聽其去倘盜再來將奈之何女母乘機進

說勸翁以女字生則生必來翁不獲已親踵其門負荆謝罪并告以欲婿意生喜佯不允翁懇說多時始肯肯於是生復留翁家女知之亦愉快病漸告愈。

婚後伉儷甚睦有丐者踵門求見家人叱之丐排闥入家人不能拒稟諸翁翁與生出視生趨揖之翁色懼生曰是我師也丐謂翁曰翁家曾失盜乎盜魁已爲我殲於盜窟中獲金兩囊現置門外不知可是翁家物翁可隨我來翁欣然隨出果有兩囊置牆下囊有字己物也金重衆莫能舉丐左右提携從容至堂上人皆駭然留之飲一石不醉生欲留之家居丐曰我野人也不慣羈束一竿一篋奔走天涯我自有樂趣毋相強生不敢再言翁贈以金曰我安用此累疣物非我輩所宜蓄在翁視之爲金爲銀由我視之直糞土耳。

臨去生送至郊野丐低謂生曰劍術荒疏否生微笑求給壯胆丸丐仰天狂笑曰前言戲耳甘草薄荷搓就豈真能長力哉出一丸授生曰汝試之生和涎咽下用盞平生力撼樹樹不動舉石石不起反身覓丐丐已不知去向歎息而歸圖其形而供奉焉翁沒後生又年老始爲子孫談此事。

### 雪衣女

冥飛 原第八集

皖南歙縣處萬山之中地瘠民貧清光緒季年南北軍會操於潛山大湖之交日費金錢以億萬計荒涼之區突成繁盛小阜皖民矣歙人僉某業木工以建築篷廠贏數千金歸買魚問米居然小康鄉人爭羨之。

僉年五十許老妻年與相若有子女各一子年二十有五娶媳且生孫矣女年十七未字一家數口節衣縮食歡

然相保融融如也。

歟有武孝廉王某虎而冠者也。俞之赴祁門也。曾貸百金於王。及俞工峻返歟。子母皆償訖。然而禍事已伏其中。王有變童秋兒。倚王勢橫行鄉里。以俞貸王金故。曾再三至俞家。窺俞女美。謀娶爲室。託人諷示俞妻。妻鄙秋兒之爲。人願以債權在王氏。懼秋兒。憊王爲惡。乃以俞未返。不敢專主。辭及俞。既返。償金秋兒。又以媒至。俞拒不許。媒再三。詬俞。方被酒。語辱秋兒。且侵及王。應媒出門外。媒返命於秋兒。增其辭以激秋兒。秋兒又增其辭以激王。於是乎禍作。

俞工人也。每工作竟。輒以酒自慰其勞。久而成習。至酒肆。傍橫立。引滿三數。甌輒行。一日方舉杯。突有搦其腕者。杯墮地碎。俞驚視其人。素不相識。詰之。其人言語生硬。勢將用武。余年事長。客氣半剗除。亦不之較。願酒家索償。杯值。俞經歷艱難。視費財甚重。雖以省事。故解囊。而中心怏怏。不免有鄙倍之言。出諸口。搦腕之人聞之。轉詰俞。何爲嘗已。遂大鬪。羣起阻之。皆不直搦腕者。俞遂踉蹌行。而搦腕者突自後。拳其臀。俞踣地上。起與相撲。而搦腕者袖出短刀。自刺其股。血淋漓。大叫殺人。扭俞至縣署。鳴冤。令升堂。略詰數語。命付監押。於是俞與搦腕者同入獄。

俞妻及子女聞變。大驚奔問。見俞無苦。心稍安。乃四出浼人關說。而秋兒之媒者。又來以謂。朝許以女。而夫夕出獄矣。俞妻以告俞。俞執不可。

翌日。搥腕者以傷重死報聞。俞遂以鬪毆殺人定絞監候罪。起居黑獄中。消磨歲月矣。

俞妻子百計營救。家產盡絕。饘粥不繼。秋兒又以人來。俞妻大怒。唾其面。斥之去。未匝月。其子工作夜歸。爲盜殺。諸途。俞妻痛哭。訴諸官。數月不得蹤跡。付諸海捕而已。於是俞子之冤。又沈海底。

俞媳與女皆賢孝。迭遭家難。俞妻鬱抑致疾。媳與女備十指以養母。育兒兼積其餘。爲乃父獄中用。一日。俞妻之弟婦死。俞妻以有疾。命女携幼孫往弔。俞媳方煮藥。以汲前溪水。離室炊許。時歸而奉藥於姑。詎俞妻服後大呼。腹痛。七竅流血。死。媳惶急。大號鄰人咸集。鳴諸官。官相驗後。斷爲中毒。以家無餘人。指媳爲下毒者。媳大哭。不承官命。鎖繫以去。媳託言拜姑尸。而後行。官許之。媳且哭且拜呼天者三。出剪刀自刺其心。轉側地上。不踰刻而死。官遂以俞媳毒殺其姑。懼罪。自戕報聞。而俞妻與俞媳兩命又畢。

於是零丁孤苦之俞女。與幼姪。煢煢相依。以度此慘毒酸痛之歲月。而秋兒又賃居於其鄰。晝夜集無賴子。演花鼓戲。將以淫聲淫態。蠱俞女。俞女心知一家之冤死。皆秋兒與王某所爲。腐心切齒。日夜思報仇。工作之暇。輒抱孤姪。啜泣淚盡。以血會值秋審。俞女夜起禱天。祈佑老父勿入情實。時月光如水。寸寸西移。女長跪階前。淚滴衫袖。盡赤而鄰家簫鼓猶靡靡作邪。蕩聲忽白光如練。一人飄然自簷際墮。中庭女驚起。卻立其人。頻搖其手。止女勿聲。女驚定。就月光中視之。衣裳皆白。腰懸寶劍。長三尺許。而鬢髮如雲。雙鈎纖小。亦女子也。乃不復畏其人。乃前執女手。泫然曰。妹子苦矣。吾來爲妹。一雪此沈冤。女逼視之。向未謀。面復疑。且懼其人。曰。妹無疑。我聞妹家。

奇冤極枉。故來一探。詢耳。妹如不見。信來日之夕。再與妹相見。一聲珍重。暫然已逝。女愴恍久之。莫測休咎。遂嚴扃戶牖而寢。

王某以秋兒故。陷俞某。殺俞子。毒俞妻。冤俞媳。以爲俞女。一柔弱女子。不煩強迫。故以淫聲淫態。盡之以爲樂。乃俞女貞介。自持絕不爲動。秋兒以返命於王。王方獨酌。聞而怒。且笑曰。小妮子。乃高擡聲價。來日可以多人。敗其名節。乃公當交作壁上觀也。於是抱秋兒作狎昵聲。忽冷風泠然。一白衣人突入。摔王髮擲諸地。揮劍斷其兩掌。兩蹠。王大號一聲。已暈去。秋兒駭極欲逃。白衣人挈其喉。按諸几上。自手指寸寸截之。至肩。又自足指寸寸截之。至腹。耳口鼻舌盡截去之。復出門挈一囊入。囊中皆貯硝酸。以遍灑王身。皮肉糜爛。至見骨乃已。白衣人乃長嘯一聲而去。

翌日喧傳王某及秋兒被殺。俞女聞之。且驚且喜。復悲。母與兄嫂之不及見也。而大哭。願捕役竊窺其門。午夜不散。越明日。一女郎縞衣素裳而來。睨女笑曰。大仇代妹復矣。幸不辱命。女感激泣拜。女郎携之起。爲女述殺王某及秋兒事。女舌橋不得下。女郎又曰。妹毋恐。昨捕役伺妹居。妹所知也。夜來余往告誠縣官。截其足之一指。今必不敢再來擾妹矣。且尊大人不久亦必出獄。余心盡矣。女曰。然則何以報姊。女郎曰。余傷心人也。誓爲天下人平。不平不平者。平余心。大快。即所以報也。女曰。姊之於妹。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也。妹今無意於塵世。願從姊游。可乎。女郎曰。可。但妹有老父在。今茲不能。請以俟。諸異日。女拜曰。妹以性命託姊矣。願姊之所遭。可得聞於妹否。

女郎。鬻。鬻。良。久。曰。余。今。以。語。妹。矣。余。沅。陵。人。也。父。以。爭。畔。死。於。仇。母。挈。余。姊。誓。於。神。有。能。爲。父。復。仇。者。以。余。姊。嫁。之。一。日。聞。有。人。刺。仇。墮。馬。傷。重。殆。死。舉。家。欣。忭。一。少。年。來。自。承。爲。刺。仇。者。且。慷慨。述。刺。仇。狀。義。形。於。色。母。不。察。以。姊。嬭。之。後。聞。仇。病。未。死。少。年。所。往。來。者。又。皆。仇。家。人。予。姊。苦。詰。少。年。始。知。少。年。固。仇。子。也。僞。爲。刺。仇。也。者。以。娶。吾。姊。而。圖。吾。產。予。姊。大。憤。夜。走。之。父。整。痛。哭。自。殺。余。母。亦。憂。傷。成。疾。將。死。執。余。手。曰。兒。母。忘。父。仇。與。而。姊。之。辱。囑。畢。而。沒。余。時。年。十。三。力。不。能。報。仇。子。極。力。撫。慰。余。怨。毒。之。心。與。日。俱。積。而。不。敢。稍。形。於。辭。色。俟。防。守。者。稍。懈。易。男。子。服。遁。走。之。長。沙。遍。訪。技。擊。家。不。遇。聞。衡。山。多。奇。人。乃。往。南。嶽。代。廟。祝。爲。香。客。書。疏。以。自。活。如。是。者。年。餘。所。見。聞。之。善。拳。術。者。率。大。言。欺。世。無。足。與。有。爲。者。會。以。事。至。府。城。遇。雨。避。入。尼。庵。見。東。壁。懸。謝。小。娥。殺。申。春。申。蘭。圖。余。注。視。移。時。淚。漉。漉。不。止。一。小。尼。顧。余。而。笑。一。稍。長。者。奔。而。入。導。一。老。尼。扶。杖。出。老。尼。詢。余。家。世。余。痛。從。中。來。盡。述。顛。末。放。聲。一。哭。昏。不。知。人。及。既。蘇。老。尼。遂。留。余。於。庵。中。教。余。擊。刺。術。三。年。術。成。往。殺。仇。人。父。子。挈。其。頭。祭。諸。吾。父。母。吾。姊。之。墓。自。後。遂。浪。跡。江。湖。爲。無。告。之。民。雪。其。冤。憤。經。余。手。刃。者。不。下。百。人。矣。余。以。父。母。之。死。也。慘。終。身。喪。服。不。易。故。吾。黨。咸。呼。余。爲。雪。衣。女。妹。遭。際。較。余。慘。故。余。報。之。者。酷。願。妹。守。貞。養。父。撫。孤。姪。成。立。十。年。後。當。携。妹。去。爾。今。茲。別。矣。翩。然。遂。行。留。之。不。可。

越。半。年。俞。某。出。獄。一。夜。挈。女。與。孫。移。家。去。不。知。所。終。

蛾眉蹈海記

清軍南下大殺揚州十日督師史公殉焉參佐幕僚皆蟒玉佩劍不屈死當日殷頑抱祖國之羞懷夷禍之恨皆著書空山言淪亡情事若南天痕所知錄南郡覆亡記嘉定屠城記及一切明季稗史莫不特標史閣部之節烈比諸文文山爲漢史光而不知尙有以閩秀弱質經幾許磨折期以成史閣部之遺志而卒不能至一死於太平洋以理其俠骨於蔚藍海面中者實大有人在

伊何人伊何人則父爲史閣部之幕士身作滿親王之奴隸許女士麗端其人也

麗端父許承諾襄陽名士宦於信都有廉名史閣部督師四鎮時調爲銀台吏佐揚州屠君與焉女士幼則英慧承諾爲說烈女傳女默記不稍遺喜聞解兵家事道及木蘭則贊羨不絕口年十五作論著賦小詩已有足觀者承諾喜之曰此我家詠絮才也但英挺非女子態度國家多故兒其作女將軍耶女曰唯唯蓋英雌頭角已早露端倪矣

女及笄學更大進於揚州於陷時隨母讀書外家寓福建宏光元年多爾袞南侵女求母回揚母不許女曰虜兵縱多史公足禦之吾何懼即不幸破我四鎮兵尙可固守以待援軍再不支則我家俱死耳况肥水却秦瓜州甓亮北軍臨江每多敗不盡得志也終不允及聞承諾歿女母哀泣死女奮然曰家仇國恥在此時矣即易男子裝擬應募從軍蒞戰事外家力阻之不果行

時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福州志士遺臣紛紛佈置興復事西聯湖湖南結粵桂頗有生機然兵烏合而饑掘鼠一



且勝兵壓境。仙霞遂不守。諸路胥敗。乃依鄭成功襲澎台。遂荷蘭人國於片島。斯時福省蹂躪。已不堪言。喻女外家從女計。結諸縉紳逃難臺灣。作桃源避秦故智。遂買舟東渡。甫入海舟遲風逆。見捕於清兵。盡拘爲旗奴。分配零星。女則隸於清親王岳洛旗下。於是女外家無消息矣。夫以良善子民。清白士女。一朝降爲威獲悲哉。而女之愛國熱潮。復仇俠氣。遂抑鬱纏結。更覺無所措手。於次年竟隨凱唱者赴燕都。

帝國飄洋。慘及粉黛。美人化粧。誰辯雌雄。一瞻故宮禾黍。更悲南國庭閭。奴隸無聊。與諸漢囚私相問訊。此則曰。吾某某府縣書香故族。以起兵勤王故。而至此。彼則曰。吾某某閩部姻婭。以力主恢復故。而致此。家主早齒劍刃。兄弟已遭矢刃。維我輩孺穉餘生。暫留蟲魚。終當與泉下骨肉親聚首。一痛耳。諸奴閩及麗端。端言不成聲。泪漉漉下矣。念及殺死父哭死母。曷禁靡天痛苦。刺破心頭。既而強自支持。默思脫計。則又以黃汶江淮何時飛渡。維持其堅忍能力。作無期之耐俟而已。

天假奇緣。蛾眉吐氣。一日旗主人命諸擋奴作工事。築垣汲水。各沒身女。操汲水事。并在佛寺中。每汲時。強爲擔荷。終覺嬌媚不力。而老僧以慧眼觀察。已參透色相。謂女曰。君何家家何事。而至此。出家人無國界。無種族。界但知普濟耳。請明言。吾願救汝。女細審老僧。殊非兇惡者。乃盡道端委。僧曰。予亦先皇御度者。念及煤山龍馭。心胆俱裂。既係忠裔。是有前因。自宜修筏渡汝。但不知女菩薩有何妙計。使老僧作此大功德。女曰。被虜時。南朝大勢已多不支。維鄭將軍鷹揚海外。尙可資之以展後圖。且海道迅速。北兵少阻者。若持一紙書達鄭將軍。鄭將軍懷

慨忠義。或可效魏武。一贖蔡女。亦未可知。若妾家。斷頭截脛。已盡。更何望。且予已預作書。但少鴻便。今仗飛錫。念阿彌矣。乃搜其衷衣。出密緘。付僧人手。再道一珍重而去。

先是女於平日暇時。竊購筆紙。求成功救己書。已繕就。且每聞清廷密事。則以蠅頭小楷誌之。期異日乘便寄臺灣。作用兵資料。旗主人係親王。虜廷軍機。在所必聞。故岳第時談南北事。女即探悉大致。此次與鄭公書。咸附呈之。凡滿廷擬如何略取兩湖。擬如何扼守長江。擬如何鯨吞嶺南。擬如何阻塞鄭氏。始終紀錄。頗詳。求救書。不啻偵探史。其後鄭取蘇江。要隘勢如破竹。皆以女書爲藍本。故也。嗟乎。文姬留胡。但知鳴冤。冤於蘆管。明妃出塞。徒能寄恨於琵琶。孰若此閨秀。弱年虎口餘生。尙能探悉敵情。密報祖國。者女將軍。獨當一面。不徒作楚囚南冠。老沙彌。慨爲作雲鷹。亦婆心人哉。

托鉢南行。名拜觀音。間牒即是菩薩。佛門理人家事。航洋五省。五千里。平浪抵臺。一路無稽者。女書達魯政府。鄭大喜。恐謀洩密之。乃一面出家資萬餘金。託僧回燕。速報。到即設法贖麗端。一面揀精師。出澎湖。北上。規江寧。用女計也。無何。明軍抵岸。直搗金陵。沿江士子。紛紛內應。兩岸州縣。多光復者。奈天不祚漢。爲清銳師。次第剪滅。成功舟師。經梁化鳳。詭兵所焚。惜哉。維僧人安抵北京。出巨金。以贖麗端。名爲牒度。脫檔後。即送女至海上。繞軍用海線逃去。數月始達臺灣。女到時。適成功兵敗退守。數年苦心。頓成泡影。天曷負麗端如此。

女至臺。鄭待以國士。請女爲軍官。女力辭之。請爲擇婿。女曰。君父仇未報。母死骨未寒。端不即死。謂徒死。輕於鴻。

毛也。自福逃臺時。即擬仗公神武。以求有濟。今幸致麾下。願悉井蛙智。贊幕府耳。言及他。幾令人羞愧。死事乃止。時鄭新敗。問計於女。女曰。清以富貴功名網羅漢衆。僞附者已居多數。然隨晉元渡江者。皆豪傑護宋高守。越者無劣客。今江南人物。作燈背之勢力。抗女真尚多。勁草是在用之。得其當耳。爲今計。除招集人材外。萬不可負固。一隅久支。大敵宜用八面攻敵法。先遣海軍銳卒出沒遼直一帶。撓其根據。使彼不能全力南下。內則暗結江湖義士。私爲部勒。靜待時機。迨有隙俱起。則我阨險要。彼絕咽喉。敵首尾不相救矣。且須於唐桂諸君。臣推誠相與。互爲援助。使彼不能乘間居利。剪我手足。尤要者。凡漢軍旗人。非出於形驅勢迫。即一時宗旨不明。早爲冒昧。宜多擇老於軍事之謀士。辯才分齋多。金說漢人之爲虜將者。令其反正。北廷多疑忌。一人歸漢。則將自撓。庭除羣起。蕭牆之釁。事理之常也。此時江南各省合力大舉。無不濟者。不然。必殆鄭。躉之使於幕府。占一席焉。後鄭用女言。驟有效。臺政府支持三十年。女固非無小補者。

一日。女戎裝見鄭。陳密計。謂妾所謀。君不非之。且多施行。江南諸帥。無如君者。今端有不得已之苦衷。求公一允。何如。鄭促膝前。急問之。女曰。日本兵頗強。亦君太夫人母家。若以邦交名義。姻婭情誼。治書鈴璽。以昭信用。妾願爲申包胥泣秦廷者。鄭拂然曰。碧蹄館之戰。數十年耳。邦交未睦。奚以云救。且能出師援我。尙恐喧賓奪主。做吳賊故事。奈何。奈何。女再求。鄭則猶豫。女憤然曰。國家至此。只有孤注一擲。如此計較。淪胥及溺。可也。如允此計。請日兵攻及鴨綠。則黑水白山。遂爾撼動。虜巢有累卵虞。必將盡撤南下兵矣。於此出兵。其利倍十。北宋用金制。

遼南宋說元伐蔡卒報兩朝羞者此也至駕馭之法要在明其要約事成多贈金帛珍玩一寸山河不得割讓唐用回紇非此意耶言及此聲色俱厲鄭婉詞謝之不得已乃自贖土物寶玉附商船赴日本女去府中無知者鄭聞之曰噫許麗端葬魚腹矣家人問故成功灑泪不語月餘女至日本作成功僞書呈日帥日帥以書中未署國寶不置答撥之女羞恨曰此許麗端雪國恥報家仇最後期也乃買華船出日本國海東達太平洋面日方午赤輪麗空平波一碧女則整衣向西拜辭厥父母向南拜遙訣望臺遙拜以謝鄭將軍躍海以殉當女間出鄭料其決赴日本不持國書必無濟迨至躡蹬三島傷心國事俠烈之性詎忍生還故預弔之可謂知女心矣鄉先生劉槐明季仕閩後隨成功駐臺治軍檄事及施琅破臺灣克壞降始歸里著有海外從龍草清雍乾大起文字獄稿乃焚方子髻齡時聞父老街談道及麗端事皆草中之傳爲口碑者也嗟乎澎濤洶湧海水皆黑豈麗端精魂尙未流去耶咄咄偉矣維所擬借兵策左甚然急何暇擇故出此縱橫思想明季諸臣不逮也茲追述其端末如此

## 貪官有後

蓮儂 原第十五集

曉露瑩瑩山巔受日光射線嫣然作紅色雜以蒼翠之松柏遙望紅綠相間大類雨後之虹樹木蒼鬱中陡現廣樓大廈若王者居屋有堡升堡以望所謂人也獸也均如彈丸一點蠕蠕然奔赴眼底一若照相鏡之攝影纖細靡遺歷歷可數者是誰之居歟蓋大俠汪克與之集義廳也

克興。明末人籍吳。父若母均早喪。育於祖。祖名大昌。官魯省知府事。生平有愛錢癖。目一毫不啻一命。在官守強征暴斂。賄賂公行。一任其如虎如狼之家丁。敲膚剝髓。無惡不作。遂致民生疾苦。慘不聊生。至於涉訟者。不問理之曲直。事之是非。一以賄賂之多少爲衡。所謂府事者。乃一無所知。所知者。祇貨事耳。民恨之甚。咸思食其肉而寢其皮。然大昌工媚術。足以盡上峯。雖羣言嘖嘖。僉謂知府無良。而上峯則信任如故。以致羣情涵湧。憤莫能忍。一夕有盜匪百人許。闖入府署。衛士不及。甲潰而散。盜乘勢直入內室。大昌方與一姬眠。雙雙作黑甜鄉。聞變。驚醒。則累年不辭勞怨。千辛萬苦所得之鉅萬。造孽錢。傾箱倒篋。盡入盜手。拚命以攫之。乃爲盜所斃。人財兩失。身首異處。天之報施。惡人。有時亦不爽。若是吁可畏也。

時克興隨侍在魯。嬌養署中。頤指氣使。未嘗知世上有憂患事也。及遭盜之夕。克興聞聲鼓慄。驚懼失色。當盜破門入。示以刃。克興暈去。盜未悉其即大昌孫。收索即行。迨煙消雲散。盜蜂擁去。後始有從。圭竄出。救克興。醒者克興。迷茫間。猶兀自捫其頭曰。駭矣哉。吾頭固尙在吾肩。上乎。從者不禁破涕而笑。旋巡兵至。略加勘查。即去。遂申詳上峯。上峯得報。大駭。急飭拿辦。然盜匪一去杳然。無蹤。捉影捕風。亦祇好以不了了之耳。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克興子然一身。不諳世故。乃祖被戕。後僕從星散。讀舊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當爲黯然。克興於此。頗思回籍。收羅殘燼。猶得百數十金。潦草葬祖。後擗播行旅。居然一聲聲喚。不如歸去矣。孰知出門一步。荆棘叢生。蓋魯民苦官虐多。鋌而走險。入山爲盜。四出劫掠。行人戒途。克興不識行路之難。盡日

奔波不計站驛。迨夕陽岫山猶未駐足。起視天空。則倦鳥歸飛。曠煙四合。漸黑如張幕。伸手不見五指。迫不獲已。耐飢忍餓。而露宿焉。壺漏沉沉。霜侵露冷。宦家眷屬。亦有此日。可恨亦可憐矣。况乎風聲蕭蕭。大類鬼號。陰森之氣逼人。毛髮俱戴。恐極不寐。百感紛集。自念吾祖之在也。其至任也。必有人伏迎於道左。其去任也。亦有人敬送於郊外。而今吾祖云徂。雖親故至。友目不相識。設爾時吾祖幸而不及於難。竊恐此日此時。問安壓驚之人。當絡繹道上。不暇接待。乃屍骨未寒。忍使稚子弱兒。伶仃路隅。不稍顧念。甚矣世道之變幻。不可測。有若是哉。思至悲酸處。不期大號。其時天公作惡。大雨又傾盆而下。雨聲與哭聲。競響。雨水共淚水。同融衣衾。既濕寒襲肌膚。然而克興之難。猶未已也。涼雨初過。劇盜又來。遇克興挾之俱去。至寨盜首以其面貌俊好。皓齒明眸。男子而裙釵也。選爲孌童。克興無力以抗。從之。既而見盜首猙獰如夜叉。殘忍好殺。尤慘無人道。有少忤其意者。輒至剖心肝而生啖之心。驚肉跳竊竊。自危。緣乘間脫逃。盡力奔馳十餘日。至燕趙之界。

燕趙古所謂多慷慨悲歌之士者也。日者克興疲憊。止於一寺門之前。旋有僧出。眉目閃閃。露英氣。不類尋常。隸空門者。克興求寄宿。欣然允之。導以入。而訊邦族。克興見其意誠摯。歛歔盡告。以所歷僧爲之慨。嘆曰。多藏誨盜。古有明訓。乃祖之死。毋亦自取之乎。夫黃金猶禍水也。未聞有好貨。暴取而善終者也。雖然。老衲言重矣。祈公子勿罪。

僧名淨空。擅少林術。義膽俠腸。勇敢善任事。見不平不忍坐視。每拔刀相助。故毀之者。謂其不守清戒。在曾受其。

德者則均以活菩薩目之。生平濟人瀕死者不可勝數。嘗有某巨室被盜。子女玉帛。刮掠一空。賊物經寺外。淨空聞聲。知係盜匪。即出與角。盜衆數十人不能敵。委物逸去。淨空一介不取。以賊物送還其家。又一丐在隆冬時。暈倒大雪中。手足皆僵。淨空偶見之。撫其胸。知尙可活。因負至寺內。親爲之調養。直至一陽春轉。丐頻辭。始贈資令去。其俠義之可欽。有如此者。日常飯鐘動時。貧民往食者必八九人。淨空亦略無吝態。幸寺產豐富。而善男信女。又以寺多靈應。咸不吝佈施。故香資所入頗足。自給僧緣。此得展其菩薩心腸。英雄手段耳。克興患難。餘生已稍知盛衰之理。及聞淨空語。豁然若悟。寤寐自思。嘆曰。黃金禍水。誠哉。至言吾祖已矣。獨惜世之人。沉淪顛倒。於中不能盡。以此言一醒其錢迷耳。晨雞報曉。苦不能寐。斗然起身。時纔曉星初滴。東方茫茫如籠濃霧。佛殿一盞琉璃燈。半明半滅。倍覺黯淡無聊之極。舉步入內。迴廊三折。陡視一廣場。場內有聲。颺風帶風吹出。逼近視之。則人方舞劍。白光上下。雪練騰空。點點鋒銜。攝人魂魄。不覺駐足。歎曰。神乎技矣。試者覺劍戛然止。則淨空也。克興拜倒曰。師耶。師意氣激昂。早料所負必不淺。願克興不肖。亦得參列門牆乎。淨空曰。否。克興曰。願鑒弟子一片誠心。卒就教之。淨空曰。學之固不難。然所以副此學劍之心術。則不可不先研究。克興曰。然則疑弟子乎。淨空曰。否。凡事必有宗旨。宗旨不明。雖一時好奇。願爲後仍見異思遷。或且背道而馳。若稍襲皮毛。而自炫好身。世間直多一盜耳。即學而無所用。亦徒費功夫。不如不學。至論我輩本旨。則以濟世救民爲懷。抱扶善抑惡爲天職。毋使亂臣賊子得逃法網。忠盡孝子不得獎賞。救人不平。代振朝廷綱紀。有此意志。乃可學。此克興曰。吾果技成者無不。

唯命是聽。謂子不信。有如此水。弟子可立而誓也。淨空曰。此亦母然。惟此心一決。不可轉矣。尙其慎之。克輿曰。予心決矣。師母慮淨空曰。然則甚佳。自此克輿居然爲淨空徒矣。

年餘。克輿日習刀鎗刺擊之法。頗有所得。淨空又循循善誘。技遂日精。而氣遂日豪。一夕夜行塗中。聞號呼聲。迹之。見二盜各手執刀。聲勢汹汹。共刦一孤客。斷其臂。血流殷然。客宛轉哀求。慘不忍視。克輿大憤。直前擒殺之。負客返寺。淨空善接骨術。爲之裹創。不期月而愈。客道謝去。淨空乃謂克輿曰。子之俠膽忠心。於此可見。願學無止境。人貴有恒。天下無論何事。決不可以一得自割。余自學技以來。在曙色。熹微中。必鍛鍊一時。許雖人事匆忙。百務蟬集。時亦必忙裏偷閒。以事此子。從我久。亦見有一日。間斷乎。吾有師兄曰劍公。技出吾上萬倍。唯戡破紅塵。不與世交。子以吾書往。量情或得其收錄。子再殫心力學。技自蒸蒸日上矣。雖然。技愈精者。責任亦愈重。子當勉之。

劍公者。黃冠草履。居一崇山之巔。茅屋數間。週植松柏。翠色相映。風景彌佳。克輿在山上。仍日習其武士生涯。間亦從事筆硯。蓋劍公嘗謂武固重要。文亦不可輕視。文而無武。固流於弱。武而無文。亦涉於野。文武之不可缺。猶手足之不可偏廢。因雜取詩書之有關緊要者。課之。故克輿之文。亦斐然可觀。久之。劍公曰。克輿。子可以問世矣。克輿曰。覆巢之鳥。將何適而善耶。劍公曰。世方衰亂。正英雄用武之時。天蒼蒼。地茫茫。宇宙大矣。固無處不可存身者。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老夫耄矣。少年壯志。盡以期汝好自爲之。毋違師訓。且今上則豺狼當道。下則狐



鼠。聯。羣。生。民。芸。芸。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呼。籲。無。門。吞。聲。飲。恨。者。久。矣。未。聞。有。一。人。出。而。拯。之。者。殊。可。嘆。也。佛。之。旨。曰。渡。盡。衆。生。方。證。菩。提。子。不。可。不。於。此。勉。力。也。克。與。拜。別。過。淨。空。乃。往。魯。蓋。將。搬。其。祖。柩。葬。之。於。祖。塋。之。旁。也。一。日。足。行。疲。入。小。肆。飲。隔。座。有。人。趨。前。爲。禮。克。與。茫。然。其。人。曰。恩。公。不。憶。被。盜。劫。之。孤。客。張。鏡。清。乎。袒。其。臂。刀。痕。宛。然。始。憶。前。事。鏡。清。又。曰。僕。當。時。苟。不。遇。恩。公。恐。飽。豺。狼。吻。今。日。或。魂。魄。與。恩。公。相。見。耳。僕。現。叨。爲。府。署。幕。僚。以。恩。公。德。義。技。又。絕。人。會。當。稍。爲。吹。噓。必。不。使。英。雄。投。閒。置。散。也。雖。然。此。非。敢。謂。僕。之。報。恩。公。德。不。過。聊。爲。國。家。求。一。千。城。耳。克。與。以。其。意。誠。懇。點。首。領。之。鏡。清。待。其。飲。畢。後。更。偕。出。爲。之。覓。宿。舍。且。曰。緩。待。三。日。當。報。命。乃。別。去。三。日。後。果。來。曰。知。府。欽。君。義。已。請。命。於。巡。撫。授。君。把。總。職。善。自。爲。之。何。患。不。出。人。頭。地。也。克。與。既。領。兵。與。士。卒。同。甘。苦。有。古。名。將。風。時。鄰。郡。有。竄。匪。入。境。克。與。截。擊。於。途。擒。厥。魁。餘。衆。遂。散。克。與。獻。俘。知。府。賞。其。功。得。超。遷。千。總。嗣。知。府。奉。命。他。調。繼。任。者。爲。張。某。暴。而。貪。開。苞。苴。之。路。啓。鬻。爵。之。門。到。任。未。久。造。孽。錢。已。盈。千。累。萬。會。上。有。使。命。張。借。此。擾。民。以。斂。財。民。不。勝。困。苦。克。與。諫。曰。朝。廷。爲。民。設。官。將。爲。之。興。利。除。害。乎。抑。爲。之。興。害。除。利。乎。將。爲。之。理。亂。解。紛。乎。抑。以。其。紛。亂。之。不。足。而。更。增。官。以。擾。之。乎。公。恩。威。素。著。下。車。之。日。萬。民。莫。不。手。交。於。額。曰。天。惠。我。民。來。此。賢。官。今。公。所。爲。實。失。民。望。意。者。公。門。下。士。之。未。善。乎。請。速。懺。悔。尙。可。及。也。言。委。婉。而。曲。折。意。必。改。容。謝。過。焉。知。所。料。乃。不。然。張。聞。言。赫。然。怒。曰。乃。公。事。何。與。於。汝。敢。勞。喋。喋。竟。日。無。長。官。耶。克。與。知。其。無。悔。意。亦。怒。曰。慎。之。報。應。不。遠。矣。數。日。後。張。遂。被。殺。克。與。亦。同。時。失。蹤。

克與殺張後。適遇陸士隆挾資走京師。士隆本一酸秀才。以和附權。奸得授巡撫。亦貪污不堪。其入京師。蓋所以賀權奸壽。而并爲蚤緣計也。克與久聞其惡。尾而探之。覩一黑影搖曳。不離己旁。躡足跡之。則一衣衫襤褸之乞丐也。微呼曰。吾汪克與也。若何人。其人似知其行徑。亦呼曰。吾吳道生也。我將手刃此僮子。何爲克與。就訊之。遂告曰。我蓋欲報父仇也。士隆在任。無所不爲。以我父骨。顛敢言誣而殺之。嗟乎。誰無父母。陟帖空悲。此讐不報於心。安乎。故我尾之。有日矣。將乘間以下手也。克與曰。子孝可風。我即爲成若志。何如。遂挽道生力。衝而前。衛士格之。盡披靡。於時道生已掀殺士隆。擲其頭出。克與蘸血題曰。

愛民者昌。逆民者殃。敬告貪官污吏。莫謂福善禍惡。皇天無靈。須知世道崎嶇。尙有人在。會當借上方寶劍。斬盡妖魔。一一求干將莫邪。殺完狐鼠千千。嗟乎貪官。嗟乎污吏。慎之復慎之。此特小試其端耳。

題畢。謂道生曰。吾去也。再會。遂如煙一道。飄然而去。道生不覺歎曰。健哉克與。真不愧好男兒好身手者也。亦一蹴而逝。

自此戕撫大案出現後。官緝克與緊。蓋見其題壁。初不細審情節。兼以張案並發。遂捕之愈緊。顧迄無能獲之者。而官吏之虐民無狀者。反多失其頭。人均莫測其所以。然顧克與未嘗不與人。以自新之機。果有懺悔。既往者。概不妄殺。但貪官生成。貪性不知改絃。更張而侈。陳防備。學一夕數遷。故事虐民自若也。暴戾自若也。人雖欲赦之。彼偏不欲人赦。亦可慨哉。日者克與雲游至某省。省督著名暴吏也。計將除之。救民一方。夜越垣入督室。方施其

手段。忽有人自背後攻之。未及防。敗竄出。自念我數年來未遇敵手。彼何人斯。竟能勝我。我固不敢小量天下。士然以如此身手。乃不知自愛。助桀爲虐。殊不可恕。抑豈彼督以有恃而然耶。繼而悉攻之者。非他。即該督之女。藝絕佳。據謂得之異人。實則所謂異人者。要不過一有技有藝之士。世俗少見多怪。以女子多藝爲可異。遂附會以爲異人耳。克與爰卽爲辭以報之曰。

天之生民。本無厚薄。作之君。作之官者。所以治民也。豈真天之驕子。可以爲所欲爲哉。受祿而無功。謂之尸位。官吏食民之食。衣民之衣。非徒不加益於民。反以害民。殃民爲事者。將謂之何哉。獸之中有狼焉。狼之惡。不足以做好官。禽之中有梟焉。梟之惡。不足以做好官。我之所以疾首痛恨甘心於好官惡吏者。非有私讐也。爲救民也。督之奸惡。道路側目。幸以國家失政。暫逃王法。然王法雖可逃。我民之誅伐不可逃。某前日之來。偶失機緣。遂令救民事業。敗於婦人巾幗之手。一擊不中。民怨未伸。督乎督乎。尙未可高枕而臥也。夫令孀之勇武。誰不知欽。而英雄手段。救民爲本。令孀之助。父爲惡。殊可恨。而不可解耳。自今伊始。果能規父。改正者。以前種種。恍如死去可也。如其不能克興。雖無能亦必竭力以謀之。卽不幸而喪生於令孀之手。爲民流血所甘心也。

撫女名碧英。接書讀之。大感。呈其父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父其速視此函。能改則佳。不能改。女亦無能爲力。請以死辭。不願見吾父之虐民而喪身也。督乃曰。吾知悔矣。惟克興查緝緊。吾女設能擒之者。賞當不淺。碧英曰。克

興之所爲雖未必盡軌於正然國家無道官吏橫行亦不可無此等人出以稍寒酷吏心而洩天地鬼神之怒也吾意其能稍就羈勒者必大有裨於國我父境中正苦盜熾能召而致之授以兵盜不足平矣督躍起曰然哉遂訪得之而責以平盜。

克與之平盜也寬猛並濟剿撫兼施其初必告盜曰若曹誰非人子誰無兄弟妻子誰不願融融曳曳享家庭樂趣其所以出此下策者必有迫之使然也今總督悔矣拊心自問謂實無以對爾曹爾曹果能歸順者不究前非不然天兵一到噬臍無及矣由是盜匪多降即有一二頑固不悛者遇克與兵亦如風捲殘葉不日剷平總督以其功爲請於朝朝遂赦其殺官之罪其後督以仇者劾彈謫官僻地克與從焉寸步不相離與碧英更日相友善叙齒呼兄妹如一家人督感其義即以女妻之嗟乎英雄合兒女兒女配英雄二人之美滿從可知矣

無何督死汪克與三字一般污吏聞之又如談虎色變及滿兵入關敗李自成後野心勃勃據帝位以自居克與大憤曰國亡不救非特淪落左衽恐此後我國民生殺任諸人賤不如犬馬矣遂發義於北爲南策應建義堡於山巔固將大有所爲也惜乎當時有郡縣之責者概卑鄙齷齪利慾靈心望風附滿甘爲虎俵克與赤手空拳徒呼負負旋夫婦均中飛弩而死至劍公淨空則見首不見尾矣或者其滿腔義憤有所作爲而無成乎抑目擊時勢已非效伯夷叔齊之高隱乎不得而知之矣嗟乎明末多愛國之士不難旋乾轉坤恢復大局所以然者全被一般貪生怕死希富望貴之惡官僚賣却後之人試一讀貳臣傳自當眦裂髮指而不能自己也

# 女兒紅

悟痴原著 雙熱潤色 原第三四集

古往今來人類繁衍交際之道大昌而酬唱而投報無往不須人情大千世界遂成一情世界而所謂多情種每屬於巾幗溫柔旖旎別有一種肝腸此殆天賦非可矯揉造作者也某也貞某也烈某也孝非有真情者其孰能之乃若柔腸俠骨巾幗而有鬚眉氣者是之謂俠情普天下兒女柔其情者皆是俠其情者絕無僅有也千百年來吾知有紅綫而已吾知有聶隱娘而已雖然畢竟見聞未廣不無滄海遺珠客有告予以女兒紅事者亦離奇亦閃忽亦豪俠亦細膩予不禁浮白而賞又擊節而嘉歎矣昔人有詩云莫羨女兒紅太艷須知中有辣心腸此詩突兀作奇句世之人不求甚解相傳爲詠紅蘿葡萄者予昔聞之姑妄信之今乃知其不然所謂女兒紅者固一俠女子也

女兒紅娟娟一好女子也兩頰生小有殊艷暈然作臙脂色若常含羞者阿母於懷抱中時輒吻其頰曰好女兒可名之曰紅紅遂習以爲常都呼爲女兒紅云

女兒紅姓柳小字驚鴻不束足不曳裙而作男子裝迺益增其媚見者嘖嘖道好姑然則必早得佳婿矣顧年已逾催花風信猶未作出谷流鶯咄咄怪哉是必有故予當爲之述其顛末耳女兒紅家大江之北父固習武工柔術具好身手以拳棒自負後更善弄鐵驃駢三指撮鏢以射人距百步輒命中女兒紅自幼有殊力此所謂虎父無犬子也

女有兄二。膂力乃遜女一籌。兄妹同受乃父技。女獨能盡父所長。年十五六而技已成矣。其父母旋相繼逝。女失怙恃。則依其兄嫂以居。兄嫂時虐待之。而女兒紅則未嘗有慍色。嗚呼。人種相衍。非一例有遺傳之性。同胞骨肉。每各賦一天。如柳氏兄妹者。可以證矣。

紅紅兩兄。長名松兒。次維兒。賦性強暴。非柳氏克家子也。父母在。即亦無甚表見。惟每縱其室人。肆口向翁姑詬誶耳。父母既逝。遂肆厥強暴。初爲市井無賴。武斷鄉曲。相將魚肉人。所交多敗類。未幾。遂習而爲盜。兄弟相比。作狼狽操。一葉扁舟。往來出沒於淮海間。視其舟無他物也。布帆一。木槳二。炊具數事耳。而不知其艙底。乃暗藏種種殺人器。有巨索。有木棍。有銳利之刀。是索是棍是刀。其斷送人生命者。不知凡幾。人苟挾貲登其舟。是不啻登斷頭臺也。紅紅頗不直兄之所爲。每見兄挾貲歸。向其妻津津道殺人劫物况味。紅紅輒耳不忍聞。每苦口以諫。其兄且咎及嫂。因之觸兄嫂。怒遂無好詞。對紅紅矣。

女兒紅。雖受兄箠。白眼而諫。益力。兄嫂終不悟。且喃喃嘗曰。汝飽食。暖衣。願不樂耶。汝胡頻頻作煞。風景語。婢子太不解事。莫怪予無情。余不汝妹矣。余不汝姑矣。汝惶惶假慈悲。此間非汝駐足地。汝其去休。紅紅絕不介懷。絕不負氣。蓋其一片心。猶思所以感悟其兄嫂。俾放下屠刀也。

無如兄頑嫂悍。良言不納。虐待有加。紅紅於無人處時。一飲泣而思其父母。欲去而之。他亦大難事。而被松兒雄兒者。方且擴張其行劫事業。復益一舟。兄弟各操其一。其妻時亦登舟。助夫作盜。兩盜船或分或合。船中人亦不

定。時而兄弟同棲甲船。妯娌同棲乙船。時而一夫一婦。時而一叔一嫂。紅紅仰食於兄嫂。則亦不得不周旋於兩舟間。每見兄嫂殺人。未嘗不變色。輒爲被害者長跪請命。而兄嫂不之顧。

紅紅觀兄嫂所爲。殘忍無復人道。嘗自語曰。兄嫂乃骨肉至親。予不得不含忍。令他入如此。予當一。一。手。刃。之。可。以。救。無。量。數。人。之。命。今。格。於。兄。嫂。之。義。烏。得。洩。我。不。平。氣。哉。因。又。自。歎。曰。女。兒。紅。女。兒。紅。汝。今。已。二。九。年。華。矣。將。從。強。暴。之。兄。嫂。以。終。耶。渠。等。長。此。爲。盜。一。旦。失。敗。爲。邏。者。弋。獲。予。亦。不。得。免。一。死。嗚。呼。寒。心。哉。

未幾。其兄嫂更發生禽獸之行。陳平盜嫂。蒲葵易妻。紅紅髮爲之指曰。咄。嗟。是。尚。可。謂。之。人。耶。既。非。人。尚。何。兄。嫂。之。有。殺。之。可。也。既。又。自。詔。謂。渠。等。惡。貫。盈。自。有。典。刑。正。其。罪。予。殺。之。於。理。終。不。順。聽。之。可。耳。而。孰。知。造。物。弄。巧。必。欲。以。殺。機。授。紅。紅。一。夕。二。舟。悄。歇。岸。次。時。新。月。初。上。萬。籟。無。聲。紅。紅。方。悶。坐。船。艙。兄。嫂。忽。集。一。雙。母。夜。叉。同。時。緊。捉。紅。紅。兩。臂。願。其。夫。曰。來。來。速。來。

紅紅大駭。掙身欲起。立而二嫂力按之。紅紅驚而啼曰。欲殺紅紅耶。紅紅何罪。二嫂咸嗤然一笑曰。非也。好姑姑。何忍殺紅紅。茫不解。二嫂捉臂究何居心。惟念二嫂慣以惡言惡色加諸余。今乃爲余破顏。向余溫語。奇矣。捉肱。捺坐。呼曰。來。來。奇。奇。矣。乃亦笑問二嫂曰。然則與紅紅戲耶。嫂更吃吃笑。然而又曰。非也。是時松兒雄兒已先後來。前笑態咸可以掬。曰。妹真慧人哉。誠與汝戲也。紅紅更大疑。嫂果與余戲。何呼其夫爲且強暴之兄嫂。平素虐待余。今忽假余以詞。曰。與汝戲。與汝戲。咄。咄。怪事。是時二嫂把臂益力。松兒曰。妹衣重衣。不太熱乎。盍解之。

雄兒曰。妹倦乎。盍睡乎。紅紅忽猛省。桃腮慘白。眉峰蹙。轟轟口叱。咤曰。禽獸禽獸。我寧死不……正危急間。忽岸上一片聲呼。舟子舟子。予有急事。星夜赴揚州。願汝僱舟。值弗計也。松兒雄兒。倏忽趨出船頭。其妻遽釋紅紅臂。過船去。紅紅此時。殺機已橫亘於胸。竟留兄舟。不隨嫂去。蓋欲相機以下其辣手也。

時兩兄已納客入艙。紅紅讓客避於船尾。忽聞砰然一聲。則客以一巨籠置艙板上。客爲一少年。貌若重有憂者。隨一奚奴。爲少年荷行李。行李之最要者。厥惟巨籠。何以知之。則以少年目光。時時注視其巨籠也。此時松兒雄兒。隔船呼其妻曰。慎操汝舟。勿致生涯冷落。予去。去。即來也。語畢。一篙點水。雙漿催波。拍拍有聲。載客而逝。舟行可里許。忽止不前。松兒雄兒。遽起去。囑紅紅曰。予猛憶舟上。已絕糧。且無酒肴。今須歸家取將來。以享貴客。汝可烹碧螺春。先止貴客之渴。少年見舟子停舟上岸。則頻頻促曰。速來。勿誤我事。

女兒紅從窺後燈前。竊窺少年。覺其面色太慘澹。坐立若甚不安。呼其奚奴曰。雪雪。予焦灼甚。予憂思甚。此時。予母病狀。不知何若。予妹病狀。又不知何若。予急欲求醫。故披星而出。乃舟子誤人。風水又不順。奈何。紅紅竊聞悉。付曰。彼松雄來。少年必死其手。予料少年家人。更無第二男子。少年有老母。少年有弱妹。少年必無兄弟。彼病者。失少年。必無生理。少年死。其母其妹。必相隨俱斃。一家俱斃。其祀斬矣。嗚呼。少年此人。殆孝子也。殺孝子。不祥。彼松兒雄兒。禽獸耳。殺人多矣。何惜於少年。少年生命。懸於頃刻間。非予救之。不可。予救少年。予非殺却松雄。不可。咄咄。松兒咄咄。雄兒昔日。予兄。今日。予仇。不殺何待。殺禽獸。救孝子。活三命。不亦善乎。事宜早爲計。待松雄來。須



出其不備。庶有濟耳。

紅紅欲直告少年。顧難啓齒。迺故作危言。以動少年之聽。疊口呼曰。可惜。可惜。可惜。可惜。大可惜。大可惜。少年聞言若驚。探首船尾。惟見紅紅危坐舵次。狀至莊嚴。口吻擲擲。猶自呼可憐。可惜。少年知有異。急問女曰。阿誰。可惜。阿誰。可憐。莫指。生乎。女曰。君自投羅網。置身死地。頃刻之間。命將斷送。尙望到揚州。延醫士耶。殺君者非妾。彼上岸之二人也。妾惜君遭橫死。妾憐君死而君之母若妹亦必相繼死。故預以告君。君其何以自救。紅紅言次。頻翹首望岸上。忽曰。殺君者來矣。君其奈何。少年欲舍舟登岸而逃。女曰。君逃則死矣。君但安坐無恐。殺人者來妾願當之。少年面色如死。灰齒牙激戰有聲。默念彼一弱女子何能救予。且彼既爲盜船上人。又豈有救予之理。滋令我疑且懼矣。

少年正膽戰間。忽覺船身搖搖。則女郎已登岸矣。隨呼曰。君速滅燈。默坐勿聲。少年愈憂懼。是時淡雲籠月。夜色迷茫。一陣野風。蘆花瑟瑟。忽聞有行歌者自遠來。其歌曰。年來泛宅浮家大好。生涯美酒鮮魚不用賒。刀光弓影白霧兼葭。星兒亂墜。月兒斜。拍手哈哈快活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遂絕無聲。

少年肺葉波動。心花勒索。探首蓬窗。不見人影。忽船頭有聲曰。妾來矣。左舷有鱗。請取火張燈。少年遽應曰。諾。燈既燃。則見紅紅已悄立燈下。窺其面眉宇間。猶森然有殺氣。少年起立問何如。曰。皆死矣。少年大驚。盡折腰俯首。爲紅顏下拜。紅紅嗤然而哂曰。此何足掛齒。君亦太書生。氣請君安坐。君雖脫險。餘波尙可危也。嗟乎。君亦知

被。子。殺。者。誰。歟。非。他。子。同。胞。骨。肉。也。余。以。救。君。而。滅。親。余。罪。大。矣。少。年。聞。言。色。驟。變。默。念。彼。嬌。柔。其。貌。狠。毒。其。心。一。朝。而。殺。其。二。兄。豈。非。天。下。罕。聞。之。事。紅。紅。揣。知。少。年。心。事。慰。之。曰。君。勿。怖。彼。二。人。者。雖。爲。吾。兄。不。啻。吾。仇。行。同。梟。獍。性。等。虎。狼。平。日。忠。言。逆。耳。罪。惡。滔。天。而。種。種。禽。獸。行。爲。更。有。難。以。告。人。者。世。豈。有。怙。惡。不。悛。而。能。善。令。終。者。乎。彼。操。水。面。生。涯。殺。人。多。矣。天。特。假。手。於。予。以。誅。之。耳。彼。不。死。君。必。不。生。君。自。慶。之。不。暇。而。又。何。怖。焉。少。年。色。少。定。拱。立。致。詞。曰。俠。哉。卿。乎。微。卿。我。此。時。已。粉。骨。碎。身。矣。再。生。之。德。其。何。以。報。紅。紅。蹙。然。曰。此。事。殊。未。了。曩。已。言。之。矣。害。君。者。雖。死。二。憾。往。矣。憂。未。艾。也。君。且。勿。言。報。今。宜。急。籌。一。善。後。之。法。少。年。尋。思。無。計。踟。躕。而。言。曰。卿。既。拯。我。於。危。生。命。托。之。於。卿。惟。卿。圖。之。

善。生。無。膽。俠。女。多。情。夜。半。潮。生。船。窗。私。語。少。年。驚。怖。之。餘。繼。之。以。泣。且。曰。我。因。母。妹。病。危。星。夜。赴。揚。求。醫。中。途。經。此。波。折。我。心。如。焚。脫。稍。遲。者。必。誤。我。事。與。其。復。遭。家。庭。之。慘。劇。固。不。如。在。此。早。飲。凶。人。之。刃。也。紅。紅。此。時。俠。腸。變。作。柔。腸。殺。氣。銷。爲。和。氣。慨。然。曰。自。我。發。之。自。我。收。之。願。即。護。君。至。揚。了。君。之。事。即。以。了。我。之。事。二。嫂。若。來。我。自。當。之。母。慮。也。言。次。推。窗。而。望。喜。曰。風。色。轉。矣。此。時。不。行。更。待。何。時。紅。紅。即。起。解。纜。挽。篙。撐。之。舟。已。離。岸。張。以。布。帆。速。率。漸。加。時。風。勢。益。猛。帆。飽。舟。穩。紅。紅。自。握。舵。少。年。危。坐。舟。中。心。少。慰。而。念。及。一。雙。母。夜。叉。設。躡。蹤。而。來。者。余。必。無。幸。仍。未。能。盡。展。其。愁。眉。也。

殘。月。半。江。長。風。千。里。一。葉。扁。舟。順。流。而。下。瞬。息。之。間。不。知。飛。度。幾。重。煙。水。恐。王。勃。馬。當。一。帆。風。亦。無。此。神。速。也。天。

未曉已抵清江浦。紅紅於舟中浙米爲炊。與少年及僮共餐。竟天已大明。朝霞捧日。江水鎔金。紅紅乃與少年舍舟登陸。僮負巨篋隨其後。紅紅謂少年曰。此纍纍者中何物耶。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遠行挾資。適以誨盜。君果爲求醫而來者。携此何爲。少年曰。此物係揚城某戚。前以避難故。暫寄余家。今來見索。故乘便携去。初不料緣此重累。幾遭不測也。三人且行且語。時則晨風習習。曉霧沉沉。躑躅長隄。杳無人跡。少年從未歷曉行之苦。加以餘驚尙印於腦中。險象又生於眼底。行人寂寂。去路茫茫。大有搔首躊躇。趑趄不前之概。紅紅曰。此處四無人煙。設有意外。有妾在。可保無虞。前去楊村不及二里矣。少年聞言。膽略壯。努力前行。約煩時許。已至楊村。時尙早。村中絕少行客。惟有犬聲四應而已。

行次少年忽遙指作驚喜狀。如得好望角者。顧語紅紅曰。至矣至矣。彼處數叢紅樹。掩映人家。即某戚結廬處也。此時二人步乃加速。童子負篋追隨。作胡牛喘矣。既及某戚門。少年急舉手欲叩關。紅紅忽曰。止。止。妾若隨君入。大足啓人疑竇。妾請於數十步外待君耳。幸君勿多耽擱。少年強之入。必不可。而雙頰更暈一層紅潮矣。少年會意。乃如女兒紅約。自與童子叩扉入。向戚略作寒暄。略述道來意。略述母妹病床。及舟中遇險狀。而不及女兒紅事。猛見隨行之奚奴。張吻若欲饒舌者。少年急覺之以嗽。止之以目。探鑰啓巨篋。檢出己物。捧篋而還。諸戚曰。爲此巨篋累君受驚矣。但君延醫。何必遠至揚州。此去尙須二百餘里。諺云。遠水不救近火。子爲君計。不如從今早歸。

少年曰然。子即今當歸耳。咸曰：子歸後，幸即以消息來。少年遂別行矣。忽作咄咄聲，曰：紅，非俟子於此耶？今安在。翹首四望，寂無人影。時曉霧滿地，惟見履跡狼籍而已。楊村地荒僻，時又早踏霜而行者，如晨星之寥落。既無所覓，紅紅只索登舟去。去舟尙遙，少年便極目望紅紅在也。否？童子雪雪（童子名）遙指曰：岸次多一舟泊矣。少年曰：然。既近岸，則見紅紅固在舟也。少年一躍而登，曰：子疑卿舍我而去矣，胡不俟子於途而俟於舟也？紅紅曰：子憶及舟中無人，故歸而留守耳。少年與紅紅言次，鄰舟有二男子，貌糾糾，身出鷓首，作窺探狀。少年不爲意，以爲是登徒子，目灼灼似賊，貪看紅紅耳。乃低語紅紅曰：解維解維，折回折回。紅問故，少年具告，以咸言。紅紅亦曰：咸言然也。既放船而隣舟亦遙尾之行。

歸舟風逆，盡日僅行四五十里。日落風更惡，舟止不前。泊岸過宿焉。其地岸荒水闊，孤舟息此，不虞錦帆賊乎。紅紅自負其好身手，即亦安然燃薪作炊，烹枯魚，燻晚菘。少年令雪雪助之，析薪而已。則爲紅紅滌杯盤。紅紅笑曰：此豈書生當爲事，則奪而自滌之。既而同食，燈前人影居然雙矣。飯罷閒話，旋各就寢。雪雪伴少年臥船腹。紅紅臥船尾。是夜月黑風聲如虎，舟中一燈凝不紅。雪雪童子也。童子嗜眠，鼾聲先作。少年思家切，輾轉不成眠。試呼紅紅，紅紅固亦醒睡異哉。紅紅豈亦有心事耶？

夜如何？其夜方中風息矣。少年猶高撐雙眼，案頭燈豆昏昏欲墮。乃見月光乘隙而入，羅羅清疏。則又呼紅紅曰：予苦不能寐，奈何？紅紅曰：夜寒襲人，妾亦不曾入夢。今也風去而霜又來，寒益甚。然風勢既平，則明日行舟無礙。

可速、遂、以、慰、君、歸、心、矣。少、年、唯、唯。旋、加、衣、起。啓、船、頭、之、扇。紅、紅、急、呼、曰。誰、少、年、應、曰。予、也。不、能、寐、母、嘗、望、耳。紅、紅、曰。不、宜、冒、寒……然、而、少、年、已、登、船、頭、矣。未、幾、紅、紅、覺、船、身、一、陣、動。忽、聞、少、年、呼、救、聲。紅、紅、大、驚、倉、皇、起、奔、赴、船、頭、警、見、二、男、子、執、少、年、過、船、去。

紅、紅、躍、登、彼、舟、則、見、二、嫂、在、焉。二、男、子、持、少、年、松、妻、拔、刀、其、娣、引、巨、索、縛、少、年、手。若、足、戟、指、數、之。曰。紅、紅、弑、兄、非、汝、所、教。耶、紅、紅、私、奔、非、汝、所、誘。耶、今、先、殺、汝、然、後、寸、磔、紅……語、未、終、一、男、子、已、中、紅、紅、沒、羽、箭、一、鏢、入、左、目、痛、而、呼、倒、矣。甲、男、被、創、乙、男、急、舍、少、年、奪、松、妻、手、中、刀、忽、遽、自、艙、中、出、一、跬、步、間、紅、紅、又、以、一、鏢、的、其、胸。於、是、乙、男、亦、倒。紅、紅、大、呼、而、入、曰。紅、紅、來、矣。二、嫂、無、恙。少、年、何、辜、竟、欲、得、而、甘、心。耶、此、時、乙、男、之、刀、已、入、紅、紅、手。二、嫂、自、揣、非、紅、紅、敵。則、長、跽。紅、紅、前、曰。姑……姑、知、罪、矣。紅、紅、色、稍、霽。投、刀、扶、之、起。孰、知、松、妻、點、甚。紅、紅、投、刀、竟、乘、機、拾、之、突、劈、紅、紅、肩。紅、紅、目、光、撻、趨、避。其、鋒、急、蹤、一、鏢、射、松、妻、腕。刀、墮、松、妻、痛、極、而、顛、頭、觸、琉、璃、窗、窗、碎、破、其、面、血、糝、糊、焉。是、時、也。甲、男、忍、痛、起、眇、其、一、目、趨、紅、紅、雄、妻、爲、之、助。紅、紅、急、探、囊、鏢、盡、矣。刀、固、在、又、迫、不、及、拾。乃、徒、手、相、格。甲、男、敗、雄、妻、傷、紅、紅、徐、拾、刀、先、決、甲、男、首。次、及、乙。乙、氣、已、絕、胸、次、血、涔、涔、焉。紅、紅、知、二、嫂、重、創、無、能、爲、矣。從、容、解、生、縛。生、顏、色、如、死。紅、紅、曰。君、飽、受、一、驚、矣。今、幸、脫、險、血、泊、中、不、可、留、歸、舟、去、者、乃、扶、生、歸、舟、而、童、子、哥、聲、猶、馳、馳、焉。紅、紅、以、足、蹴、之、醒。曰。暫、伴、汝、主、子、去、去、使、來。又、顧、生、曰。彼、舟、事、尚、未、了。妾、今、當、往、了、之。君、可、安、睡。藉、以、鎮、驚、心。紅、紅、過、舟、怒、叱、二、嫂、曰。疇、昔、之、夜、汝、等、夫、婦、狼、狼、作、禽、獸、咄、嗟、兄、耶、嫂、耶、皆、我、仇、也。予、初、欲、貸、汝、二、人、而、汝……

揮刃於不備而汝……助乙男而乘我子不殺汝汝且謀我予不殺汝汝且劫財而殺人今不汝赦矣乃各飲以刃投尸葬魚腹滌舟除血痕拾鏢返諸懷滅燭而返返即放船欲舟之速也則努力駕舟且於倉卒間格四人甚矣德約行十餘里乃敢息入艙視少年猶帶餘驚童子獨忘機伏案假寐又入黑甜鄉矣

紅紅奮身殺賊急力操舟其勞苦何如挑燈小坐蘭吹帶喘汗濕胭脂雙頰如浴露芙蓉馨紅欲滴少年感紅紅甚絮絮作慰辱辭紅紅一笑而已是時雪雪夢破揉眼看人忽駭曰紅娘衣何來血而履而襪無不然紅紅喝曰低聲旋笑語少年妾亦太草草遍體都是血紀念何可以不襯胡君亦不爲怪耶天且明矣紅紅身外之紅苟暴於人大不穩便言畢遽入船尾既復入艙紅紅裝束一新矣未幾霜天月落東方既明舟復行迨日亭午紅紅曰至矣至矣少年躊躇不遽上陸目視紅紅叻動者再却又無語紅紅異焉曰胡爲者起去去速歸視病人何如矣生乃引童子捨船登陸紅紅獨立船頭曰此去無須妾矣妾以救君故忍心至於滅親故鄉雖好妾不可留子然一身行當長往天涯海角莫定鷓鴣他日會相見耳少年曰惡是何言歟且過蓬蘆以杯酒酬恩并使家人得瞻拜俛女子也紅紅固辭曰妾今隨君歸良足犯嫌紅紅以爲大辱少年固強之紅紅曰然則君先歸妾姑俟諸舟次少年曰卿其賺我乎紅紅曰妾生小不作謾語何敢欺君子少年喜暫別紅紅趨而歸

諸君識之少年在紅紅舟循循然規矩不敢作登徒想紅紅固女貞花也亦自守身如玉雖與少年言笑無忌然解脫而不越於禮雖然紅紅者未字少年者新繅各個意中未免有願作鴛鴦之想顧皆蓄意於中絕未吐露諸

君試掩卷猜之好事能諧也否乎

少年歸見母病良已其妹麗儂疾亦漸瘥則色然而喜母曰汝歸何速也醫胡不來少年告以若何遇險若何遇救紅紅若何殺其兄若嫂及楊村之戚若何言母聞而驚曰世固有如此之俠女子耶然俠則俠矣畢竟心腸太辣兄嫂也而可殺乎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少年曰唯唯然兒微紅紅早死於賊今日安得復見家人哉紅紅之恩不可忘也此時童子雪雪立於旁曉曉饒舌曰紅娘美甚紅娘勇甚紅娘愛公子甚少年怒童子以目童子乃不敢聲少年旋隨其母入於寢四顧無他人忽長跽母前請曰兒欲以紅紅續鸞膠阿母其許兒乎母笑曰痴兒且起紅紅今安在少年曰兒上陸時聳其來紅紅不可乃與之約泊舟待予之後命母曰然則汝且命與迎紅紅來苟可予意當許汝耳少年雀躍而起呼童雪雪呼婢娟娟呼丁(家丁也)甲若乙與者與導者導趣赴紅紅舟少年更授辭於娟娟曰汝可稱之曰紅姑姑謂奉太夫人命迎姑姑上陸去娟娟笑應曰諾於是雪雪笑甲乙亦笑少年怒曰母見紅姑姑各莊爾色紅姑姑莊嚴不可犯

一行人去紅紅來矣及門下與雪雪先奔而入曰紅姑姑至少年下階迓紅紅登堂紅紅曰速導妾拜君母娟娟忽指曰扶杖而出者即太夫人也紅紅趨前盈盈下拜太夫人曰起起恕老婦麻木不仁不能答拜矣我兒非姑姑安得生還姑姑行俠仗義令人感激涕零紅紅曰慚愧紅紅殺兄嫂是人倫之大變也嗟乎兄嫂之罪實無可道紅紅殺之豈僅爲救護公子計夫人曰兄嫂虐汝乎紅紅曰然豈僅虐而已哉嗚呼不可說言次怒上眉稍旋

又嗚咽而泣。紅紅泣而太夫人驟啓其愛憐之心。執其手曰：「何事不可說？胡泣爲？」盡言告我。可矣。紅紅遲久始開。有密室乎？紅紅當入室爲夫人告，不可令他人聞也。夫人乃獨導紅紅登一小樓。樓多藏書，甚幽僻。時少年徘徊樓下，有頃，但聞母夫人厲聲曰：「是真禽獸，是真禽獸，宜汝之殺之也。」

少年伺母下樓，窺測其顏色之喜怒。則其阿母以藹然可親之色親紅紅時，時手其手，少年私慰曰：「紅紅殆已可阿母意矣。伺隙探其母笑而不答，惟以深閨舍紅紅以客禮待紅紅，紅紅或言去，太夫人必止之，曰：「既來之則安之，欲安往耶？」自紅紅入少年家，轉與少年疏言笑，時麗儂猶嬰牀未能起，紅紅輒坐床頭，伴病人至夜分乃歸寢。其事太夫人也。如事母以故，益得太夫人歡。麗儂亦數向母前稱其賢於如少年，又以紅紅婚事請於母，母笑而不答，如故嗚呼，急急少年矣。」

少年者，凌其姓，雲其名，小湘其字，西冷產也。其父出守揚州，愛廿四橋邊風月，遂挈家留此，不復返。旋其父歿於任，母氏吳，教子亦有方，嚴而慈，愛而不溺。雲年十六而喪父，二十而娶。越歲即賦悼亡一棺，猶停於堂。而雲遇紅紅，頓忘結髮，是果多情，人耶？抑無情人耶？

其妹麗儂，弱雲二齡，而長紅紅一歲。試爲凌家，一行人序齒，則太夫人年六十七，凌雲二十一，麗儂十有九，而紅紅正盈盈二九也。紅紅客於凌者五閱月，太夫人深信其爲好女子，乃引紅紅至無人處，曰：「子將以汝爲婦，汝願乎？」紅紅顏色加紅，俯首無以應。固問之，乃含羞行跪，稱姑焉。然而雲郎未知也。麗儂未知也。又久之，太夫人始告



其子若女雲郎。邊崩角於母前。叩首無算。仰而謝曰。阿母愛兒甚。

千金一諾好事。雖諧而于飛樂則尙需時日也。未婚之夫婦相見。乃各引避。轉如陌路人。予知其外貌然耳。兩造芳心早相印矣。太夫人既婦紅紅。遂令婢嫗輩呼之曰紅娘。不復以姑姑稱云。

紅紅能武而不能文。能舞劍挾彈而不能拈針刺繡。太夫人固不櫛進士也。乃課紅紅讀。而令麗儂教以女紅。紅紅甚教之讀。則善讀。教之女紅。則善女紅。又閱四月。乃擇佳期行婚禮。伉儷篤甚。雲郎後從紅紅習武。亦具好身手。

某年月日。有賊深夜破門入。適凌家空舍出。獨留紅紅守。賊凡四。偉男子三。其一則蓬頭嫗。勢洶。洶。聲言爲松雄。夫婦雪仇。紅紅付曰。彼衆我寡。奈何。乃急閃身入暗隙。彈二男子死。其一遁。紅紅膽乃張。挺身出。叱蓬頭嫗令長跪。紅紅蓋以其爲婆子而易之也。執意是嫗。技出。紅紅上舞雙劍。如旋風直逼。紅紅紅紅。紅紅大窘。彈不及發。鏢不及縱。匕首短兵也。又不能格。長劍閱者。諸君得毋爲紅紅重擔憂乎。

凌之西鄰周四福者。強有力。虎而冠者也。亦能彈。亦能鏢。亦能手使種種兵器。常僞云行賈。其實則行劫。凌生識其人。以其非善類。落落遇之。未嘗攀一語。自紅紅入凌家。周偶獲一視。涎於目而慾於心。然風晨月夕。每聞隔院舞刀環運。九節鞭聲。入耳。梯於垣而偷覷之。則紅紅以武術示其夫。身手殊超。超焉。周不覺慄然而懼。凌氏被盜之夕。周固在舍。初殊不覺。凌有盜。既而紅紅大呼曰。予家有盜。左右鄰趨來救。嫗聞亦不懼。舞劍益猖狂。忽一

彈、自、牆、外、來、傷、嫗、臂。一、彈、繼、至、著、於、劍、聲、錚、然。嫗、倉、皇、棄、劍、越、牆、而、竄。寇、窮、矣。而、紅、紅、登、屋、追、之。所、經、行、者、正、周、四、福、之、屋、廬、也。紅、紅、誤、蹴、漏、處、椽、折、瓦、陷、身、遂、一、落、千、丈。昏、然、如、死。及、醒、而、紅、紅、大、驚。身、臥、流、蘇、帳、裏。帳、外、紅、燭、高、燒。一、男、子、黑、醜、如、鬼。迫、以、刃。曰、天、授、奇、緣、於、周、四、福。苟、不、從、殺、無、赦。紅、紅、叱、咤、曰、予、……、凌、某、繼、室、也。倏、忽、出、七、首、立、斷、一、指、示、周、大、驚、急、慰、之、曰、願、送、汝、歸。幸、勿、告、雲、郎。紅、紅、頷、之、亦、竟、秘、之。閱、若、千、年、雲、郎、死、死、之、明、年、太、夫、人、亦、物、故、時、麗、儂、早、爲、出、谷、鶯、矣。紅、紅、生、一、男、父、死、兒、僅、五、齡、耳。紅、紅、爲、未、亡、人、凄、涼、甚、亦、覺、獨、甚。每、撫、斷、指、且、泣、且、憤。一、夕、竟、飛、過、隔、牆、決、周、四、福、首、以、平、斷、指、之、恨、云。

## 己種玄種 共五篇

### 周顛仙

明太祖佚著 原第九集

明祖親撰周顛仙事略。載之史冊。而文則闕焉。周子少衡於私家藏本中。覓得其文。字句無訛。蓋猶明時所刊行者也。因亟錄之。亦掌故中之佳話云。 箸超附誌

顛仙姓周。自言建昌人。年一十四歲。入南昌。乞食於市。元至正間。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歲將三十九。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豪據險。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不與語。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忽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一男子在道旁。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此來何爲。對曰。

告太平。如此者。每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討物置口中。問其故。曰。虱子。曰。幾何。對曰。二三。斗。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之。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焚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盡火消。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舖綿狀。顛者微以首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命駕親往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難容。無饑色。因盛殺修。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朕親往開之。諸軍將士爭取酒肴以供之。大飽皆不納。所飲食者。盡出之於地。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納之。勿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旁側立。待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個桶。做個桶。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復問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顛曰。此行爾偕往。可乎。曰。可。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船薄。

岸。派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在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食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何不置之死地。對曰。難置之於死地。語未既。顛者猝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則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曰。被爾煩多。且縱爾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唯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山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己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曰。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朕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而赤脚僧又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二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具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盞子內吃一盃便好。朕服之初。無甚異。方服在未時間。至上燈時。周身肉內牽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菖蒲香。醞底有丹沙沉墜。鮮紅異世者。据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內。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

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詢天眼尊者。此何人詩。曰。即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封。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實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取是詩細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鑑石字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記之以示後人。

### 酒徒鄭一

天 醉 原第九集

鄭一者。越人也。性嗜讀書。又嗜飲酒。酒酣。謂其共讀者曰。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諸君。有工文者。吾死後。諸君弄毛錐子書。吾行事以詔。後世吾必爲厲。以殺之。何者。吾觀史自龍門下。其褒貶皆不足信。在當時。黨附者多。即得佳名史家。無識從而書之。不必盡然也。東漢黨人。南宋道學。豈皆聖傑乎。碑誌盛行。門牆遺廣。則庸人皆俎豆矣。是以吾學文。誓不爲人作誌傳。嗚呼。吾今日記鄭一不署。鄭一名猶鄭一志也。鄭一嘗讀書山中。共讀者寧家。鄭一獨居飲酒月下。有女子自翠竹間來。笑視鄭一。鄭一知其魅也。遽抱而飲之。酒女竟相與共飲。月落而去。次夕復來。鄭一又與共飲。女忽謂鄭一曰。君不畏魅耶。鄭一曰。魅能飲酒。亦復佳。鄭一醉而眠。醒則東方白矣。竟女不可得。見几上有紙。墨迹尙新。書法甚拙。點畫亦不全。以意讀之。得詩數章。其一曰。月媚。情人情風厲。壯夫壯秋聲。撼萬山香骨。崖障其二曰。水性自明淨。出山亦不濁。諸法本如胡。爲守窮獨。其三曰。生斷。奸人頭死。羞腐儒。筆酒邊。遇行生觀面。亦不識。其四曰。紅顏氣如虹。白骨肘生柳。一別三千年。但祝生者壽。鄭一覽之。舌橋而不

能下則即呼酒自解。適其友來。鄭一語之。友人皆怪駭。戒鄭一。毋復寓此。鄭一不聽也。寓山中飲且讀如故。未幾鄭一病。病中猶飲酒不能自止。鄭一有妻醜而賢。愛鄭一病酒。遣僕至山中請鄭一歸。鄭一曰。吾憚卿甚。歸則不能暢飲。如在此間矣。必勿歸。鄭妻無如鄭何。居數月。鄭一病益甚。鄭妻知之。與鄭一姊共至鄭一處。則鄭一方據病榻。擊大杓飲酒。姊及妻苦規之。鄭一飲自若也。已而曰。子爲我多設酒。招吾平日交好者俱至。俾吾痛飲一夕。則吾且終。吾生不復飲酒。妻勉從之。明日燒山羊一。鵝四。芋根一。巨斛。招鄭一鄉里舊交六七人。與鄭生飲。時鄭生病久。飲不及三百杯。即頽醉矣。六七人者亦將去。鄭生忽躍然起曰。吾謂古今人皆出吾下。惟醉中人可與其語。子等尙未盡醉。吾未屑與子等語也。吾所極不忘者某夕所見之女子耳。彼一女子乃俠而善飲。所留詩不能工也。今之醒人不能作此等語。吾與之談能作佛語。能作仙語。能作晉人風流語。獨不及時務。吾方憂天下事。乘間語以吾之政。見彼曰。世界皆妄境也。業深者妄愈甚。中國之人造業。既深不能大解脫。待之五百年後子之政見乃得實行。今夕不如始飲酒也。吾甚佩服彼女子之言。故吾願以酒死。座上客皆嘿然。鄭一亦臥已而視之。則鄭一氣息奄然。目仰視。呼之不能應。衆以爲且死。急召其妻。天近曉。鄭妻方至。傾瓶液灌鄭一。鄭一竟自死。中生衆曰。何藥之良也。鄭妻曰。吾聞吾夫且死。徒步山蹊。遇一女子。謂我曰。吾自海上來。得紫霞液。可以祛爾夫病。願以授爾。吾奇其言。今試之。竟驗。彼女子者。殆其仙歟。鄭一既愈。隨其妻歸。終身不復飲酒。然淡於世故。不求仕進。年六十。與其醜妻同日卒。時宣統二年也。

論曰。凡一物好之甚。則廢入之。鄭一。所遇女子。鄭一。好酒之故。有以感之也。且鄭一。不死於酒者。幸耳。非其後日之止酒。則何以有六十之年哉。吾故書之。以爲酒徒戒。鄭一。吾友也。其人多讀書。能文章。然鄭一。不喜。今亦不復頌之。

### 牟珠船

冥飛 原第十五集

往歲游祝融峯於衡陽市中。購得破書數本。曰鼠璞。曰千百年眼。曰寄園寄所寄。曰說鈴。皆殘缺不全。足供覆瓿而已。余以客中岑寂。又有臨睡觀書之癖。用以自遣。且飛去之青蚨。僅百枚耳。乃於其中獲鈔本一可。三五十頁紙墨。敵舊丹鉛。狼籍字有楷。有行。有狂草。非一人手筆。且所鈔輯亦殊雜亂。有反生香集之詩。有姜白石之詞。有太史公之文。有唐人小說中故事。二三則。最後曰牟珠游記。記者署別號曰牟珠。歸客無朝代。無年月。無姓名。不知誰氏作也。所記乃自述游貴州貴定縣牟珠洞事。謂在洞中遇二仙女。不啻劉阮之到天台也。留數月而別。及出山。乃在廣東所屬之澳門。其離奇怪誕如此。願寫景寫情。文筆殊勝。此或文人狡獪假寓言。以自寫牢騷。未可知也。旋歸長沙。人事匆匆。亦既置之矣。會友人夜集。徵故事。余出示之。咸喜其新奇。獨壺盧先生曰。吾憶於某書中曾見之。羣以其好爲大言也。索其證。翌日壺盧先生携望江檀菴所著之黔囊來。其中記事一則。與牟珠游記所記事同。特詳略異耳。始服壺盧先生之博。嗣余奔走四方。久不省憶。比移家來杭。無意於敗篋中檢得之。因引伸其詞。以當游仙之夢云爾。

貴定縣西十里而遙有牟珠洞。石崖臨大道中裂尋丈。黝然而深。洞口有石柱圓直下垂。欲壓人頂。傍柱一穴。漏天光一綫。得覩五步以內。物流泉。澌澌自石隙中湧出。俯而聽之。其鳴若雷。陰寒之氣中人。凜凜詢之。土人蓋數百年未有入而探其奇者。余（牟珠歸客自稱）不得志於舉場。家居無悝。乃走鎮遠。依余戚。至則戚已鐫秩去。床頭金盡。窮途潦倒。聞楊老驛丞爲余鄉人。因往投告。承贈青錢一掛。并囑往貴州省城覓余戚。必可見也。余遂惘惘行。行至葛鏡橋。遇雨。冒雨登山。至西陽驛。人已疲殆。且寒濕不能勝。不得已。乃賃輿赴貴定。遂病於貴定之逆旅中。異鄉異客。旣病且貧。其困苦概可知也。旣而典質都盡。逆旅主人下逐客之令。余時猶孱羸。力不能運肢體。遂由逆旅主人舁而棄之。鄰近古刹之山門下。呻吟竟日。夕求死不得。忽有老者扶杖來。進香見余而憫之。詢知爲吳人而文士也。乃舁余至其家。延醫療治。余越月有瘳。又詢知余境况。乃留課其孫。讀溝壑之瘠。忽登衽席。此生死肉骨之恩。余所沒世不能忘也。在苒數月。孫出應縣試。竟冠其曹。老人喜甚。余亦欣然。一日老人携孫探親遠出。余乃散步出西門。一攬山水之勝。乃至於牟珠洞之傍。顧見羣峯拱立。林壑深杳。瞻望對崖。瀑布如練。界破青山者數十丈。而峽逼管深。俯不見麓。藉草坐觀。翛然意遠。時有牧豎兩三人。驅犢逕過。見余獨坐。乃亦傍林木而息。時窺洞口而叫聽。其回音。余因問曰。此中可入探否。牧豎曰。可也。聞吾鄰老言。其中有石塔石佛石爐石磴石床。皆鐘乳滴成。奇觀也。又聞人言。其中深蓋四五十里。而未有入敢窮之者。蓋有龍蟄其間。頷下珠。巨如斗。明月又多寶石。吾儕苟有乘龍睡而入之者。乃各入寶山矣。顧吾今茲年幼。不敢吾稍長當入之矣。余聞



之。遂觸好奇之心。思深入一窮其勝。乃返而備游具。明日老人未歸。余遂秉燭獨游。牟珠洞矣。入洞十步。外冥若  
 夜。行乃燃燭。則窿然而虛。仰不見頂。四壁石齒巖巖。而水出澗。澗映燭光。閃閃作鬼火。明足下。石骨壘礪不平。山  
 泉從低處流。搏激吞吐。噌吰有聲。少進。忽明。朗則山頂有巨穴。長丈許。天光射入。洞乃生。白迎面。一石筍子然特  
 立。備瘦縷。透秀之觀。而鮮潤者。翠尤爲罕。見佛像三五峙其中。莊嚴妙麗。疑出鬼工。流水齧石成渠。渠又多竅。水  
 石相撞。乃若百萬鼓。一時競作。溯渠曲折行。可十里。水益洶湧。則已至於洞外矣。乃在山溪之下。崖岸高不可  
 上。遂返身行。未半。忽見渠水分支。汨汨向暗。隙流去。迫而視之。則別有一洞。闊而低。偃僂踏水。行數十武。又高而  
 狹。足下水深盈尺。意倦欲回。而遙望其中。恍惚有光。又思衣履已濡。而何恤者。又行久之。水忽淺。未幾。遍地皆沙  
 石。已無水。而雷聲隱隱出地下。意其爲伏流也。愈欲穹之。而洞愈狹。側身行者。又二三里。面抵石壁。乃無出路。而  
 流水之聲益洪。燭亦垂滅。無光更燃之。乃於其旁。覓得一洞口。大可尺許。俯視曲折處。則有光甚明。束身而入。蛇  
 行。尋丈豁然。開朗。別有天地。自顧乃在山峽中。峯巒環繞。高不可極。俯視陡絕。攀藤蘿。躡石。徐徐下降。惟聞水  
 聲震耳。則在澗畔矣。循澗行。山迤邐。澗漸低。水平緩。漸闊。灌木叢叢。日光不得透。頗有陰氣。旣而山回。水轉。地勢平  
 坦。萬縷垂楊。低護堤岸。芙蓉作花如錦。屏一望無際。秋水粼粼。鮮澄若鏡。鳥聲清碎。而毛羽絢麗。多不知名。遠水  
 遙岑。天青雲白。晚霞如繡。殘照在林。不覺日之旣夕。余倦且飢。解視裏糧。已爲水濕而腐。乃勉力前趨。思得人家  
 走乞食息。一蘇此困。行行又久。覓不見人而已暮矣。星光中見一樹亭。粉牆微露。喜而就之。則孤舟泊焉。蒲帆

半掛猶未卸也。登舟呼渡。乃虛無人解纜。試行而微風冷。冷吹帆。竟去百計不得。使之泊。乃聽其所之。姑倚弦坐。而飢腸轆轤。不可片刻耐。搜船尾得酒一罌。桃餠一器。擘食少許。引盡一杯。已醉且飽。頹然一覺不覺。東方已明。但見兩岸壁立。綿亘數十里。琪花瑤草。倒掛其間。冷翠幽芳。愉悅魂夢。余舟中流。容與不疾而速。時有五色小鳥。飛集鷓鴣音和鳴。忘機余乃曠然。疑非人間境矣。

景物非常。觀之不足。不覺煙波向晚。星光煜煜欲燃。而自飲酒餐桃後。自朝至於日中。晨都忘飢渴精力亦健。極思上岸步行。詎微風鼓帆。放乎中流。徐徐自進。或遇水道回環。亦曲折前行。一若水轉風亦爲之轉者。三日後入一山峽。層巒疊嶂。夾水而峙。長松翠柏。高聳入雲。藤蘿蒼蒼。直垂到地。而林間時隱琳宮玉宇。懸崖亦有飛閣層樓。玉女瓊姬。凭闌散花倚楹。弄瑄香風拂水。逸響凌煙。裾袖飄飄。恍惚絕艷。且聞笑語之聲。近在耳際。疑神諦聽。又若在虛無縹緲間。若是者。蓋數十百處不得而悉記也。舟行彌月。乃出山峽。則水碧如油。波澄似鏡。淡澹容裔。漾漾無垠。而水弱若不勝載。舟漂漂欲沈。倏忽間遙見青鳥一雙。拍水飛來。左右翼舟而趨。其行若駛。俄抵一山上。舒下束狀。若蓮花山腰有樓閣重重。丹楹碧檻。玉箔珠簾。華麗不可名狀。舟行既近。膠於洲而止。開闔然有聲。一垂簷小鬢啓窗。望見驚喜笑曰。牟珠船至矣。乃下而逆余。余以出峽時。舟欲沈而驚心。倘悅未定。且俵俵無所之也。遂隨小鬢行。短竹森森。夾道若籬。竹外叢樹作花。若丁香而萼附。乃如桂。英又六出。詢之小鬢。謂是桂月中種也。再進則碧樹深深。蒙翳不得透。循徑旋繞。倏已升堂。鑲白玉爲門。窗雕文梓爲梁。柱屑芸塗。壁鑄金布地。

奇光耀目爲之驚歎。室中青玉案一。上置瓶爐一副。香猶裊裊。聞之心醉。小鬟囑少候。含笑而入。余乃趨坐案旁。彌勒榻上。以爲今真遇仙矣。俄而環珮臻然。有二女郎出而肅客。一年稍長。衣淺碧。衣梳垂雲髻。簪紅玉鳳釵。一支別無他飾。一衣淡紅。散髮披肩。以五色絲繚約之。耳際垂明月珠。二容光映煥。妙曼絕世。余眼光撩亂。魂靈欲飛。強自鎮定。趨前作禮。自述所遭。衣淡紅者微笑曰。郎得來此。亦是天緣。顧衣淺碧者笑曰。碧城夫人之言驗矣。妹宜爲姊賀。衣淺碧者微有羞色。衣淡紅者乃謂余曰。此間爲滌海弱水回流之所。瀦也。此島曰妙蓮花。在崑崙西九千里。牟珠洞爲崑崙第十八支山脚。爲八十四小洞天中之第七十九洞天。名曰明泉妙音之天。古來人仙之界。甚接近。東王公設靈風榼於東海。俾有緣者乘之。以達九天仙界。自榼客犯斗牛後。東王公惡榼客不謹於言。乃收榼入天河。由是東道不通。人仙永隔矣。西王母乃設牟珠船於芙蓉城畔之白雲河中。使有緣者乘之。以達九地仙界。即郎今日所乘而至者。也是爲人仙由西道接近處。因詣窗前。指隔岸雲霞炫麗處。告余曰。是爲闔風嶺。郎舟之來。出其下也。就坐。又曰。兒姊妹二人。居此千五百年矣。姊楊氏青奴。兒荆氏紫英也。一月前。碧城夫人過此。謂姊氏眉分五彩。有喜氣。當有仙郎來了。夙世因也。而郎果至。信是天緣。今夕瑤池十三姑下嫁。索山人。紫文仙史佳期也。郎可與姊成禮。兒爲之償矣。余衣服敝陋。又數十日不澣。櫛彌復形穢。自顧摧猥。慚不敢答。紫英覺之。笑呼鸚兒。則小鬟趨至。紫英與耳語。移時。鸚兒乃招余出。囑少待。廊下入抱衣物來。導至一處。有泉泠然。自石隙中湧出。注入小池。命余沐浴。乃去。余不慣浴。冷水意怯。以手試之。而溫。乃解髮沐。沐浴既竟。服其衣。綃質。

而錦紋鮮艷奪目。余雖生非銜玠，亦既翩翩可觀矣。鸚兒來導余登樓，則青奴已嚴妝待，與交拜成禮。紫英作筵，譙余及青奴，酒半，紫英擎玉瓊來，前爲余壽。余已微醺，嗅之無味，略嘗之，直白水也。意其相戲，乃僞醉，歛仄而傾之。紫英失色，顧青奴，歎曰：「真俗骨，不可振拔，妹力竭矣。」拂衣竟去。青奴失聲哭，余大駭，急自謝，失禮因問其故。青奴曰：「郎君無仙骨，可暫聚而不可常也。」紫英妹乃走謁碧霞之君，乞得扶桑露一杯服之，者可以不死，而神仙可致，不啻金丹之換骨也。今郎君乃傾囊之，則是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妾安得而不悲乎？乃大哭，余痛自悔，艾而已無及矣。自是以往閨房之事，雖有甚於畫眉，青奴終無喜色。紫英則尤落落長日，避余若有所營。或來覓青奴，語余至則默爾而去。余深疑之，有時青奴亦棄余，與紫英偕出，三五日不返。余乃輒然不悅，會深夜獨坐，青奴未歸，忽聞天邊鶴唳一聲，清越而長，震心蕩魄，浩然有思鄉之念，以爲青奴強笑爲歡，其暱我者，非出自本心，亦復何味？且既不能絕粒升天，衢則當鳴珂游帝都也，吾其歸乎？夜向晨，青奴至，有倦容，又有喜色，余詢其何之，青奴不甚酬對，余氣激於心，以爲青奴雖仙而既不以我爲夫，隱其情而不肯白，吾寧歸耳。乃告以思家擬即還，青奴大驚，俯而泣，余大不忍，又勸之，青奴曰：「吾哀郎君之無仙緣也，乃一至於此。近三月來，妾方與紫英妹採藥海外，將煉不死之藥，以餌君，今已備矣，而郎又有去志甚矣，蓬心之不可改，俗骨之不可醫也，已矣。天明後即送君行，余又驚悔，欲不行。青奴曰：「不可。」郎一念動，即不可以片刻留，留則必有奇禍。今郎且返塵世，歷盡魔劫，向道之心，乃堅，但願不并爲外物移爲中情蔽，將來或有相見之日耳。時晨光熹微，窗櫺隱隱作魚肚白，青奴呼鸚

兒將酒來餞余。余不勝悽戀。勉盡一爵。紫英亦至。顧余微笑。謂青奴曰。妹固知其必不能待。至丹成。今果然。又白費一番辛苦矣。乃正色謂余曰。自今以始。郎宜一心向道。猛勇精進。則今世或有與吾姊相見期。否者。則人禽仙鬼。永終古此別矣。青奴乃執余手。送余出。余步步淒測。追悔不已。既至山凹。青奴啓一石門。推余出。致聲珍重。門遽闔。余回顧。則石壁接天了。無所見。身乃在深山亂石叢中。覓路行。竟日乃在海壖。適有番船。以小舟來山取泉。因求附載。中途余不禁風濤之虐。乃病暈絕。竟日舟人棄余於海。余入海後。懵然無知。忽拿攬得一物。藉以漂流。又爲漁舟所救。乃達粵之澳門。困而乞食。形體尪瘠。無復人狀。轉徙至廣州。飢寒勞苦。瘡痍之所侵。憂思憤恨。哀悔之所撼。遂大病。露宿。越王臺下。不可以轉側。掀動。忽一老嫗過。余見而哀之。曰。吾能活子。取艾鑽火爲灸。一次余即躍然而起。叩問姓名。老嫗微笑而去。但曰。汝母忘青奴也。余異其言。追而叩之。倏忽不見。但見道左一祠。字入而暫憩。見所祀神。神似老嫗。蓋鮑姑也。余乃大悟。從此入羅浮深處。求辟穀方。不復與聞人世事矣。

### 華廬怪劇

叔眉 原第十七集

余今握管伊始。敬告閱者。以下所撰之天然一部傳奇。乃余弟力宇避暑實談。述者節節傳神。信口演成。趣史。余凝神靜聽。頗覺津津有味。退而有感。教務之餘。因作是篇。是特設身處地。託述者語氣以演繹之也。(以下均余弟語)

乙卯仲夏。偶避暑於離城三十餘里之邱村。賃一廟作寓。公焉。廟之結構。雖不甚軒廠。而濃陰異常。老松撐其旁。

綠竹障其後。迎風扇暑。足滌塵胸。而且溪山如畫。十色九光。吟詠餘閒。時而汲泉煮茗。時而播擻澆花。飄飄乎如遺世獨立。此間誠樂未出衙門一步也。一夕皓月初上。憑欄遠眺。望見雙峰遙拱。天成檉鏡。皎潔萬分。不夜城中。景殊幽致。時則心曠神怡。逸興勃發。姑攝屐而出。形影相隨。覺村墟寂寂。絕少行蹤。縱有宅舍。初非望衡對宇之境。茅屋可數十椽。若斷若續。爲是村點綴。品村之寥落景象。從可想見。不謂行行重行行。倏至一處山環。若列屏一華。廬巍然矗立。

是廬也。枕坡而建。儼有傑閣層臺之偉觀。臨溪而居。恍如蜃樓海市之艷影。崇墉繚繞。門第番皇。臺望之料必富豪之住宅無疑。孰意探首門前。重扉洞闢。內無燈火。人影杳如。庭前老梅含煙。揜映涼月。如披綺素。樹下落葉成堆。深可沒踝。廊際塵封。寸許石罅。處上花孕。碧苔點凝。斑斕蒼隅。蛛網縱橫。若張羅然。鸚睇良久。心目頓懷。茅塞然。月移蘭干。照徹四隅。彼竣宇華堂之壯麗。則究不可湮沒者。朦朧間瞥見光壁之紛聖。猶新棟梁之丹墨。俱在瓦銜翡翠。堦闌扭楊藻。稅玉楹高。薨巨桶所闕如者。惟陳設品耳。廬之內進。尤曲有奧趣。或黝黑如漆。或洞然有光。處疑園池所在。隱見叢樹沉沉。作深碧色。他則幽杳不得微如許。精緻真畫工。描不到也。寓目餘間。疑慮叢生。不禁咄咄稱異。方沈思之際。忽有異聲自遠而至。聲浪極微。疑訝出意。表悚然聽之。屬耳於垣果也。一縷幽咽之聲。隔時斷續。飄來淒其且哀。慘然無欣意。默揣厥音。一似嫠婦之啜泣。愴懷幾絕。蹀躞不忍去焉。一剎那間。天景倏變。月色黯淡。習習谷風。颼颼作響。九霄鶴唳。三峽猿啼。羣聲洶湧。悲願交集。誠不啻代彼嚶嚶泣聲。寫盡無

限哀情者。而是時華廬乃作慘楚。可憐色。暗若地獄。不禁心悸氣奪。正返身欲歸。恍忽閒而道左履聲。窸窣似有人高呼曰。君將進入魔窟乎。鵠立門前。胡爲者。余四顧徬徨。強自鎮定。憶聲自西南來者。回首一老叟也。乃驚定而喜。即具告以夜游至此。並轉詰顛末。欲一發問葫蘆之覆焉。叟指廬且言曰。此前臺灣倪富賈之遺廬也。今則鬼瞰其室。寂無人居矣。余聞斯語。如夢裏警鐘。矍然曰。乍間會聞啜泣聲。第俄頃爲衆籟所埋沒。叟何得而云然。叟則嘻嘻作椰揄語曰。殆即鬼音耳。余曰。斯廬胡新鮮若是。叟曰。然廢棄纔五稔也。噫。廬中秘史。惟老農識之最詳。余固農而坊也。曩者操鋤入富賈之家。有年矣。曾日月之幾何。屋樑依舊。情景全非。昔之入。余眼簾以爲豐腴者。今則憔悴矣。昔之觸余鼻觀以爲芬芳者。今則遺臭矣。昔之震余耳鼓以爲清幽者。今則淒絕矣。蒼煙白露。螢火光此。昔日之金缸華燭。光耀而奪目也。宿莽腐草。穢氣襲人。此昔日之茂蘭佳芷。芬芳而衝鼻也。饑鼠鳴。鴉。鴉。啣此昔日之鳳笙龍笛。綿蠻而恬耳也。叟語至是。尙擊擊欲陳。乃是時也。天如潑墨。星月匿光。白電閃閃。聲雷遠聞。叟掉首欲行。強之曰。宵深矣。天且雨。君欲窮其詳。非達旦不能。余無奈。乃詢叟何居。叟曰。去此數十武。旁有老樹一株。便吾廬也。言次而別。

爾時余乃惆悵而返。中途遇雨衣衫盡濕。歸更衣就寢。慄慄而臥。輾轉反側。華廬觀念。時縈於懷。雙眸強闔。現象仍彷彿如見。遂默將胸中疑竇。反覆推敲。一一與叟言對照。思潮所至。兔起鶻落。覺是廬寂無人居。似證佐天然。滋不解其啜泣之音。則胡爲乎來哉。藉曰。無人居也。而如彼華廬。何至廢置將賈家落魄。魄而遺棄於斯。歟。然不轉。

驚。諸。有。力。之。家。供。夫。別。墅。之。需。而。甘。擲。黃。金。於。虛。牝。吾。知。巨。腹。買。定。不。如。是。之。愚。抑。茅。舍。之。安。孰。若。棟。宇。漏。壁。之。圉。孰。若。墜。牆。果。使。是。廬。而。爲。其。主。人。翁。所。遺。棄。耶。彼。傍。廬。住。民。乃。不。之。占。吾。又。知。該。里。人。亦。不。如。是。之。賢。百。思。莫。解。疑。叢。滋。深。時。柝。報。四。更。唾。魔。催。眠。無。那。沈。沈。往。黑。甜。鄉。去。

詰。朝。熹。微。晨。光。穿。櫺。而。入。鳥。聲。呶。呶。大。夢。初。醒。遠。鐘。鏗。鏗。然。旋。披。衣。矣。飯。畢。矣。一。躍。而。至。老。叟。家。冀。一。遇。獲。窮。底。蘊。比。至。羣。童。恬。然。怪。問。曰。客。何。來。客。何。來。余。答。以。訪。翁。故。童。曰。無。之。述。以。狀。而。曰。不。之。知。也。余。莫。明。其。妙。憶。前。夕。叟。明。明。家。在。老。樹。之。旁。臨。別。時。余。目。送。之。見。其。轉。身。樹。側。剝。啄。一。聲。啓。闢。砰。然。聲。猶。在。耳。何。今。朝。探。訪。而。仙。源。竟。杳。歟。懊。喪。而。出。皇。皇。如。有。所。失。甫。步。門。外。而。比。戶。有。人。呼。余。者。轉。視。固。前。夕。所。遇。老。叟。也。余。爲。之。恍。然。乃。知。頃。所。造。者。爲。叟。東。鄰。無。怪。乎。狡。童。語。語。相。聒。矣。既。見。叟。喜。出。望。外。叟。亦。嘻。笑。曰。君。真。有。心。哉。乃。導。余。入。其。家。既。遜。坐。叟。呼。童。煮。茗。箕。踞。語。曰。前。夕。所。云。君。試。猜。斯。廬。胡。爲。廢。置。乎。余。曰。必。買。家。落。魄。無。疑。叟。曰。非。也。蓋。禍。因。惡。積。吾。且。述。其。略。歷。焉。倪。富。賈。者。臺。商。之。蹶。楚。也。方。臺。割。讓。時。倭。虜。施。敲。仆。手。腕。臺。民。痛。不。忍。言。賈。乃。移。眷。逃。閩。家。累。千。金。歇。業。置。產。多。買。田。園。於。吾。鄉。旋。又。營。別。墅。於。茲。土。塔。茅。茨。獨。耽。孤。寂。澹。然。有。隱。者。風。不。意。久。而。久。之。侈。心。勃。萌。乃。欲。去。采。椽。之。居。庇。雕。牆。之。美。脫。桑。麻。之。野。就。山。水。之。觀。於。是。別。營。菟。裘。度。地。勢。興。土。木。竟。建。斯。廬。於。枕。坡。臨。溪。之。勝。址。天。工。佳。構。極。一。時。瑋。麗。遠。近。宅。舍。非。所。能。比。擬。其。萬。一。者。賈。既。擁。居。華。廈。乃。得。此。顧。彼。而。又。廣。畜。奴。婢。頤。指。氣。使。奔。走。更。無。虞。乏。人。劉。氏。者。司。晨。牝。雞。宰。樟。脂。虎。賈。之。悍。妻。也。震。其。餘。威。待。下。恭。嚴。侍。婢。少。拂。其。意。輒。干。重。罰。當。



頭棒喝者有之。遇物手擲者有之。煨鐵炙膚。煮油沸肉者。又有之。種種虐刑。婢不堪其憂。翁知之。顧不之警。反曉曉然責羣。下侍奉之無狀。卒之其侍婢。率多慘死。繫於炮烙之下者。固不待言。此外則有乘機而投園而溺井。而服毒者。要其數難。以指屈賈。惟先後葬其尸。首於後山棺衾不之具。四時不以祭也。因是冤魂騷擾。家無寧歲。未幾賈與妻先後染疫斃。旋二子復相繼殂。所了然存者。僅一妓。妾耳。揆吾鄉向無疫病。獨賈家罹此慘劇。豈非病魔冥冥作祟乎。時棺槨墳墓之事。悉其妾理之。妾以莞獨之下。難以久居。遂陰懷挾貲竊逃之意。喪事草草畢。惟嚮產之是圖。朝典負郭之田。暮售近市之宅。雖一椽之居。五畝之地。無不改屬他人。而一座華廬。嚮之既久。竟無有備價而估者。無何妾則託言他徙。杳如黃鶴。不知所去矣。方其初去時。里人以物主猶新一時。不敢鳩占日居。月諸妾永失踪。而華廬則一變爲魔窟。爲婢魔所盤桓。陰風蕭蕭。薄雲靄靄。過其地者。輒聞啾啾之泣。與水流鳴咽聲。互相酬答。時而竟現爲人形。以故鄉農非。惟不敢占。並無有過其門者。爾時鄭人相驚。以伯有廬外飛紙灰無數。遂稍安。勿擾。距今多年。殆無影響。然斯廬則仍無人借宿也。叟語若此。余聽畢。如迅雷破夢。駭愕欲絕。矍然曰。果如叟言。則前夕所聞嚶嚶啜泣之音。果何從而至耶。叟曰。其然豈其然。倪婢魔復廬中不寧乎。疑竇莫釋。相與詫者久之。時將逼午。遂摳衣告別。庸知周旋幾天。彼其之音。確有奇驗。斯廬也。竟演成一番怪劇。天下事。往往出人意外。有如是夫。

時余既歸廂。仍事納涼韻舉。醉腸澆玉吟骨。鏤金儀狄。杜康引爲良友。清風朗月。即是故人。神志飛揚。心胸豁爽。

華廬念緒即淡忘之矣。不謂此數日間。廬中風聲鶴唳。衆口喧騰。竟不期而震盪吾耳者。傳聞傍廬鄰舍。一夕數驚。每宵深人靜。輒聞嗚嗚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令人憐絕而莫測。抑不惟是。某夕一牧童驅羊山麓。歸而繞道廬側。瞥見廬之內。進恍忽有人影。目不忍覘。趨而過之。自該現象。風聞後。廬旁遂白晝無人蹤矣。有某星士者。以善卜聞。欲從中漁利。乘機揚言於衆曰。華廬有異。吾占之。蓋倪婢廢以香煙久斷。將不利於人也。衆惑之。星士乃托鉢募資。果遂若欲。即日設壇祈禳。豐備冥物。並招道士喃喃其中。拈香羅拜。金鐃魚鼓。燈火輝煌。正梵音喧闐。觀者雲集之際。不謂斯廬怪劇。竟於此開幕焉。忽也。一女郎從廬中踉蹌而至。鵠其形。顰其面。蓬其首。泥其足。塵垢其衣衫。形貌猙獰。儼然鬼也。時衆出不意。疇昔懷疑之觀念。勃興。羣墜五里霧中。哄然紛紛爭竄。其景象殆與鳥之歸巢。獸之爭壙。相彷彿。又大類陣軍之敗北。然有蹶於路者。有抱幼兒而奔者。而衣襟披娑之流。則猶執鎗秉鈴。亦馳逐恐後者。一時喧囂聲呼。雜沓聲衝動。鄉閭村墟。驚象殆不可以言語形焉。

閱者試猜廬中女郎鬼歟否耶。據上所述觀之。其倪婢之現身。誠不無疑似之點。即不然。其將如聊齋所紀之宅怪乎。是非均非也。彼鬼怪之倫。烏敢公然顯現於人叢者。然則其爲人乎。而徵諸實際。乃是時邱村鄉中。又無有失踪者。伊何人斯。吾請逕舉其人。蓋邱村隣鄉。青浦郭姓之慘婢也。閱者又疑其逃匿斯廬乎。非也。此中情節。離奇有不可思議者。在茲先述兩村之關係。以明之前。不云乎。華廬背後山環若列屏。是山也。蓋即邱村青浦之天然界線。爲勢殊巖削。不可登臨。而又蓬蒿荒穢。古樹萬章。道途崎嶇。澗壑隔阻。天之分限。兩村者。以此而所恃以交。

通者則賴溪以航行耳。至所稱之青浦郭姓，亦傍山而居，隔山即與邱村倪富賈之遺廬對峙。財雄一鄉，侍婢如雲，豪華不亞於邱村倪富賈盛時情景。翁郭某性敦厚，待下有劉寬風，顧其簪室董氏，兇悍異常，詈罵之聲，時聞闔外。惟虐待羣下手腕，視倪富賈妻不無差異。蓋劉以剛而董以柔，侍婢有偶違其意者，輒驅之。餓鄉曰：是徒虛糜糧食，飽極欲死，宜使之辟穀絕粒，經歷餓鬼道之險巇也。以故羣婢瘦如柴，菜其色。見之固莫知爲富家奴。其手腕之忍而虐，可謂家庭專制史中別開一生面矣。阿翁雖時有所聞，拙於氣不敢抗議，惟故作痴聾樣以符其垂暮態度，孰意縱之既久，董氏却虐而益虐，侍婢竟有絕食累日而幾死者。一日，餓鄉裹枵腹，婢肩糜於道，有名喚阿梅者，絕糧已五日矣。饑腸轆轤，貪咽欲沸，乃乘機奔竄後山，思采薇飲泉，苟延殘生，不謂披荆棘，冒密箐，忽而轟然一聲，蓋墜身山澗也。某媪聞聲，駭極，遍覓阿梅不得，倉皇間奔告主母，狀若吳牛，泫然曰：阿梅殆溺死山澗中，恐救無及矣。董氏聞言，恍若大夢初醒，期期曰：唉，不意賤婢子輕生，乃爾。然吾實忘之，今事迫矣，爲之奈何？時阿翁適外出，氏呆立半晌，始亟喚村農一訪伊人踪跡。維時恰有二三僮父，嗷然應遂，遣入後扉，滿山逐鹿，四處追尋，奈山路蒙茸，礙於亂石，又阻於泥沙，久而久之，空谷籠煙，松聲滔滔，日云暮矣，燃燭滅挑燈，燈息乃束火旁求，而鹿影仍杳然不見。既而攀行山左，漸聞水聲潺潺，跡之得一巨澗，是澗固通於溪者，水流湍急，夜色朦朧，中瞥見石上置女鳥一，其一則墜入澗中，爲朽枝所橫，截浮於水面，作芥舟之盪漾，嗚呼，可憐蟲豸，蹈澗以死，隨流而去矣。有善泅者潛入水中，閱半句鐘，而頭角不一露，同輩惴惴爲之危，以爲一人未拯，一人繼溺，可奈。

何正惶恐間。涸者之音播白遠方。皆轉驚爲喜。意得佳音矣。比至涸者曰。吾深潛湖底。恍若捕魚捉蝦。而若婢渺然。豈埋骨於水晶宮裏耶。以吾意度之。斯時潮回洶湧。殆由湖而溪。逝水長漂。隨馮夷以偕。老無庸疑者。時董氏方引領而俟。見僮農廢然返。携烏復命。不禁感物傷懷。方懊喪之際。忽門外剝啄聲啓視。則郭翁也。酬酢醉歸。適聞其事。使酒罵。違言終宵。翌日事聞一鄉。山農野叟。資爲談助。衆口譁然。有痛阿梅之慘死者。有罪董氏之作孽者。有咎阿翁之老悖者。而無賴子之徒。則誣氏忍心腸。毒手腕。陰斃阿梅毀尸滅跡。故託投湖掩人耳目。流言四播。蓋欲藉是鳴官。以魚肉之翁多方賄賂。事始寢然。煽言雖息。寸衷莫慰。失諸東隅。乃思收之桑榆。於是懸賞示衆。有能訪阿梅尸首者。立予若干金。無如伊人軀殼累日無蹤。鴻飛冥冥。終非弋人所能見。翁自是居常悒悒。不樂。每念阿梅之含冤。則黯然痛轉。思董氏之無良。則憤然怒迴。憶曩前始縱致釀。今日慘劇。則引躬自黷。愁緒纏綿。伯仁我死之感。幾於饋三歎而寢十興焉。

閱者盍靜心一思。阿梅凶耗。其確乎否耶。據路人弄舌。則其有死無生。殆萬口一聲。抑知是乃懸揣之辭。而未明若婢之實。諒者耳。當是時。郭家固無日不晨占鵲噪。夕卜燈花。阿梅也。實居然在人間。證言之。前述邱村華廬內。所奔之女郎。是則其人焉。蓋華廬之建築。巧奪天工。非徒棟宇之瑋麗已也。其內進若闌亭。巖池之屬。尤蔚然大觀。陂池之開鑿。則導澗餘浸。以爲源泉。池口適當一幽巖。巖長數丈。直通山湖。凡池中之水。即賴是巖以取。道於湖。阿梅投湖後。竟得波臣臂助。載沉浮。克延殘喘。而又推波助瀾。阻彼去路。隨流所適。水淺不及。肩驚魂稍定。

因得蛇行進。居然復見天日。脫冰室而登春臺矣。是役也。阿梅匿廬之情。節殊奇。而却匿於無人居之廬窟。則尤奇。影杯蛇懸爲疑案。彼青浦旣相傳其已死。而邱村則惟聞其溺水凶耗。彰彰焉知死者固生。廬中人乃即泐中人乎。

有某甲者。負氣壯膽。略爲人排難解紛。村俠也。於時道路紛紛。乃奮臂往。比至華廬。則見一女。郎筋不束。骨脈不。刺肉適在。壇中長吞大嚼。狀殊饕餮。逼視之。見果酒蕩然。無存。該女郎躍然驚轉。身回首。貌藍如樹葉。雖廬祀之。而容亦不如是。其惡醜也。甲厲聲曰。嗚乎。怪乎。欲以柔克剛耶。正欲飽以拳女郎。長跪恕宥。淚點盈眶。泫然曰。奴固郭家之窮婢也。君幸勿爾。甲遽叱曰。吾鄉殆一姓相傳。王姓之外。祇有張徐。魔乎。何言乎郭家女郎。厥狀益驚。轉詰曰。斯鄉何鄉。生愈憤。連聲曰。詎不知爲邱村。女郎乃顛聲曰。君勿怒。奴以饑溺。餘生不知寄身何地。庸知乃鄰鄉乎。奴因青浦郭姓侍兒之一名喚阿梅也。以投澗。匿斯廬。茲外出覓食耳。君疑奴貌乎。異日不熟食。安得不爾。幸勿皮相窮婢。則疑自釋矣。人非鬼怪也。使心可剖。不難出肺肝。相示君明。如鑑姑妄信之。甲於是憮然悟。齟齬柔聲曰。青浦郭婢投澗。余聞之。竊爲之心抱不平。乃若即其人乎。然吾益不解阿梅於是。乃將其。漂身顛末。歷歷陳之。述畢。次涉及投澗事由。則一腔心事。鬱住眉尖。淚痕被面。唏噓泣曰。嗟夫。彼蒼不仁。降賊。驅爲下婢。今生惡果。問夙世其何因。既不幸身處奴僕。隸役之班。更不幸攝於家庭。專制之下。重重壓力。困若籠鳥。網魚。滋磁窮年苦作。乾蠶瘦蝶。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噫嘻。爲富室之婢。尙如是。遑問其他耶。奴今欲訴沉冤。咽硬。

不能言矣。雖然主母亦何嘗一執撻楚痛加婢子之身哉。惟其顏色詞意時挾冰霜一雙銳利目光閃爍如電一被注射儼若即時霹靂婢子等操作惟勤無敢或怠脫力疲不能勝則蒙好餐不事事之名餓鄉之檄令旋至此不撻之撻苦於撻萬萬也。吁奴自侍奉以來淪於餓鬼道者屢矣而此次竟五日不食陳蔡絕糧庶乎近之奴非仙骨安能導引日暮途窮釀成投澗而詎料浮沉餘生竟逢意外華廬却有天外遁逃藪者在也。某甲聞至此頓止其語曰。咄斯廬如彼寂寞而又空無糧食子烏能苟安至匝旬之久耶。梅曰。廬中滿園桃李固無乏食之憂景雖淒幽而奴則備嘗艱險攀叢山曾不畏野獸之噬入澗穴而不避潛蛟之居其又何憚之有。况入籠之鳥縱克高飛漏網之魚諸多恐怖與其露首破獲毋寧潛形勿見所以周旋多日未嘗一朝越雷池一步也。然入山深則深矣入林密則密矣。竄伏深宮悲感叢生每念淪落狀況中夜起立涕泗滂沱有不能自己者。乃者果食既久百病頓生躊躇再四不脫廬終亦無幸。茲聞廬外鐘鼓琴磴料必隣家有慶伏隙窺之隱見人影如織思外出行乞殘羹敗食飽嘗風味意者其庶幾乎不意甫及扉側而如雲者流却爲何而東奔西竄也正疑訝問瞥見廬側高壇殺酒欲沸不禁饑沫四潰式食庶幾式飲庶幾突逢明君君之怒其以此乎。然旋蒙天宥獲吐苦衷奴今雖死亦瞑目地下矣。甲聽畢義氣凜凜乘夜偕梅買掉往青浦抵郭宅見翁歷述其匿廬情節並痛戒其非翁唯唯命並感謝厚德聞董氏嗣後待下亦痛改前轍云。

## 莽和尚之姊

天 醉 原第五集

天醉生至李生所。請李生談禪。李生曰。吾豈能談禪者。吾試爲子言學禪之女。

吾友有吳生者。廣陵巨室之子。裘馬翩翩。美少年也。少得良師友。於學無所不窺。尤深於內典。年二十二。袂健僕四人。出作汗漫游。聞華山之勝。西行。時中原鼠盜出沒。林莽間爲行人患。一日將近陝州。日已夕矣。生率諸僕。循途而進。時及戌刻。月爲雲掩。不能辨路。方皇惑間。有盜掩至。約十餘人。欲襲生行李。生驚墮馬。三僕聚無護生。一僕名阿斗者。隻身敵羣賊。羣賊皆持刀。向阿斗狂斫。而阿斗手拔道旁短樹。回旋而舞。忽聞鏘然有聲。則一賊之刀墮矣。阿斗伏而取其刀。起擊賊。一賊吼曰。吾臂斷矣。旋覺倒臥者三人。餘賊盡奔。阿斗不追。還而視生。其三僕之長者曰。吾固知汝之足以了此也。僕之長者曰。王三技尤勝於阿斗。阿斗師之餘二僕亦王三之亞也。生家既富於資。故其父糾此四僕以衛生行。此夕遇盜。竟藉以無恙。雲漸移。月微明。覓得小逆旅。逆旅主人亦盜侶也。知生率諸僕。殺其友。謀報厥仇。乘生寢。撬戶而入。欲殺生。王三臥於地。觸其足。醒奪主人劍。判其腦。明日吏至。知罪在主人。僕爲衛主計。無罪。生出金。葬逆旅主人而行。

吳生既行。鼠盜隱迹其後。每欲乘怠擊之。而吳生僕輩警備甚嚴。終不敢動也。吳生謂阿斗曰。子前夕以一人殺五盜。技固工矣。然他盜不退。子必敗。阿斗曰。此易事耳。吾力疲。吾師王三繼之。則盜又何能爲。王三曰。吾嘗夜行入深山中。首觸奇鬼之腹。仰首始見其面。髮散而睛赤。鼻凹而唇闊。伸一臂攬我。而挾之於腋。我故不作聲。隱以手探囊。得小刃一。明刺鬼脇。鬼大噉。却我於地。舉巨足蹴我。我躍出其後。自其背而推之。鬼竟立不動。我懼而奔。

鬼轉而逐我。勢且及我。舉巨石擲之中。鬼額猶前進。若不覺也。我不得已。乃閃入樹林中。緣高杉而上。鬼目炯炯。覓吾不已。既而見我在樹上。乃合手以搖樹。樹倒而我墜矣。鬼大笑俯而視我。我乘其驕。即以左手挽其頸。右手扼其吭。鬼氣既過。兩臂不能舉。移時而鬼死矣。吳生曰。子何以知其爲鬼。王三曰。吾守鬼屍。迨天明。惟血液少許。濕枯草間而已。非鬼而何。凡吾之力。可以殺奇鬼。畏盜何爲。吳生笑而頷之。既而阿斗又曰。吾家居時。火炎於鄰宅。吾幸有病牛。二吾挾而出之。其輕如舉二卵。明日試之。則不能復然。此又何故焉。他僕曰。吾鄰少年。作橫於鄉里。力敵三十人。一旦嘗我。我提之入河。如捉雞。入湯。彼哀號不已。我乃笑而遣之。又一僕曰。吾之友厚。我得妻。年甚少。爲惡僧誘。好僧力能舉石。白自置於頂。行十里不息。吾友乞我助之。鬪吾至僧處。以二指起石。白轉之如旋風。僧大懼。自此他去。不再至。吳生曰。甚矣。技之不可以已也。然是日行及暮。諸僕皆敗於盜。

吳生與四健僕。且行且語。時方秋初。暑未盡也。阿斗曰。今夕月望。天無片雲。吾輩夜行。殊佳。王三曰。吾腹患飢。得飯後。乃能行。然王三之意。殊不在飯。行囊所貯。牛脯足以療饑。而王三不欲噉。其意蓋在酒也。王三固力士。而嗜酒。特甚。嘗毀破屋中。聞鄰舍酒香。踰垣盜飲。手巨杓。狂吸至醉。釀酒者醒而見之。見爲王三。憚其力不敢近。隱糾十餘人。縛之。王三一吼。十餘人皆靡。釀家主人少年。嬌居。聞警起呼。王三曰。三哥。快人吃吾家杯酒。何以喧爲。請入吾舍。更斟陳酒。供之。王三入而再飲。洪醉而歸。明日嘔瀉不已。病臥十餘日。乃起。歎曰。吾以好酒。故乃爲兒女子所弄。然嗜飲如故。行過酒肆。必飲。而後行。阿斗知其然也。故調之曰。前行數里。當得酒肆。王三大喜。吳生曰。兵



燹之後村落邱墟風景荒落殊不耐觀吾甚悔此來王三曰吾昨飲於肆酒味亦殊劣吳生爲之大笑

未幾果得一酒肆吳生下馬入坐壓酒者一奇醜婦人來往蹀躞狀甚恭謹吳生嘗其酒不能下咽自取牛脯嚼

之而王三與阿斗輩聚飲於側座吳生起謂王三曰日已夕矣盍訪宿所醜婦人曰宿此亦可吳生不應阿斗曰

吾因謂不如夜行佳也醜婦人曰諸客自南方來不聞此間有莽和尚乎彼方待諸客諸客殆往而就死耳時王

三已醉聞婦人言問曰莽和尚者何人乃欲殺吾輩婦人曰莽和尚者年十六七子身爲盜殺人無算吏不敢捕

阿斗曰是何能爲王三曰吾必往除之吳生年少喜事又恃諸僕勇欣然躍馬而行諸僕從之王三且行且歌

王三前阿斗與他二僕後吳生間之踏月影而行阿斗力士尤近滑稽家途中信口撰小說以媚吳生吳生知其

誕姑妄聽之聊以自遣阿斗曰吾鄉有寺曰白雲寺有僧自遠來據而主之僧能畫能詩鄉之秀才皆與之游顧

僧性淫聚尼媼而秘之隱室僕而相逐吾方少年博而負意僧富夜入寺踞僧臥室之頂起其瓦而窺之見尼媼

十餘人對僧作種種態爭先後就僧僧竟不倦天將曉尼媼散去僧留一老嫗與其飲盡高粱三巨瓶乃寢吾怒

僧甚入而捫之僧方酣臥乃殺之媼覺而躍起曰奈何殺吾所愛口念阿彌陀佛不置余笑而出恐事發故遠遁

彼僧者奇人也使其未酣吾力不足以死之王三曰僧固不可測吾所遇一尼尤奇吾少嘗爲盜入一富家室富

家有女少寡大歸擁奩甚富吾率儻劫之女方與一少尼共坐相與誦經不歇余之儻持白刃脅之少尼出一指

點其額余視之已仰臥不能起矣余駭極而奔吳生曰是一僧一尼者未知視酒肆婦人所云莽和尚者何如阿

斗曰。莽和尚者。無是公也。酒肆婦人。計留吾輩。宿博取金錢。故撰斯言。以嚇吾輩。王三曰。此言近之。即有莽和尚。如彼所云。亦難僧耳。何足畏言。未畢。一人自叢樹間躍出。大聲曰。汝輩何來。何罵莽和尚。王三駐其馬。令曰。吾自殺和尚。阿斗輩自護主人。阿斗前行。近吳生。而和尚已牽生下馬。掖而疾走入山。蹊中去。王三阿斗共追之。然而和尚行徑熟。輕迅如飛。竟不能及。未幾。而和尚與生俱失。惟見空山月影。衰草霜華而已。

吳生文而弱。爲莽和尚力挾而行。深入山蹊。始冀阿斗輩救之。既而追號之聲。漸以益遠。四望皆荒林。頑石。溪流。夾月作叫囂聲。若爲吳生呼救者。顧自莽和尚外。無一人在其側。行近危崖。和尚置吳生於草茵之上。笑謂之曰。先生渴乎。吳生不敢答。和尚復問之。吳生徐視其面。則和尚者。貌美。秀甚。眉目尤似好女。而年較弱。惟生儒衣冠。而和尚禿其首。不冠而短。其服手持一長劍。可三尺。有餘。撫視生。若憐之甚。者。生大奇之。以爲如此人。乃孔武有力。樂於殺人。乃應之曰。吾固不渴。子何喜飲人血。和尚曰。吾嗜獸血。不嗜人血。嗜人血者。吾往做官矣。生曰。吾聞和尚殺人多矣。和尚曰。吾所殺者人。而獸者耳。生曰。今亦殺我乎。和尚曰。先生不爲官。吾固不殺。且吾殺先生。負吾姊矣。生聆其言。大惑不解。因問之曰。今將何以處我。和尚曰。吾奉先生歸家。所以處先生者。惟吾姊之命。言畢。和尚自就溪側。掬流水飲之。還生行。生曰。吾亦欲飲水。和尚乃出一瓢。就溪挹水。合手供生。生知和尚無惡意。心志稍舒。曰。和尚挾我至。奈追我者。何。和尚曰。彼等皆盜也。行且殺先生。先生恃之爲健僕。是以虎自衛也。生曰。是未必然。和尚曰。毋多言。請就吾家宿。

吳生既爲莽和尚所挾。不得已隨之而行。途中四望。兩崖山木如奇鬼森立。秋風盪之。搖動作攫拏之狀。樹下草深及人腰。狐鼠跳擲其間。一徑橫斜。荆棘緣延。時時鈎衣欲裂。幸和尚前行。以劍拂之。稍稍無礙。涼月照人。又似碧海。姮娥念少年孤客。陷茲困難。撥雲下窺。示哀憐態。生且行且思。謂和尚何如人。不可知。然彼謂吾僕。皆盜胎有意。耶。王三阿斗。皆吾父。雇以護我者。在理不當。有此事。且吾今欲遁。力不敵和尚。至和尚所。死生在其掌握。奈何。旋又念和尚自言有姊。和尚之姊。倘亦和尚一流人物。耶。願和尚言殺我。則負其姊種種難想。往復不能釋。乃問和尚曰。此去和尚家幾里。和尚曰。三里耳。行即至矣。又問曰。所謂和尚家者。佛寺乎。和尚曰。吾爲和尚。理應以寺爲家。生曰。然則何以有姊。和尚曰。吾姊者。非常人也。而佛也。生笑曰。然則和尚獨處寺中耳。稱佛爲姊。可謂奇談。和尚曰。以色觀。有佛有姊。以空觀。無佛無姊。若論心同理同。吾姊即佛。佛即吾姊。生聆其言。大驚。夫以據綠林。仗白刃。殺人如戲。深夜行劫之惡僧。忽於山蹊月影中。作此禪語。可謂千古希有之事。生欲再詰之。念和尚奇人。不可浼。以常語。乃曰。和尚之姊。是佛我與和尚。亦何必非佛。和尚曰。此事待吾姊印證。不可誑語。欺人生笑曰。吾與和尚之姊。無緣。恐不能作座下弟子。和尚曰。此非吾所知也。言未畢。一虎躍出。伸爪攫生。和尚以劍劈其腦。虎負痛躍去。生懼極。倒於地。和尚負生而行。

和尚負吳生。行甚疾。生於前數時。間驚猜。迭作腦力爲之眩。伏和尚肩。上不一作聲。但閉其目。任和尚所之。既而和尚曰。至矣。生啓其目。則見古寺。狀極宏廠。自側門入。見其垣宇荒殘。門題崩剝。階前古柏。偃臥作虬龍形。其

根半枯。巨籬繞之。及階而上。則方石傾圮。履之欲墮。和尚以手扶生。生既上。和尚引之入佛殿。則象設皆臥於地。吾生於上月影斜照之。而臥佛猶作慈悲相。無恨容也。和尚入殿後。生隨之荒徑百步。乃近籬門。和尚以劍撥之。門自啓。生入。則見小院一所。秋花黯淡。而芳馨之氣襲人衣裾。院偏小室五六間。和尚導生入。則一鏡。粲然照見。四壁白。壁古畫一幅。懸於中。几榻設於畫之左側。和尚曰。夜深矣。先生睡。此吾入參吾姊。生唯唯而已。和尚既去。生視榻上。則清潔無纖塵。方欲去外衣就寢。而和尚又至。手置茶器於几上。即反身去。生啜其茗。芳甘可味。旋就枕。竟不能熟睡。朦朧覺有兩人。傍壁間或坐或立。凝視之一僧。一女。眉目宛然。然不作聲。生諦視之。則壁間所懸畫也。此畫爲摩登迦女。咒攝如來小弟阿難之圖。蓋係名筆。故於燈光中栩栩欲活。

天乍明。吳生耳際聞衆鳥喧聲。憶昨夕事。恍如隔世。披衣出戶。見短垣四繚。叢竹離披。階前數畦。唯餘秋菊。心念此非盜窟。類隱士居。隱士爲盜。則又何苦而莽和尚者。貌近世家子。且云有姊。學佛。然切人於路。寧非盜之爲耶。其姊者。又何如人意者。其俠耶。俠有學仙者。奈何學佛。求之前例。斷云無之。可也。忽又起一念。和尚者以莽名。而其貌甚美。其姊之貌。倘亦和尚類耶。使其姊如弟之美。則美人矣。美人而佛。殆佛之現女子身者歟。美人而學佛。則其爲功當較常人爲難。常人之心。自制已耳。苟爲美人。其蘊情必深。人之與以情也。亦衆吾知其不能成佛矣。忽又起一念。和尚云。吾殺先生。吾負吾姊。則吾之與美人。其殆有夙緣者耶。吾家居時。有妻媚我。有妾畏我。吾時時涉獵羣籍。與古人如對話。視粉白黛綠。猶養土也。顧自謂好色之癖。種自天性。與花商恨。招月言愁。此種痴態。

時復有之。今此間美人安知非吾夙緣之所招耶。方念及此。又自嘆曰。和尚云其姊即佛。我奈何作此痴想。此時吳生念念不離情界。而和尚來矣。喝曰。先生早起何耶。

吳生見和尚至。整衣迎入。謂之曰。吾初至此。不能熟寢。以故早起。和尚曰。是亦無妨。但此間狼虎多。時時夜入吾院。吾視之若貓狗。先生文士豈能敵耶。前此數月。吾出吾姊挈婢玩月於階下。一熊突至。先犯婢。婢疾奔。勢且及姊。幸吾至。握其尾而擲之垣外。聞有聲。驚然吾姊爲之一笑。先生以爲此事樂也。否耶。生曰。此真快人事矣。和尚曰。此何足言。吾獵於山後。倦而假寢。羣狼大至。四狼以口曳吾手足。他狼圍之而行。吾覺而猶伴爲死人。狼竟曳吾至一巨洞。聚而欲食吾肉。吾躍起。旋舞羣狼。四奔有墜澗而死者。一狼爲吾所扼。負而歸。養其肉而食之。腥惡不可入口。人謂狼肉美。殆不然也。生曰。和尚好獵。和尚之姊不以弟殺生爲戒。耶。和尚曰。吾姊固嘗戒我。然吾姊素食。吾不能耐。則時復行獵。言畢。和尚起曰。吾將與先生早膳。

和尚出。移時一婢携盤盂。列於案上。和尚來與吳生共食。餽饌素潔。惟一盤爲肉品。和尚曰。此乳虎之肉也。生不敢食。和尚自食之。且曰。世間惡物不殺而食之。又何爲焉。自此日之後。吳生居於院中。日與和尚共食。願和尚食畢即去。有時與談。生所言者和尚不甚酬答。和尚所言者多。自叙其行獵之樂。生旣文士。聽之無味。而和尚見生悒悒。即不復言。忽自去。生所需一婢。供之。此婢荆布麤服。而風致嫣然。生獨坐時。見婢至。即引之。與言婢年十四。五天眞爛然。不自拘束。亦甚樂與生近也。

一日。生問婢曰。爾何名。婢曰。吾固無名。生曰。人何得無名。婢笑不言。生又問曰。爾主人何爲者。姊弟二人居此。荒山此外。獨無人耶。婢曰。吾年九歲時。已從主人來此矣。其居此之故。非吾所解。生又問曰。主人劫我至此。將以何爲。婢曰。先生厭此間耶。生曰。吾性不耐寂寞。婢曰。我將請於主人。時時來此。伴先生。生笑曰。獨不慮主人之疑耶。婢曰。獨居思侶之情也。何疑之有。生曰。如男女之別何。婢曰。男女便何如。生曰。以卿之慧。乃不解此。婢曰。吾見吾主人姊弟相愛甚。弟病而其姊手摩其腹。弟病未愈。姊垂泣不食。彼二人者。非男女耶。人又何疑之有。生曰。吾與卿固非姊弟。婢曰。吾家有種菜之僕。年六十矣。嘗呼我爲妹。吾疑其人。可以爲吾之父。奈何。妹我若先生之年。始可爲我之兄。生大笑。婢曰。先生何笑。生曰。天下男女之間。尙有親於兄妹者。婢曰。先生欺我。何者。爲親於兄妹。生憐其憨。擁婢於膝。以口親其頰。婢曰。即此爲親於兄妹耶。生曰。又有甚於此者。婢曰。何爲。生曰。男女共枕。肌膚相摩。非兄妹之間所能有之樂矣。婢曰。吾今夕必請於主人來與先生同榻耳。生曰。此何事而可請之。主人爾主人必怒我與卿矣。婢曰。夜間無事。吾與先生爲樂。或當不禁。生曰。此事不可對主人。婢曰。此惡事耶。生曰。然。婢忽正色曰。先生奈何。教人爲惡。天下惡事。何樂之有。言至此。而莽和尚至矣。生遽釋婢。而婢猶立不去。和尚曰。去將飯來。

婢將飯至。和尚與吳生食畢。和尚曰。吾姊怒我。日出行獵。不肯讀書。天今且寒矣。吾意倦於外出。請先生教督何如。生曰。吾在此。正患寂寞。得和尚共讀。吾固所願也。和尚曰。五經四史。吾姊已授我矣。三年而畢。今吾姊日事靜。

學不暇教我。然時時督吾讀佛經。生曰：和尚固宜通內典。和尚曰：吾自明日始携經來。此請先生教矣。吳生固嘗究心三乘。聞之頗喜。明日和尚手巨篋一發而觀之。則晉譯之華嚴也。白文無注。楷法精美。類名人錄本。

生曰：佳哉書也。和尚曰：是吾姊手鈔者。生大歎美。心念女子手鈔巨籍精美如茲。固天下慧人也。企羨益摯。手持經閱之意殊不在佛經而在和尚之姊也。和尚讀華嚴有未解者。問之於生。生爲解之。有時生言近膚。和尚不肯信。持卷入內。出曰：吾姊之言如彼。生歎曰：令姊所造非吾所及也。吾但能隨文解釋。令姊以禪釋教。能自轉經不爲經轉。其已得曹谿心印者乎。令姊即佛。和尚前語不誣。即子亦慧絕。他日必大解脫。吾雖略涉佛乘。不過聊資文筆。實無所得。在此無以益子。和尚曰：吾姊不肯放先生去。生曰：令姊佛地位人。何所取於凡人。和尚曰：此殆有故。吾亦不能解也。自此生日與和尚讀華嚴經。晚飯後。生即入而生所愛憐之婢。常於燈下與生作憨談。生既知和尚之姊有得於禪學。必無閒情及己。乃於此婢。尚不能無情也。一夕婢謂生曰：吾已請於主人矣。今夕來伴先生臥。

吳生在莽和尚處。日處和尚研究佛乘。夜膳畢。和尚自去。婢來笑問曰：先生何時始臥。吳生曰：可以臥則臥耳。婢乃拂生衾枕。吳生憶日間之言。知婢且宿此。忽念吾以孤身客此。和尚蹤跡奇詭。孔武有力。而其姊湛於內典。數月間未聞其語。未見其人。此其操行清卓。有異於常人者。今無故以婢侍我。理不可解。我率爾受之。非所以自處也。且日間和尚未言及此。或非和尚姊弟之意。婢子自爲譟言惑我耳。果若是。則今日之事必激和尚之怒。而吾

命且立盡。卽和尚不殺我。然我來此後。和尚姊弟。所以見待者。意似至厚。我今爲此。明日愧見和尚矣。吳生豪富。子不能無憐色之念。今作此想。正其根性深厚。不同於輕薄者。流婢見之。笑曰。先生何思之深。吳生曰。吾甚愛爾。顧今夕留爾宿。此如爾主人何。婢曰。主人命也。主人言先生旣厭。獨宿爾。可往伴先生。臥。吳生曰。信乎。婢曰。吾家無打誑語。人吳生曰。待吾明日質之。和尚婢曰。此小事耳。何絮絮爲。今夕內宅之門。閑矣。吾不能回。吳生無奈。和衣而睡。使婢臥其後。心搖搖不能自持。忽念佛號。投於亂心。心無不靜。卽默念彌陀佛。不輟。移時。竟入黑甜鄉矣。天明。生起。婢尙未醒也。生呼之。乃起。婢曰。昨夕之睡。大適。卽啓門而去。

移時。和尚來取經讀之。吳生時欲以婢事詢之。艱於啓齒。乘休息時。指壁間所懸。塵登迦咒攝阿難之圖。謂和尚曰。此事見楞嚴楞嚴所明。乃竟究堅固之理。而以妖女攝僧之事。開其端。嬌躬撫摩。幾毀戒體。非如來神咒。則阿難自此墮落。和尚處此。能自拔乎。和尚曰。吾學佛方始。未解此義。先生窮究佛乘妙義。瀾翻苟但取多聞。而未明真心。則欲不爲阿難而不能矣。生知和尚已知昨夕之事故。假此諷己。因謂和尚曰。吾未嘗以成佛自期。和尚何爲以計見試。和尚曰。先生謂遣婢侍寢之事乎。此非試先生也。吾姊謂吾家無需此婢。當使之從。先生去。先遣侍先生。聊破岑寂。先生旣非比丘。則男女之慾。自世法所有。不欲以佛家之律相繩也。生大笑曰。是謂我不能成佛也。非法門廣大之義矣。吾能以佛號自鑲。此心坐懷不亂。可以自明。和尚曰。此仍假借他力耳。未足恃也。生聞和尚所得有深於己者。默然不語者久之。旣而曰。自力何在。和尚曰。吾亦不知。是在先生。是夕。婢子復來。



吳生憶和尚日間之言。對此慧婢。興味索然。婢笑謂生曰。先生夕寢。不解衣乎。生知其挑己。應之曰。獨睡。則解衣與爾。同榻。衣不可解。婢曰。吾不解此言。願吾主人言。吾於三、四、十日後。當從先生南歸。先生許之。否耶。生曰。此又何不可者。吾家食指凡百餘人。加爾一人。不爲多也。唯爾亦忍離爾主人耶。婢曰。主人之命。吾敢不從。生默然。婢以手啓簾曰。今夜月色佳。耶月光自簾下。適映其面。慧光煥發。如畫中人。凡美人之美。得月影照之。則動人益易。而羈客孤懷。雅人情。與其在月夕。則自然感發生際。此已不能自持。因携婢手。啓戶玩月。婢作憨語。生不復與酬答。旋入解衣而寢。明日和尚推戶而入。喝曰。何起之遲。耶生披衣起。對和尚面。有慚色。和尚曰。吾固知先生之有此也。天下之事。看得破。方把得住。徒以念佛澄心。以爲對治之法。是以藥治病。藥去而病旋生。假借他力。有時墮落。苟知人我皆空。色相俱幻。則西施南威。亦泡影耳。何遽自礙。菩提生無以答。自是日後。生日與和尚同讀佛經。夜則擁婢而臥。和尚日益精進。而生自文義之外。竟無以益和尚者。心甚不自安。一日謂和尚曰。吾居此久矣。不能無歸念。奈何。和尚曰。易耳。吾請之吾姊。

越數日和尙謂吳生曰。吾姊許先生去。但謂先生所學。吾尙未之盡。非前此延先生來此之意也。生曰。吾自知無以益子。吾所讀書。子皆已讀。神悟心領。自吾子之慧。以禪融教。不爲文字束縛。則子之姊。有以授子也。吾以流俗中人。處此清寂之境。自慚形穢。去意彌堅。且吾老父愛吾最摯。去家既久。未脩一啓。不知家人之翹想何如。和尚曰。先生無慮。先生來時。挾王三阿斗諸人。彼且於途中。劫子。今已爲吾手殺。先生之父。吾已有函告之。知先生之

在此也。此何足憂。生際此忽憶行劫之事。瞪目視和尚。和尚曰：無人相無我相。無過去相無現在相。生曰：如律宗何。和尚曰：我固不戀婢子。生聞此言大窘。既而囁嚅言曰：此固和尚姊弟之意。和尚曰：吾殺惡人。吾誕慧婢。吾已心空罪空。先生之障未知何日去耳。言畢竟去。生怒惱萬狀。自知於佛學但鑽研文字。迄無心得。竟墮彼計。不能自明。此何可者。方思念間。婢來拍手曰：今日和尚窘矣。生曰：如何。婢曰：和尚入見其姊。不知作何語。其姊斥其傲慢。使氣未嘗入道。和尚跪而泣。久未起也。生與婢睨。嘗詢婢和尙姊弟事。婢但言其姊坐一室不閱經。即靜坐。和尚則跳擲無不爲。二年以來始稍稍受姊約束耳。生聞此言曰：吾欲去此婢。曰：談何易也。非和尚自送君歸。則吾與君不能成行。生曰：吾終不能久居此行。且與卿俱遁。

和尚之婢侍吳生寢後。前此爛漫天真。因而鑿破。所以待吳生者。自此益摯。生去家既久。時復淒感。得此慧人。私謂前此所遇皆非。其匹燈月之下。所以撫摩此婢者。無不至。此婢媚生。凡人間婦人所以媚其所愛者。亦無所不能。焉生溺於此。婢久而益深。而和尚視生敬禮之念。不能無異於曩日。蓋人之處此世間。其所以自持者。必有超出尋常人嗜好之外者。此心所注。自往自來。不爲區區外物所束縛。而後其人內足以自信於心。外即足以見信於物。今吳生博學而無所宗。文采風流。足以傾靡一時。而其人不耐寂寞。情有所託。竟深注之。此其所以見輕於和尚也。然生不自覺。眷婢益深。畏和尚益甚。日間仍與和尚共談。和尚有所質問。生按義答之。和尚時時默。曰：恐未盡。然生益不自安。與婢商擬私遁。婢以爲不可。再三強之。婢曰：君書生。吾弱女子。一旦去此。無論果虎狼之

腹入盜賊之手。爲可危也。但使和尚知而追之。則君之力。豈能敵耶。吾不自惜。誠愛君耳。方共談間。婢曰。吾病矣。生挾之。榻上聲漸低。色漸黯。強舉其手。謂生曰。吾即死矣。血肉臭穢。幸君勿近。即此爲生死無常之證。生曰。吾呼和尚來。婢曰。君愛我。我寧死於君手。

婢旣暴疾。宛轉之間。去死益近。生無可奈何。欲往呼和尚。內外隔絕。戶闔素嚴。婢亦力阻之。謂死則死耳。何擾人爲。生於是夕。坐婢病榻之側。問婢何以忽病。病何以如此之劇。婢苦不可答。但以手緊握生臂曰。今而後君不復念我矣。唏噓者久之。生秉燭視其顏。方作癡笑狀。生旣慘然不樂。燭光亦爲之黯。然生旋啓戶。涼風拂之。燭竟滅矣。仰視月光。掩藏於雲幕之內。半明半昧。作慘淡色。似憐婢之將死。與生之無可奈何者。生躑躅無計。復入戶內。闔室中。尙聞婢呼吸之聲。生以手撫之。額汗如蒸。而左右手皆冷。生念此事。必告和尚。乃自闔中啓戶。出向內宅。作大聲呼。和尚然。和尚與其姊之居處。自爲垣籬。生之聲。和尚竟不聞也。生復反。念婢固病。今夕或未即死。因近婢處。呼吸聲漸緩。推之。則不覺生咤曰。已死乎。婢忽強應曰。吾猶未也。請君自臥耳。生旣計無所出。乃抱之。而以臥。比醒。則其臥者。已非生人矣。

生大怖。念死者旣不可生。計必有以斂之。和尚弟寂居荒山中。不知何處。得棺木。吾與此婢。客中相契。一旦暴卒。情旣無以自遣。和尚有時。莽甚。倘以婢死之故。辱我已甚。我復何說之辭。不得已。啓戶出立階下。待和尚。和尚久不至。視日光。約至巳初。和尚始來。實則和尚來。吳生處。每日以是時。生於今日。覺其遲遲耳。生見和尚。即遙謂。

之曰。婢子死矣。和尚曰。何者爲死。何者爲不死。生曰。人真死矣。子尚打此口頭禪語。豈云慈悲。和尚曰。死者誰耶。生曰。吾固言之矣。君家之婢也。和尚笑曰。吾家已贈子矣。生大窘久之。言曰。入視之。何如。和尚曰。既死焉。又何視焉。生曰。必謀所以葬之。和尚曰。請死者自葬之。可耳。言畢入室。自檢維摩詰經。注誦之。曰。外國有一女人。身體金色。有長者子。夕達暮多羅。以千兩金。要入竹林。同載而去。文殊中道變身爲白衣。身着寶衣。甚嚴好。女人見之。貪心內發。文殊言。欲得衣者。當發菩提心。女曰。何等爲菩提心。答曰。汝身是也。問曰。云何是。答曰。菩提性空。汝身亦空。此女宿植善本。修智慧。聞是說。卽了生死。還與長者子共入竹林。自身現死。脛脹臭爛。長者見已甚。大怖畏。往詣佛所。佛爲說法。亦得解脫。生死和尚誦此注聲。振林木。置死婢。不一顧。而吳生環走榻畔。徬徨不已。

和尚誦經畢。謂吳生曰。日已午矣。吾且將膳來。生曰。和尚之姊。乃不知婢子之死乎。和尚曰。先生愛婢。故知婢死。吾姊視之。昔日之婢。未嘗生。今日之婢。未嘗死也。生曰。吾自凡夫。請和尚速生此婢。和尚曰。先生自有迷悟。此婢原無死。生曰。和尚慧觀。吾不能解。所求者速爲吾計而已。和尚曰。以先生言觀之。則先生自先生。婢子自婢子。更無係屬。又何戚焉。言已。作欲去狀。生大窘。牽和尚衣。涕淚垂面。不勝哀悼。和尚大怒。舉臂揮生。生倒於地。和尚自去。且行且言曰。天下乃有如此頑物。移時。生自地起。揭幃視婢之尸。則尸已亡矣。生又驚愕。念自與婢遇。無異常。女子疾而死。死而亡。其尸此何爲者。憶和尚言。似謂婢固未嘗死。想和尚作此狡獪。以眩吾耶。吾念生死無常。有質者必壞。亦何足甚。訝猶如此。婢者則可猜耳。意者此間其幻師之宅耶。又念此種幻象。皆吾心不能靜定之。

所感。召吾攝吾心。則和尚種種幻術。皆不能眩我。彼婢子者。固未嘗死也。耶方作是想。婢果擎飯具來矣。和尚從其後。兩人之色。皆揚揚如常。生遭此患。求去愈亟。和尚曰。先生穢土中人耳。吾姊弟不復留君。再明日請先生挾婢俱去。

和尚出。吳生謂婢曰。爾暴疾而死。死而復生。吾誠不知其何故意者。以術弄我也。耶婢曰。方我疾時。覺此身苦毒萬狀。但求速死。神魂離舍之後。念生時無可戀者。獨愛子之念不能忘耳。以此念故。還得更生。生曰。爾言亦近矣。子死後尸在吾牀。更生後自內出。此又何耶。婢曰。吾亦不自解耳。生曰。吾且歸南。爾願從我去。耶婢曰。死尚戀君。矧在未死。生大悅。愛婢益甚。嗚呼。以生之才。日讀佛乘。終不能以慧力照空。色界得此一婢。而醜之不捨。既怖其死。仍戀其生。此亦夙孽所縛。有動於不自覺者乎。和尚生平未近女色。其於此婢。無復情懷。則以兩人戀戀爲人間至不堪之事。不知此娑婆世界。正以男貪女愛之故而後成立。一切動物。物牝樂有牡。雄尤有雌。自然界中無戀愛二字。則人物之生趣。且澌然盡滅。然佛之爲教。必以遠色爲律。誠以求法之途。不當滯於肉慾。此是比丘之清規。非強長者居士同拘此律。和尚不達此旨。故鄙生尤甚。而和尚之姊。且未嘗以婢事薄吳生也。

是夕婢來。謂生曰。吾主人許吾輩於明日行矣。生曰。和尚之姊。語爾耶。曰。然。生曰。和尚能護我輩行耶。婢曰。和尚不肯。一日離其姊。護吾輩行者。前所言種菜之老僕耳。生曰。途中恐有虎狼盜賊。豈龍鍾朽物所能爲力。吾與爾必死於此行。婢曰。老僕所不能爲力者。和尚自行亦必蹶耳。生曰。此何以故。婢曰。凡和尚拳勇。皆此老僕所授耳。

生聞言舌橋而不能下久之曰此間人乃大奇和尚之姊儼然古哲而其僕又爲力士而和尚學於兩人俱有所得吾皆愛之重之至如爾者乃類世間尋常女子何耶婢曰吾始亦慕吾主人學佛自見子後覺此中搖搖不復愛此枯寂吾主人亦不以吾爲非此又何耶前日吾之死而復生者吾主人以神咒活我也今又許吾從子去則知吾兩入之情愛爲吾主人所默許矣生笑曰和尚之姊真可謂大慈大悲者矣吾臨去時必請見之婢曰子又妄想矣此必不可得生曰何故婢曰自吾之長侍吾主人自其弟與老僕外未嘗見其見一男子生曰安知爾主人於吾不以破格見待婢搖其首曰此非吾所知矣兩人入寢生於枕上問婢曰爾主人作比邱尼狀耶婢曰然生曰其貌何若婢曰略如其弟而態度嚴潔則百倍過之終日靜坐未嘗見其一笑自呵斥其弟外其於吾與老僕亦未嘗發聲一語也生曰吾聞唐代時菩薩慈悲欲化陝石示現爲美女子賺人誦法華經自言願爲之妻有馬郎者三日間通法華七卷而女子化去如和尚姊者殆亦菩薩化身惜吾非馬郎耳嗟喟不已婢曰子之此念當墮泥犁生爲之瞿然天明和尚引老僕來

和尚曰此僕能送先生至汴州生曰吾來此時本無行李今日啓行致足樂耳顧婢子何如和尚曰昨已與先生言矣同行可耳婢聞語即入內旋即復出老僕爲兩人肩袂婢欣然待行生別和尚和尚曰吾且送君數里生曰此可母然願和尚寄言和尚之姊吳生今日去矣和尚默然而意色不樂既而言曰此可母然生乃隨老僕出和尚送之山徑崎嶇叢草蔽焉僕前導婢從之曉日蒼涼清露濕履生頗以爲苦和尚曰行三四里即得市廛可

覓驪馬代步。生曰：固所願也。強行而前。覺今日所經行者，非復前時。來路屈曲之餘，旋得坦徑。和尙曰：再行數十步，即吾衢市矣。老僕許送先生，知能保無恙。毋過慮也。言畢，和尙拂袖自去。生既別和尙，謂婢曰：爾頗健步。老僕聞之，大笑曰：先生南人，怯弱應爾，不謂不及一弱女子。生赧然不復言。既至市，僕曰：日且午矣，得飯後再行。何如？生曰：可哉。僕導入一肆，呼飯供生及婢。自據一案，呼酒狂吸。移時，盡數瓶。生見之駭，以目視婢。婢起謂僕曰：老人不憚醉乎？僕曰：吾三十年不解此味矣。今且自陝隨汴，可謂遠行聊以自餞。婢曰：吾兩人弱賴子而行，願老人毋醉。僕曰：妹過慮耳。獨飲不輟。生與婢皆不敢言坐而待之。旋見老僕擲杯而起。生曰：可以行矣。生與婢出，則有俊馬二頭在焉。僕請生與婢合乘其一，而已據鞍從其後。倚醉而歌曰：殺人苦少飲酒苦多，橫劍一醉其樂如何？吳生與婢共乘，聞老僕歌，心甚駭之。謂婢曰：此老人果可恃耶？婢曰：君母慮也。老人少時嘗爲盜俠，從橫燕趙間。其後出入兵間，殺賊立功。自言吾樂爲官者，至今日應爲提鎮以忠於吾主人之故，不他去。故猶爲僕耳。胸無他腸，故可恃也。生曰：信然耶？婢曰：必信。吾年較穉，固未及睹。吾在主人所，一日老僕乘雨後鋤菜，吾方爲主人謀晚膳，插菜於畦。僕荷鋤而歎。吾問之，老人曰：鋤菜之樂，不如殺人。吾又問之，老人曰：吾年十五六，恃氣力橫於鄉里，爲父老所斥，跳身爲盜。羣盜推吾爲鋒，埋刦奪罔不爲之。一夕夜出，遇兵官率四五十人荷金而行。余直前問曰：金自何來？官不敢聲。前行如故。余怒，即以杖直前揪官之冠。官亦怒，令兵縛我。余以杖揮之，兵皆散。留所，荷金在耳。官跪而言曰：此金自江淮來，將以振晉省之饑民者。余爲之廢然曳杖而歸。盜魁責余無能，余宵遁。自恃拳

勇投效官軍。刈毛賊如草。一日得一賊。以刃臨之。賊曰。余何罪而當死。余曰。以官兵殺賊。固宜。賊大笑曰。官亦賊也。賊亦官也。爾以身所處境。妄相分別耳。余又爲之廢然。自此之後。余念爲盜爲官。同一作孽。願飯依善人爲之。執鞭耳。今日來此鋤菜。吾固樂之。追憶前事。猶覺雄心之勃發也。此翁自述如此。今日宜無惡意。况吾主人何如。人肯以此翁害吾兩人耶。吳生曰。果如爾言。彼亦放下屠刀者矣。吾聞其歌。猶有戒心。婢曰。少時所爲。老不能忘。醉而憶之。亦復入情。立地成佛。原無此事。吾信其必不爲惡而已。

吳生與婢共騎前行。日且暮。生回首面僕曰。吾輩當竟逆旅耶。僕曰。先生旣怯夜行。前村可一宿耳。又行半里許。得一村落。夕陽西沈。月光逗破雲間。如美人日光。白簾間閃爍。窺人生自婢後。挽其頸而視其面。吃吃笑不已。婢曰。君痴耶。生曰。吾非痴。何以不憚行路之難。從男子至此。方相謔時。僕已下馬。前謂生曰。此間可宿。生曰。可哉。生與婢俱下。僕手牽兩馬。覓得一菴。敲扉而入。見菴中寂靜。惟兩尼在焉。其一中年。其一則二十許人耳。僕出金呼其具飯。尼欣然應之。僕曰。有酒乎。尼曰。無酒。何以供客。旋出饌具。盤餐皆素。生與婢共食。甚以爲適。食畢。久坐欲寐。而僕竟不至。呼之無應者。自起。覓之。見近廚一室。燈光耿耿。然僕與二尼共飲。與方酣也。生不敢入。自戶際窺之。見一尼持壺勸老僕酒。且謂之曰。翁之主人挾美人至此。以何事乎。僕曰。美人者吾妹也。一尼笑曰。何妹妍而醜。老僕以手左右拍。以口就杯。且飲。且笑曰。爾兩人何彼妍而此醜。左坐者。中年之尼也。色若不悅。右坐者曰。爾主人年幾何矣。僕曰。爾悅吾主人不悅吾耶。因面左而言曰。吾今而後覺子之妍矣。二尼皆笑。僕忽起立曰。吾



醉欲眠。兩尼相視。不應。僕又笑曰。爾二人原不愛我。老人也。貌共年。衰病兼死。至奈何。不努力。精進人間。苦趣。寧足。戀耶。二尼忽若有省。拜老僕曰。翁古佛也。願有以度之。老僕曰。我不能度爾兩人。請爾兩人自度。言畢。徑出生。見僕出。迎謂之曰。善哉。汝之說法。僕曰。我非說法。我覺此輩之可憐耳。一對痴蟲。膠擾於慾海中。未知何日。伸出頭來。生聞之。知其諷。已默不敢應。僕掖生入。爲之展衾。僕出生以前。事告婢。婢曰。老人之精進如此。吾不及知。今而後。愈信。其不爲吾兩人害耳。自此後。生與婢。恃老僕而行。無復虞心。行十日。至汴州。僕謂生曰。老僕不能送矣。生曰。爾盍渡淮而南。僕曰。如主人之命。何。僕因展袱。出金授生曰。此主人之贖也。又自懷中出一書曰。此吾主人貽先生者。生驚喜曰。吾在爾家。六閱月。未見爾主人面。今與我書。奇哉。急啓其封。與婢共讀曰。

吾以女子身。少歷艱難。長皈釋氏。修途遼遠。涉焉始知。十載淨行。敢謂有獲。思欲宏濟末法。聊復與子有言。吾父貴仕於朝。家門鼎盛。旋遭奸禍。一門受誅。屠戮之慘。言之痛心。吾年十七。遁迹爲尼。老僕提挈。吾弟相依。爲命。爾時。吾婢未及十齡。牽蘿補屋。賣珠供炊。拮据之餘。又遭匪亂。空谷自居。供佛自遣。幸生少識。字得讀。廢寺藏經。手錄口誦。略知門徑。天台一宗。尤所宗尚。寂止慧觀。依法修行。數載之後。恍如有得。再涉大乘。皆我注脚。旋閱禪宗。亦見方便。偶頌淨土。更信唯心。要之震旦佛法。天台止觀之教。爲不可尚已。

吳生讀書至此。歎曰。此意乃與吾同。

仲紙再讀曰。

教義明而涉禪宗。則禪宗乃異虛鋒禪宗。明而存淨土。則淨土乃非執着此間微妙圓通深患解人難索靜  
久生明略通宿命。由因推果。夙業難銷。吾既出世而默照之餘。愛根未拔。且以過去之緣。吾之此世當爲君  
妻。吾婢當爲君妾。吾爲此懼。勉求解脫。勇猛精進。冀脫世緣。心障漸空。塵緣始絕。婢子不能自懺。固當獨從  
君去。慧力潛藏。異日或能徹悟。未可知也。吾弟桀敖。累吾誘誨。文字束縛。尤彼所輕。吾招君來。既欲脫君於  
盜。亦希有益吾弟。坐風春月。渠頗增進弟之幸也。君之惠也。昔我佛以男子之身。離妻學道。久而後悟。吾何  
人乎。誠不欲以君自累。用力雖勤。成佛在後。靈山之會。尙冀與君一面耳。

生讀至此。喟然而歎。旋顧婢而笑曰。佛亦有情。何況我輩婢。曰。吾不能解。君母胡言。吳生伸紙再讀曰。

願君此去。善自薰脩。俗緣雖深。漸可排遣。權實異教。頓漸殊途。及其成功。無復階級。吾子根柢有異。凡夫徒  
以文字爲障。涉獵廣博。儒墨文史。雜眩心目。指月在指時。或他求爲己之功。多聞誤之。此甚可虞者也。自此  
以往。世方大亂。委身鷹虎。吾非其人。子能出身爲世。因時利物。宏開方便。大濟羣生。固菩薩道之所許也。經  
曰。治世語言。資生業業。未嘗有累。菩提華嚴之教。事理無礙。從古拯世英雄。匡時聖哲。大都大士之化身也。  
蓋心爲物累。則米鹽自足。損神道超象外。即鐘鼎亦以利物。吾子其有意乎。如曰不然。思先自度。南山北山  
儘可棲止。風菊媚秋。雨蓮淨夏。日讀大乘。歸心古德。機緣一至。推自龍天。終能排斥羣魔。揮張正教。道在人  
宏。勉之而已。嗚呼。三生因果。唯石能知。萬劫人天。有花共笑。

吳生曰。如此好書。竟自此完乎。讀畢。愴然不樂者久之。坐於榻上。徐謂老僕曰。爾今別我去乎。老僕曰。此間即是。汴州生曰。吾知之。子歸。語爾主人。欲作覆書。苦難着筆。請爾主成佛之後。知茫茫塵海中。尚有未脫苦趣之一弟子耳。言畢。淚下。僕曰。先生母悲。各自薰脩可耳。生曰。吾返家後。安吾老父。仍當至陝。訪爾主人。姊弟。僕曰。吾知吾主人。必不願先生再來。先生可以已矣。生又淚下。僕大笑出門。意欲逕去。婢追語之曰。願翁毋忘我。願吾主人毋忘我。僕曰。求爾之不自忘耳。僕既去。婢從生而行。亘十餘日。方返廣陵。時吳翁亡子。疑爲盜劫。今復來。大喜。然生自是後。日與婢禮佛。清脩遺落。世事妻妾。近之。則曰。爾等盍念佛去。未幾。生父卒。生竟挾婢他去。不知所往云。

天醉曰。上所陳述。皆得之姑蘇李生者。余疑其誕。李生曰。吾嘗見吳生。見其剃髮家居。狀在僧俗之間。與之言語。默無常狀。類痴呆。一日忽謂余曰。衆生業重。受報方酷。吾欲去矣。余曰。盍思度之。生曰。佛出世也。救不得。由今思之。痛哉。其言乎。

天醉又曰。和尚之姊。果有其人乎。抑李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願其於吳生。若有情。若無情。何所爲。而然哉。吾聞佛學宗旨。在度世不在厭世。彼能勸吳生之出身。爲時而深。自韜晦。此又何哉。雖然。今日有提獎佛學者矣。比丘一書。足爲導師否。吾將持往質之。

慘佛曰。天醉生酒徒。其鈔此帙。吾嘗笑之。既成而觀之。則奇趣橫生。罔非妙諦。即以文論。在小說界中。可謂得未曾有。吾愛之重之。日三復之。以爲謝客房。相爲釋氏代製佛經。其伎倆不過爾爾。

心僧曰。學佛之貴。有門徑掃迷。信而標。哲理護法之功。於是爲大。

死公曰。始終不見和尚之姊。使讀者心頭眼底。時時有學佛之美人在。移此筆以賦閒情。定當顛倒多數書年。

天仇曰。可作一部阿彌陀經讀。

### 庚種譯本 共三篇

## 毋忘我

佛郎譯 原第十三集

愛。姆。依。脫。羅。斯。爲。二。十。世。紀。文。學。泰。斗。雖。三。尺。童。子。罔。勿。仰。之。願。其。生。平。工。愁。善。病。再。弱。如。不。勝。衣。當。據。案。屬。文。時。幽。情。艷。思。汨。汨。泉。湧。生。花。之。管。有。如。食。葉。春。蠶。落。紙。簌。然。輒。與。其。纏。綿。悱。惻。之。情。同。時。俱。下。人。之。讀。其。文。者。祇。覺。紅。鵝。泣。血。盪。氣。迴。腸。流。連。而。不。忍。釋。則。嘆。曰。長。吉。鬼。才。愁。根。實。緣。天。賦。嘔。心。瀝。血。我。會。見。其。鬱。鬱。以。生。悵。悵。以。死。終。其。身。不。復。有。展。眉。之。一。日。耳。雖。然。彼。蒼。者。天。納。我。人。靈。魂。於。愉。快。之。俱。樂。部。中。愁。實。戾。天。胡。天。之。咎。况。而。人。者。以。文。字。魔。墮。離。恨。刼。此。豈。無。得。而。云。然。思。之。思。之。此。情。魅。之。祟。人。也。我。於。是。不。得。不。搖。筆。伸。紙。爲。此。絕。世。文。臺。作。一。化。身。之。寫。照。

繁花如繡。羣鶯亂飛。鞦韆影裏。牡蠣牆高。毋忘我夾竹桃。對此臨水紅樓。乃競妍而吐媚。蓓都女郎午夢方迴。香雲斜彈。坐披耶那前。奏其意。中人所譜暮春之曲。且曼聲歌之。歌曰。盼得郎歸。花已空深閨。日日怨征鴻。莫愁心。

事如雲懶都在重簾淺夢中歌已歎步至窗前支其玉臂於碧油檻上凝思半晌對此撩人春色殊漠然無所動蓋其粉臆中情思昏昏方默擬個郎小影也既而微昂其首遠睽雲水光中則片帆如葉已漸漸由地平線下上駛入天際蓓都玫瑰之頓若有所觸笑馮立現乃如春雲之微展無何三尺輕風一聲歎乃扁舟已泊樓下蓓都乃亟掩其窗疾馳而下

履聲橐橐一慘綠少年服白絲綉衫捨舟登岸攬蓓都之臂相將入室相見悲喜交集各道別後情事絮絮勿休少年者誰初不待我人曉曉讀者自可意會而得是日薄暮蓓都方坐門前一叢毋忘我花下手折一枝拈之作淺笑以一手弄依脫羅斯之袂依脫羅斯則樂極而涕且自疑爲夢已撫蓓都之臂而言曰妹尙憶我前度來此與妹捉迷花下門艸庭前美滿光陰其疾如矢忽忽已萎葛四更矣彼時兩小無猜雖不識愛情之真相然我二人卿卿我我步趨不離愛情之蓓蕾方且孳孳勿已後此驪歌一曲熱刺刺地別鵲離鸞我柔腸幾寸斷舟行已半句鐘我眼前恍惚一幅鮫綃依然洸漾於空氣中有人斜倚樓頭目送個郎行也噫我愛維時蓓都剪水雙瞳中已現兩顆明星盈盈欲墮將出羅帕搵之又恐爲依脫羅斯所見則迴首伏乃郎之肩作嬌瞋曰兄趣勿言儂心滋痛今兄已歸爲樂正未有艾法當先謀所以安頓此樂境前塵猶噩夢攔之腦後可矣曉曉徒增惆悵依脫羅斯則徐徐加其臂於彼美之背復續言曰妹幸少安此一段離悰我蓄之腦海濼迴摩宕已四年於茲再勿得一洩且病痼矣蓋我於此四年中喬寓英倫爲承歡計亦爲求學計風塵僕僕浪跡天涯雖堂上椿蔭舉目無望

雲之歎。顧異邦風物。大足撩人舞榭歌場。悉作鈞愁之具。遙譚萬里。鄉關絮花風急。有人倚遍小紅闌。一日腸迴十二時也。今茲學成歸國。玉人無恙。魔星已退。福慧雙修。從此我二人。鴛帳書燈。青裙縞袂。水晶簾下。疊韻雙聲。願作鴛鴦不羨仙矣。言已。亦不禁情淚洩瀾。廻視蓓都。則玉容紅潤。乃如着雨桃花。蓋已濕透五銖衫袖矣。手中母忘我花沐二人情淚。乃索索而顫。似嘲其主人曰。相思滋味甘乎。解語花實未之或嘗也。

少選。二人啼痕漸霽。相偎無言者久之。蓓都雙輔香過。已滿貯快樂之精神。依脫羅斯乃復娓娓爲之。遙英倫風物。滄海奇聞。鯨天艷史。得之意中人。粲蓮舌底。味亦彌雋。乃至笑聲格格。勿止母忘我花爲纖指所揉。已憔悴欲死。風撼之落英狂舞。撲二人笑靨。似告二人。太劫之將至。願二人一勿之省。依脫羅斯猶談鋒雀起。將於極短之時間內。償其情場宿逋。彼其心中。方以爲美眷如花。柔情似水。鸚鵡白首。齊眉初不寶此寸陰。少加審慎。爲後日斷腸資料也。

數分鐘後。二人絮語尙稠。造化小兒。妬燄旣熾。又烏能少忍。於是一騎雁書郵。已斬關直入。依脫羅斯一迴首。則其家老僕杜克。空息入門。狀至惶急。親依脫羅斯。則大呼。主人趣歸。老主人臥病旅次。事亟宜速往。不則殆矣。且呼且探懷。出片楮。授之依脫羅斯。依脫羅斯展而讀之。乃電文也。父曰。兒趣來。余病亟。遲恐勿能見。羈倫敦康白克醫院。父字。依脫羅斯。讀竟。木立無措。蓮花之面。沈沈乃如長夜。一小時中。憂樂中之。皆達沸點。可憐者。此時之依脫羅斯。其不入瘋人院者。幾希。

迭克羅斯火車站上。汽笛烏烏。車已輾輾而動。車箱中容顏憔悴之依脫羅斯。尙目注窗外。月臺上一慘白如梨花之面。遙遙至於勿見。則微喟就坐。燃雪茄狂吸之。似欲藉此少舒憂懷。旋復起立作長吁狀。至勿耐。然車行殊濡緩。海陸攢程。兩日夜始抵英倫。英倫風物爛漫如昔。而依脫羅斯已疾馳赴康白克病院。侍者導之入。視乃父病容枯腊如蠟。微見依脫羅斯至。始力振其神。艸艸囑以後事。語畢又暈。迨翌日曙色上窗時。其靈魂已在上帝之側。依脫羅斯搶地呼天。哀毀盡禮。大殮後。即襲乃父遺產。摒擋家具。蹉跎兩月餘。始扶櫬返故國。此時依脫羅斯心中雖覺。蓼莪詩廢。抱恨終天。返顧秋水。伊人逆料佳期。非遠則又差堪自慰。孰知其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初依脫羅斯之在倫敦。當苦塊昏迷時。亦曾屢發電蓓都。告以噩耗。且長日盼其回玉。顧鸞戩數去。青鳥音沈。環消息。竟與夕陽俱逝。今茲征衫乍卸。離思如焚。亟命駕往詢。並欲責其遷延不報之過。舟次兩漿。蘋花秋容如醉。夾岸螺峯。數點列隊。送此可憐之少年。息息入埋愁塚裏。無何一角紅樓。巋然在望。而樓前新墳三尺。一經此不祥之落照。尤紅慘如血。依脫羅斯乃大愕。細辨之實非眼纈。維時樓上油碧窗中。仍現一亭亭之倩影。纖腰一捻。恍惚個人。丰致顧依脫羅斯。則立譖其誤。善於此女郎之身畔。復發現一蓮花之面。二人徐徐啓窗倚闌。小語似對此不速之客。亦增詫愕。初勿謔。即此溫柔鄉中。三月前之居停也。此時依脫羅斯方力禱。此行爲夢。願塚旁一叢之母。忘我花。向此前度劉郎。嫵娜而舞。務證其非夢。厥塚紅心未長。碧血猶斑。塚上豐埤。殊未漫漶。大書而特書者。密司蓓都之埋香新窟也。

後此依脫羅斯爲情魅所祟。常日晝空咄咄細愁。煎春枯禪。蠹夢丰姿。日益清減。二豎復從而侮之。藥鑿茶竈。消受半生矣。然而詩邀愁寵。文以窮工。忽忽十年。愛姆依脫羅斯之名。已不脛而走天下。其詩中有母忘儂花十章。哀感頑艷。猶膾炙人口。殆即悼舊都作歟。錄其四詩曰。

願郎母忘儂爲郎調。甘醴甘醴如妾心。問郎醉不醉。

願郎母忘儂爲郎製。輕履天涯芳草多。問郎去不去。

願郎母忘儂與郎生。別離扶上桃花馬。問郎悲不悲。

願郎母忘儂與郎長。相思紅墻與碧落。問郎期不期。

## 月下奇遇

慧君譯 原第七集

一夕月光皎潔。有少年曰雷而夫者。方低徊月影之下。若有所思。少年容貌英挺。然眉目間微露抑鬱。不自得狀。蓋少年家有老親。身爲書記。所入至微。時虞不給。思所以娛雙親。暮年者終不可得。是以沮喪。是夕沉思既久。益無聊賴。陡見一亭亭倩影。隱約而至。審視則鄰家女郎也。此女郎者來此僅匝月。容光映麗。雖粗頭亂服。不掩其美。雷而夫就月下審慎端詳。而丰姿乃愈形其嫵媚。方思前通款曲。而女郎已至。乃微呼曰。密司晚來佳乎。女曰。謝君見問。曰。密司亦愛夜行乎。女曰。吾最喜月下閒步。今夕天月明淨。乃無纖翳。此景之最難得者。曰。然能更得微雲點綴。其間不愈佳耶。女以首應。而秋波斜睇。如方審察。少年風采者已而忽曰。君得毋爲雷而夫耶。雷曰。然。



與密司爲比鄰耳。時兩人步行已久。至是無言。各有所思。雷而夫者。蓋雜感鬱傾慕而爲一。此於其舉止間。可得而微覘之。若女郎之心。則作者殊不敢下筆耳。女曰。吾意溪邊望月。當益較此爲勝。雷諾之。於是至一小溪。溪中月影蕩漾。生光有如白璧輝映。其間光景奇絕。兩人痴望久之。雷而夫心益紊亂。天上嫦娥人間絕代。此情此景。宜其不能自持也。俄而女郎思返。乃同歸。雷而夫殷勤送至其家。各道晚安。雷歸。二親方俟望。雷曰。吾愛月色。乃幾忘兩親之待吾矣。母曰。兒思茶乎。曰否。曰終日勤勤。閒步爲佳。今且睡乎。於是各歸寢。而雷而夫終不成寐。女郎之音容笑貌。時在目前。既而又及女郎家屬。初至時。僅有一中年婦人。得母其老母耶。長日無人往來。其意者。此中僅有孤孀挾其嬌女獨居耳。至此忽有憶及己。尙有父如較。女郎爲勝。不覺笑逐顏開。已而又思女郎芳名。乃自咎疏誤。爾時未嘗一詢女郎之姓。知爲娜頓。此得之傳聞者。明日容更問之。時夜已深。思沉神疲。乃能成寢。明日治事既畢。日暮矣。裴回昨夕遇女郎之處。久之女郎不至。不得已乃歸。餐後復至其地。私念女郎愛夜行。此其時矣。然女郎是夕終不來。雷俟立既久。頗失所望。信步而返。遙見女郎妝閣尙微漏燈光。意者女郎或尙未寢。憑闌望月耳。因周繞女宅而行。竟不見其倩影。頽然歸家。是夕雷又不能成寢。明日薄暮。果見女郎緩步行。雷仍俟立其處。而女郎見雷。略不爲禮。匆匆遽行。若不及雷不解其意。呼曰。密司何之。匆促乃爾。女郎回首微笑曰。吾將市一物。忙中殊未見君。幸恕吾雷曰。吾隨密司行可乎。女曰。是焉有不可者。於是兩人同行。雷曰。吾尙未及知密司芳名。女如怪之。因答曰。吾名羅司娜頓。羅司英語玫瑰也。雷笑曰。佳哉名也。以密司擬玫瑰。固當然。吾意

終。謂。玫。瑰。似。密。司。不。謂。密。司。似。玫。瑰。也。女。無。言。女。所。市。物。爲。針。線。之。屬。雷。曰。密。司。亦。好。縫。紉。耶。女。曰。吾。時。爲。之。然。今。且。暮。矣。歸。家。後。吾。尙。有。未。了。事。當。於。今。夕。竟。之。雷。堅。訂。後。約。女。沉。思。良。久。曰。明。日。下。午。或。可。與。君。於。蒲。郎。克。絲。園。中。一。面。然。尙。未。可。必。君。如。不。耐。幸。勿。久。待。雷。曰。謹。如。約。遂。相。將。歸。次。日。午。後。雷。治。事。畢。略。整。衣。飾。閒。行。至。蒲。郎。克。絲。公。園。是。日。雷。出。較。平。時。爲。早。蓋。懸。懸。女。郎。之。約。也。既。至。園。中。尙。無。人。影。雷。坐。待。之。女。郎。乃。不。至。於。是。不。得。不。深。咎。當。時。未。及。一。問。下。午。何。時。至。爲。疏。忽。已。而。游。人。如。織。起。立。跡。之。終。不。可。得。轉。念。女。郎。此。時。或。未。必。有。暇。來。此。意。其。芳。心。或。亦。不。耐。耳。宜。姑。待。之。意。乃。稍。安。人。見。雷。而。夫。坐。忽。立。忽。喜。忽。憂。疑。其。患。作。而。不。知。其。思。潮。正。起。落。萬。丈。也。既。而。落。照。流。豔。人。影。散。亂。雷。亦。憶。及。女。郎。或。未。可。必。一。語。唐。喪。而。返。自。是。雷。日。必。至。公。園。以。待。女。或。俟。立。遇。女。處。數。小。時。以。爲。常。一。日。果。竟。遇。女。於。公。園。容。貌。消。瘦。可。憐。雷。大。喜。起。迎。之。女。亦。盈。盈。前。曰。吾。病。數。日。勞。君。久。待。罪。何。可。言。雷。曰。密。司。乃。病。耶。顏。清。減。矣。宜。自。重。二。人。並。肩。坐。絮。絮。相。語。女。忽。及。雷。家。况。雷。具。以。實。告。且。曰。吾。親。老。矣。思。奉。甘。旨。省。晨。昏。願。與。事。違。欲。得。賢。助。以。代。吾。職。又。苦。乏。其。選。言。已。嘆。息。女。亦。長。嘆。雷。方。更。欲。有。所。言。而。女。忽。起。立。若。有。所。遇。已。而。前。趨。竟。不。別。而。行。雷。亦。起。思。隨。之。已。失。所。在。念。吾。或。出。語。唐。突。故。女。郎。乃。怒。吾。而。行。然。爾。時。何。無。慍。意。或。者。女。郎。知。吾。貧。故。不。屑。與。吾。交。耳。思。至。此。覺。此。念。非。虛。天。下。寧。有。絕。代。佳。人。而。肯。垂。清。貧。士。者。因。嘆。息。痛。恨。不。置。心。緒。既。不。寧。而。足。亦。隨。之。茫。茫。不。知。所。行。自。誓。此。後。不。再。面。是。女。抑。且。不。當。更。思。是。女。矣。既。而。將。抵。家。目。又。不。期。而。凝。望。女。郎。妝。閣。復。一。回。念。決。然。遂。入。吾。今。不。得。不。回。叙。女。郎。身。世。矣。讀。者。或。且。疑。吾。故。作。曲。折。

之筆以弄狡獪。不知顛倒錯綜。固吾小說家自由之筆也。女郎者亦英產。幼失怙恃。方呱呱墮地之日。去其父。目長逝者。僅三閱月。比及周歲。其母亦辭人世。女遂育於姑家。既長。兩親儀範亦不復及。知所留以伴晨夕者。僅有其親結褵時一小影耳。父固英偉。母亦丰姿絕世。攬鏡自照。尙有一二依稀相似處。則不禁低回欲絕。每欲一問當年遺事。又模糊影響。不可得。即茲吉光片羽。亦姑所舉以相示者。他則一不之告。惟知箇中曲折。固亦含有絕大傷心事耳。姑遇女極酷。即不然。亦可謂極嚴厲。偶不如意。詰責備至。女則寄人籬下。亦惟有自嗟命薄而已。所居本繁華之區。會其子病沒。失所依。乃遷居謀搏節。日督女以縫紉。方女與雷初遇之夕。姑已自窗間偵得之。女返。姑嚴行斥責。至俯首飲泣。自是非姑命不得出。十指生涯。足知女之辛苦也。其後公園失約。女之想望。亦正與雷等惜雷未之知耳。公園一遇。姑又適至。女見姑。即起隨之。乃大受詆斥。至不可忍。女本非蕩檢者。流惟思仰人鼻息。萬非久長之事。擇人而事。策之上者。而雷之誠。樸清遠。已可自言。詞間見之意。乃定明月未圓好事終散。女之傷心。又可知也。自是雷與女絕不晤面者。可數月。雷之爲怨。爲恨。固不可知。然交淺言深。亦隱含悔意。每事畢。則與雙親話往事。天倫之樂。覺魂夢俱適。不如前之反復不響。譯者以爲雷而夫。此際正怡紅公子提筆續莊子時也。更久之意。益淡。腦中不過留一絲微影。謂某夕於月下遇一佳人而已。顧世事滄桑。變幻每不可測。雷母忽遘疾。數日。醫皆言不起。雷躬侍湯藥。半月。竟長逝。雷哀毀之餘。益復憔悴。母葬之日。胸中伊鬱。觸眼皆愁。矣。時執紼者甚衆。親友饋花圈者。尤不可勝計。獨中有一圈較小花亦繁密。編織甚巧。雷不覺注視。愈形淒楚。無聊中。

取而察之。則有一紙上書羅司娜頓數字。雷大驚。以謂親友中無此姓者。然此數字若甚熟於耳。陡憶此女郎姓名也。此月下所遇女郎之姓名也。雷固忘女。女終未嘗忘情於雷也。細審字跡。端秀絕倫。不覺捧之而哭。是日事集。雷不暇及女。明日決意訪之。乃叩女居。有蒼頭應門。因問密司羅司娜頓在否。曰。密司與其姑母。以事他適。因留吾於此。問何往。曰。不知。問何時歸。又曰。不知。雷望絕。遂歸。自是日必造女居。問蒼頭密司歸否。未歸。必留一刺積。可盈寸。蒼頭亦怪之。曰。先生何問之數也。雷則微語曰。此非汝所知矣。願女郎竟無消息。讀者或又疑吾故弄狡獪。然吾今亦不得不重叙女郎矣。女自別雷後。相念殊苦。又遭姑責。益復無聊。日惟縫紉。欲求一面雷。渺不可得。既而聞雷母之喪。知雷且哀毀逾恒。思所以慰之。乃自爲花圈。以弔姑。不知也。女初未知雷之怒。己自憐身世。復嘆雷之遭際。芳心蓋幾經折疊矣。其越日之晨。姑忽入。面有憂容。手一函示女。曰。律師維洛曲來佛。以信來。詔吾及若往。吾乃不知其所旨。且吾又未嘗識其人。可奈何。女曰。姑允之。耶。曰。不允。又奈何。女曰。然則行矣。姑曰。倫敦去此遠。宜檢行篋。於是女料理行裝。可半小時。遂行。女行之日。正雷造訪之時也。既抵倫敦。得律師寓。叩戶有侍者出。送。既入。一老者起立。曰。客得毋密司里克散司乎。復周視女郎。曰。吾意此爲密司羅司娜頓女。曰。然老者曰。幸不誤。因出一影片示女。且曰。某維洛曲來佛律師也。此小影爲倫敦富者。性而斯娜頓某。即委托之律師。頃者。老人已辭世。其長子曰。科禮娜頓。嘗以婚事忤老人。逐之。走他鄉。比彌留時。始大悔悟。以遺產授之。天涯海角。某乃訪知其人。逝矣。遺雛育姑家。而密司即其人也。言已。復出一卷相示。綜其產。可百萬金。女舌孺不能下。

姑尤驚愕無已。於是華門蓬戶之女。郎轉瞬而富敵國矣。女居倫敦者。可月餘。美景良辰。賞心樂事。幾疑身在夢中也。然女終不能忘雷。而夫遂歸蒼頭。出雷名刺示女。女不覺大笑。作者知女郎此笑。中固含有無限滿足之意也。既而富果來訪女。既相遇。胸中皆若有千言萬語。而不能道隻字。相與凝視久之。女始略述其生平。並及襲產事。雷靜聽。或悲。或喜。或驚。或嘆。終忽黯然。若有所觸。蓋以爲女郎今富矣。尙能留意於吾耶。然女眉目間。隱隱含有無限言語。欲達未達。雷乃大喜。其後數日。二人果行婚禮。一對玉人。見者嘖嘖。馮蜜月後。二人買宅於倫敦。華麗冠一城。雷之父女之姑。皆迎而同居。而老律師則往來其間。爲良友。亦云美滿矣。然二人終不能忘舊屠時。盤桓其中。以爲過於倫敦巨宅。二人或於清夜。攜手同行。輒話當年月下之遇。謂非偶然也。

### 萬里鴻飛記

瘦鵲譯 原第一集

喬賽甫琴吉司克曰。余華索人也。余母號屠波蘭。余兄弟。則居留於露西亞。余家固貧。二年。前嘗高於。皆立姆司。培越年。余年已廿一歲。蹉跎蹉跎。馬齒增矣。按露律。當入軍隊。然余雅不欲度此落漠之軍人生活。更若彼沙爾之軍服。余尤深惡之。余初欲抗拒。勿從。繼思家有老母。在必不我許。且露西亞苛政如虎。脫人民有不從令者。必逮其父母。罰鍰三百盧布。如不能應付。則投之狂狻。受盡獄室淒涼之苦。其法律之嚴厲。令人聞之心悸。余前已言之。余等皆貧民。日於愁城中。與窮神相搏戰。而頽運又追隨。勿舍。嘗有此三百盧布之贏餘。以填彼不良政府之慾壑耶。將近入營之期。又得余母書。纏綿悱惻。字裏行間。似以血淚注入者。略謂帝力至偉。足以生死吾躬。余

又無力以付割款。子如不歸。余且墜入危險之域。子亦當憐余。余讀之爲之腸斷。不忍違母命。乃襆被歸露西亞。策馬而入軍隊。人謂從軍樂。余謂從軍苦矣。余隸於第十七營中爲工兵。尋調遣至莫斯科。余爲此工兵生涯。爲時頗久。心中雖快快。弗樂然。亦鞠躬盡瘁。不敢少懈。忽戰事起。余輾轉歷調數營。行且效力沙場。余乃決意不願與戰。與其爲露效力而流我至寶貴之碧血無辜爲他國作嫁。倒戈以殲盡同胞。蓋余雅不欲世界上有此呻吟於專制政府下之國民也。

時迫矣。余思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而冒此巨險。勢且無幸。脫中途被獲。必死。然爲自由而死。較之爲此殘忍不仁之戰爭而死。差勝一籌。余意既決。思即實行所憾者。囊中阿堵無幾。奚能高舉遠引。展轉思維。別無良策。幸離營不甚遠。有一知友。可以與謀。余因佯作齒痛。請假於軍官。謂欲延醫診治。得其許可。乃束皮帶。携刺刀而出行。至中途。遇我友。余櫛其肩。低聲謂之曰。意文。余行矣。意文聞余言。睜其目。眼若甚駭異。然曰。君言云何。余曰。此係個好頭顱。不願爲彼沙爾。爾也。今余抽得片時偷閒。來此將不復入營矣。雖然。此非談所。良險易入。君室。余乃借意文直抵其居。闖然而入。扃其門。意文曰。君將安往。當知此行殊險。苟被獲。死鎗下矣。余曰。余固知之。然行且死。戰爭亦死。余現亦不審何往。惟欲立離此處。意文君。余知君必能竭力相助。然余有錢無幾。寧能遠行。君當能解囊助少許。則惠我良多。余身上之軍服。殊易爲人注目。余當屏之勿御。諒彼輩必不能知。余行蹤。余且語且解皮帶。去軍服。刺刀。余既將軍服刺刀退去。成一小包。意文乃以衣一襲授余。并竭其所有。助余旅費。余穿衣。竟老友。

乃與余握別低聲謂余曰上帝其佑君速行余遂以小包挾臂下俟日墮噉噉後踉蹌而行蓋暮色沉沉中爲勢最妥也。

余此時第一要事在棄此小包乃決意擲之奧加河中迨至適當之時余遂以一磚縛於包上沈之河底余既去懷懼之物乃覺身心都泰挾護照向車站而行擬乘火車直往南方視旅費之多少定行程之遠近一出露西亞及波蘭之境即向余之目的地而去雖屬難事然余必冒險一試不論其結果如何英國格立姆司培乃自由之士余一蒞其地即自由矣余當若何達彼土此時猶懵爾無知惟當盡余力擇穩妥之地而行餘則聽諸命運爲今之計惟應專行間道以避緹騎耳。

余稍市食品以爲長途之需余斯時之情況乃類一沉舟之水手不知飄蕩何所而囊中阿堵亦殊寥寥且向從未經過之地而行日中則伏晚間則行狀至艱苦祇能盡余之力入彼平安之途但願借重余足勿入歧途可耳余雖一往直前然心殊懸懸深知此行之後呼聲當亦追隨於後軍中長官必多方偵余行蹤余焉得不慎之又慎者一日之晚天漸暝黑余乃竊向疆界而行滿擬橫渡波蘭是夜天殊澄清明星爛如但無月光故亦沉沉如張黑幕四野萬籟俱寂如入睡鄉而出口之人携其生命於掌中息息疑矮樹後伏有敵人以此沉靜心茲惴惴然余仍放膽而前意欲偷過疆界且行且佇立而聽舍樹杪風聲及己心跳躍聲外無他聲響然余疑懼之心究未嘗片刻已也。

余心既慮此肅肅之宵征方懸懸將來忽有一聲浪觸余耳鼓使余猝然止步蓋隱約聞步履聲也斯時又有何人外出者余乃凝神而聽但聞晚風掠樹之聲初無他響向前瞻視則亦無物自忖必係幻想所致遂仍向前進不數武乃又止步此時余實危險極矣蓋見一守兵荷槍徐徐自一高地出現猝然舉槍向余噫不意露西亞各疆界上乃有守兵而余又不幸適遇之也

余見守兵將擊余自念死時至矣急舉手示降服意此刹那間幻想種種亦潮上心來彷彿余已被獲行將上斷頭之臺嗚呼以一無力細民敢與政府相抗死無日矣幸余深悉露西亞人之劣根性囊底尚有少許金錢乃求之守兵脫能讓余過境當以金爲壽守兵故作遲疑狀蓋默許矣予以數盧布彼竟荷槍而去余既過此危險之境自念脫遲一日余錢已罄而遇此守兵則必無幸彼且風行雷厲立行其職守以余付之上官即余哀求恐亦不能激起其惻隱之心幸今尚有錢乃能以黃金之力購得生命質言之露西亞上自長官下至小卒無不阿堵是好燦燦黃白物直足以使法律退處無權也

余過境後乃向南而入波蘭晚間則盡力進行所經之地則皆荒邨寒市百方以自果腹然大半在餓鄉中過時則於田間爲人作短工不使人疑以圖一飽余雖徐徐而行狀似盤散實則中心至急恨不能插翼而飛以達我目的地格立姆斯培然爲途至修且報死之信隨余背後日繞於身而余初未嘗失望余之不屈不撓之志亦未嘗消滅也



余殊感一般村民恒以彼等少許之資財助余上道。然余未敢以其地名及人名表露於人。蓋助余者脫爲人知與一出亡之人有涉則爲勢危矣。今晨余遇露西亞故人歷斯竟彼乃允余暫留其家數日。余此時竭蹶甚矣。亟欲得一臂助。蓋余身殊困憊。足又痛苦不良。於行此數日光陰。乃惠余良多。余既力難從事。工作而此仁慈之農人亦未嘗以事見囑所居屋殊大爲印度田舍式。不似波蘭田屋也。更有小室構於泥地上。余憩一宵。人咸告余以余兄之屋已付一炬。或爲一意外事。亦未可知。蓋各當道疑爲余之兄也。一日余於波蘭南部克辣科附近。投止一農家。農人與余同教。亦天主教徒也。余述余之息。其中我恩人遇余至厚。并以金錢見賜。然余嘗憂心如擗。恐余之蹤跡萬一被人偵出。則余僑居之屋主亦必無幸。余烏可久居於此。因我事而累及長者耶。故決意待氣力回復之後。即不與渠別。私自上道。忽然舍去。蓋若與渠握別。渠必尼余之行。某晚余遂作一小簡。謝彼厚意。并告以不別而行之苦衷。且屬以余行之後。即以此書投諸火中。勿留遺迹。作已。即飄然而出。又向黑暗中續舊路矣。余既過波蘭。幸未遇險。轉瞬已蒞奧國之土。余乃倍覺安適。但余亦決意不稍勾留。猛向前進。一日至一通衢。忽爲一警吏所阻。蓋余疲罷倥傯之狀。實足以啓其疑也。逮入警署。警官嚴詢一切。余知渠輩必不以余送回露西亞。且余可憐狀態。縱鐵石心腸者見之。亦將化作柔軟。余遂以余事爲渠歷歷言之。警官聞余述畢。即與其同僚作一二語。旋謂余曰。吾儕亦不欲送爾回露西亞。然露西亞今方戰爭未息。不能任爾逗遛。吾國境中爾其速行。迅即出吾國境可也。

余謂本欲往德意志渠輩遂命警吏護送余之奧德交界處囑余速行余遂亦示意渠輩此後奧土之上必不再見我蹤跡余將遠行決不背我今日所言言已即謝渠輩遇余之寬仍向前進入德意志擬向西北行往哈姆堡再圖後日先於鄉間爲人作短工稍得資即能徐向余目的地而去顧余力漸不能支未能從事於工作有時罷極即止稍復復行饑腸轆轤殆將使余癩作前途雖多艱險然余立志既堅雖死無恤况已脫離露西亞專制範圍余心已甘無論後日結果若何都不之懼脫途中或遇一二慈善之人必能助予一臂余既存此心故雖磨折頻仍余常自相慰藉使雙足勇往直前未嘗作些微趑趄之態也

迨至惠頓堡逕造一修道院長途爲飢餒所困斯時彌覺不適余身痛楚不可名狀似受杖刑頭旋轉乃類陀螺是日天殊炎熱灰塵滿地悉作白色並無一絲之微風時方薄暮斜暉猶留道院之後紅如浴血院之四圍綠葉扶疏狀至適人時暮禱之鐘聲方作余念是中或有人可以助余也

余入院後即以余之身世及長途之困憊向衆詳述僧衆皆仁慈頗極歡迎余乃僦居其中然觀其狀似貧恐雖爲余將伯之助也一日神父D氏至余前眼淚盈盈顫聲向余曰吾儕當別矣言罷即向余鞠躬余深感渠輩仁慈不知若何方能道謝忱神父復進教言爲余祈福隨與各僧衆向余道別狀至弗怡余遂又翻然上道此時氣力已復故向哈姆堡行時似又易一生命也

旋抵勞恩堡矣乃乞食於附近一田舍家農人亦天主教徒憫余奔波之苦即留余居其家中並以食食余狀至

誠懇然。余兩袖清風。囊空如洗。以未能直達格立姆斯培。殊鬱鬱無歡狀。乃此農人義薄雲天。見余爲難狀。態即慨然。以旅費見惠。余事遂集矣。余因酬謝厚貺。復上道行。念自出亡以來。其快樂當以此次爲最。載欣載奔。如歸故鄉。余知距哈姆堡已匪遙。乍聞海風撲鼻。余似死而復生。藥乃無際。一抵哈姆堡。即勤事工作。幸上天相。我百事俱臻。佳勝。余於是遂得安渡大海。而抵余目的地。格立姆斯培矣。

余自墨斯科至。是爲時共九來復。中間雖歷盡艱難險阻。而余初無悔意。蓋脫專制。進自由。實余至願也。今竟達余目的。余惟有感謝上帝之賜耳。

## 辛種滑稽 共六篇

### 雀聲

雙 熱 原第二集

蘇州某少年是個遊戲三昧的大名家。常常每平白地鬧玩兒。一般呆鳥碰著了他。便是晦氣。星坐命被他耍了。却有火沒處發。只好付之一笑罷了。

一天少年喫醉了酒。身子搖船脚兒掃地在觀前街上發酒風。可的。面前來了一個瞎子。一竹梢打在少年的足上。少年揪住了瞎子。便打瞎子。叫起救命來。驚動那站崗巡士。三脚兩步。跑上來管這個賬。那瞎子額角上。早被少年打破。巡士便叫黃面阿四。把少年捉住了。少年道。你不怪瞎子打我脚。只怪我打他頭。豈有此理。阿四道。他是瞎子。怪不得他。少年道。他難道不生眼睛的。阿四忍不住撲嗤的一笑。有了眼睛。不叫瞎子了。說著把少年

他到警察署裏關了一夜酒醒了放他去也少年對着阿四的黃面微微的笑了。一笑阿四却並不在意隔不上幾天晦氣星忽然飛到阿四身上來了。

却說那官場的禁令彷彿是門上的木門兒。一時緊一時寬有一時蘇州幾個大老官忽然認真的禁起賭來引的巡警大起忙頭連又麻雀也要捉一般巡警好比那餓狗尋食東搜西索幾乎連馬廁裏都要找一找只這個時候少年忽然要耍那黃面阿四了一夜大風大雨大雪阿四披一件百孔千瘡的雨衣僵屍似的站夜崗雙肩後的七八寸高中間安著個頭恰成一個山字一口牙齒捉對的相打一手拿了百步燈搖搖的只是抖那風塊兒雨點兒雪花兒走馬燈似的團團圍住了攻擊他阿四的眼睛七花八花閉也不是開也不是在這個當兒兀的來了一個人慌慌張張的對阿四說道某街某宅大開賭賭的是麻雀今夜這時候又上了場聽說輸贏很大咧我是那家的近鄰。夜夜聽的不耐煩了。特來告訴你一聲你若捉得著倒是好油水。咧說完了。撥轉屁股就跑。

阿四暗暗說聲有趣趁早去擦他一個臺面可不是好嗎快快快快快。走履聲。棗棗燈光閃閃。冒著風雨雪。頓時不怕冷了。某街呀某宅呀。從這里走不是近得好些嗎快快快。走走的正起勁。忽然滑漣一聲。阿呀阿四跌了一盞百步燈。幾乎慶了壽。手堂哩膝蓋骨哩。都跌碎了。倒有些痛呀。阿四捉賭要緊也顧不得痛爬起來。再跑只是變了個鐵拐李了。好了好了。某街某宅到了。不便冒冒失失的進去推了一推門。推不開。把耳朵貼近了門。

聽了。聽果然。一片麻雀聲。很清楚。哩。只聽得一個道。九同拍個。四同對忒哩。又一個道。七同弗吃。八同吃。吃。又一個道。七萬亮槓。五萬暗槓。二三萬兩扭。阿四聽到這里。自言自語道。到一副好牌。我麻雀也。又得多了。這種好牌。真數一數。二剛。我這時再不進去。不是要被他自己摸吊頭。和出一副滿臘清一色嗎。阿四便把一手一脚。一齊打起門來。那知牢門並沒門好豁的開了。阿四用力太足了。一手一脚。忽又落了空。身體向前。只一傾。阿四又合撲的跌進了門。那盞百步燈骨碌碌一陣滾油也潑出來。玻璃變了烏龜背。一塊變了六七塊。阿四的手掌膝骨痛上加了痛。阿四却說聲吉利。一交跌入青雲裏。這是招財進寶的好兆。咧。

阿四一跌一踢的一路撞進去。見一間屋子裏燈燭輝煌。五六個人圍着桌子坐。阿四大叫一聲道。又得好麻雀。違警違警捉捉罰罰罰。

這時屋子裏的人吃了一驚。都回轉臉兒來。阿四一看兩個是童子。一個是老頭子。一個是中年婦。一個是縹縹緞緞的少年女子。一個却是醉打瞎子的某少年。少年一見了阿四在座上直立起來。問道。耐來做啥。阿四道。吓你倒問起我來。你們自己問問。看做了什麼來。這時阿四眼眈眈的向那桌子上面一望。忽然暗暗的叫起苦來。牌兒沒有骰子。沒有籌碼。沒有賭本。沒有有的是石筆兩三枝。石板三兩塊。一把珠算盤。一本什麼書。阿四目瞪口呆。呆曉得有些不妙了。却還硬着頭皮一聲么。喝道。你們手脚好好的把賭具藏到那里去了。不拿出來嗎。搜搜。

三個、搜、字、剛、出、了、口、不、防、那、中、年、婦、一、路、罵、出、來、口、口、聲、聲、說、嗆、場、化、來、個、賊、骨、頭、冒、充、子、警、察、半、夜、三、更、溜、進、來、到、底、做、啥、捉、住、到、吳、縣、裏、去、叫、俚、吃、吃、生、活、阿、四、一、聽、倒、沒、做、理、會、了、那、老、頭、子、一、聲、冷、笑、道、這、個、警、察、真、倒、是、真、個、弗、知、俚、那、啣、七、頭、八、倒、無、影、無、蹤、捉、起、賭、來、阿、四、道、這、是、你、家、一、個、鄰、人、來、報、告、的、說、麻、雀、叉、了、好、幾、夜、我、剛、纔、在、門、外、邊、明、明、聽、得、了、許、多、的、證、據、罷、了、罷、了、我、滑、不、過、你、們、倒、被、你、們、賴、得、乾、乾、淨、淨、也、算、是、我、的、晦、氣、哩、老、頭、子、道、還、說、聽、見、個、聽、見、個、哈、說、說、看、嗆、阿、四、便、把、對、四、同、吃、八、同、積、五、萬、磁、三、萬、一、片、的、雀、聲、如、小、孩、學、舌、的、依、着、他、聽、得、的、一、齊、說、了、出、來、說、的、一、屋、子、的、人、拍、手、拍、脚、一、陣、笑、老、頭、子、順、手、取、了、桌、上、那、本、書、指、着、幾、行、字、讀、給、阿、四、聽、阿、四、聽、了、自、己、也、笑、起、來、了、

那、本、書、原、來、寫、着、幾、個、算、學、題、目、第、一、個、道、酒、桶、八、個、水、桶、三、十、二、相、加、得、若、干、這、就、是、阿、四、聽、做、了、九、同、拍、個、四、同、對、忒、俚、第、二、題、道、筆、筒、十、七、竹、筒、七、十、七、相、加、得、若、干、阿、四、聽、錯、了、變、了、七、同、弗、吃、八、同、吃、一、吃、第、三、題、道、青、梅、兩、缸、烏、梅、五、缸、甜、脆、梅、兩、缸、共、有、梅、子、若、干、阿、四、的、耳、朵、好、作、怪、個、字、都、聽、錯、了、道、是、七、萬、亮、積、五、萬、暗、積、二、三、萬、兩、碰、你、道、好、笑、不、好、笑、嗎、阿、四、自、知、錯、了、只、得、說、了、幾、十、聲、對、不、起、漲、紅、了、臉、兒、三、十、六、著、走、爲、上、一、路、對、不、起、的、走、他、娘、某、少、年、拍、手、哈、哈、說、道、紅、面、阿、四、辛、苦、了、勞、駕、勞、駕、阿、四、只、做、沒、聽、見、一、跌、一、拐、的、回、到、了、崗、位、手、兒、膝、兒、忽、然、覺、着、痛、了、他、這、時、曉、得、是、上、了、某、少、年、的、圈、套、恨、恨、的、咒、罵、了、一、回、氣、不、得、只、好、笑、還、好、還、好、他、家、裏、的、縹、緞、女、人、却、被、我、看、了、一、個、飽、

# 敬瘟神

跋子 原第十五集

一〇二

却說震旦國神州地方大街之上，有一家人家，因為收拾過年，正在那兒貼頭門上的春聯。那家子的主人，背著手在一旁看著，忽然一位朋友走來，站住談了幾句天，抬頭一看，只見春聯上寫的是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象更新。兩句舊話，那朋友便笑對主人道：爆竹是敬神的桃符，是辟鬼的，請問你要想敬幾多神，打算辟幾多鬼？主人正色道：敬神麼？我只敬得一位。至於辟鬼，可是無論甚麼鬼都要辟的。朋友道：是鬼就得辟，我也狠表同情。只是你敬神怎麼只敬一位呢？主人道：自然只有一位神可敬，你想想自然明白了。朋友道：想是你只敬財神，主人笑道：那財神是人都敬的，添上我一個人去敬他，他未必拿正眼來瞧着我。我少了我一個人去敬他，他也未必放在心上，恨着我。我是個慣燒冷竈的，另外有一個人棄我取的，見識朋友道：這箇我明白了，你一定敬的是火神。主人冷笑道：我這屋子又沒有保上火險，我為甚麼求火神來燒？況且這種放火圖賠的想頭，前十年已經有人在遊戲報上發表過，意見了我，難道是拾人牙慧的人嗎？朋友納悶道：然則你敬的是甚麼呢？主人笑道：我告訴你罷。我只預備一聲爆竹，專敬瘟神。朋友道：且慢，且慢，我記得有一種筆記小說上載過一位姓徐的，因為輕嘴薄舌得罪了人，大年初一，人家弄了一位瘟神放在他的大門外面，姓徐的一早開門，看見了連忙請了瘟神進去，弄些酒菜祭奠，後來瘟神在別人家裏討祭祀，附著病人，叫請姓徐的做陪客，這敬瘟神的話，你還是步人後塵，算不得特創。主人道：那姓徐的是因為人家害他，他臨機應變，敬了瘟神，無非是想脫禍，算不得專誠致敬。我

可。是。一。心。一。意。的。敬。瘟。神。還。有。所。求。呢。朋。友。道。這。又。奇。了。你。求。瘟。神。有。甚。麼。事。呢。主。人。道。我。求。瘟。神。把。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概。全。給。瘟。殺。了。才。罷。朋。友。駭。然。道。這。是。甚。麼。道。理。主。人。笑。道。這。才。是。大。道。理。呢。如。今。的。人。沒。有。一。個。不。該。遭。瘟。的。第。一。應。該。瘟。盡。瘟。絕。的。就。是。讀。書。人。古。來。所。說。四。民。之。中。首。屈。一。指。的。士。最。是。死。不。足。惜。的。何。以。見。得。呢。四。民。之。中。農。工。商。都。是。生。利。的。分。子。獨。有。自。命。爲。讀。書。人。的。士。只。知。道。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完。完。全。全。做。了。一。個。社。會。上。的。寄。生。蟲。而。且。分。利。之。外。還。要。誇。說。自。己。是。人。民。中。的。優。秀。分。子。甚。麼。事。也。不。懂。得。專。一。發。空。議。論。今。日。說。這。件。事。辦。得。不。好。明。日。說。那。件。事。辦。得。不。對。偶。然。叫。他。們。去。辦。一。兩。樁。事。情。試。試。却。又。是。鼎。折。足。覆。公。餽。或。者。是。負。且。乘。致。寇。至。莊。子。說。的。儒。以。詩。書。發。塚。歐。陽。修。說。的。廉。恥。道。喪。始。於。士。大。夫。孟。子。說。的。修。其。天。爵。以。邀。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孔。子。說。的。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據。我。看。來。現。在。的。士。非。得。掃。蕩。廓。清。簡。直。不。成。個。世。界。此。我。之。所。求。於。瘟。神。者。一。至。於。農。尤。其。該。死。從。古。已。來。早。就。罪。不。容。於。死。了。何。以。見。得。呢。食。茅。踐。土。一。班。農。民。總。應。該。感。激。皇。上。的。天。恩。才。是。然。而。老。人。擊。壤。之。歌。却。說。些。甚。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繫。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的。話。這。分。明。有。了。自。外。生。成。的。意。思。了。誰。知。到。了。今。日。因。爲。滿。清。有。個。永。不。加。賦。的。說。法。所。有。農。民。腦。筋。裏。都。以。爲。加。賦。是。曠。古。未。聞。的。奇。事。所。以。湖。南。徵。收。錢。糧。每。定。額。銀。一。兩。改。徵。洋。錢。一。元。五。角。一。班。人。都。觀。望。不。前。以。致。天。庾。正。供。不。能。尅。日。收。齊。還。有。江。蘇。要。稍。爲。加。點。田。賦。以。及。附。加。稅。所。有。的。紳。士。便。亂。打。電。報。抗。不。遵。計。臣。之。命。你。想。這。種。農。民。只。有。自。私。自。利。之。心。毫。無。急。公。好。義。之。意。怎。麼。對。得。



趣。聖。神。文。武。首。出。的。神。靈。呢。然。則。這。種。農。民。豈。但。罪。不。容。誅。而。且。死。有。餘。辜。的。了。况。且。水。利。不。曉。得。講。求。森。林。不。知。道。培。植。一。切。的。事。都。要。宵。旰。憂。勤。派。了。長。官。勞。神。焦。思。的。做。了。無。數。的。大。文。章。來。提。倡。他。們。萬。一。官。場。沒。有。這。篇。文。章。百。姓。們。就。簡。直。自。甘。爲。情。農。古。人。說。得。好。無。小。人。莫。養。君。子。農。民。長。此。糊。塗。豈。不。是。皇。帝。陛。下。股。肱。心。膂。之。臣。都。沒。有。人。去。養。活。他。麼。還。有。一。樁。最。可。笑。的。是。農。民。喜。歡。種。鴉。片。煙。現。在。禁。煙。時。候。小。百。姓。豈。可。貪。小。利。而。不。顧。大。體。如。果。一。定。要。種。煙。也。應。該。到。外。國。去。種。了。製。成。大。土。帶。回。中。國。來。貼。上。印。花。在。指。定。的。三。省。內。銷。買。才。是。而。農。民。又。不。懂。得。真。就。該。死。而。又。該。死。的。了。此。我。之。所。求。於。瘟。神。者。二。還。有。工。人。情。形。十。分。可。恨。你。看。那。班。做。手。藝。當。苦。力。的。人。一。天。賺。了。幾。個。錢。只。夠。養。活。自。己。這。班。人。又。在。小。百。姓。當。中。占。了。多。數。聖。人。說。的。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你。想。這。許。多。做。工。的。人。都。窮。得。吃。的。在。肚。裏。穿。的。在。身。上。那。裏。還。有。錢。孝。敬。一。國。之。君。呢。無。怪。朝。廷。也。陷。於。枯。窘。之。境。了。况。且。人。民。有。納。稅。的。義。務。農。工。商。三。種。人。之。中。只。有。工。人。沒。有。直。接。完。納。之。稅。雖。然。米。鹽。煙。酒。加。了。一。點。小。小。的。捐。款。工。人。也。免。不。得。間。接。拿。出。幾。文。却。是。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滴。實。在。是。無。補。於。高。深。你。想。工。人。何。補。於。國。國。又。何。必。要。這。一。班。窮。鬼。變。相。的。工。人。呢。不。如。一。概。叫。他。們。死。了。一。來。工。人。可。以。少。受。幾。天。耕。手。賦。足。的。苦。二。來。也。免。得。理。財。大。家。看。着。生。氣。此。我。之。所。求。於。瘟。神。者。三。至。於。商。人。在。一。個。國。度。中。間。最。是。肥。羊。可。以。供。鉛。刀。一。割。的。無。如。近。來。有。錢。的。商。人。奸。滑。異。常。問。他。要。錢。就。同。問。他。要。命。一。樣。前。清。時。代。還。有。實。官。虛。銜。花。翎。封。典。種。種。捐。納。可。以。誘。起。商。人。的。虛。榮。心。叫。他。們。大。把。的。拿。出。錢。來。輸。入。國。庫。如。今。這。一。條。門。路。早。已。自。己。閉。

塞了。只得借着急公好義毀家紓難的好名目叫他們出錢。誰知商人們因為做生意做慣了。叫他拿出錢來他總得打個算盤。多少要收回幾文才願意。即如國內公債他們雖是礙着面子一時勉強認了不多幾時。又打折扣賣出去。外國人知道這事有利可圖。便來收買。於是折扣中的損失都變成了外國人的利益。這樣一來。可是商人敗壞了公債的信用了。即此一端。商人之可惡已可概見。還有印花稅。歐美的君憲國共和國都暢行無阻。獨有中國的商人在三令五申之下。警察干涉之中。都有許多不願意購買粘貼的。而且動不動就說朝廷不肯體恤商艱。左一個電報。右一張呈文。天天在大部總長的耳邊。吵鬧。豈不是目無法紀麼。照此看來。商人也該死得狠。我之所求於瘟神者。四朋友哈哈大笑道。照你這樣講起來。士農工商一概都瘟死了。這樣地大物博的國度。所剩的人。只有官與兵二種人了。主人道。官是由士變成的。兵是由農變成的。士農都瘟絕了。官與兵豈能倖免呢。朋友道。然則你自己應該歸入那一類。遭瘟呢。主人大笑道。如果我自己也要遭瘟。我為甚麼敬瘟神呢。老實對你說。全國的士農工商。概行瘟掉了。那時才顯得我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哪。

## 水滸補遺

冥飛 原第十二集

却說病關索楊雄。自從在翠屏山下殺死那潘巧雲淫婦。便同着拚命三郎石秀。鼓上蚤時遷。甩開大步。離了蘇州城。一直奔山東大路而來。那時正是隆冬時候。一路盡是寒林荒山。枯寂得緊。三人是慌不擇路。恐有追兵。便揀那偏僻處走去。誰知錯過宿頭。天色看看晚了。只見半規冷月。漸漸從樹梢上照到頭上來。三人又餓又渴。又

倦十分打熬不得。只見一段紅牆在一叢苦竹林裏現出急急轉過山坡奔到面前。一看原來是一座小小的山神廟。當下推開廟門進去。借着月光一看。只見一箇泥塑木雕的八九十歲老頭子像。獨自坐在龕子裏。龕子四面都是空空的。只覺得昏慘慘地。朝後一看。又沒個後門。想是這個廟只有這樣大的地方。也只有一位泥神在裏面獨霸爲王的了。三人放下包裹。解下搭膊。伸了伸腰。嘆口氣。就倒在地上睡了。

就中單表楊雄枕着包裹。在冷水冰硬挺挺的地上翻來覆去。一時想着潘巧雲的恩情。不免有些後悔。一時又想着潘巧雲千人不偷萬漢不養。却同一個和尚通好心裏。又十二分的惱怒。心裏有事。便睡不着。左右一看。只見石秀同時遷睡得同死人一般。鼾聲如雷。便覺得實在勞碌了。又躺下來。剛一合眼。忽然見一個碧眼虬髯的人對他說道。我國的伯里璽天德請你楊雄。詫異道。你是那一國甚麼東西。叫做伯里璽天德。我全不明白。那人道。你全不要管我。只問你。是不是楊雄。楊先生。楊雄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楊雄。那人道。既然是楊先生。就請同去罷。我們的伯里璽天德等得久了。當下不由分說。便牽了一匹高頭大馬來。請楊雄上馬。對馬屁股上就是一鞭子。那馬馱着楊雄。就騰雲駕霧也似飛跑起來。跑去跑到一個地方。只見層樓疊閣宮殿巍峨。門前有許多碧眼虬髯的人。木頭樁子一樣。挺在那裏不動。那請他的人高聲嚷道。楊先生來了。那一起木頭樁子一樣的人。分開一條路。那人便叫楊雄下馬。領了他一直進去。走過許多地方。到了一間屋子。面前那人叫楊雄站住。先進去。一會然後出來。叫楊雄進去。楊雄走進房門。一看。只見一個短小精悍的人對他笑道。現在我們

國。立。憲。政。體。狠。不。相。宜。仍。舊。要。改。做。君。主。專。制。聽。說。楊。先。生。劇。奏。美。新。一。篇。文。章。做。得。非。常。之。好。特。地。請。你。來。做。一。篇。立。憲。改。做。專。制。的。文。章。決。不。吝。惜。酬。報。這。一。來。可。把。楊。雄。臊。住。了。睜。着。眼。只。顧。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短。小。精。悍。的。人。又。笑。道。想。是。楊。先。生。不。大。明。白。我。國。情。形。便。對。旁。邊。雄。赳。赳。的。人。說。道。副。官。長。你。可。以。陪。楊。先。生。談。談。一。切。細。底。都。告。訴。他。好。讓。他。做。一。篇。文。章。曉。諭。軍。民。人。等。於。是。那。位。雄。赳。赳。的。人。走。來。與。楊。雄。招。呼。便。同。到。一。間。清。淨。幽。僻。的。屋。子。裏。坐。下。那。人。也。不。等。楊。雄。開。口。便。一。五。一。十。的。說。道。我。們。的。國。名。叫。法。蘭。西。在。歐。羅。巴。洲。我。這。位。君。主。叫。做。拿。破。崙。從。前。我。們。君。上。因。爲。要。獨。攬。大。權。便。說。是。君。主。是。替。人。民。做。事。的。一。切。政。事。都。要。百。姓。做。主。君。做。主。君。主。不。過。是。機。械。的。作。用。所。以。百。姓。都。崇。拜。佩。服。他。居。然。做。到。君。主。如。今。細。想。起。來。事。事。都。要。百。姓。做。主。君。上。也。就。太。無。趣。味。了。所。以。仍。舊。要。改。做。從。前。的。專。制。所。有。全。國。的。軍。隊。本。來。是。他。練。成。的。自。然。一。力。的。幫。助。他。然。而。軍。隊。的。力。量。能。夠。壓。制。一。時。究。竟。不。能。維。持。永。久。而。且。今。日。我。們。君。上。可。以。借。軍。隊。的。力。量。無。所。不。爲。明。兒。再。有。別。的。練。兵。的。人。出。來。他。又。可。以。借。軍。隊。的。力。量。也。可。以。無。所。不。爲。總。總。都。是。名。不。正。言。不。順。不。能。夠。收。服。人。心。的。緣。故。如。今。特。地。請。你。先。生。來。就。是。要。你。一。枝。曲。筆。將。這。不。正。的。名。硬。說。他。正。來。不。順。的。言。硬。說。他。順。來。雖。然。未。必。得。服。大。多。數。的。人。心。也。還。可。以。塗。飾。一。時。的。耳。目。這。件。事。你。先。生。一。定。無。可。推。辭。的。楊。雄。聽。得。這。話。十。有。九。句。不。懂。只。有。要。他。做。文。章。他。可。是。明。白。的。可。憐。他。一。個。當。牢。頭。禁。子。的。人。那。裏。榨。得。出。一。滴。墨。水。登。時。急。得。眼。似。銅。鈴。臉。上。脹。得。通。紅。結。結。巴。巴。的。說。道。咳。錯。了。錯。了。那。雄。赳。赳。的。人。大。怒。道。總。是。你。們。一。班。咬。文。嚼。字。的。人。可。厭。這。

是我國的事情。你怎敢說是錯了。叫你做一篇文章。也算不得甚麼大不了的。事況且總是有錢給你的。你倒在那裏誹謗君上。難道你不要命嗎。楊雄連忙說道。不是這樣說的那。雄赳赳的人。厲聲道。依你要怎麼說。正在鬧呢。猛然房門開處。走進一個文縐縐的人來。對雄赳赳的人搖手道。你且不要暴跳回轉頭來。和顏悅色的說道。楊先生何必固執。你從前替王莽做得文章。如今爲甚麼做不得文章。況且我們君上特地請了你來。無非是慕名求教的意思。你爲甚麼倒扳起一付方孝孺先生不肯艸詔的面孔來。你的爲人誰不知道。是褚淵馮道一類的人物到了今日。你就是要高尚也就嫌遲了。啊。要不然。難道我們當書記的做不出一二篇騙騙百姓說幾句好看的話兒不成。這一下了。楊雄可真急了。忙嚷道。我從來也不會認識字。一向是充當縣牢裏的節級。要我逼勒囚犯們的錢財。倒是一等本領。你却逼我做文章。可不是坑死我麼。那雄赳赳的人在一旁冷笑道。你看他却說甚麼不認識字呢。那文縐縐的人道。楊先生你說錯了。你的劇秦美新一篇文章。誰人不知何人。不曉你太玄經的奇字。人人都向你問呢。你如何說不認識。楊雄道。我一概不曉得。文縐縐的人道。事到如今。你又不能說是不曉得。雄赳赳的人大聲道。這種裝模作樣的人。只可槍斃了罷。只聽得履聲橐橐。那個碧眼虬髯的人。氣急敗壞。走了進來。說道。副官長書記長。不必同他說話了。如今我打聽得漢朝的楊雄已經死了。好多年。連魂魄都消化盡了。這一位是宋朝的楊雄。他倆的姓還是同音不同字呢。我已經稟明了君上。君上叫我去找楊雄的子孫。把這個楊雄放了。雄赳赳的人大笑道。原來是個冒充字號文縐縐的低聲道。你倒不要說冒充字號。照他的姓。

看來還是這位多一點良心呢。二人一齊去了。那碧眼虬髯的人說道：你請回去。我可要去找揚雄的子孫去呢。使勁一推揚雄，一跌，跌倒一驚，醒了。原來是一場大夢。

那時天色微明。揚雄爬將起來，自言自語道：他們不找我，却是找我的子孫。我幾時有了子孫呢？豈不是一樁奇事。說猶未了，石秀已經醒了，便說道：大哥，你說些甚麼。揚雄就把當夜的夢一一說了。石秀大笑道：大哥，你要有會做文章的子孫，能夠拿一枝曲筆去巴結人，王帝主你也不必到梁山泊當草寇去打家劫舍的了。老實對你說，你從前當牢上宿同嫂嫂在一塊兒的時候，狠少你以為拿曲筆巴結人，王帝主的是你姓楊的子孫。哼，哼，你要知道那是裴如海和尙的兒子呢。

## 書貳子

跛子 原第十六集

有一天上海滬甯車站到了一趟由南京開來的火車，只聽得汽笛嗚嗚的響，火車便慢慢的停了。那由火車上下來的人，摩肩接踵，匆匆忙忙的走過月臺，四散而去。只見有一位四十來歲的紳士，先生頭戴貂皮因秋帽，身穿着雲狐大毛皮袍，置上一件翰林貂的馬褂，右手撐着一捆被褥，左手提着一隻網籃，左脇下夾着一尺來長的一個舊黃布包袱，一步三扭，文縷縷，慢騰騰的踱到木柵邊，便有警察先生擋住要搜查他的行李，可帶着手槍炸彈，鴉片煙沒有那紳士先生已經累得滿頭大汗，一時放下行李，便覺得輕鬆爽快，脫下帽子來扇着漸漸的走開，想要到當風的地方去呼吸新鮮空氣。警察先生看見了，以為他一定帶着違禁的物件，想要脫逃，便上前

去。要。截。他。回。來。當。着。他。的。面。仔。仔。細。細。的。搜。檢。行。李。一。番。却。沒。有。甚。麼。可。疑。的。東。西。警。察。先。生。仍。舊。有。些。不。相。信。便。施。展。着。揣。骨。論。相。的。本。領。在。紳。士。先。生。身。上。揣。捻。起。來。捻。到。腰。間。果。然。發。現。一。大。捲。東。西。不。由。滿。心。歡。喜。伸。手。到。紳。士。先。生。衣。襟。裏。取。了。出。來。一。看。原。來。是。一。個。大。紙。包。足。足。有。七。寸。來。長。五。寸。來。闊。一。寸。來。厚。當。下。一。層。一。層。的。打。開。來。看。時。幾。十。層。白。紙。中。間。包。着。一。塊。大。洋。三。角。小。洋。五。個。銅。元。十。多。文。小。錢。巡。警。先。生。笑。了。一。笑。走。開。去。了。這。位。紳。士。先。生。依。舊。一。層。一。層。的。包。起。來。揣。在。懷。裏。束。好。被。褥。緊。好。網。籃。整。冠。束。帶。又。弄。了。好。一。會。斯。斯。文。文。出。了。車。站。叫。了。一。部。人。力。車。向。四。馬。路。一。家。客。棧。裏。去。了。

話。說。這。位。紳。士。先。生。本。來。是。一。位。著。名。的。書。獃。子。早。年。在。時。文。試。帖。上。狠。用。過。功。居。然。叫。他。巴。結。上。一。名。進。士。用。了。個。榜。下。知。縣。分。發。到。江。西。候。補。那。時。正。是。各。省。開。設。課。吏。館。的。時。候。書。獃。子。先。生。時。來。運。來。一。連。攷。取。了。兩。個。第一。撫。藩。兩。憲。也。都。刮。目。相。看。雖。然。見。他。有。點。點。頭。腦。說。話。也。不。甚。漂。亮。以。爲。他。不。失。書。生。本。色。很。器。重。他。不。到。半。年。就。叫。他。署。理。玉。山。縣。接。着。又。署。浮。梁。縣。便。補。了。臨。川。縣。的。實。缺。一。帆。風。順。可。算。得。是。富。貴。逼。人。誰。知。書。獃。子。獸。到。盡。情。却。有。一。點。可。取。之。處。他。雖。有。弄。錢。的。心。思。苦。於。沒。有。剗。地。皮。的。手。段。便。宜。了。一。班。師。爺。書。辦。衙。役。之。類。將。他。當。做。傀。儡。弄。了。些。錢。隨。意。分。潤。幾。文。與。他。他。竟。會。不。知。道。以。爲。做。官。的。出。息。不。過。如。此。從。不。敢。格。外。想。出。花。頭。問。百。姓。們。要。錢。所。以。他。的。官。聲。倒。比。一。班。能。員。健。吏。好。些。固。然。是。書。辦。衙。役。湊。錢。送。他。些。德。政。牌。萬。民。傘。替。他。傳。一。個。民。不。能。忘。的。聲。名。究。竟。本。官。不。十。分。貪。酷。旁。邊。的。人。擅。作。威。福。也。是。有。限。的。矮。子。隊。裏。選。將。軍。像。他。這。

樣做官的人又在清朝末年吏治穢濁的時候總是庸中佼佼的了。過了些時，革命軍在武昌起了事，不久江西也樹起獨立旗來。書默子交卸上省，看見衆人紛紛的上條陳，不覺引動了他老人家做八股的興致，便尋了幾張舊新聞紙，西鈔東湊，上了一篇主張帝制聯邦的條陳，希望再取個第一，又好做官。誰知軍政府說他妖言惑衆，要拿他槍斃。幸喜有人替他說好話，說是某人向來有神經病，這才消滅了一場飛天橫禍。書默子聽得說嚇得一佛出世，連夜收拾積年餘下來的官囊四千塊錢，一溜煙逃到上海。當時上海的房子都被逃難來的人住滿了。他又想求外國人保護他，所以忍痛出之四十塊錢，一月在一家日本人開的店舖子樓上租一間屋子住了。又過了些時，聽得革命的事情已經終局，大清億萬年有道之長基，變成了一個甚麼中華民國，大局安靜了許多，不免動了他衣錦書行的念頭，打算回家去。但是他所攜帶的官囊一色全是江西官錢局的鈔票，恐怕回到家鄉不能使用，就想在上海換成現銀。誰知上海錢業的市面對於江西實行的鈔票折扣非常之大，四千塊錢只好作三千塊錢現銀之用。書默子先生有些捨不得，便託人放給江西商家，一來免了折扣之虧，二來還弄得幾文利箋，用用當下。交割清楚，書默子就回去了。過了半年，書默子想在家鄉置辦點田產，又走到上海來，收回這筆錢。江西商家照市價還他現銀四千塊錢，扣成三千三百多塊。書默子雖然肉痛，然而沒奈何，就想設法撈回幾文。天天找人要放賬，不久便有人肯出一分錢的利息來借他。這三千塊錢，書默子輪指一算，一月三千塊的利錢，一年三百六兩年七百二。按月利上加利，兩年以後仍舊到了四千塊的原數。高興得了不得，輕輕巧



巧的拿起三千塊來，便在酒席桌上交出去了。日月如梭，轉瞬兩年，書馱子遂從家鄉出來，坐了火車到上海來，討這筆借款。滬寧車站所見的紳士先生，便是書馱子最近出現於上海的原身了。

書馱子到了客棧裏，忙着去會債務人，提起要收回四千塊錢的話，債務人詫異道：「我只借了你三千塊錢，爲甚麼要我還四千塊？」書馱子道：「哪？第一個月三千塊錢生利，第二個月三千零三十塊錢生利，第三個月三千零六十塊錢生利，利上加利，滾到如今，不是四千以外了麼？」債務人大笑道：「像你這種算利錢的辦法，我從來沒有聽得說過。如今錢是有在這裏，照我算起來，你三千塊錢的本外，加週年一分的利，共該六百塊錢利息，總共是三千六百塊。再除這兩年你寫信來託買的綢緞布疋洋貨等件，七百九十幾塊錢，只該還你二千八百零幾塊錢。一切我都有細賬在這裏，書馱子不答應道：「甚麼話！我做了一輩子官，只弄了四千塊錢，第一次借給你們，就貼現貼了我七百塊，我要不是想湊成四千塊錢，爲甚麼要借給你？」債務人道：「你到底是真糊塗，還是假裝糊塗？你不要一思想，願的在這裏，開當初借不借，由你今日還不還，由我。不是我說這句蠻話，你剛才所說的話，任是泥人兒，也要生氣，你仔細想想，明白了再來。我有事不能再同你相纏。」書馱子悶悶的走回客棧，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忽然想起有一位朋友住在徐家匯，便去找那位朋友商量。那位朋友聽他說了半天，才明白他借給人的實是三千塊，所說要別人還他四千塊的話，是他心裏想當然的事，免不得數說他，一頓便同到債務人那裏，說明一切債務人便約他五月節上拿錢。這一件事算是清楚了。

書獃子因爲他朋友幫了這樣一個忙，免不得請他朋友吃一頓飯。過了幾日，親自走到徐家，硬拖他朋友出來，在石路上尋了一家四川館子進去吃喝。他朋友知道書獃子是個一錢如命的人，便不肯點菜。誰知書獃子左點一個菜，右點一個菜，一共點了十六七個菜，大嚼起來，一直吃了四個鐘頭，方纔吃畢。他朋友坐在一旁，看得呆了。堂倌拿上帳單，共是八元五角。書獃子一手接過，齊眯着一雙近視眼，看了半天，口裏嚼噎道：「這館子爲何如此之貴？放下帳單，遲疑了許久。他朋友穿上馬褂，要去他才伸手到裏襟裏掏了半天，掏出一隻白布錢包。子來解開，一看只有小洋一角、銅元三個，又伸手到衣襟裏去掏，掏出一把小錢來，約莫有百十文之多。堂倌在旁，忍不住笑出聲來。他朋友覺得很難爲情，便拿了一張十元鈔票代他開銷。堂倌找回一元五角多錢。書獃子見了，對他朋友說道：「我明日還你九塊錢罷。」取過五角多來，揣在懷裏揚長而去。

書獃子在客棧裏住了幾天，嫌開消大了，又去找他朋友，打算搬到他朋友家裏住。他朋友答應了。書獃子立刻搬過去。他朋友是在工業學校裏當教習的，天天有事。書獃子却是非常喜歡說話。他朋友既不在家，他就找定了他朋友的老太爺。天南地北的亂說。一日，老太爺痔瘡發了，書獃子冒冒失失的說道：「年紀輕的時候，做過龍陽君，所以老來才生痔瘡。」老太爺聽說大怒，正顏厲色的罵了他一頓。書獃子住不下去了，只得要回家。他朋友也不留他。當夜書獃子拿了三塊錢，對他朋友說道：「我預算到家盤纏之外，餘下三塊錢先還了你罷。」他朋友笑道：「出門的人，盤纏是預算不來的，還是多預備幾文的爲是。」書獃子便老實不客氣的，仍舊將三塊錢收了回。

去。次日五點多鐘時候。書馱子起身收拾行李。他朋友也起來送他。他又拿兩塊錢放在棹子上說道。這兩塊錢裏面請你把四角錢給你的雇工人。至於一元六角錢。作爲我的伙食費。他朋友大笑道。我們至好何必講這些虛文。至於你要算伙食。豈不是看不起我嗎。快收回去。書馱子緊緊的攜著兩塊錢說道。無論如何。雇工人總得給他幾文。他朋友道。這個也可以。不必然。而我不便阻攔你。書馱子便在腰包裏挖了許久。只挖了一角錢。擱在棹上。便雇了一乘人力車走了。

由上海開往南京的車。是七點多鐘開早班。書馱子在朋友那裏延挨了大半天。及至到了車站。車已開了。書馱子便走到一家小茶館裏。獨自一個坐了兩點多鐘。第二趟車快要開了。才慢慢的攜起被褥。提起網籃。夾起黃布舊包袱。上得車去。汽笛嗚嗚一聲。火車開動。載着書馱子回家鄉去了。

跛子曰。書馱子余曾見之。其雍容不迫。誠有大過乎人者。昌黎先生之言曰。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書馱子於是。可以爲天下之大勇者矣。雖然吾聞之。近日歐洲大戰爭。德國以一敵三。而不細人咸謂德國以科學戰也。蓋德國教育普及之效。乃至一萬人中。僅有不識字者二人。一羣曾受教育之腦力。以研究科學。宜足以稱雄於世界。反觀之。吾國之中。不識字者。乃居百分之八十。有奇。而識字者。又有此書馱子一類之人物。蠱乎其中。則吾國之。不亡。亦太無天理也已。

跛子又曰。前清之官。但有耳目口鼻者。即優爲之。雖刻木糊紙。而有人暗地搬弄之者。亦未嘗不勝任而愉。

快。此清社之所以爲屋而流風所被。至今人有升官發財之思想。而國終以不治也。嗚呼。

## 家天下

老張 原第七集

却說玉皇天尊。玄穹高上帝。張堅先生。自從信了那隻白鸚鵡畜生的話。趁着前任玉皇劉翁吃醉了酒睡覺未醒的時候。偷騎的劉翁那條赤龍。走上天來。奪了寶座。及至劉翁醒來。在南天門大鬧。張堅先生當下託了阿彌陀佛出來講和。封劉翁做了東岳齊天仁聖帝。掌管世界上人死人活的事情。以後好幾千百年。天上安安靜靜。沒有第三次大鬧天宮的事情了。誰知南瞻部洲東土大唐的地方。經過了許多刀兵水火的劫。成敗興亡的事。變來變去。變成了一個民主立憲國的局面。當下便有一位張道陵。張天師。走上靈霄寶殿。啓奏玉帝。說道。如今世界上的百姓。都要想做立憲國的國民。東也要革命。西也要革命。亂氣冲天。天上的百姓。聞着了一點革命的氣味。也都想革命。要革出一個立憲政體來。現在上八洞下八洞九洲四海的散仙。極力宣布大天尊的深仁厚澤。方纔勉強壓住了民氣。只是久而久之。必定有暴動出來。不如明降諭旨。改做君主立憲政體。倒是一個長治久安之策。玉皇准奏。當下派了張道陵。做攷察憲政大臣。二十八宿裏頭的張星官。做了副大臣。到下界來攷察憲政。不知不覺。過了三年。張天師。張星官。查攷得詳細。覆奏玉帝。玉帝一見二位大臣。龍顏大悅。一連召見幾次。問了一個明白。隨即降下諭旨。宣布立憲的理由。派張天師。做了元老院的院長。張星官。做了副院長。張桓侯等。做了元老。一同參議天政。派救時宰相張居正。做天務總理。組織責任內閣。過了兩天。張居正提出擬定。

的內閣人才要求元老院的同意。那內閣閣員是。

張松的外交總長。張孚敬的內務總長。張俊的陸軍總長。張遼的海軍總長。張道陵的教

育總長。張綵的司法總長。張角的農工商總長。張義的財政總長。張昌宗的交通總長。

當日玉皇大帝派了秘書張骨董做政府委員。到元老院去宣布委任內閣人員。要求通過的意思。那時候元老院的院長張道陵。因為自己的名字在閣員之中。也就迴避。退席。由張星官代理院長職務。政府委員宣告已畢。只見元老張桓候立起發言道。現在改設立憲政體第一次的責任內閣。爲甚麼弄了一班不三不四的人來。湊數。本員實在有些不懂。請政府委員逐一說明閣員的歷史。同所以委任的理由。

張骨董道。外交總長必須熟悉條約。才可以做得張松。過目不忘。這浩如煙海的條約。不用繙書查卷。都可以記得。遇着交涉的事情。三言兩語就可辦好了。所以委任的。

張桓候道。外交是要講手段的。張松那厮。從前在劉彰手下。拿着一幅地理圖。今日要送與曹操。明日又來送與俺大哥。這樣的手段。一定要把三十三天送得乾乾淨淨。而後已。本員第一個反對。於是一衆元老都說道。桓候言之極是。反對反對。

張骨董又道。內務總長必須奉令承教。張孚敬原名張聰。因爲上書議論與獻王追崇的典禮。很能夠仰體聖意。就得了明朝嘉靖皇帝的寵任。賜他一個名字。改叫孚敬。這人將來一定可以先意承志。承顏希旨。伺候玉皇大

天尊的。

張桓侯道：「原來這張孚敬是一個專門拍馬屁的腳色。這種東西做了總長，將來天上的吏治更加不堪，問了不能贊成。一班元老也同聲喊道：『不贊成，不贊成。』」

張骨董又道：「陸軍總長必須有軍事學識的人，還要隨機應變，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和則和。張俊曾經跟岳飛打過金鞮子，很有經驗。後來附和秦檜丞相力主議和，很有見識。現在的軍政簡直非他不可。」

張桓侯大怒道：「怎麼組織內閣人才簡直鬧起頑笑來？既然要同別人講和，甘心做姪皇帝兒皇帝，何必練這些陸軍虛糜民脂民膏做甚麼？這種閣員也提了出來討論，太豈有此理了！這個毫無討論的價值，簡直撤消這個議案罷。」

張星官忙勸道：「桓侯不必動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儘管否決會場的規則要緊。」  
張骨董戰戰兢兢的道：「現在的海軍實在沒有人才，所以用了張遼，因為他威震遼津，到底在水邊上打過兩仗。」

張桓侯怒道：「胡說！俺二哥手下的周倉就水擒過龐德，若是嫌他不是貴族，還有哪叱三太子也曾鬧過東洋大海，爲甚麼沒有人材？那張遼免不得是個貳臣，做了呂布的官，又去做曹操的官，這種人都是用得嗎？」  
張星官忙道：「桓侯且聽下文，不要儘管生氣。」

張骨董又道。張綵是明朝的翰林。做過大理院卿。所以用他做司法總長。

張桓侯沈吟道。這個人的歷史。我不甚明白。旁邊有個元老附耳低聲道。桓侯沒有看見過鳳。雙飛那部彈詞麼。那張綵爲得同小兒逸。少不和要害郭凌雲。借著真大雅的案子。任意舞文弄法。幾乎弄成一個黑天冤枉。這個人。萬萬做不得司法總長的。張桓侯詫異道。你說了半天。我一句也不懂。你且說你是誰。那人陪笑道。晚生張景。張桓侯道。你儘管發言。我幫助你就是。於是張景大聲道。那張綵是太監劉瑾的走狗。如何做得司法總長。張桓侯大笑道。原來政府裏賞識的人才。簡直搜羅到狗監的夾袋裏去了。豈有此理。咱們散了罷。

張星官忙攔住道。無論如何。總求桓侯替政府顧一點面子。聽完了再走罷。

於是張骨董又道。張道陵是道教開山祖師。掌教已經五六十年代了。所以委任爲教育總長。無非是希望教育永久發達的意思。

張桓侯道。我只知道孟老先生說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見得教育兩個字。是讀書人幹的。爲甚麼找一個牛鼻子老道來做總長。毫無道理。政府委員。你且說你的看還有甚麼奇文。

張骨董道。農以出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農工商三項。農究竟是個根本。那張角。綽號天公將軍。可見得有呼風喚雨的本領。一班農界就有雨暘時。若百穀順成的希望了。所以用張角做農工商總長。張桓侯大笑道。黃巾賊子也做起總長來了。我不知道政府打算要糟到甚麼田地。你講。

張骨董道：舊日學說財政以開源節流爲第一要義。如今新新學說是要講一個開源暢流的主義。現在開源的法子甚麼鑛山鐵路多半歸屬於人，早就不與天朝相干了。所以要請張義多釣幾個金龜，好敲打些金子出來。不但救了目前之窮，還可以預備實行將來的金本位幣制呢。

張桓侯道：好得很好，得很打杠子，打到烏龜頭上去了。你且說還有甚麼東西。

張骨董道：還有交通總長委任的是張昌宗。

張桓侯道：這位老兄，我可不知道。諸位有知道的麼？當下有一位元老張九齡先生立起說道：那張昌宗是武則天皇后的嬖臣，穢亂唐朝宮闈的就是他。張桓侯道：原來交通的說法專講到男女身上去了。這種議案簡直是狗屁，趕快撤消了，免得出醜。咱們散罷。只是還有一句話請副院長去報告政府，下次再提出這樣的內閣閣員。俺張三爺爺可不能夠善罷干休的。

當下元老散了。張骨董嚇得汗流浹背。張道陵也古都着嘴跑了出來。張星官笑嘻嘻的道：我從前說過張三先生是不能夠讓他到元老院來的。你們不信。如今果然是只有他一位在這裏搗蛋。張道陵奮然道：只有奏明大天尊，擇他出去，免得他惑亂人心。罔恤大體。於是一同到靈霄寶殿。可巧張居正在那裏條陳事件。張道陵一奏，明了。玉帝默然不語。把個張居正氣得鬚鬚直豎。登時提出辭職書，跑回江西老家裏去了。玉帝同張天師商量了半天，又請了文昌帝君來，叫他組織內閣。文昌帝君苦辭道：微臣管了幾百年的時文試帖，實在沒有一



點新知識也不懂甚麼叫做憲法萬分不能勝任。張天師道：帝君不必太謙。現在的內閣不過是承上啓下而已。如果帝君恐怕一個人弄不來，帝君手下的天豐地啞兩位童子正是一對最合時宜的材料。如今在總理之下，設二位左右丞，帝君就不怕忙不過來了。文昌不得已，便領旨下殿，同張天師商量一夜。第二天奏明玉帝，一面派張桓侯到陰司地府去清理積案，一面組織人才內閣，提交元老院通過。那閣員的姓名是：

張邦昌的外交總長。張士貴的内務總長。張獻忠的陸軍總長。張順的海軍總長。張文遠的司法總長。張琪的教育總長。張驢兒的農工商總長。張別古的財政總長。張鴻漸的交通總長。文昌帝君的天務總長。天豐童子的天務院左丞。地啞童子的天務院右丞。

因爲上次張骨董做了政府委員，說出話來不能夠動聽。到底是一個借妻的飯桶，辦不得事，便派了秘書長張儀做政府委員。那張儀到了元老院中，走上演說臺，口若懸河，對着衆人說道：外交總長須要外國人敬重佩服的人，才能夠佔得外交上的勝利。張邦昌先生從前在宋朝的時候，徽宗欽宗都被蒙古人拿了去，宋朝總算是已經亡了。誰知張邦昌先生居然拿出外交手段，籠絡了蒙古人，蒙古人竟立他做中國皇帝。雖然做得不多，幾天這一番掀天揭地的事業，也就很可觀了。古來的外交人才除了石敬瑭總要算張邦昌先生是一個好手。至於內務總長，總要能夠駕馭全國的人才。張士貴先生雖然不大著名，然而當初跟着尉遲恭、征、剿、高麗，很有能耐。況且張士貴先生有位千金小姐，招贅了一位何宗憲，可以稱得應夢賢臣。白袍小將如今不要說張士貴先

生能夠籠絡得薛仁貴大立功勛。就是那位千金小姐的籠絡手段亦復不弱。他父女兩位恩威並用。還怕天下的英雄不入他的彀中麼。張獻忠先生本來是七煞星轉劫。他練兵的本領。大概諸位盡知盡曉。現在的外交。既然有了張邦昌先生。將來決不至於同外國開釁。當陸軍總長的人。只要能夠削平內亂。就是了不得的人才了。況且張獻忠能夠造成內亂。豈有不能消滅內亂的理。至於現在一般半通不通的人都說張獻忠先生殘殺同胞。慘無人道。那都是些胡說亂道。諸君要知道張獻忠先生如果不殺那一班人。那一班人也就要殺張獻忠先生的。難道那一班人要殺張獻忠。就不是殘害同胞嗎。還有海軍總長。是專請了梁山泊上的好漢張順來充當那張順先生。獨霸潯陽江。精通水性。在水底下可以伏得七日七夜。他若來練海軍。一定是最好的。況且他的綽號叫做浪裏白條。可見得像貌一定好的。還有契哥契弟的資格。更加與現在海軍人物合式的了。張文遠是鄆城縣押司出身。例案是最熟悉的前年張天師攷察憲政的時候。在那南贛部洲聽得一件新聞。說是風流總長只有司法界最估便宜。張文遠先生同閻婆惜的歷史。諸君向來稱道不衰。想那南贛部洲已經有那一段風流韻事。大羅天上何妨仿照而行呢。教育一門向來是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那位張君瑞先生向來以生平不二色自誇德行。一定不壞。後來看見鶯鶯小姐。偏會找着紅娘。穿針度線。才情也就很高。況且張生跳粉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知道這種體育工夫。尤其神妙。請他來做總長。旁的不講單只兩件大事。已經要震古鑠今了。是那兩件呢。一是跳粉牆的體育。趕緊提倡起來。預備三年的工夫。將來第三次遠東運動會。咱們天上的學生。

就可以參與了一是現在的學生。囂張得了。不得無論甚麼事都要出頭。現臉妨害邦交。妨害國政。擾亂秩序。擾亂人心。非常可惡。張君瑞先生發揮他那想鴛鴦求紅娘的智育等一般青年學子。一齊把聰明才力。銷磨在那鑽穴驗牆的事情上。便可以減少無數的風潮了。至於農工商一部的事情。本來沒有甚麼緊要。現在仕路宏開。甚麼爛羊。冒騎。都。爛羊。侯。關。內。侯。一齊都出現了。張驢兒的羊肚湯。正該在這個檔口發一個利市。那財政總長。第一緊要的是外債。萬萬不可忘記了。數目同那按年攤還的日期。張別古先生連趙大欠了他一雙草鞋錢。都時時刻刻記在心上。人家不還他錢。便烏盆也拿他一個人家欠他的。如此分明。他欠人家的。可想而知。他如果做了財政總長。那欠人家的外債。同那比一雙草鞋錢大幾萬萬倍的數目。他一準忘不了。充其拿烏盆折帳的手段。那天庾正供。百姓們要是少了一邊半邊沙壳錢。他一定是不能答應的。豈不是第一位理財家麼。天上版圖過於遼闊。要想交通便利。非得造成五十萬里的鐵路不可。只是財政支絀。築造起來。談何容易。那張鴻漸先生。恰有一位外室施舜華女士。那施舜華女士得了費長房的嫡傳。有縮地奇術。況且又有竹夫人。可以當作飛艇之用。將來他倆夫妻騎了竹夫人。四處把地皮縮將起來。豈不交通非常便利嗎。

元老院中人聽了這一席話。便有菜園子張。青船火兒張。橫沒羽箭張。清等一致贊成。只有張廣才。張公道等少數人反對。因為張桓侯出差去了。那一班元老裏頭的。甚麼張天左。張天右等都肆無忌憚。衆口一辭。居然決認了。於是這一班閣員。都接印視事。照着天雙地啞的宗旨。做起官來。政治一方面就沒有甚麼事情可記的了。誰

知這個檔兒有一個老而不死的妖仙鬧出一段小小的風流笑史。做這轟轟烈烈人才內閣的結束。

玉帝因爲改變了政體，便設立了一座天史館，要搜羅一代文獻，記載起來，便採取虛名。找了那位開天闢地、白蝙蝠精變成的張果老，做了總裁。那張果老倚老賣老，平日是東倒吃豬頭，西倒吃羊頭，靠着白喫白喝過日子。有一天，呂洞賓來見他，說起白牡丹年老色衰，迥不是從前才貌，打算兩下裏撒手了。張果老聽說，不覺老與勃發，使向呂洞賓討了那白牡丹來。老腔老調，對吹對唱，倒也打得火一般熱。桃花照命，老運亨通，不多幾時，就榮膺天史館總裁的特簡。張果老高興得了不得，便帶了白牡丹搬進天史館住了。下來天同白牡丹頑耍嬉笑，任甚麼事也不管。天史的事一概都交給幾位門生甚麼張秀玉、張繼寶等等隨便辦。不料白牡丹看上了張秀玉，年輕美貌，勾勾搭搭，未免有情。張果老知道了，不覺大怒，想了幾天，想出一條惡計，便叫張繼寶去勸劉翁復辟，叫張秀玉私自走進天尊的秘書廳，盜取宗卷，放火焚燒自己，却向玉帝告密。玉帝聞報大驚，當下派了九門提督張士誠四面兜拿。那張秀玉機巧伶便，改装逃到羅剎鬼國去了。張繼寶剛剛回來，齊巧被捕，嚴刑審訊，供出張果老的主使。玉皇恐怕聲張了很不好處置，那位劉翁只叫天雷打殺了。張繼寶也就不復追究。張果老意不自安，連夜帶了白牡丹逃往洞穴去了。

却說那人才內閣糊裏糊塗，過了好些日子，忽然羅剎鬼國說是要解決懸案，同張邦昌交涉起來。張邦昌便一五一十的都承認了。恰好張桓侯清理了陰司地府的積案回來，聽說羅剎鬼國交涉得了勝利，不勝憤怒，便走

到靈霄寶殿。同玉帝力爭。玉帝說道。這回交涉已經承認。是沒有法子的了。張桓侯道。好好爲甚麼要用這一班渾蛋東西。玉帝歎道。這是我家天下的一點私心。如今也就不必追悔了。張桓侯聽了。怒得咬碎鋼牙。回頭就走。走到不周山山頂上。大喝一聲。比那喝斷瀾陵橋的威勢。還猛烈一百二十分。登時天傾西北。地陷東南。洪水橫流。乾坤毀了。

## 牛皮王

著 超 原第五集

豁浪……豁浪……我的心好依傍。我的口好雌黃。我的面好風光。我的步好堂皇。百尺樓臺。六月霜。大家叫我牛皮王。

列位。我也不曉得這牛皮王是什麼一個人。那一天在一枝香晚餐的時候。祇聽見間壁檯上。霹靂似的拍拍兩聲。

說道。不錯……是呀。現在不要臉的後生。偷得幾句唐詩。讀過幾篇聊齋。就混在書局裏喫飯。還有那幾個血腥氣的書販子。賺得幾釐幾分錢。便着實恭維他。諸君不看現在的報上。天天的名著出現嗎……請……請……請多喝杯白蘭地。

……像老先生是真難得。只怕這幾位著作家。都不在你老眼睛裏呢。

成什麼東西。不是我說句誇嘴話。現在年也老了。心思也雜亂了。手筆也生硬了。要做一句。却也做不得。若是倒

退二三十年。不但這幾位著作家不在我眼裏。便是曲園、樊山、湘綺、蘇龕、諸公也都讓我出風頭呢。我還記得那一年。同友人登高。有一脚踢翻宋四拳。打退唐之句。後來這一天夜裏。使夢着少陵。放翁兩個代表在我跟前。苦

舌哀求。說先生不要這樣激烈。我們音韻的香火。掙來是很可憐的。碰巧席上有一位先生。也是一知半解的。說道老先生的詩句。自然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了。不過打退唐一拳。兩拳也就夠了。何必定要四拳。這個倒要請教。

你也太糊塗咯。一拳打初唐。一拳打盛唐。一拳打中唐。一拳打晚唐。不是四拳是什麼。言已。呵呵。大笑。舉座亦大笑。捧上又拍拍兩聲。

菜來……什麼菜……老爺五香鴿子。

噉噉哺哺。靜了好一回……今天我肚子餓了。倒還喫個精光。講到這個味兒。實在不好。我在家裏喫一隻鴿子。大約極少。須兩塊多錢。先宰一隻極肥的母鷄。將鷄湯燒成火腿汁。後來加入扣麻干貝。再後加入自製蝦子醬。搗成淨汁。用炭火將冷汁和鴿子。煮兩點鐘。照這樣烹調。方纔甘旨可口。現在大菜館的鴿子。並無真正香味。不過加些椒末。桂皮。瞞騙人頭。那裏有好味兒。嚼出來呢。

老先生的食品。比得荀氏饌。經段家食譜。將來一定要登堂大嚼一回呢。

你來來……好……你來。又停好一回……唉。現在的時候。做官也太容易。不管他識字。不識字。懂理。不懂理。只

要。有。門。路。兒。有。資。本。兒。不。怕。運。動。不。到。我。聽。說。現。在。我。們。兩。位。本。家。在。京。城。裏。也。臣。門。如。市。呢。

貴華宗是什麼官諱。

一個。就是益棠。一個。就是嘉蓮。照家譜排來。都是我的姪曾孫呢。現在大總統倒很賞識他。有政治經驗。其實我們姓王的。與大總統本有一脈從前我們一位先祖在河南做十年幕老爺。膝下一位小姐原來許與姓袁的。聽說這位姑老爺還是現在大總統幼孺的叔曾祖。若是真個不錯。大總統還須叫我一聲太姍長呢。

呵呵一笑。人靜聲微。我料所謂牛皮王者一定吹到別處去。側着耳朵聽一回唧唧咕咕。從板壁中透出。我才聽得兩句。請諸君猜一猜。是什麼說話呢。

……孫文是我老同行……黃興是我舊門生……

# 民權素粹編第四卷

## 第五集

### 雜著類都四種

#### 甲種海外異聞

#### 贈花表情

穀仁 原第一集

歐美男女多好佩花。或以贈人及弔亡者。人多以爲飾容。及汎汎社交之用。不知彼實以之表情。意至深遠。如菊花。表莊重。勿忘草。表極端之戀。愛。白百合花。表溫淑。白薔薇。表恬淡。黃百合花。表華貴。紅薔薇。表姣羞。赤百合花。表嬌豔。黃薔薇。表妬嫉。長春藤。表忠誠。梨花。表信仰。葛利瑪奇士表巧妙。橙花表貞操。櫻花表浮薄。紅節拉紐表撫慰。蒲公英表秀媚。未開之菊花。表坦適。灰百合花。表幸禍之復歸。紅山茶花。表哀憐。木蘭表親愛。耐冬表慈愛。近人學時髦者。輒好插花於紐。其亦研究之否。

#### 西婦驕奢

穀仁 原第一集

巴黎有一人向裁判所訴其妻爲過度之驕奢。要求離婚。其理由謂此婦一年間購三十七頂帽子。其價平均一頂二十圓。製衣服一十七套。其總額四千八百圓。然據倫敦衣服商店言此費用在倫敦之婦人乃極普通者。不



足爲異大約此婦人比於其夫稍覺奢華以致其夫有如此之舉動觀此可以見西洋婦人之侈用矣

### 竊賊絕技

雲 原第一集

印度幸地司族人咸不務正業所習者惟竊取人物之手段以竊技愈高爲愈榮小兒至四五歲爲之父母者即教以鑽牆穴隙忍饑耐渴與夫行竊時種種應用之技如羊之咩犬之吠雞之鳴驢之吼及其他各種禽獸之行動聲息無不徧習之竊技更進者能臥地爬行或手足著地飛奔如犬兔最高之技能以身倒立立足作樹形某夜有一印度馬巡行時見有物匍匐於地心知有異乃下馬避立樹後不意此樹即幸地司人所變因該竊見馬巡迅至不及趨避即倒立爲樹形以欺之馬巡於黑暗中不能別樹之真僞故隱身於僞樹之後且以所戴之帽脫置僞樹之枝上而探首於枝叉間察視彼處可疑之物久之竊賊心焦急不能久倒立乃翻一觔斗而逸馬巡見樹能倒立狂奔驚駭欲絕急跨馬追之兩賊均逸不知去向矣奇哉技也

### 男女易體之預測

雲 原第一集

法京巴黎有研究人類變化學之波連博士平日素以人類各部之進化退化刻意研究頗有發明近又發明一種經驗及其原理嘗曰二百年後男子必變爲女子女子必變爲男子證之學理考之事實已可斷言且不及二百年男子無鬚女子有鬚亦視爲極尋常之事觀於今日即男子頗多無鬚者女子亦間有微鬚者此即男女將來互易形體之漸也此學說出而各國人類學家咸詫爲奇特已紛紛就問其立說之根據矣

## 產異

陽生 原第一集

某西人嘗自呂宋携駢生二童子至香港。其身軀手足儼然。兩人惟臀部相連。穀道則祇一而已。見者咸詫爲奇觀。又暹羅國中有駢生女子二人。居布歷頓地方。西歷一九零十年三月二十號。爲第三次之生日。賀者紛紜不絕。兩人身體駢合爲一。骨肉皆相連。然於兩人之安寤及喜悅。初無阻礙。有某醫生見之。曰：以年歲論。兩人之生長實與常人無異。且甚聰健。兩人雖連合爲一。變不能分解。顧其戲弄與愛憎。又各具一性。如姊妹然。凡遇玩物。有時兩人共撫弄之。似甚相悅。者有時忽又反顏。互相爭奪。各不相讓。亦異聞也。

## 農人之道德

陽生 原第一集

俄國有一商人。一日行於野。人跡希少。天已垂晚。即借宿於某農人家。農人與商人會晤後。甚投洽。次晨商人去。至半途。始憶失去一皮袋。內有英金一百鎊（合英洋約一千元）。但失於何處。百思不能得付之。無可如何而已。農人子是日在路中。見商人遺失之皮袋。不敢拾取。歸家告其父。父往視之。果然。即令其子以泥蓋皮袋之上。而植花於泥中。以誌其處。數月後。商人適又借宿於農人家。農人已不識商人。閑談間。商人述及數月前失袋事。農人即詳問袋內藏金多少。所答與前袋相合。即令其子借商人至埋袋處。取還袋內英金一百鎊。絲毫未動。商人感激。常對人稱道該農人父子弗衰。

## 各國藏書

震旦 原第四集

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號。巴黎新彙報載。核計各國藏書之處。及書帙之繁夥。亦頗足以新聞見。據云。奧國有大書樓五百七十七座。計書籍五百四十七萬六千冊。法國書樓五百座。計書四百五十九萬八千冊。意國書樓四百九十三座。書四百三十五萬冊。普國書樓三百九十八座。書三百二十四萬冊。美國書樓一百六十九座。書二百八十七萬二千冊。俄國書樓一百四十五座。書九十五萬三千冊。此外之藏書家。猶未與也。又考法京巴黎地方。有一極形闊大之書院。藏書最富。獨得二百零七萬九千冊。德京柏靈亦有一處。堪與巴黎相伯仲。其數爲七十萬冊。若羅馬華棣岡大院内。更有手抄書籍二萬五千冊。寫細宛若蠅頭。珍惜不啻鴻寶。爲各國所不可多得。云。逆溯圖書館之緣起。蓋始於埃及國。乃古代圖書館中之最大者也。其在希臘。嘗辟脫喇塔斯執政。府創建公用之圖書館。羅馬則始於阿希尼亞斯。庇魯里約。至羅馬帝政時代。圖書館之數。雖頗增加。迨國亡之際。概爲戰亂所破壞。自印刷術發明。圖書之價漸廉。故圖書館之建設。日增月盛。馴至今日。藏書遂多至數十萬部矣。循是以談。則東觀石渠。不爲倖觀。諸子百家。更渺乎小矣。有教育責者。曷嗟乎是。

### 嫁女奇聞

談瀛 原第四集

南洋有客籍人某甲。久居於香港。向執薙髮之役。兼業醫。膝前有子女各一。其子已因疾而殤。某抱喪明之痛。遂自故里擇一猶子以爲子。既至。命女以兄禮待之。迨後。某糞除一房。竟命子女二人。行同結婚。同居者憤其事。日以諛語嘲之。某命子女遷寓於園坵中。以作避地之計。日來人言嘖嘖。聞者甚衆。有好學者。特書此事。標

貼於街頭中有一紙仿七律之格雖其中多粵屬諺語蓋紀實也故錄之以供閱者一笑該貼云喜重重重重疊重千金出閣子乘龍暫將兒子爲佳婿權把親爺作岳翁奠鴈不須過別宅歸寧何用費行蹤從今一派家庭樂肥水晤憂漏隔涌

### 娶妻奇夢

談瀛 原第四集

舊金山某餐館主名李村基卑者近在官署控其妻供周麗蝶氏謂周雖與已結婚實已先有夫在請官判准離異官問何以探悉李村基卑曰余於數月以來之某夜忽夢見余妻在法京巴黎與一男子携手同行余適遇之妻即告余謂此男子者即彼舊日之夫也彼與此男子成婚五年後乃更與我結婚余覺而異之蓋方余夢時妻實與余同宿而余忽感此異兆故不能無疑於心爰即親詣巴黎調查冊簿果得實據蓋余妻實於一千九百年與一男子名哥燦者結婚今其人尙生存云

### 傳信蜂

震旦 原第二集

近有某英人思得一法能令蜜蜂傳遞消息其教蜂之法將蜂窩編以色旗使之認熟然後移旗他處試之蓋蜂最戀其王王所在則羣焉趨之雖遠弗失久之教成一二十蜂遇有軍事或須告急先以照相器將字跡縮小印以極輕薄極微小之紙繫於蜂腰縱令飛去雖數十里之外必能尋旗而至其處且爲物甚微日光中人不得見即見亦不以爲意也

## 發笑草

震旦 原第二集

亞刺伯產一種異草名曰發笑草其色黃如金外似蠶絨內容豆大之顆粒二三枚俟其乾時磨爲細麵食少許即能令人狂笑不止雖平素極嚴重之人食此後亦必舞蹈喜笑如痴如狂經一時許草力始解人亦疲極而眠醒時問以舞蹈喜笑之事茫然不知蓋服此草後知覺頓失也

## 大食國

震旦 原第二集

南洋富易齊島民極饕餮胃量過於常人遠甚尤嗜豕肉每食盡十磅之多猶謂腹未果有宴會入座即恣飲啖吞煙如餓獅饑虎四座惟聞鋪啜聲食盡再增越數日方止南洋漫游之旅客初見極驚異後以其土人之健啖也即名此島爲大食國國中逢島王之冠昏葬祭等事宴會尤盛數年前值島王婚事開賀會之祝宴前後凡歷十六日島民摩肩接踵爭赴王邸入會場攢坐飲食入不復出互以健啖誇同衆迨十六日後散會始皆撐腸鼓腹而出猶憶當時宴會之尾品（爲最後之食品即果實等）供客時層積如塔每堆高及四十尺食盡始散即此食後之尾品計算則全體之物殆無量數云

## 結婚之新俗

震旦 原第二集

近時歐美報紙有名全球日報者曾載羅馬尼亞有一種結婚之奇俗述之頗足供談助凡女兒欲占鳳者祇須赴一村村中有馬車有火車此馬車與火車即所謂婚市也女子之往者必挈其家用什器烹飪之具此外則以

襖褲爲尤重。其尤奇者，則必須携家神與竈神共往。蓋是亦裝奩之一分也。行時，其家屬相牽送之。既抵其處，女子之車與裝奩之車，排列於場，與他家之來者，作雁行式。女之父母，恒分列於其女之後。於是而羣少年至矣。往來於車前，恣意賞鑒，弗稍假借。且美少年賞鑒之時，亦作魚貫行。有當意者，則自隊中出，注視女子之面。女子亦注視之，彼此以目成略一計較，嗷嗷如論價然。迨兩造意愜，即當場成禮而去。

## 磨麵人

逸梅 原第五集

磨麵者，英吉利人性貪吝，錙銖與人較。設小磨廠於太姆士河濱，意未云足。閒覽報紙，見載實業界上之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電信大王以及各公司之資本家儲積金動輒以數千萬計心焉羨之。一日暇居無俚，正瞠目作非非想，忽聞隔鄰某甲夢神三次掘地獲金。磨麵者自維晝夜辛勤所入，祇供一飽。若得如某甲則足矣。迺輟其業，專思得夢。豈料慾念深摯，竟償其願。神示以藏金處在磨廠頑石下。於是喜出望外，秘不宣揚。如是每夜必夢一而再，再而三。一覺醒來，天將曙矣。急持斧赴其夢境中藏金處而掘焉。果得一頑石。磨麵者作得意狀曰：「夢驗矣。夢驗矣。然力不能動此石，歸告其妻以助之。愈掘愈深，地窖空，屋漸欹，側不之顧。而磨廠歲久滋敝，金未獲，垣墉磨機先傾頹矣。」

## 女傑

逸梅 原第五集

喬痕埃克者，一法蘭西之女子也。生於一千四百十二年。家居勞靈省之桃姆村。父業農。炎夏助父耕作，赤烏灼

膚。辛苦備嘗。隆冬。司紡織縫紉事。朔風若剪手足。皆僵不輟。時鄉村僻壤間。少學校。村人甚固陋。女亦不知讀書。然秉性與庸人異。沈靜寡言。語無雜慾。與人交際。則藹然可親。村人皆重之。時英法開釁。法之亞倫司城被圍。巴黎及法屬北部。旦夕且下。法皇出奔。太子嗣立。舉國人民。惶恐莫知所措。喬痕埃克自恃一弱女子。決不能挽回危局。既而轉一念曰。同爲國民。豈忍坐視祖國之淪亡而不救。設萬一不幸。竟葬身於鎗林彈雨中。則爲國家犧牲。爲同胞犧牲。雖死有價值。何憚而不爲。於是毅然決然。請命於皇太子。太子許之。一千四百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誓師出戰。適風雨交加。喬痕埃克穿金甲。跨白戰馬。執繡百合花之白旗。冒雨率師戰。奮不顧身。大敗英軍。不料勝敗不常。一蹶被虜。卒爲英軍焚死。時年僅十九歲云。

### 俄公爵之賭妻案

亦民 原第十七集

俄境基布西族。不乏美婦人。且可以金錢貨取。故往往釀成笑柄。有著名畫家費勒司根者。與一基布西少女相戀愛。未幾。竟成婚約。費勒司根有友名茄托科。俄庭公爵也。現任陸軍士官。斯夕往來費勒司根家。驚其婦之艷麗。時作遐想。然羅敷自有夫。固亦莫可如何也。居恒默禱上帝曰。上帝佑我。使費勒司根自棄其妻。則佳人自歸我有矣。蓋基布西慣例。凡婦女與異族結婚。而中途離異者。須處放逐之刑。俾流落以死。費勒司根之婦。而果見棄已。則乘時結以恩義。必能如願以償也。遷延日久。費勒司根迄無棄妻之兆。一日。茄托科促然詢曰。君之於細君。初無厭棄之念。乎。費氏不解其意。笑謝之。茄托科於是佈反間之陣。果一日而勃谿。至三度。茄托科曰。時會至。

矣。機不可失。乃於夜間携酒菓赴費勒司根室。相與轟飲酒闌。謂費曰。吾輩賭博以消此長夜可乎。費故好博。且一擲甚豪。雖公爵不相下也。此際適手頭空乏。爲公爵所偵知。故以是窘之。費聞言。嚙嚙良久。因以實告。請俟異日。公爵曰。現金缺乏。則賭實物亦佳。費曰。一身以外。無長物。奈何。公爵曰。若聞中有基布夫人。非尤物耶。如肯賭者。我當倍若值費於時。賭輿勃發。且憤公爵出言之見忤也。率然曰。諾。果敗者。即以夫人贈君。勝則當償我二萬。盧布。公爵曰。然則宜署券免貽後悔。費欣然從之。以爲未必果敗也。署券已。各懷一紙。然後入博場。不幸費勒司根竟三戰三北。此數日前曾經反目之細君。利時間已非。已有心中雖不無懊惱。然既經署諾。亦聽客所爲而已。公爵乃自入內室。携基布西夫人。手示以券曰。若今爲公爵夫人矣。言畢。載以馬車而歸。至是。費勒司根大恚。亟謀諸律師。求直於法。曹臨審。讞官將以賭博入兩方罪。被告律師提出抗議。謂賭博以金錢爲目的。物今茲兩方之賭志不在金錢。特以賭博勝負。決基布西夫人與兩方之離合耳。且離婚爲法庭所許。而又出於雙方之同意。則此案當然取消。費勒司根以法庭主張於己亦無所利。乃自請免訴。法庭亦遂置之。

## 羅斯福趣史

醒華原第二集

羅斯福最富於愛情。嘗於晚餐會中。與其故友談西部曠原之生趣。其友曰。君曩塵都市。諒非所樂。况西部爲君發祥地。君胡勿往游歷乎。羅笑而不答。惟以目注視其夫人。其友尙未喻意。繼語曰。我言當愜君意。羅又不答。座中一少婦曰。君全未解羅斯福君之意。其友瞪目曰。何故。少婦曰。君何獨不爲羅斯福夫人一思。其友豁然大悟。



乃相與歎羅氏伉儷之篤。

羅氏爲大總統時有紐約女郎名克洛維亞者忽仰藥而死死後得其遺書曰妾之駭骨乞大總統羅斯福君付之火葬此外更無所求於大總統羅氏聞之竟莫名其妙自謂平生殊不識此女郎而以身後之事相付託實堪詫怪久之乃憶得少時居達古達曾與此女郎共坐馬車遨遊一次女郎遂鍾情於羅氏卒以人事牽掣未遂婚媾羅氏娶他氏已忘此女郎久矣然女郎作繭自縛終以情死羅雖英雄得勿自悔其薄倖乎

羅氏平居最喜與小兒女嬉戲極天真爛漫之樂羅之兒女六人其二人已屆成人之歲不能適於嬉戲其他四人皆幼稚日與羅氏爲家庭遊戲其最有趣者爲獵熊之戲或在園外或在室中最初扮作熊者必爲羅氏手足匍匐於地學作熊叫其聲嗥嗥兒女四人互扮獵夫爲發槍追捕之狀捕獲後羅又自爲獵夫追逐小熊跳躍自得輪流扮演久而忘倦信可樂也

羅氏在大學肄業時常與人拳鬪其同學之友至今猶樂道之羅氏平時最長於穿手套（拳鬪之一種）雖其軀幹輕小目又短視然往往能制勝蓋拳鬪之事最不利於短視者以鬪時必罩以眼鏡萬一不勝而中敵之拳則其鏡碎裂將傷目而盲也其危險如是而羅氏不之顧一日羅與人拳鬪方酣審判員忽然呼止羅即垂腕聽命敵猶不止猛揮鐵拳擊中羅氏之鼻鮮血迸出徧染其面觀者咸憤敵之無狀羅反止之曰彼適未聞審判員之命毋怪也言訖更與敵握手其襟度之宏遠蓋不可及也

羅氏爲大總統時。加奧罈度省古李利埠。有製糖廠之化學師。名安尼斯文活者。告人曰。我嘗親扶羅斯福總統之臂。蓋羅氏十四歲時。詣德國度利士典埠。肄習德文。寄居安氏之家。一日。羅氏戲以皮袋擊安氏曰。此吾美國打人之法。安氏年齡長於羅氏數歲。乃執羅氏橫之股上。亂扑其臂曰。此吾德國打人之法也。及羅爲總統。安往白宮謁之。彼此縱談此事。相與狂笑不已。此又可想見羅氏之風趣也。

## 弗利得利軼史

悔原 原第五集

柏林某王家庭園。爲名王弗利得利第一之眷幸地。園饒風趣。每晨八時。王輒至。謳歌其中。未嘗虛夕。有磨機廠者。與園爲鄰。其麵粉非不甘美可口。苟非磨聲。咈咈。爐煙薰薰。喧雜塵濁。惱人幾死。則慈惠清閒之。王當與高采烈之際。必不憶及其間之有是鄰也。顧機晉憂。無時或間。塵飛工語。駢查而至。而王之長思。沉慮。餘與雅懷。爲其打消者。太半在廠主之鳩工作業。殊未暇爲鄰居計。且顧慮其鄰之竟爲王也。一日。王召廠主而告之曰。君知之乎。磨輪爐灰。擾人太甚。吾與汝不得比鄰居矣。當有一行者。君將何以處吾園。廠主曰。王也。鄰也。爲王計。當備園。王索價幾何。王曰。異哉。子也。余園豈汝之財力所能購哉。敢問廠值。廠主曰。英明。慈賢之王。王誣矣。予廠值亦非。王能措辦也。王縱有鉅積。終不能自余手賄得此磨廠一辯。一駁。舌戰許久。王雖估計至再。至三。而廠主堅執己見。不肯遷就。且決絕其詞曰。廠非金錢所得。易王欲貨之於我。手勢必不能。夫廠吾之生產地也。吾必死於。是爲吾父之遺留物也。吾必以傳之吾子焉。且吾歿之後。子子孫孫。必繼續承承。承承。或有替。不易其業。不遷其居。焉。

王聞之而意困而色變。遂厲聲以示之曰：「穎悟如子，子亦知我普魯士之王也。夫當有力以制汝，出一紙書硬抵廠價，而汝機碎，汝輪廢，汝廠毀矣。」奚事今日之喋喋爲哉？即徑行沒收，勒逼遷居，亦惟吾意。汝將奈我何？廠主聞之，益不動聲色，毫無懼意。莞爾而笑曰：「善哉言乎！王誠賢者，宜出此若然，必柏林城中無法廳，而後可彼蓋預知法廳之執法不撓，普王之賢明愛人，決不能逢君欺民，自敗法憲也。故強項乃爾然，王亦達人，深自悔，惜急改顏易色，與廠主盡賓主之禮，聯鄰居之誼，歡舞而散，終其身不事侵犯，故廠園至今日猶比鄰焉。」

弗利得利之生涯極其簡樸。至以侯王之尊，向左右僕從不過數人。日者王寢寤而不寐，捫鈴以呼其僕。僕本近居隔壁，乃寂無應者。重按之，仍無效。王遂振衣起，步入前室。前室者某侍之臥所也。王登門，即見侍方倒臥榻上，鼾聲如雷。欲趨而覺之，未行。忽瞥侍之風衣囊中，有物夾附其端。未已立見，心竊訝之。王好奇人也，徑取而讀之。蓋函牘也。函內何事，何人遣與，則侍之母所貽於其子者也。文如下約云：余獲汝助，感甚。汝之孝敬，非由薪俸中節儉而來者乎？余固知汝手頭不甚闊綽也。夫孝能格天帝，將福汝。雖然，吾冀汝禮天如事王，竭誠無僞，庶福有淵源。凡世間吉利事，上帝悉舉以畀汝。汝其識之。王閱已心嘉其孝，謂此實天地間好男兒也。乃退入居室，取紙幣一束，附函內，仍安置原處。時某侍猶在夢昧，未之或知。王歸，復振鈴，聲益激。於是某侍醒矣。王曰：「汝安乎？侍聞王善，怔忡以答，惶恐作謝，不意倉忙急遽間，伸手於囊，有物相觸，出而視之，紙幣也。侍色立變，直以目視王，不稍移，且含淚於睫，語吃吃不能出。諸口者半晌，餘王叩之曰：「何爲也？」侍即趨跪王前，泣聲訴曰：「嗟夫，陛下囊中不義。」

物不知何自來。子受人誣陷矣。王曰：都俞天錫之祿，惟恐人知。每在暗昧中，此蓋彼蒼以貽汝母者也。汝母老耄，汝其愛之敬之。余亦爲汝代，乃母憂爲乃母祝焉。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狐兔之微，無不知惜其類。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弗利得，利者可以風矣。

### 琉球遺民毛有慶

亦民 原第十六集

琉球故我國藩屬。自有明洪武五年，歷奉正朔，歲時朝貢無怠。清康熙元年，冊封中山世子尙質爲王。定二年入貢之例。嗣後新王即位，必專使請封，奉我國爲父國。我國文化，遂普被其中。清同治十年，日本因臺灣生番，虐殺琉球航民案，收琉球爲藩屬。清廷不之顧，旋日本舉兵侵臺，清廷始與交涉，竟以曖昧條約，默認琉球歸諸日。有光緒元年，日本禁琉球向中國派遺慶賀朝貢使節，且禁用中國正朔，改用明治年號。琉球朝野皆眷懷祖國，不肯聽從。向日本哀求寬免，一面派使清廷請求援助。清廷仍不之顧。光緒五年（明治十二年），日本廢琉球藩爲縣，徙藩王於京都，設縣知事治理全境。其時琉球朝野志士，迫於窮境，顛連無告，轉徙流亡，實不知拋棄許傷心血，淚而忝居父國之中華民族不之覺也。事後尙有志士多人，西航我國，甘食首陽薇蕨，以免受辱。倭鄰且從事恢復運動，迄無效果。吾今所述之毛有慶，即從事恢復運動中之俊者也。

毛有慶，名盛棟，故琉球世家。祖父毛殷良，操縱朝政，與當時親日派之宜灣朝保極端反對富漢學。工詩文，有慶秉祖父傳授，風姿玉立，氣概凜然。當廢藩置縣之際，蓄謀反抗同志之健者林世功，以身殉焉。有慶仍借未死諸

人多方策畫。光緒五年。乃連袂來歸福建。時年剛二十四耳。

有慶初到福州。係深秋時候。賦五絕二首。其一曰。覆水望秋零。哀鴻不忍聽。啣書逃虎口。凌狼渡鯤溟。其二曰。畫檢南閩針夜觀。北斗星雲帆幸無恙。飛過暮山青。有慶留閩一年。所有吟詠詩詞。集爲閩游草。就中多稱佳構。其游南澗五絕曰。之子游南澗。從流採白蘋。漁翁笑相問。說罷各沾巾。詞雖簡短。實有慷慨激昂無限蘊蓄之致。驛樓獨坐七絕曰。綠水青山倦品評。樓頭獨坐計前程。凝眸故國雲霞遠。回首西南有雁聲。客中愁况躍躍紙上未幾。與同志議定久留閩中。終歸無補。應以一部分走北方。已則仍歸琉陽。相機舉措。又以七絕留別。其詞曰。無端離合苑浮萍。錦纜雲帆不可停。惆悵分襟從此去。天長海闊共蒼冥。

有慶留福州。適法國海軍提督克魯伯攻安南。進逼馬江。左文襄受朝命前往迎戰。有慶耳左之盛名。躬詣行轅。請謁左極嘉其志。厚慰獎之。並屈尊就琉球館行答拜禮。有慶酬以五律二首。左大嘆賞。其詞曰。法蘭仇屬國。皇。上詔長征。命重能謀將。令嚴敢死兵。旌旗分隊燦。刁斗擁軍鳴。駕到琉球館。焚香鼓舞迎。蓋此役吾國爲藩屬。而戰亦慶實具無限同情。且日本攘奪琉球之際。左氏曾主張奪以伊犁一部。讓與俄國。不可使倭奴橫恣於琉球。於時適有伊犁事件。故云然。故有慶之甘心拜禱。實逾恒輩也。然大局已去。雖以左氏之雄。亦惟有長嘆奈何。灑一掬同情之淚而已。

有慶去福州。預定向太平山進發。適風力猛烈。折向那霸。爲邏者所得。投諸獄中。功業未遂。身成俘虜。其痛切爲

何如且自國變以來親丁早經零散有家歸未得天涯剩此身乃有慶此時情境也天公猶欲肆虐有慶僅存之叔母亦於是時下世有慶獄中聞訃痛不欲生爰作悼亡七律四章其一曰荏苒光陰迅若梭叮嚀之子莫蹉跎感思風木情何極悵望雲山恨更多回首一生能聚散凝眸千古幾消磨餅之罄矣惟鼻恥不忍哀哀讀蓼莪自是數月後遇赦得歸首里作歌曰履屨白駒嗒嗒晚桑榆脫矣他幽獄歸哉我覆都荆妻忙裹鯉稚子乍沾醅斟酌類相勸酒杯却起吁又曰今年始返家步圃擇桑麻舊幹猶交朶新枝更卷芽清風吹偃草馴鳥下迷霞倦處依鉤愁日西竹影斜慷慨悲歌之氣讀之令人如見也

有慶閑處家中仍與我國志士暗通聲氣二十七歲生一子名盛英三十二歲再西航我國由天津轉赴福州愛鬱內蘊瘴癘外侵遂以病歿時光緒十九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三十有三歲

有慶生時固沉靜寡言笑然眼光赫奕灼灼逼人見者知爲英邁之士當時日本政府雖欲死彼而甘心實以利密衝突之故至今則日本人士間固稱道弗衰也閩游草中尙載憶家一首爲當時對酒而作其詞曰高樓望煙渚歌舞惱青春恨綴桃花鬢情凝柳葉顰清憐玉指酒暖濕朱唇憔悴君知否香闥入夢頻纏綿悱惻能令聞者酸鼻集中又有戲贈友人四絕最有風致詞曰鴛鴦倚枕綠鬟低恨煞長鳴天上鷄憶得大名半開戶牡丹帶雨曉雲迷大名之花牌也自來奔走國事之英豪未有不富於情者吾觀有慶遺詩而益信

有慶遺集中頗有落落可誦之佳句今不能遍舉惟摘取三聯以見義士之悲思一曰三更明月三更雨百載生

涯萬載愁。一曰俗情已逐。曇花落禪思。常隨貝葉翻。一曰却怯草堂嫌俗客。雲深三徑鎖青苔。

## 日京四大公園記

岑樓 原第九集

日本東京公園甚衆。最大而聞名者有四。一曰日比谷公園。一曰芝公園。一曰上野公園。一曰淺草公園。斯皆國家所立。東西人士俱贊其精緻而不置也。

日比谷公園樓宇稀少。林木葱茂。有人造假山。栽植異草奇花。有噴水池塘。潤養黃鴨白鵝。園之前後平地各一。前爲國民會議之場。凡日人遇國家大事。輒開國民大會於此。官廳不禁。焉後爲學生運動之所。無論何校學生。每晚多在此踢球賽跑。園左有東京市立之圖書館。藏書甚富。欲入而取閱。祇須銅幣二枚。購買執券。園右有巨砲一尊。圍以鐵欄。上鐫日清戰利品數字。吾國人觀之。未嘗不觸目興感。日人按者。甚至對吾國人而言曰。此是誰家之物。嗚呼。陳列者得意洋洋。其亦思游覽者之淚落衣衫否耶。

芝公園崗陵起伏。極盡曲折。有五百年前之古廟。有千餘年前之銅佛。佛身鐫字。係吾國隋朝匠工所鑄。周圍樹木松柏挺立。別無異種。東京府知事官署亦建造其中。又有小亭一座。禁止吾國人與朝鮮人游覽。其意謂支那朝鮮人擅吐痰涎。污濁其地也。嗚呼。吾國人今已不齒於人矣。可恥孰甚。又有小池一口。蓄龜鼈甚多。池濱有酒館。名曰紅葉館。日人重大宴會多在於此。蓋斯處幽雅宜人。誠宴會之所也。

上野公園亭閣雜遝。去歲大正博覽會。即開於此。園前有西鄉隆盛之銅像。偉人千古。甚堪欽仰。雖然。西鄉隆盛。

爲昔日日本政府所謂亂黨。今何銅像之簪。時耶。園中有博物館。駭獸怪禽之外。則陳列韓帝讓位之詔書。及吾國割棄臺灣之條約。與日兵甲午庚子搶獲吾之物品。曩者江西某君見而憤慨。曾擊碎其門窗。繫於繯。縛者三月。園側有國立圖書館。吾國古書多爲其買。而藏置。每當春風春日。斯園又櫻花大開。游客極衆。而東京櫻花亦推斯園爲最盛也。

淺草公園。電影戲館。櫛比而立。妓院亦圍繞其前後。內中建築。有十二階。日人誇爲天下第一。十二階者。即吾國所謂十二層樓也。登高一望。東京全市。瞭如指掌。且遠可眺品川大森。東京三灣之海景。誠東京最高之樓。至於雕飾精良。頗足動人。惟誇爲天下第一。未免名不顧實。雖然。吾國人每稱某優伶爲寰球第一。某物件爲天下少。有亦與日人同坐。虛誕之病。俱可笑也。斯園又有水族館。形形色色。多爲人所未見。又有木偶人。可用機械使之行走。張口動目。與常人等巧奪天工。爲日人手藝之進步。又有博物館。第末陳列吾國之物品耳。統計四園。日比谷。澗朗。芝公園。幽雅。上野。壯麗。淺草。繁華。舉足登臨。是在人性之所好焉。

## 海外異聞三則

岑樓 原第十七集

意大利皇帝葉奴滿爾氏。與其皇后攜手同行。身軀僅齊於后之肩。日利西亞國王柯斯達己氏。矮於其后三寸五分。有如后之阿弟。然德意志皇帝威廉氏。更低於皇后之肩。當同行攝影時。德帝爲觀瞻起見。必自行站立。令皇后椅坐。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氏。矮於其后亦二三寸。西班牙國王亞爾夫氏。則形羸弱。王后肥碩。兩方比較。王



更因之渺小。

意大利某村有某甲者。素以製造靴鞋爲業。獲利頗豐。因自取一名曰日有利。其妻身體甚健。琴瑟亦敦。於前年四月一舉。產生四兒。人以爲奇。不料於去年五月又一舉。產生四兒。

美國近頃「愛格斯」光線服。在婦人中甚爲流行。因其質料薄。若蟬翼。御之甚輕。且光彩奪人。服者不美。而亦美。芝加哥地方有著名美人名米。既爾者。一日着此服。遨遊公園。人驚爲嫦娥。下界羣相環視。不德者。甚至口出邪言。致使彼美被困。終日求食不得。幸經警察解散衆人。彼美始得無恙。乃嘆曰。吾不圖美顏之累人如是也。

## 外史鱗爪

布 雷 原第五集

英皇威廉第一（即世所稱爲威廉得勝者）既崩。羣臣謀葬之於諾曼第某教堂之附近。殯儀悉具。且下葬矣。突有一人出而阻止。謂此一坏土實爲遺骸。以強力奪諸其父。有累帝王之盛德。非先付地價。不能聽其安葬。云云。羣臣卒如其言。與妥議地價。數付給。而後行葬禮焉。夫以萬乘之尊。於其死也。至不能有寸土尺地。以安窆。窆。歐人之尊重物權。上下不相侵犯。有如此者。

相傳英相湯麥司。妻巧之父奇爾。喪氏嘗從十字軍東征。爲西亞某國所虜。國王之女一見傾心。與訂白首之約。已而奇氏得間脫歸。王女獨居無俚。乃徒步萬里。以訪之。中途備嘗艱苦。而志不稍挫。女不解歐陸語。僅記「奇爾」兩語。逢人便詢。卒達奇氏所。重續舊好。云此事彼土至今猶艷稱之。憶吾國舊小說。亦有萬里尋

夫之故事。精誠所注。無求不遂。理或然歟。

據西班牙舊史所紀。謂英皇愛德華一世。爲太子時。亦與十字軍之役。臨戰時。奮勇爭先。致爲敵軍毒劍所傷。創口潰腫。命如懸絲。王后愛麗娜時。適隨侍戰地。爲親吮毒液。盡出之。皇以獲全。而后亦無恙。故后之死也。皇哀悼追思。不能自已。命國中。遍築碑亭。以爲紀念。至今猶有存者。

英皇顯利第一。奢侈暴厲。治理無狀。加以饑饉薦臻。民不堪命。議會於是應多數之要求。集會於專司德明司德。討論其事。並請顯利蒞會焉。顯利來時。方及門。見到會貴族。皆擐甲戴冑。刀戟森然。乃戰兢恐懼。逡巡而不敢入。曰。豈卿等。今日將欲不利於朕乎。某伯爵起而答曰。非也。某等所求者。特改革耳。此武器乃請顯之保障也。帝乃入。嗚呼。此以視吾參議院。屢請將軍總統到會。而未見一降臨者。何如也。

英皇百年戰爭時。黑太子從父出征。轉戰無前。頗著勞績。一日爲敵軍所迫。勢甚危殆。某公爵恐其軍力單弱。不能支。爲遣使告急於父皇愛德華三世處。愛德華詢來使曰。若來報吾子陣亡之信乎。曰非也。然則受傷乎。曰非也。然則落敵軍之陷。寔乎。曰皆非也。特其所處地位。甚爲危殆。願得再遣一旅之師。以爲援耳。帝乃從容答曰。如此而已乎。若然則願天福。吾兒俾終顯其神勇之技。以收戰勝之效。而爲祖國光。卒不發援兵。而黑太子竟力戰。股敵難知子莫若父。愛德華有焉。

顯利三世。好大喜功。臨沒遺命羣臣。百歲之後。如鑄我像。必以純銀爲頭。旣崩。羣臣從其言。爲植木像於其陵寢。

之巔。而以純銀爲之首焉。日光照映。燦然耀人耳目。過其地者。莫不歎爲巨觀。乃不數日。而此銀樣鎗頭。竟不翼飛去。蓋偷兒歛此重金昏夜負之而逃矣。朝臣惶恐。議易以他頭而不果。於是此巍巍巨像。乃僅存木製之身。段長作無頭之鬼。以九五之尊。嚴升頭顱之不保。可慨也夫。

英國規定皇室經費。乃最近世史上之事實。其在十三四世紀時。尙無此定制。而議會權力日張。實握處理財政之權。故國王每以不能恣所欲爲。爲恨而歛財之術。乃愈變而愈奇。如查利二世之盜庫。其最著者也。而愛德華四世。歛錢之法。則尤妙。蓋帝在位正值薔薇戰爭未息之際。國庫匱乏。民生顛困。故帝亦屈其玉食。萬方之尊。操沿門鉢乞之業。願所得亦頗不貲。此由帝姿容俊美。每變從過處。貴室命婦。皆以一見爲快。爭獻金錢。惟恐或後。擬以擲果。長安不是過焉。偶或帝稍假辭色。寵以接吻之禮。則歡騰。竹舞。所奉必倍。輸將彌復。踴躍。故帝一生。賴是無財用缺乏之虞。亦不苛歛平民云。

查利一世。既批准權利請願事。後頗追悔之。欲一反前言。乃再行權利專許之制。一般平民。怨聲復起。愛麗阿德者。民黨中之錚錚者也。在議會中。直斥查利行爲之不法。并擬宣讀反對書一通。以聲其罪。議長某氏。素以委蛇兩可。聞懼。以此開罪查利。乃禁其宣讀。未終事。而急欲閉會。議員大譁。愛氏則令其黨員數人。以強力迫議長。使坐於桌。或牽其衣裾。或制其手足。挪移之。使不得稍動。而愛氏卒宣讀其議案。全體皆表同意。以查利爲犯法。議長惶恐萬狀。汗流浹背。而無如何也。

長期議會開會之際。民黨議員批摩漢伯登等五人爲最強項。其反對查利亦最烈。故查利恨之亦最深。思欲得之而甘心。乃下令下院。命交出懲辦。而下院竟不爲答。且暗遣五人他適焉。查利於是親臨議會。詢議長以五人者之所在。議長降席前致辭曰。陛下恕之。微臣叨膺院長之任。職守所羈。耳目口舌雖欲爲陛下効款款之忠。而不能誠不得議員多數之同意。則臣之耳目豈宜他有所瞻矚。臣之口舌豈宜他有所傳宣。蓋非是即爲違法也。臣即欲竭犬馬之愚忠。陛下亦何樂而有此違法之臣乎。帝語塞廢然而返。此一席談可謂言語妙天下矣。

讀歐洲史者。罔不知顯利第八爲多妻制度之實行者。在位三十餘年間。王后之前後被出者。至五人之多。且皆不得善終。蓋帝性好妬而情好不久。一有嫌疑。即立處死刑。不少假借。第二妻安薄荅。第三妻芹綬。穆皆宮中之女侍。以絕色見幸者。而並遭慘戮。第六妻醜魯無文。反獲倖免。不可解也。第四妻愛痕。籍隸日耳曼。不能操英語。故閨幃之內。終日晤對不交。一言婚媾。至此亦可云天下之至奇矣。帝狀豐偉。絕似元世祖。忽必烈氏。內治有政聲。而小節多可議者。然以實行多妻制度之故。卒造英倫宗教獨立之因。故英民至今不忘其惠云。

喬治一世生長德國。以中年踐英國皇帝位。凡英倫政教習俗。茫乎不知。亦不能操英語。其即位宣誓。至以破碎不全之羅旬語代之。於治理方策。既全無所曉。乃一委其政於大臣華浦爾氏。己則終歲不視朝。日惟豐饌美酒。飲啖爲樂。餘時則鬪牌吸煙。或瀏覽滑稽畫館。以取笑樂。而國內殊治平。帝益得不問政治。世界君主智愚賢不肖。其爲類不一。要其清閒優暇。則喬治之清福無與匹也。至喬治二世三世四世。雖躬執政柄。而輿論皆不滿之。

英國名史家某氏曾作《四喬治》一書。備致詆毀。今喬治五世在位矣。不知其將來政績復何如耳。

英倫當一八三〇年之頃。始有警察。而一般人民。皆以此種新政爲不便。由初辦時。制服爲藍色。故有（藍衣人）之目。市井輕薄少年。多喜作惡劇。以戲弄之。其法乘警兵站崗之際。將其崗位之警廂推倒。警兵猝不及備。往往爲其所覆。至有摧腰折骨者。而此輩少年。則遠在數百步外。觀其負重掙扎。蠕蠕而動之狀。以爲笑樂。比欲縱跡之。則若輩已不知去向矣。此足徵十九世紀初英民仇視新政之一斑。

普魯士承弗列得力大帝之遺旨。提倡軍國民制度。不遺餘力。顧其初不過聽民自由入伍而已。迨後軍官四出招募徵兵。則每人皆有定額。而當時民間習俗。猶多不樂從軍。百計勸募。終難足額。某軍官忽發異想。一日命其部下召一匠人來。令製一木箱。高須與其人（匠人）身長相等。既成。則命匠人以身入之。以視其果相等否。乃匠人既入軍官。即命闔蓋加釘。運之而去。比抵大營。啓視之。則匠人已倦伏不能動。推之死矣。此亦徵兵史上一段佳話也。

愛理沙伯后。丰容盛鬋。有名於史。而雅喜修飾。老而彌甚。顧晚歲姿容少退。不受鉛華。后攬鏡自照。未嘗不歸咎於女侍。動呵斥之。女侍輩惡之甚。某日晨起。乃相約以紅粉滿塗其鼻。而面部則僅爲薄施脂粉。后固不知也。臨朝視事。一如常時。朝臣情不能禁。皆匿笑不止。后詰以何故。某侍衛從容答曰。臣等惟陛下聖壽日高。而容光映麗。倍於少日。知慈躬健。好不勝犬馬懼怖之情。是以相視而笑耳。此亦朝儀上之趣史也。

# 天南鴻爪錄

涼涼原第十七集

爪哇全島土人所奏音樂銅鼓大小以數十計大者如車小者如盎鼓蓬蓬聲聞十里外歌妓舞女每六七人為一隊明瓊翠羽露酥胸覆荷子錦帶翩翻作天魔舞歌聲悽惋饒亡國音曲終則憨笑嫣然來賓環而觀之興濃時則取錦帶垂肩際與之對舞龍翔鳳舞進退如儀時或接吻抱腰步武合拍觀者鼓掌歎賞曲既闕與是舞者必給賞金奢者以十百齋亦數枚主人宴客必命妓備酒促膝拍肩或婉轉清歌以勸賓飲每飲必期酩酊乃為盡歡。

華人之有喪者門首蔽以蓬蓽戚黨之往弔者必拜靈而哭之三夜燈火徹宵呼朋類賭博豪華世家其門如市停柩匝月「荷人定例凡柩過三百日者罰五百盾」余曾見孝子慈孫亦雜來賓作孤注豪舉者詢其重門洞開匝月胡為者曰新鬼戀華屋厭丘壑故每夜必抵家一臨存若閉門不納使孤魂徘徊中路良不忍也而營盤營齋鍤鑼法鼓佛號萬千亦與內國同調惟一事最足令人與歷史觀念者當死者易質時其家人必散其辮髮盤為小髻服以明制之服傳聞鄭成功之徒走死絕域仰天立誓曰生縱服清死仍奉明云

華僑婚娶儀式多雜用夷俗凡女子文定之初即延磨齒匠將滿口瓠犀剉使平滑詢其故亦莫明其妙焉自祖國光復凡受教育之新國民多用文明結婚式矣

僑生女子喜嚼牙煙賓客言談之際幾疑含血噴人惟未婚者不敢食蓋恐夫婿厭之也

僑女飲食談話皆席地而坐即設宴享客亦祇設短榻不事几筵宴女客時親戚之閨秀必聯袂而至供諸奔走宴時侍客左右投來報往執禮甚恭食品類多燔炙椒桂且食時不設匕筋祇以右手掬之惟文明之家則用西式餐具。

僑女畏鬼凡人之疾病屯邁皆以鬼卜月中必一二次殺雞具黃色黍及餅餌延鬼帥數輩於庭中焚蚊煙跌坐口喃喃指天割地此輩皆蓬首垢面鳩形菜色祭畢將品物瓜分之各鳥獸散主人則以爲可祓除不祥。

僑女當分娩時因省費故多延土人穩婆比至即形可怖之狀儼然若有鬼魅伺其側者且不明瓜熟蒂落之旨即解帶緊纏產婦腰際曰如此則可逼嬰兒墜下更設盆水於牀隅頻以銅元投之曰鬼魅得錢輒去俾不害事訖彼則將銅元以實其囊種種妄誕荒謬而僑女信之不疑故死於產者觸目皆是悲夫無教之民。

男女皆尙右故凡與人授受必以右手若以左手者曰大不敬蓋以左手供遺矢時淨濯用也。

婚喪賻賀各處不同有具聯對者有具貨幣者主人必一一筆之於書某也豐某也畜以爲他日相當酬報宴者多卜夜賓至略一周旋從不言吉祥套語即三五成羣作菓子戲勝者以其贏餘少許奉主人俗曰水錢。

僑男女皆好潔凡牀第廳事廚竈每星期必薰除一次勤加滌濯中上之家室中潔淨無纖翳若天氣炎蒸旦夕必入浴更衣。

土人之供役於華人者凡至主人前談話必蛇行匍匐唯唯不敢仰視夜則犬伏庭前盈尺地食以惡草具偶有。

隙暑彼且長歌鳴鳴以鳴得意。

爪哇僑生女子。惟中部勤勞家務。苦志經營。東西兩部。則習尙奢華。酷嗜博賭。良家女子。因負而墜行者不少。僑女之服式。東西兩部迥異。西部曳長裾。東部則衣短褐。富貴之家。間有用西裝者。惟不尙珠玉。而喜金剛石頭。上金雀釵耳。中明月。當動以數萬盾計。入夜五色精光輝映。華座香氣馥郁。令人骨酥心醉。惟自祖國往之婦女。及學堂女生。皆服華服。會聞泗水埠有一馬腰之母氏。當荷知府上任時。舉埠華紳婦女往賀。女賓皆華服。雲鬢霧縠。嬌艷絕倫。獨馬腰母衣樸陋之馬來飾。荷官心惡之。宴時。座分爲二。在首設几筵。軟墊盈尺。金碧交輝。以待華荷女賓。左首則席地設氈。以待馬來婦。荷官之夫人。乃引華女賓入右座。引馬來女賓入左座。馬腰之母以服故。亦入左座。華女賓以馬腰母下儕。土人皆忸怩不安。即席荷夫人問故。遂告之。荷官乃大笑曰。母或吾怪始吾以爲巫女也。乃延之右。故至今泗水婦人羣服華服。

華人尋常酬應。皆操馬來方言。爲普通語。間有能操祖國語者。言時必淆雜以土音。殊不雅馴。可喜者學校。近以祖國正音教授。莘莘學子。皆能以正音從容應對。且能作長篇之演說。

## 南洋歸客談

冥飛 原第十三集

今年春。黃子懋叔作南洋之游。羈栖新加坡檳榔嶼爪哇蘇門答臘者。凡六閱月。日昨倦游歸來。述所聞見。

因爲拉雜書之。



新加坡檳榔嶼爲英國殖民地。爪哇蘇門答臘爲荷蘭人殖民地。其實皆中國人所開闢。特以殖民政策。向非中國政府所知。故中國人揮無數之血汗。乃爲異國人推拓其領土也。

南洋居留之民。以中國人佔全數十分之七。其勢力實足以左右南洋之實業。且居留至久。根柢亦固。乃今英人荷人之對待華僑。絕不能與日本僑民爲比例。殆後來者居上歟。然日本固以殖民爲要政。凡所以保護僑民者。無所不至。獨中國政府之所謂宣慰。所謂保護。不獨託之空言。毫無實力。而推究其用心。無非注意其金錢。但求達其取得金錢之目的。此外固絕不關痛癢也。

華僑以堅忍耐勞之特性。在南洋千數百年。乃始據有重要之地位。初未嘗借助於政府。一舉手一投足之力。甚至外人。且借政府之力。以壓伏華僑。猶憶清嘉慶末年。華僑中有葉來者。嘉應人。與柔佛王戰八年。定其全境。復攻取檳榔。英人忌之。迫清政府以威脅其家族。時海禁方嚴。出洋者以海盜論。故也。葉無可如何。遂以政權讓英。即此一端。政府之負華僑亦云至矣。然華僑以激刺於外人之輕視。與苛待其體念祖國之心。最深且切。其奈政府之視華僑。始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

南洋無高等學校。華僑現所自設者。亦不求甚解。是爲可憂之現象。加之國學太無根柢。此所望於有心人。實力提倡也。從前英領地所設學校。廣收中國人入學。以教會之學校爲多。然學者多注重英文。所期畢業。後爲英人辦事。博得數十元之薪金而已。至荷蘭人領地。則不許中國人入學。中國人憤乃自設學校。荷蘭人見所爲。教科

書上有愛國合羣種種字樣。心忌之。乃稍稍弛其禁令。中國人可以與荷蘭人同學。仍在萬鴉老一處爲中國人特設一學校。以市惠焉。

外國人之歧視中國人。種種輕蔑不一而足。總之不能享法律上之平等地位而已。從前華人到埠。例須驗疫。無論男女。皆須一絲不掛。以待醫生之驗。看其女子之羞縮者。醫生乃故戲弄之。旁觀者皆拍掌歡呼。以爲侮辱。得當也有某氏女。不勝其憤。直前批醫生之頰。蹈海而死。事爲報館所聞。極力攻訐。以爲非文明國所宜。至是赤體驗疫之例。乃略芟。改然男子猶應裸袒云。

南洋娼妓。以日本人爲最多。蓋日本之殖民隊。無不以淫賣婦爲先鋒也。

戲園多廣東戲。所演者又多誨淫之作。往往淫浪之態。至不堪寓目。時則拍掌之聲大作。此以見社會之無教育也。余（懋叔自稱）在新加坡時。會有自上海來之文明新戲。初至亦頗哄動。繼則以其無甚淫浪之態。不足動人門可設雀羅焉。

販賣豬仔之風。今則駸駸衰落。推原其故。蓋豬仔頭多發做官之興。販賣機關因之停頓。故英人亦取消其販賣權焉。當最盛時。新加坡有專利之豬仔館六家。爲英所設之華民政務司所特許者。館中設木爲欄。若豕柵然。驅新來之豬仔。閉諸其中。由豬仔頭（即工頭）（凡豬仔皆以作工來者）一一告戒。教之應對。（如汝吃煙乎。曰吃汝好賭乎。曰好汝願作工乎。曰願之類）不率教者。鞭撻之。至求死不得。所以待總工頭之口試也。既經過總

工頭之驗看。然後領至華民政務司簽字。既簽字之後。此猪仔者萬劫不得超生矣。蓋工作之約。本以一年爲定。工資雖爲工頭所侵蝕。然亦可以自存活。一年換一班猪仔。猪仔頭未免過勞。於是設立煙館賭館。迫猪仔消耗其工資於其中。苟違命而不煙不賭者。則其工作必有非常之挑剔。工資濫用。既盡則猪仔頭慨然借予之。俾取快於目前。而勒令其補工於約滿之後。於是乎猪仔遂終其身爲猪仔矣。

### 三島聞見錄

大 彬 原第十四十五集

余夙懷遠游志。然家非豐厚。旅費無所出。故展轉至今。今夏受聘而束裝東渡。始得一出國門。領略異地之風光。居東三月矣。所得於心者雖不多。然念我國近年來之學者。多懷志負笈遠地。除有力可至歐美者外。多來此邦。故敢以來東後之所見聞書以貢於國人。或未嘗無絲毫之補益。然余不文。又不工於作游記。且即就日記中所有。如起居飲食。關於個人瑣事。一一寫之。徒費讀者之精神。不見其益。不若就實事上拉雜記之。雖越於體格。當邀見諒也。 十二月三號

日本爲君主立憲國。貴族黨派甚多。爭政權。事時有所聞。近日其首相大隈伯。流連病中。風燭殘年。搖搖垂滅。其黨友皆爭出運動。思繼其任。而異黨乃竭力與之爭。故對於我國之手續意見不一。強辣之手段。未得遽施。亦未始非我國之幸。然國不能自固。而冀僥倖於一時。余等處於危巢之燕。尚喃喃言樂耶。日本之政治。出自貴族手。狀類專制。然日人之自治力深。敬仰天皇之念尤深。故雖處專制之下。不改其融融之樂。日本之警政辦理最得。

法警察服飾非華麗於我國之警察。然狀貌嚴肅。作事勤謹。受迷途人之詢問。必歷歷指引。更或派人帶領。非如我國之警察。一搖頭一指手。已爲不世之待遇。吸紙煙。弔膀子。爲唯一之事業。擺架子。領月薪。爲唯一之希望。尤奇者。則日本之房屋。大率以木板搭成。以紙代玻璃。居家夜不必閉戶。從無失竊之虞。前月余友在道上失去自來水筆管一個。事隔一星期。再過其地。戲向該區派出所一問。則煌煌告條。已代筆管。覓主人矣。日人迷信天皇。故施行其政極易。余因是而知政治之良窳。實不關乎國體之爲共和爲君主。英德日以君主興。美法以共和盛。反是則墨葡以共和而更增其亂。而君主之國衰弱之證。更多道不勝道。故一國之盛衰。在精神不在外體。今我國國體既已更變。余甚欲一問贊成變更國體諸公。是否此主張出於良知。出於愛國心耳。以現狀觀之。一切之政權已全屬於贊成帝制者之手。如能省其爭辯運動之能力之光陰。施其手段以謀國家之幸福。則吾儕小民庶有芻也。然而難言矣。余昔曾著有中國之進步與變相。登諸校報。變變。此我國之所以無進步歟。

日本爲島國。土地肥美。物產繁富。濱海之地。魚業尤盛。由神戶達東京火車。過海濱。魚倉林立。土人就沙上織網。一面爲富士山脈。火山餘燄。尙未盡熄。濃煙從頂吐出。散而爲雲。掩蔽山面。不令人窺芙蓉之面。蓋日本稱富士山爲芙蓉也。海濱沙田甚多。滄海桑田。不日可用。林木最富。杉木爲多。日本用以製器。輸入我國者極多。日人善用天然。故雖城市中。大有山林氣。日之公園。如上野芝園等。皆廣占山面。古木參天。闢林成徑。引水爲溪。不假幾許人工。便成幽雅。楓葉櫻花。應時而招惹。游人以滬上之張愚等園比之。不能不嘆天工與人工一霄一壤也。日

本之地震常事也。余初至東京之次夕。即遇之。寢至中宵。榻忽搖動。奇之。繼聞屋宇震震作聲。始悉爲地震。驚甚。日久亦安之。地震時反易入睡。計余至此不及三月。遇此已十數次。不知者尙不知多少也。地之左右震者。鮮害。惟上下起落者爲最險。蓋日本之建造房屋法。異於他國。四圍有篋。倒下亦不崩倒。第如木盒之傾反耳。十一月中旬一日。早八時。地大震。青山之幼稚院有女童數人。適坐操場上游戲。地忽裂。墜之下。復合後不知經幾許人。工始救出。已半死矣。險哉。

日民內陰而外恭。耐苦而善作。其外交政策已足代表之。不必另覓他證。總而言之。詐愚爲日人之第一本領。遇人謙卑有禮。尤善於招待侍役。故其商業特盛。役於人之男女。殷懃周到。謹於作事。此亦日人之長也。日人尊其君若神聖。故易於治。且易於使。然生計之困窮。平均當甚於我國。男子多任勞力。女子則作商業。日本食品求過於供。故食品彌貴。惟擊則極賤。午夕餐候。熱馨市前。人山人海。應接不暇。教員之在我國者。不問學問月薪數百。不知在日請一專科個人教授。每日三小時。不過二三元足矣。惟有一事足以令人納罕者。則生計雖艱。而人民樂業。各盡其份。盜賊乞丐不多。不似我國之盜賊充斥。乞丐塞途也。其人民之勤苦於此可見一斑矣。

世界國之名列一等者。余雖未遍歷。然以意度之。路政之不良。恐無過於日本者矣。大衢之近皇城者。鋪尖石。大如鴿卵。其鋒隔皮鞋。刺足亦痛。其他則僅鋪浮土。雨天則如泥塘。陷履之半。晴天則灰塵滾滾。入鼻搶喉。日人皆穿木屐。履齒高五寸許。余試着之。不能舉足。余曾詢諸友人。何以日政府不從事於改良路政。彼謂日人慣穿木

屐故不需。此余則謂木屐與路政二者乃互爲因果。蓋苟有良好之路則人民又何須穿屐後乃知此實不然。蓋屐之於日人亦猶團坐也。非是則不適。故雖有良好之路不堪木屐兒之鋤掘是良好之路政不需於日本以不適用也。

日人之居大率甚矮。鋪地以厚蓆。入屋必去履。土爲壁。紙爲窗。檯高僅及尺。日人團足坐蓆上。不慣者不能也。日人習之久。非是不安。故雖火車上。戲場中。有高座亦團坐其上。至其行禮動輒叩首。蓋便於施行也。日人重禮節。余曾至一日人家。見一客人。家人跪門內叩頭接之。客還叩。至二門三門亦如是。每人一室。又互相叩頭。客以物送主人。主人叩謝之。既起。客又跪叩以答前謝。既而彼此談話。每至一頌語。則又互叩及辭。出家人叩留之。不果。又叩送之。客又叩謝。叨擾主又叩謝。光臨又說許多謙話。說說叩叩。客出一門。又叩送一門。計一客來叩頭。凡數十次。余歸後不覺失笑。無以名之。謹以叩頭蟲三字相贈。然日人對於外國人則通融辦理也。

談及日人之粧飾。有一事最足發噱者。則日婦女面上之粉是也。日人好面白。猶黑人之好齒白。日語白面二字與美麗通用。可知美麗須面白也。然日人爲黃種。如欲易黃而白。捨粉以外。尙何用。故拚命拍粉。粉積分許。以爲華麗。余嘗謂友人曰。君欲陸行歸國乎。只須收羅日婦一日所用之粉。傾之太平洋可矣。言雖太過。然可以形容日婦之粧飾矣。日人之服飾。大概人多知之。袍如僧衣。外褂如中國婦人所服之對襟褂。穿短襪。行時露足。履高齒屐。婦人則背大包。女子則散其髮。繫大綾花於頂。尤可異者。日人寒天多穿被出街。日本之被實一厚且大之。

棉襖也。有袖有襟。間有以日本木綿爲襖者。日本木綿細而白。縫衣時。隨線絲絲出。故成服後。週身垂條條之白。綿日人以爲美觀。男子之作勞役者。有號衣五顏六色。爲狀至怪。彼等服之。奔走於道路。亦奇觀也。

交通之於國。猶血管之於身。其重要可知矣。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亟注意於是。火車之路線。滿佈全國。其機關極爲完備。辦理亦良。東京尤足爲各地之模範。郵局。信箱。林立。遞致亦妥。間有遷地之。受信人局員必仔細查閱。直至遞至。始止。電車。幾穿遍條條街衢。無論道路之遠近。收費五仙。如所搭之車。不能直達。客所欲至之地。則授以換車券。故生意非常之旺。每車除有座者外。客皆立。每車必滿載。馬車。人力車。等皆無所用。蓋不及電車之廉價且便也。腳踏車爲苦役人所乘。彼等車法純熟。負重亦不致傾。小賣買及運貨皆用車。推之或挽之而行。

日人尊男輕女。故其待妻之法。除野蠻國外。殆爲最劣。妻者。夫之奴也。亦夫之奴也。日人重禮節。故言語亦分對上對下。請于上而斥其下。對友則以尊敬語。惟于妻則儕。諸僕。婢。居家一履一衣。皆由妻獻。家中苦役。盡以屬之。夫外出。除獻衣履外。又須叩送之。夫歸。則爲之檢拾衣履。同桌而飯。飯盃湯匙。皆在妻旁。故夫之添飯。或和羹。皆妻役也。雖幼子在懷。不輕其役。有客至。亦待之一如待夫。余嘗至一中國學生。而有日妻者。家。狀大奇。之在。西國夫婦同行。夫必代妻携物。日人則反之。吾聞有日婦答人之問曰。余等日婦之所以如是待夫者。蓋欲夫致全力於國家也。然乎否乎。無亦強詞耳。非出之本心也。日人待妻如是。故日女多以得嫁我中國人爲幸。今年春間。某女子團開遊戲表決嫁夫問題會。票決得願嫁日人者。僅十之一。願婚西國男子者。十之二。而願婚華人者。

則十之七云噫奇矣。

我國人數號四萬萬。然實得其半。蓋女子特附屬物耳。近年我國女子亦已稍圖自立。然對於日本女子則望塵不及。入日之境。最觸吾人之眼簾者。則無在不有女子服役也。日本女子之事業。約可分爲六一居家工作者。一營業者。日本店舖大率皆用女子爲招待賣手。一在外服役者。則作行動之賣買。及作工者是也。一讀書者。日之男女在二十歲以下。無論貧富。皆入學。故女子多有普通智識。一受雇者。分二。等。上等爲郵局車站之局員。及各交通機關之書記等等。下等爲食館戲院大公司及旅館之侍者。稱下女爲下女者。亦有中學畢業生。一藝妓及操淫業者。此爲日本女子之大概情形。余來東時。日未久。見聞未周。姑記此之待補於後日可也。

入其國而問其俗。此游歷者所應爾也。然風俗二字範圍彌廣。非能輕易言之。故特舉其一端以爲國人告。日人不重貞節。女子之能留完身以待嫁者。捨貴族大家外。難得其人。我國人之來是間者。可以錢賃妻。日女既耐勞而又工於媚。對於華人尤甚。故我國人多喜之。賃期滿。或續或絕。均可隨意。或有兩相愛悅而成夫婦者。回國時。日妻亦他適。酒樓旅館及家中之下女。尤爲易採。食館中之下女。應酬周到。媚術尤工。故一般學者。於無事時。輒到此啜茗。與之嬉戲。雖牽裙解服。施以祿山之手。亦常事耳。茲分記旅館浴室妓館大概於下。

御人宿者。日人設以招待華學生之旅館也。我國學生之來東者。除少數有家及賃居於日人住宅者外。大率居此房爲日式。大小不等。大約每月宿膳費十二元至十六元。有電燈叫鈴。所食者爲日餐。主人除收房金外。一切



館規等等皆無故居。於是之學生一律行動自由。館中應役一概用女子。愈艷媚者生意愈盛。學生除上學外。旅居無事。則與之嬉戲笑樂。雖至狎褻無妨也。總而言之。我國學生遠離家室。客旅無聊。捨朋交外。下女當爲其唯一之消遣物。然亦不乏自愛之士。不敢一概沒煞也。居客既不可少。下女則館之主人不能不廣羅麗姝。以媚客矣。有友人告余。謂某御人宿有一下女甚美。妖冶絕倫。該館重價留之。蓋此女一去多數之住客亦將他徙云云。噫。其內容可知矣。東京御人宿林立。幾無處不有。敬告有志來東求學者。到此後當慎選所居也。

夫示人以肉體人之所不願也。在男女尤應迴避。然日人則不然。一若非此不足以顯其文明人格者。此亦風俗上之習慣也。日本之習美術者。第二家有裸體人形之練習。求裸體人殊不難。只須雇一日女。大約每星期四元。即可使之裸體對坐。終日然此猶學問上之問題。余殊不敢有所評議。特驚其賤耳。惟於浴室又當作何解說乎。日本平常之居家御人宿及店舖。皆無浴房。惟就附近之浴室以浴耳。浴室之建法。異於常屋。深二進。首進爲捨衣處。內進爲大浴室。冷熱水皆備。有大浴塘。以便浸身。每客只收銅元三枚。男女浴室只隔一短板。故不難互見。有婦人或女子在兩堂供奔走。收錢權則在男女捨衣處之隔板處。以便兩面照顧。浴者交錢時。有躡足以視女堂者。亦無人斥其非禮。店主之女或婦亦多出應裸體。男子之叫喚視胯下之纍纍者。若無睹。余曾一嘗個中滋味。後此絕跡不敢矣。在他入習慣已久。或反以余爲未臻此文明階級也。未可知。第東京未甚稍遠。此間之地。男女同浴之風。仍未改。女子且代男客擦身。或有不。至浴室浴身者。則置大桶街前。男女皆露天而浴。不畏行人。

也。噫。如此。文明。或。日。本。人。已。臻。此。資。格。大。可。作。熟。視。無。睹。之。態。然。我。國。人。之。至。是。邦。者。亦。堪。享。此。文。明。風。氣。否。乎。余。欲。一。問。

萬。火。爭。輝。之。下。鶯。鶯。燕。燕。穿。紅。着。綠。向。途。人。呼。喚。此。日。之。賣。淫。地。也。東。京。妓。館。林。立。於。吉。原。一。帶。門。前。有。大。籠。圍。以。銅。枝。羣。妓。衣。五。色。之。衣。拍。分。許。厚。粉。往。來。其。中。向。游。人。勾。引。出。其。千。嬌。百。媚。手。段。以。招。少。年。魂。魄。日。妓。分。三。等。一。名。藝。妓。賣。歌。舞。而。不。賣。身。其。實。身。又。何。嘗。不。賣。惟。謹。封。桃。源。洞。口。以。待。重。價。耳。一。爲。賣。淫。妓。客。之。下。宿。於。其。館。者。最。貴。不。過。三。四。元。耳。價。廉。而。易。得。母。怪。一。般。蜂。蝶。趨。之。忘。形。矣。計。此。等。娼。妓。東。京。一。隅。有。三。千。餘。名。客。有。不。留。宿。而。欲。暢。一。時。之。慾。者。價。只。一。元。警。廳。規。定。每。妓。一。夜。許。接。四。客。其。應。接。不。暇。之。勢。已。可。概。見。一。名。私。娼。羣。居。於。暗。巷。明。作。賣。茶。臨。街。有。窗。窗。糊。以。紙。惟。留。一。寸。寬。之。長。隙。鑲。之。玻。璃。內。有。妖。姬。三。五。向。行。人。叫。留。步。行。人。從。隙。內。窺。合。則。入。否。則。又。試。他。家。此。等。留。宿。一。宵。價。較。賤。故。生。意。亦。不。弱。

我。國。人。之。留。學。是。邦。者。向。有。萬。餘。人。中。日。交。涉。事。起。多。回。國。現。只。留。千。餘。人。然。陸。續。加。增。不。久。將。復。原。數。其。中。習。專。門。或。在。大。學。肄。業。者。爲。數。不。多。其。餘。多。在。預。備。學。校。以。候。招。考。日。上。一。二。堂。學。規。又。寬。故。非。勤。謹。好。學。之。士。或。且。耽。於。娛。樂。欲。學。業。之。成。爲。期。至。無。限。量。留。學。生。中。多。兩。湖。人。粵。人。次。之。每。省。有。同。鄉。會。以。互。相。扶。持。意。未。嘗。不。善。也。然。若。有。名。無。實。則。省。界。將。由。此。分。我。國。人。之。團。結。力。亦。將。散。漫。留。學。中。人。雖。不。乏。自。愛。之。士。第。近。墨。而。黑。全。於。此。不。能。無。言。也。

余不善於作記。且來東未久。考察未深。此篇不過據一己見聞。掛一漏萬。在所不免。然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志東渡者。尤不可不三加意焉。蓋日本雖彈丸之地。而政治之良。風景之美。則無以過之。惜乎風俗敗壞。道德衰微。學者稍不自愛。即陷於罪窟。非富於自治力。立有堅定志者。徒如俗謂。未學好先學壞耳。余望未來之學者。宜善於自省。爲父兄者。尤當慎於遺其子弟也。

## 乙種游戲文字

### 鴉片烟賦

虛汝 原第一集

鵝兒酒後。雀舌茶前。煙花世界。香火因緣。客登榻而吞吐。成餐霞之睡仙。一口兩口。左邊右邊。未嘗不顧影自憐。可止則止。無奈此引人入勝。似煙非煙。『原夫煙之名。鴉片也。產自外洋。傳來中國。流毒無涯。居奇有客。花田萬畝。收來罌粟之漿。海國孤帆。送到波斯之船。可是入善人之室。氣奪芝蘭。居然遵禹貢之經。土分黑白。』水火既濟。煎熬最工。或燒燭於夕陽以後。或支爐於午日之中。成此脂膏。大似陰陽。爲炭去其渣滓。居然造化。爭功調蜂。蜜之絲絲。籠風扇碧。滴花酥之點點。爐火飛紅。於是倚鴛被兮。輕挑。象牀兮。不倦。棲遲安樂之窩。困頓芙蓉之院。一燈如豆。青分藜火之光。萬念成灰。黑沁桃花之面。彷彿仙飛枕上。逸趣橫生。分明藥蓄房中。春宵久戀。其器則辨新舊。論短長。食無求飽。舍之則藏。脫手成珠。如擲麻姑之米。焚膏繼晷。疑偷韓壽之香。煙後則玉管飛灰。吹噓冬夏。燈前則文光射斗。掌握星芒。鴉鬢鴉背之除。另傳鴉片。煙袋煙壺。而外更有煙槍。彼其恃此爲應。

酬之具。援以聯氣味之親。曰俾畫以作夜時出門而同人吞煙裏之煙。胸懷湖海領味外之味。龍馬精神乘興而來。且庶幾而式食和盤托出以宴樂我嘉賓。亦有空庭破屋倚檻支腮。輕癡重癡將來未來神不疲而自倦。淚交流而河哀歎當年之煙館成今日之債臺。連朝數口依人不無忸怩誰肯一杯分我免此徘徊。今茲民國肇基春臺日茂布小德於生成敷太和於宇宙擬寒食禁煙之例律既森嚴切小人懷土之情品何卑陋况呼吸日深薰陶過厚始則誤於因循繼則戕其年壽一孀腰輕兩彎眉纏繞悔荒唐春夢事同碧落之空劇憐憔悴秋風人比黃花之瘦。

## 妓女送議員序

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天章 原第一集

夫勾欄者議員之逆旅政黨者茶圍之過客而無端解散爲歡幾何昔人納妓從良良有以也况政府假我以旅費火車載我以過征回舊有之家園叙敦倫之樂事老妻奇醜得慶團圓北里繁華獨傷淪落錢行未已別夢轉消拈紅豆以相思泣青衫而對月不有送序何伸素懷如今不行繼以齊姜醉遣。

## 弔黑籍鬼文

仿弔古戰場文

跨美 原第一集

沈沈乎黑獄無垠暗不見人妖雲繚繞毒霧繽紛黯兮慘悴漏盡燈曠晏起遲眠昏不知晨睡獺不醒餓鼠爲羣獄卒告余曰此黑籍鬼也老弱成軍呼作響近榻則聞傷心哉冤歟孽歟將自賊歟吾聞夫庫倫謀叛健兒應募惟茲黑籍筋疲骨露宿疾不去惹航難渡夜靜更深自尋死路脂膏吸盡茹苦誰訴湖此鴉煙來自印夷中州。

耗。數。何。痛。如。之。良。言。勸。戒。不。奉。爲。師。沈。迷。不。悟。豈。不。希。奇。長。眠。早。淪。乎。鬼。趣。形。骸。徒。具。亦。何。爲。嗚。呼。噫。嘻。吾。想。夫。  
茶。煙。一。榻。橫。陳。稱。便。主。人。留。客。雙。鎗。交。戰。毒。癮。攻。心。涕。垂。白。練。纖。屑。靡。棄。來。不。賤。神。丹。縮。骨。鳩。形。鶴。面。主。客。相。  
顧。頭。昏。目。眩。一。吸。一。聳。勢。如。觸。電。至。若。囚。首。垢。面。蟄。伏。暗。隅。破。壁。留。脚。敗。藁。成。鬚。風。燈。搖。搖。欲。吸。踟。躕。有。氣。無。聲。  
毀。肌。灼。膚。回。想。當。年。無。天。不。胡。傾。家。蕩。產。狂。肆。吞。屠。自。號。煙。王。人。呼。鬼。卒。華。屋。新。捐。良。田。復。沒。身。隸。廢。民。之。籍。金。  
填。無。底。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氣。衰。兮。力。盡。財。竭。兮。癮。急。容。色。灰。兮。腰。背。折。兩。手。空。兮。生。死。決。吸。矣。  
哉。終。身。殘。疾。戒。兮。奄。奄。一。息。漏。無。聲。兮。人。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毒。氣。結。兮。天。沉。沉。冤。魂。聚。兮。雲。霧。霧。燈。光。寒。  
兮。命。短。煙。味。苦。兮。心。黑。驚。心。觸。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番。舶。入。口。大。賈。稱。胡。國。人。不。省。甘。作。黑。奴。毒。流。天。下。財。殫。力。  
痛。病。民。至。此。尙。忍。言。乎。和。初。建。禍。始。追。原。嚴。申。禁。令。俾。衆。知。還。一。燈。一。榻。不。得。安。閒。限。期。禁。絕。數。月。之。間。踏。破。  
蓉。城。斗。門。常。關。殘。燭。不。明。餘。膏。猶。殷。鎗。聚。成。林。土。積。如。山。一。律。禁。燬。以。絕。後。患。哀。煙。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  
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只。顧。自。戕。不。知。自。咎。家。憂。世。事。概。莫。聞。知。人。或。有。言。欲。戒。且。疑。  
咬。牙。切。齒。生。死。以。之。三。尺。匡。床。其。樂。靡。涯。彼。自。無。愁。人。代。爲。悲。一。身。已。矣。妻。孥。何。依。不。有。死。期。肯。與。他。離。嗚。呼。噫。  
嘻。人。耶。鬼。耶。殘。廢。如。斯。如。之。奈。何。投。諸。四。夷。

擬陸文琴售券啟

旂 沈 原 第一集

盡聞一翎射雀淑女好迷十斛量珠美人可買婚姻手續古人原不拘常賭博生涯後起何妨步武竊念文琴

非蒲柳期過。標梅居處。無郎朱顏。自惜蹉跎。有恨綠鬢。頻催久思。跨鳳以翔。亟欲擇人。而事無如母也。不諒待沽。居奇萬金之價。過高百兩之迎。無望心灰。意懶空教。形影相憐。情急智生。將見人財並獲。爰印紙券。名曰美人。值取一元。數共三萬。青樓進化。借作發售。機關告白。招徠謬說。慈悲事業。萬人射鵰。得標便作。囊砧兩造。求婚作伐。無煩柯斧。良緣永締。喜萬南姆。(英文新郎之稱)之入我彀中。詐局新翻。攫墨西哥。以填余囊底。一舉兩得。單石雙禽。(投單石而斃雙禽。英諺也。意與一箭雙雕同)。寧非生面別開。計之至巧者乎。至慮賭彩干禁。則法令本等。弁髦儘可自由。營業若謂鬻身傷恥。則禮教原同。桎梏何妨。蕩踰閑事。在必行情殊難已。犧牲身世。其結歡喜之緣。賑濟曠夫。深合慈悲之旨。賢愚勿論。童叟無欺。一奪錦標。便爲佳婿。王孫公子。尚祈走馬而來。皂卒販夫。亦計求凰。以去。諸惟公鑒。矜待親迎。此啓。

### 閨怨

集葩畫句仿制藝體

紹周 原第十三集

未有室家。如何如何矣。夫使百兩御之。爰得我所也。乃室家不足。傷如之何。潛然出涕曰。藐藐昊天。則不我惠乎。藹藹吉士。不即我謀乎。彼夫婉兮。變兮。女子有行。而宴爾新婚。如兄如弟者。大都宜其家室也。何我之實命不。猶竟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曰歸曰歸。靡使歸聘耶。嗚呼。哀哉。我之懷矣。云誰之思。不我遐棄哉。假使遠送於南。遠送於野。將既見君子。我心則夷矣。言就爾宿。言就爾居。安見有父兮。母兮。畜我不卒之歎也。抑使言秣其馬。言秣其駒。將見此良人。云胡不喜也。於時。言於時。語何至有日居。月諸不我以歸之懷也。而無如

昏姻之故。不知其朝也。』夫大邦有子。親迎於渭矣。摯仲氏。壬來嫁於周矣。我思古人。何其鐘鼓樂之。琴瑟友之也。今我懷昏姻也。胡爰居爰處。盼所與同也。譬彼周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彼姝者子。爛其盈門矣。被童而角。亦既抱子矣。凡今之人。何其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也。今我靜言思之。胡永朝永夕。遇人艱難也。之子於歸。亦莫我聞。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吁嗟乎。後日之載。生載育教誨爾者。猶緩也。而第思東方未明。東方未曙。蟲飛。薨薨。誰其甘與。同夢乎。縱顏如舜。黃顏如舜。華而匪媒。不得安能。聊可與娛。中心藏之。不敢以告人也。日月其邁矣。竟依然哀此惻獨乎。』已焉哉。異日之與子偕老。死則同穴者。猶後也。而第思獨寐。寤言。獨寐。寤宿。我心悠悠。能無輾轉反側乎。縱巧笑情兮。美目盼兮。而我生不辰。未聞其樂。只且豈不爾思。人言亦可畏也。憂心其如醉矣。問何日昏姻孔云哉。』吁嗟已矣。知我如此。將何以卒歲矣。

### 睡德頌

笑 原第四集

有野老遺民。以六合爲一室。萬古爲分陰。大陸爲短榻。太空爲重衾。履無泥污。衣無塵侵。夢鹿化蝶。隨意冥尋。默則頽然若喪。言則兀然似瘖。惟睡是務。絕無容心。有市僧賤儒。偉人政客。觀彼所爲。譏其品格。乃趾高氣揚。髮豎目赤。爭奪名利。日繼以夕。遺民於是。閉聰窒靈。俯首垂睛。形若槁木。斲若雷鳴。茫然塊然。體適神寧。翊然而游。酣然而藏。靜聽不聞。雷霆之響。熟視不覩。日月之光。自覺禍福之兩。無榮辱之俱忘。冷觀衆生。汲汲然如一葦之泛汪洋。勞逸懸絕焉。如地獄之與天堂。

# 孔方子傳

礪湖 原第十一集

偶檢舊篋。獲得余太高祖礪湖公遺稿孔方子傳湯婆子傳二首。因筆述之。用留不朽。五世孫起予誌。

孔方子。首山人也。系出金天氏。至周景王時。族始大。而孔方生焉。骨幹堅剛。至今猶存。秦漢而下。皆爲上所寵用。然不專在朝。凡市肆山村。游歷無不到。性喜與富人俱。每過從。輒留戀。惟執袴子役。使過迫。即艱然去。貧者殷情邀致。亦稍稍至。其家有所需。咄嗟立辦。於是爭與交者。不憚千里招之來。恐其去。輒繫維之。甚有窟室以居者。心體甚方。正而用圓。通絕不露圭角。張延賞判度支。欲究其獄。挽孔方爲之緩頰。張戒閹者勿納。乃挾飛仙術。從空而至。張驚其神事。遂寢。世由是尊之爲神。崔烈求司徒。上斬不與。孔方私言於上。得授爵。臭名滿長安。以故不見齒於王。衍愧甚。哀其夫人。引之見。自投牀下。衍不爲垂青。叱之去。至於今。往往望清介士。猶却步焉。太史公曰。孔方子以彼素能。施予如助。熊衰之喪。恤董永之貧。可謂賢矣。乃甘隨人脚後。以爲非我不行。昏夜歎門。且詡其文章。比於張鷟。豈不謬哉。

# 湯婆子傳

礪湖 原第十六集

湯婆子。信州人也。體端重。肌膚瑩白。若冰雪。不施鉛華。而光耀奪目。侍主人寢。席欵欵。溫存主人。絕愛憐之。與之抵足臥。擅專房。寵然不甚尊重。常呼爲婆子。會夏初。主人忽煩躁。漸不善婆子。納其幽居。婢爲妾。曰竹氏。竹氏更冷語諷之。遂寵竹氏。湯怒甚。泣訴於主人曰。曩者親妾時。常加足於腹。甚或受其蹴踏。妾終宵不敢動息。君之輕



妾殊甚。而妾之事君不已乎。想溫柔鄉亦不過爾矣。乃以一片熱腸。付之流水。何物妖姬。輒逞淫媚。妾實恨焉。夫新人遠勝於故。妾亦無辭耳。視彼之貌。長軀瘦骨。大眼粗肌。且性格輕薄。待人全無心肝。此固可洞見者。何君之置於懷。加諸膝。且尊以竹夫人之號也。主人聞之色動。會竹氏乘主人熟睡。反側間。輒下牀私逸。主人恠之。湯氏曰。短其涼。為久之。主人意冷。而竹氏遂同秋扇之捐矣。於是湯氏復當夕論曰。方湯氏寵盛時。炙手可畏也。乃棄置已久。而五夜衾寒。能無熱中乎。不知因人而熱。隨時忽易。豈有新故之判。耶。炎涼之移。人甚矣哉。

麴秀才贊 并序

豹 珊 原第十七集

考傳信紀之遺編。得麴秀才之逸事。儒冠儒服。無字無名。豈麴譚之一脈。抑麴罔之同宗。麴眇為北郡名門。應聯譜牒。麴允亦西州豪傑。未墜箕裘。客從何來。居然入座。人應同訝。相與銜杯。稱名僭擬。乎。嚮門餘潤。叨分乎金爵。自他有耀。外披優孟衣冠。與古為徒。慣聽漢朝書籍。秀才作虛銜之掛也。算功名。麴生當別號之呼。何須名。字。問其才。則腹藏八斗。觀其量。則口飲千鍾。真面雖無別腸。卻有相依于側。觥錄事原屬同寅。不蓬而來。阮步兵最為知己。同類定携紅友。前身合是青蓮。澆塊壘於胸中。灌醞酬於頂上。他年出仕。定膺麴部。尚書外任。最移合署。體泉太守。從事著青州之望。家聲傳白墮之名。潦到半生。去愁城萬二千里。破除萬事。游醉鄉三百六旬。是誰作俑於斯。濫觴道士。無情袖底之劍光。忽起秀才。絕倒筵前之瓶蓋。猶存相其天才。獨絕至今。風味難忘。壺中借寓。以我為隱。乎。座上留賓。舍我其誰也。爰為之贊曰。

卓爾秀才。其性惟麴。籍隸糟邱。名逃酒國。是何灑落。脫盡寒酸。品希清聖。歡佐詞壇。酒星下。謫麴部。無憂吟詩憶。李頌德。懷劉明月。爲徒清風。爲友寶劍。一揮先生。烏有。

## 事事不如英國好

影 原第一集

某生遊學英倫。卒業歸國。所肄精絕。迥異凡庸。第有一病。覺耳目所接。一草一木。皆不若英倫之。羽翮有生氣。於是「不如英國好」之一語。遂爲某生之口頭禪矣。一夕侍其父游西湖。月明如晝。天地空明。其父曰。美哉。月也。某生曰。西子湖邊之月。何如太姆士河上之月。今夕之月。不如英國好。其父怒甚。慕掌其頰。曰。事事不如英國好。天空之月球。亦有異乎。某生撫頰良久。喟然曰。掌頰微技。耳誰信。亦不如英國好。

## 家家都見喇嘛歸

影 原第一集

虜運告終。頭顱光復。并州剪快豚尾。無存誠。二百餘年來。一快事也。近人剪辮後。多蓄鬚。昨有改唐人詩者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髮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喇嘛何處來。

## 本相酒令

肝 若 原第二集

土地新蒞任。設筵招其所轄境內之四秀才飲。甲闕其唇。乙聾於耳。丙喪其鼻。而丁則俗。所謂辣癩頭也。酒酣行觥。令土地曰。諸先生咸具異人之相。各不相同。而老漢體態龍鍾。面目可憎。亦能令人一望而畏。今日之會。良非偶然。所行酒令。自當以貼切爲主。衆皆稱善。遂相約各舉經傳中之有其本相字者三句。但須將此本相字刪去。

而末字必叶韻。土地以主席乃先盡一觥。發令云入其疆。闢入其疆。荒蕪狄人之所欲者。吾次及甲。甲亦先盡一觥。曰多聞疑多見殆。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及乙。乙舉卮而言曰。釁字不見於經傳。但余之耳。本有若無也。無已。截去下半截。而以龍字代之。如何。衆曰。可。乙乃盡其手中酒而言曰。飛在天見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又次及丙。丁咸起而問曰。吾儕本相非特。經傳所無。并非同音字。可代奈何。衆亦躊躇無以應。詰之於主令者。土地曰。諸先生皆八股名手。科舉既廢。想此調亦不彈已久。然結習未忘。能無技癢之患。盍趁此嘉會。各撰一比。即將真相暗藏。其中以博一粲。衆鼓掌於是喪鼻者先作出比曰。姑無論其益於背者何如。第就現於面者觀之。已同王道之平。平也。西子蒙不潔人皆掩而過之。我則掩之無待掩矣。誦聲未絕。丁腹稿已成。即應聲而誦。對比曰。姑無論其形於下者何如。第就形於上者觀之。已等牛山之濯濯也。鄉鄰有鬪者人皆披而救之。我則披之無可披矣。

## 五妾爭夕

肝若 原第二集

有一塾師娶五妾。因爭夕各不相下。塾師計無所出。因命諸妾各依其排行。舉四書一句。擇其語之得當者。令當夕。大妾應聲而對曰。定於一次。妾語氣稍委婉。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妾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四妾最柔懦。帶哀懇之意。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五妾最強悍。有把持之心。曰。尊五美。屏四惡。塾師聞之。覺言皆有理。仍不能決。乃長歎曰。色難時。其徒適在側。意以爲先生將令其背誦舊課。而提其起句也。於是率爾而應曰。有事弟子服其勞。

# 民國新餓口

頌子 原第十五集

嗟嗟。殤魂。游於新市。鬼火。亂於平林。夏口。雲靈。達泉。之刑。既濫。秋毫。日析。秦郵。之戮。頻施。鶴唳。華亭。時聞。鬼  
嘯。鴻哀。草野。豈盡。天誅。國恥。已深。宛受。帝翔。之辱。官災。既甚。難免。人疑。之憂。痛戰。疫於泰西。怎奈。鴻溝。界劃。  
歎黨。爭於朝右。半由。雞鬪。覺生。若赦。之鬼。餒而。如來。之佛。憫矣。仗茲。三寶。經說。大乘。普渡。衆生。懺除。浩劫。茲  
特撰。民國。新餓口。召請。十則。藉以。效生。公之。說法。俾可。醒塵。世之。迷途。也。質之。箸超。君。然乎。否乎。

## 擬召請十則

一心。召請。五陵。豪俠。百戰。英雄。早知。鶉首。賜秦。也許。虎皮。誑楚。白少。康復。夏寫。臣靡。之孤。忠。太祖。興明。掃胡。元之。  
濁垢。嗚呼。躬作。季心。安社。稷。身騎。箕尾。壯。河山。如是。革命。偉人。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  
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龍爭。未決。鹿逐。多迷。者。番。魚網。密張。當日。鴻門。貽誤。白木。罌。不渡。翻教。石勒。稱雄。瓦釜。空鳴。應恨。元規。  
執政。嗚呼。鐵鑄。九州。皆大。錯。獄成。三字。總。奇冤。如是。野黨。好事。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  
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薊遼。舊輔。襄鄂。元勳。華歆。成著。逼宮。裴寂。功。傳。定策。白。陳橋。兵變。黃袍。可以。加身。牧野。軍。與。白。幟。居然。  
滿目。嗚呼。馮道。忝稱。長樂。老。李淵。甘作。逍遙。公。如是。從龍。僚佐。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

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識時俊傑。謀國名流。縱不隱豹深藏。無寒蟬自況。白虎狼臥榻。難支大廈之危。螺蚌閒居。相對新亭之泣。嗚呼。機危北海。開樽日禍。伏東坡詠檜時。如是國民會員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天沈水碧。劫換塵紅。已非故國山川。空耗寓公歲月。自十年游俠南冠。竟作楚囚萬里。封侯西市。紛環衛尉。嗚呼。異域羈魂。鵲血冷中原。幻夢蝶情。寒如是出洋學生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魚門。冑墮蠶室。戈橫眼看。白日無情。心恨青天有闕。白狼頭奮臂。猶能死入關中。馬革裹尸。不願生還海上。嗚呼。玉壺擊碎。春燈裏鐵板歌殘。夜月中如是。筓領節鉞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淵遷左國。雄據成都。將吏皆牧豬收公侯。有藏兔窟。白金貂貴族。八王東海最驕。白馬清流。三案西曹。太酷。嗚呼。蜀苑鵲啼悲。帝子漢宮燕啄泣。皇孫如是。亡國讓王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 心召請。壬夫嗜利。丑父殉財。關懷西北兵屯。慘目東南民力。白荆公新法青苗。自誤蒼生。桑子橫征。紅朽誰憐。

赤子。嗚呼。搔首問來。天眼有睛。心刮盡地皮。無如是貪官污吏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紅顏命薄。翠袖形單。隸名細柳。營中拋繡。飛花閣上。自仰承天子。將闡勸進之勳。自信婦人。也有受封之志。嗚呼。靈燭。鑲石青天。補精衛。銜冤碧海。填如是閨媛才女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一心召請。季心俠骨。張耳豪情。秋風馬角。烏頭春雨。鷲肩燕領。白睚眦。未報誓。將鳴其不平。肝腦可塗。直欲與之相決。嗚呼。長嘯一聲。餘劍匣。雄關幾度。唱刀環。如是盜賊暗殺之流。一類孤魂等衆。惟願承三寶力。仗秘密言。此夜今時。來臨法會。

## 國會計文

笑 原第六集

不肖湯王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

顯考。

中華民國國民代表。

立法機關。

賞戴五色國旗。歷署前清資政院。臨時參議院。國會。府君痛於民國二年十一月某日某時。無疾而終。距生於民。

國二年三月十號享年一歲不肖湯王等隨侍在側親視閉口不肖張谷等聞訃匍匐逃喪星夜離京因不足法定人數未敢成禮倘蒙

政客大人

官僚世誼有意維持存沒均感先於十二月某日在院開談話會一日擇日再行舉喪不勝笑話之至

孤哀子代表湯王等泣血稽顙

## 山水問答

愚 鐵 原第十四集

某夜余入睡鄉夢游山之麓水之濱見巍巍者浩浩者遙相接忽有聲自山水間來因駐足以聽之初幽雅不能辨繼聞山謂水曰天下之最尊者莫我若高大巍峨雖少文之筆亦難形其萬一况聳於雲霞之表干乎霄漢之中天下之形形色事事物物皆陳列我前以供我目人之視我也滿山煙霧遙指長天莫識匡廬之真面即相處如君亦未見回首而向我者水答曰巍巍乎聳雲霞而干霄漢固君之榮也獨不懼愚公之移乎浩浩乎接長天而包天地亦我之榮也豈憂彼精衛之填耶聖人臨汝上稱曰水哉水哉盈科後進不舍晝夜且水有生人之功載舟之力使一日無水則人一日不生而巍巍高山安能南面而稱榮哉山又曰古之時洪水泛濫禽獸逼人使無大禹人將爲魚禍莫大焉功於何有而獨高山巍峨人皆據我以休焉人嘗來告我曰水之爲害大矣七八月之間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溝澮皆盈道路泥濘溼沒田禾秋收以損水答曰人亦來告我曰山之爲害大矣

歐亞之間有烏拉山而歐亞之交通因以不便中亞有喜馬拉亞崑崙諸山而東亞與西亞之交通亦以不便。一鐵道也則鑿山穿穴行一山路也則踰越險阻世界各文明國大都在大洋之濱而高原山國無與焉。孰甚移其地於南極之南北極之北使世界大平永綏幸福而君巍巍而我浩浩以各享此天賦之自由哉。余聞至此心爲狂喜。猛然一悟而東方固已白矣。

### 滑稽聯吟記

雙熱 原第三集

雙熱與一寒久別矣。一昨忽來顧我。予曰：子曩者何處去。今也何處來。一寒曰：子我知己也。敢不實告哉。予從去處。去予從來處。來予曰：哈哈。子殆詩痴耶。乃出口作五言韻語。一寒曰：然。予固尋詩而來也。苟有詩興。何不聯吟。予笑而應之曰：諾。

一寒笑曰：請自隗始。即朗吟曰：「虛掩柴扉叩不開。」雙熱曰：胡說。扉既虛掩。不叩自開。豈有叩而不開之理。一寒曰：不然。予方推門。門內適有人倚門酣睡耳。予乃笑而爲之續曰：「遠離三舍把門推。開門闕寂無人影。」一寒曰：胡說。人既遠離。三舍安得如許長臂以推門哉。雙熱曰：遠離三舍者。鼓勇也。作勢也。既退三舍。乃直奔而前。以加倍之力推其門也。一寒乃作結句曰：「哭問客從何處來。雙熱曰：吓。上句既云闕寂無人。則問客者。阿誰得母。鬼耶。且見客萬無哭之理也。一寒曰：嘻。子何不思之甚歟。夫既用力推門矣。只此一推。門開。必將倚門酣睡者。推動矣。必被門擠入於門後矣。其人既擠入門後。此所以闕無人影者也。其人又驚又痛。此所以哭問客從何處來。



也。

雙熱曰。一寒。今當自予倡矣。乃口占曰。『一輪明月似燈紅。』一寒曰。不通不通。月非太陽。其光白豈有紅如燈者。予曰。此有理由也。彼月裏嫦娥。飢不得食。乃殺玉兔而食之。於是一輪明月。紅染兔血。况望月者。又戴紅色眼鏡。此時之月。豈不紅似燈光乎。一寒於是搖頭作勢而續吟曰。『四關虛窗爲怕風。獨酌無聊朋滿座。』予笑曰。此真不通之至矣。既曰怕風。則閉窗不違。安有開窗者哉。安有四面開窗者哉。一寒曰。此縮脚語也。此歇後語也。四關虛窗爲怕風。不來無奈。詩限七字。予不得不截去三字。咽住二字。於喉際耳。雙熱曰。然則且暇汝下句。既云獨酌。是明明一人矣。而又云朋滿座。除非見鬼耳。一寒曰。人也。非鬼也。朋雖滿座。無多酒人。酒人惟一個耳。故曰獨酌。無聊朋滿座。予曰。好好聽我續來。『持杯不飲酒常空。』一寒曰。豈有此理。持杯不飲。然則杯中酒何處去。耶。而乃常空耶。予曰。一寒。汝亦笨哉。此句當分二段解。持杯不飲者。彼滿座之朋也。而酒常空者。彼一個酒人獨酌。無聊愈無聊。愈飲酒一杯。復一杯。酒杯飲悶。酒此所以酒常空也。

雙熱曰。一寒來來。來聯吟。一寒舌出於唇。連搖其首曰。一天復一天。來不得矣。雙熱曰。來來。汝速爲首唱。汝倡之。予和之。來來。一寒於是搔頭叉手。叉手搔頭。忽逼予耳而大呼曰。『白髮兒童扶杖來。』予驀然一驚。陡然一躍。既而曰。汝愈做愈不通矣。幾曾見兒童而白髮者。一寒曰。不然。予固近視。曩於途中。遇一兒童。且行且拖。一短竹頭戴白羊皮之小帽。予誤以爲白髮也。予乃笑而續吟曰。『身長一丈亦長哉。哈哈一笑淚如雨。』一寒曰。嘻。子

太通矣。兒童而長一丈。成人不將長。至一里乎。一笑而淚如雨。一哭不將陸沈乎。予曰。此中自有奧妙。身長一丈者。日中之人影也。笑而淚如雨者。非淚也。兒童哈哈一笑。鼻中之涕直噴而出。汝既近視。必誤以鼻涕爲淚矣。一寒不覺大笑。乃作煞尾句曰。『伸出手來豁五魁。』予曰。胡說小兒豈能豁拳。且與阿誰豁拳乎。一寒曰。非豁拳也。兒童既滿。拖鼻涕於是伸手掬涕而豁去之。張五指而亂揮也。雙熱曰。妙妙。一寒曰。今日敷衍過。明朝誓不來矣。雙熱笑曰。明兒再講。

### 賦得豚尾奴

得奴字五言八韻

慕 犧

原第三集

猶是拖豚尾。甘心作滿奴。族無同種念。黨欲保皇呼。牛後遮難密。豬疤愛切膚。喬妝惟院妓。依樣半車夫。宴社雞爲伴。居家犬與俱。乞憐搖暮夜。追放遁泥塗。忍得新人笑。狂留故態迂。文身休斷髮。怕不齒韓盧。

### 賦得鴉片鬼

得鴉字五言八韻

慕 犧

原第三集

嗜極形如鬼。名因號吃鴉。睡鄉分片席。黑籍認通家。一榻橫渠話。三人葛亮誇。膏焚同性命。癮癖此煙霞。但弄無腔笛。憑他載怪車。抵談如谷子。流涕亦長沙。燐火生前活。精神分外加。君身仙骨煉。其奈毒中華。

### 孕娃曲

虛 汝

原第三集

婦人懷妊數月內。頭目昏眩。心志怔忡。似病非病。口味無聊。亂思飲食者。俗謂害娃娃。或曰害保保。兒童口歌意調。蔑所稽證。然夷考其詞。綺麗孌娜。能寫出小女子婉孌口吻。因筆錄之。以供社會上之一噓焉。

紅娘子。子何嬌。拖拖宕宕害保保。害了保保猶自可。你看保保好。蹊蹊。一想粉麵。圓子。二想韭菜頭。一刀。三想鱗魚。燒竹筍。四想黃魚。蒜瓣。燒五想洋糖。濺櫻子。六想凍魚兒。挑一挑。七想吃個麻團。七錦拌（俗以杏仁瓜子。桂蕊。梅子等爲七錦）八想冰糖。燒蹄子。九想鱈魚。夾點刀（俗謂肉膾爲點刀）十想站在門口。瞧一瞧。瞧見哥哥。來到了紅綠。綫買一包。送與妹妹。做花袍。還有洋糖。桂花糕。送與小妹妹。夜裏肚裏餓了。止止潮。

### 戲綴俗語詩

縮天 原第十三集

癱子偏生好打拳。何妨順手把羊牽。粧憨慢喫烏龜肉。變鬼因呵鴉片煙。樹葉打頭生怕事。棺材伸手死貪錢。人生各有脾家味。公要喫尖。婆要圓。

靈官鬍子轉灣痴。老虎終朝對石獅。文字欠通皆狗屁。燈籠不亮是牛皮。臭豬竟遇饑菩薩。爛帚偏逢破糞箕。不怕旁人當面笑。貓兒哭鼠假慈悲。

驢屎但求外面光。王媽裹脚臭偏長。蛙居井底無天日。猴在山中做霸王。硬把烏龜敲石板。飽同小狗跌毛坑。好謀不在忙中取。運氣難教板壁搪。

水肥不出自家田。雞子換鹽兩免錢。莫向聾人談白話。要知啞子喫黃連。孩兒離母哭爲主。鐵匠做官打向前。煮飯開鍋休要早。陽溝翻出一支船。

嘴上無毛事不牢。砍來大樹有柴燒。渾河跌下清難洗。燈草打人氣不消。井水那干。河水事南山。望到北山高。東

瓜氣向葫蘆出。鼠屎壞他八斗糟。

茶煙到處不分家。討飯慣盤手上蛇。光棍豈爭無禮訟。臘梨喜戴滿頭花。橫行權且觀。旁蟹空手。何能捉老鴉。做事艱難看事易。莫從滄海散泥沙。

七字無如八字何。雨簑日重債難馱。蚌批敢上鯉魚串。貓睛竟將死鼠拖。和尚初回拜丈母。醜人總要見公婆。偏偏死扯鍋巴臉。捉得烏來不做窠。

怕蛇、見帶膽多寒。討飯、十年懶做官。牛背一毛何礙事。鱸魚三載莫橫看。半升米債無須急。四兩棉花不用彈。白燭拜堂非久兆。茅柴一捆頓時乾。

蘿蔔揩泥慢慢過。不和都爲勸供鵝。常將劉氏比刁婦。每把買臣罵老婆。山芋剝皮人屎樣。夜壺剩嘴寡言多。鞋兒雖好糞多破。未出臺時先打鑼。

如何借米把糠還。君子難同牛賭蠻。破鼓仍教和尚補。大門不用婦人關。麻婆個個貪。搭粉瞎子偏。偏喜捉奸十。磴梯爬九磴。九欲觀大水上高山。

修來忘八變烏龜。得病何能請鬼醫。秀士能知天下事。英雄不吃眼前虧。蝦撈海底功。徒苦虱掬被。中人總知身。大不欺真是寶。老人常被小人欺。

猴穿領褂恰如人。初打毛坑三日新。背到沙鍋尋豆炒。敲來牙齒向喉吞。菜園莫讓豬婆進。書室嘗聞蚊子哼。鐵

匠圍腰都是洞算盤不到一生貧。

春蠶作繭總成空。出世猶同混世蟲。吃得乾魚說淡話。捉來老虎扯奇功。多情眼裏出西子。有禮堂前打太公。七扯八挪敷衍過。切須莫破紙燈籠。

狐狸單揀壯雞拖。灘子又騎三脚騾。籃倒田雞聲不住。窩翻草狗醋偏多。錢糧櫃上尋紳董。燈盞火前看老婆。自踢石頭自壓脚。莫將瞎眼罵閻羅。

老鼠居然咬懶貓。明明是六反成么。嘴多硬話心多軟。水望低流人望高。毒處單從蜂尾惹。癢時偏向虎牙搔。鐵頭恰與釘頭遇。瞎子過橋命一條。

人圖名利草圖青。打狗還須看主人。好漢爲錢幾逼死。丫頭無路去逃生。囉唆蚯蚓聽偏怨。疥癩蠹蟲解不清。又是龍燈又是會。太婆八十又逢辰。

床前日日跪原渦。土地公公怕老婆。看戲偏生流眼淚。遭鎗恰好對心窩。翻天猴子行爲大。剷洞鼠兒促狹多。和尚戒葷吞狗肉。惡人轉喜唸阿陀。

鯊魚嫌淡豆腐鹹。鷄腿咬來一味蠻。肚裏撐船真有量。頭中出角亦能扳。尿壺錫把酒壺打。黃狗災俾黑狗擔。靴子襪鞋連裹脚。上街鄉老一班班。

滄龍不敵地頭蛇。狗子多威總靠家。脚小踏完烏媽蟻。頸粗氣殺廟蝦蟆。芝蔴地埂偏燒火。稻草枕頭外繡花。偷

嗜饒。貓性難改。米丟都爲把雞叉。  
聖人。卯袋亦斯文。開口便將子曰。啞打破沙鍋問到底。磻開醋罐氣難平。有錢主顧偏號苦。偷嗜神仙也不靈。鬚子一根三擔米。粉牆無縫慢敲釘。  
賤骨生來討飯胚。小頭鬼遇大頭騃。童生逢考心多跳。瞎子見錢眼也開。籬裏何能揀。篋斗雪中偏要掃。乾灰人情好做還宜早。莫把車輪擠壁推。  
養兒防老毅防饑。虎毒從來不喫兒。縮頸鴛兒戴綠帽。空心架子學青皮。霸王請客己爲大。瞎子看天亮。總遲莫說。明人做暗事。渾身亮似水晶龜。  
碰來滿鼻黑鍋灰。不到烏江馬不回。木匠偏生居倒屋。富家多半得渾財。話聽伯豔國都壞。門帖鍾馗鬼不來。潑了香油尋地處。爛牆要倒衆人推。  
轉脚敲釘做事窄。嘴巴是肉兩邊刀。朱金馬桶外觀好。清水毛坑自濺高。賊到偏生鑽。被躲癢來翻。且隔靴搔頭尖。常欲穿錢眼。明月何能水底撈。

麻雀吟 並引

縮天 原第十一集

小窗春暮。曲院花飛。輕暖韶光初長。天氣吟魂。撩我稿甫脫。而心仙午夢。纏人書欲拋。而手倦無聊。特甚。簾靜。欲煙有約不來。堂清似水。因思棋消。長夏本騷客之幽情。鞠蹴良宵亦漢宮之韻事。仿他雅致。破我閒情。

邀三四良朋東道主何妨我作叉幾圈麻雀南面王恐無此娛雖云小道之觀却助幽人之興紅龍綠鳳居然蓬島之游月夕花晨消受竹林之樂然而不有佳作何伸雅懷雙陸押盤謝宗可因而作賦一枰對奕陸放翁詠之成詩爰將俚語拈來聊作賭場紀念雖則蕪言湊就無非遊戲文章云爾

公餘課後繡停時人倦晝長夜漏遲么半小牌消遣好四圈短局破閒宜且看起點骰雙粒各握開方尺一枝却悟此中有科學乘除加減亦新知

敢把英雄勝敗論賭場也有死生門碰成四對稱單弔抓到全么作幾番狠手喜盤清一色伺頭總算破三元不徒知己還知彼當識兵家孫子言

東西南北定方隅綠發紅中白板俱暗槓摸齊真湊巧夾襦吃上恰相需打莊須看單雙點滿貫但求三百壺天演競爭同此例全憑優劣判贏輸

小道可觀小有才機心機事累人猜海邊撈月同孤注槓上開花加一檯牛爲多張須共捉龍因長點亦能回居然四國兵戈起哀的美敦緊緊催

### 咏十不全

鐵冷原第二集

頭角崢嶸濯濯形斯人生就老人星惡風吹墮龍山帽羞殺巫雲一段青  
無端著手雪花飄底事雪不消種色漫疑黃與白有時血液也紅潮  
(禿)  
(癩)

狗。僕。循。牆。曲。似。弓。生。來。龜。背。却。隆。漫。嫌。不。負。千。金。任。到。處。看。他。總。鞠躬。  
含。羞。背。鏡。倚。粧。情。傅。粉。終。嫌。膩。不。平。豈。但。畫。眉。資。點。綴。單。來。面。幕。更。憐。卿。  
有。聲。吃。吃。耳。邊。來。欲。語。仍。遲。口。早。開。非。效。劉。邠。嫌。艾。氣。雙。聲。疊。韻。費。疑。猜。  
何。須。社。酒。乞。治。髻。掩。耳。趨。風。也。算。聰。屏。却。塵。寰。多。少。事。是。非。都。付。不。聞。中。  
仰。人。鼻。息。待。人。援。只。爲。藐。躬。畏。鶴。吞。偶。駕。高。車。使。狗。國。也。誇。今。日。大。吾。門。  
半。點。朱。唇。缺。一。隅。唇。亡。未。識。齒。寒。無。而。今。言。路。洞。然。關。開。口。何。勞。拂。與。吁。  
漫。將。程。腹。笑。便。使。經。筭。當。年。說。孝。先。此。外。便。推。彌。勒。佛。直。須。萬。貫。把。腰。纏。  
嚶。嚶。喉。間。也。作。聲。有。聲。無。語。豈。無。情。指。揮。絕。似。英。雄。態。滿。面。春。風。一。笑。迎。

咏怕老婆史

調寄浪淘沙

狂笑 原第二集

獅。子。吼。河。東。嚇。壞。英。雄。招。親。劉。備。進。房。中。一。見。佩。刀。偕。侍。妾。甘。拜。下。風。  
紅。誰。料。金。鋼。經。百。鍊。怕。化。柔。銅。  
半。生。習。刀。弓。騎。五。花。驄。黑。鬚。何。不。染。通。

(劉備)

偶。爾。唱。迴。波。說。賽。閻。羅。宮。中。忽。現。女。妖。魔。就。算。一。朝。爲。帝。主。受。屈。難。過。  
多。不。是。者。般。如。此。怕。况。他。奈。何。  
口。念。阿。彌。陀。明。稱。惡。婆。一。身。造。孽。太。多。  
(唐中宗)

古。有。百。里。奚。作。和。秦。西。而。今。富。貴。忘。前。妻。那。記。臨。行。分。別。苦。炊。作。烹。雞。  
一。旦。聽。悲。啼。月。慘。風。淒。堂。上。堂。下。細。參。



稽說到如情如理處老怕人題 (百里奚)

聞說陳季常談禪名揚如何受罰跪池旁偷看柳妻那裏去坐內梳妝 學士遇無光笑口開張天下那有這婆娘不是人情難得了闖進佛堂 (陳季常)

### 籌安新樂府

箸 超 原第十七集

快要中國完大家來籌安世有六君子人人心膽寒一夫聞之奇歡喜兒輩真能幹大事并有肉麻推戴書巧奪民權造民意皇冕綴珠璧御座輝金碧女官選風流洪憲建新曆文人刀筆能爲患收買機關三百萬一聲皇上 一聲天一張報紙油一擔料是軍人齊叫苦軍使礙難維秩序痛把甜頭詣別人封爵夥於二百五尤喜外交能負責預備登基黃道吉詎料風雲起演池霹靂一聲告獨立阿鈴墜天聽阿燕看門徑命將出師十二成張威耀武真高興叙州提報馳寡人夢見之論功行賞騰黃下又是牛皮減價時京中鷓鴣笑京外共和悼黃龍之酒未三巡廣西獨立電又到念聲阿彌陀奈何復奈何今朝贏得鴨屎臭諸公誤我亦良多無奈末路須計較皇帝不如總統好委曲敷衍眞苦心只望將軍能擔保吁嗟乎頭皮軟却臉皮厚黃龍一瞬便爲狗廉恥喪亡孰有如我生不幸丁陽九

### 留學生詩話二則

天 良 原第十七集

同文學院與宏文學院同一性質專爲中國留學生辦中學文憑者也明治四十二年東渡者日少宏文即於是

年歇業。同文尙存。以其附屬於日本人班之目白中學也。中國學生絕少。喘絲僅屬而已。大正二年（即民國二年）政府特遣豐沛子弟百二十人渡東。同文爲開特別陸軍班。由是復盛。時余居目白新權館。陸軍班生居者數十人。王某者年四十許。喜爲詩。同班生羣以文學士尊之。王亦殊自負也。一日過余室。見余爲人書屏。輒佇視。意其善書者。與通款洽。遽趨反。須臾捧一書至。殷勤致詞。拙作呈教。余遜謝留置案頭。今憶錄其可誦者數首。無題云。天賜良緣逢浴家。玉似肌膚貌似花。向余雖不通鶯語。口唱足蹈亦可嘉。又云。罄竹難書傾國貌。英雄夜夜不禁情。天下美人余不愛。佳人快快發慈心。有感云。昨夜驅蚊二更天。身癢心焦極可憐。帳中若有同床妻。驅除何須用蚊煙。感懷云。昨夜寤寐臉朝東。夢見腰妹在懷中。醒來想想一場夢。氣得我涕泗滂沱。

湖南某。以癸丑之後。亡命日本。居早稻田竹之湯浴室側。與下女通友。詢之。堅不承。友遂假故宿其家。調之。某伺友酣寢。携被就下女。覆被於頭而返。友遽起問其故。某囁嚅曰。舞獅子給你。看何必問。友大笑。立成一絕云。湖南殺黨人。天尊幸不死。匿迹竹之湯。半夜舞獅子。天尊某之綽號也。

### 滑稽廣告三則

老 諧 原第十七集

知事保險公司 本公司資本若干萬元。專保各縣知事。升廢賞罰。凡經本公司保險者。即可任意賸削。剋剝一有。不測倍欺。迅速誠一本萬利之好機會。有志出仕者。盍歸乎來。本總公司設在上海九馬路運動場。分公司設各省鑽謀處。

飯桶轉運公司 本公司開設北京八大胡同專運京內大小飯桶轉運靈捷運費克己如承賜顧無任歡迎現將工竣擇吉開張先行交易廉價十天以答雅意特此露佈

民國媒妁分公司 本公司向來開設英京倫敦俄京聖彼得堡德京柏林法京巴黎此外西洋各大埠均有分號始創於盤古時代迄今數千餘年生涯頗形發達其宗旨令一般怨女曠夫互通有無各得其樂茲因中華民國成立已屆五載尙未享此權利是以本公司又爲推廣生意起見特分設公司於上海四馬路天津胡同巷漢口花牌樓廈門夕陽寮等處且請拉君皮條爲康白度漢君郎頭爲式老夫拉漢兩君於說親回話等情頗有經驗百發百中如紳商學軍警各界青年男女願嘗戀愛滋味者本公司當特別廉價以廣招徠但本公司注重神聖戀愛設如男子納妾女子再醮等事恕不接辦請各界諒之

### 噴飯錄

伽摩 原第十三五六集

夏日遲遲困人欲死村館中羣兒高座書聲喧天然子曰學而之中時時夾以夢嚙學究方南面監督之聞而大怒立擒其年長者一人來呼而叱之曰女年十八九書讀中庸講開論語是大學生矣奈何亦伴童子作垂頭睡女殆不知聖賢之教人乎女其爲我講此一段所謂大學生者唯唯捧書而視則宰子晝寢一節也遂据實直陳曰宰殺也如宰羊宰豬之宰予我也如天喪予之子宰子晝寢者言雖殺我我亦必晝寢蓋晝寢之味甘也言未畢而訇然之聲已作諦視之則學究氣塞而量矣

武陵有名伶曰毛毛者。唱做極工。數十年。甄誕搬演。略無絲毫。走板塌場。處人以是多之。而該伶益自負。城中好事者。思有以窘之。會天后宮演劇。特點劉金定殺四門。而暗賂其扮探子者。未幾毛毛出。探子循例進報。本應報劉金定而易之。曰穆桂英觀者於此。必料毛毛之下句唱不通矣。乃毛毛機智百出。立換其詞。曰唐室江山倒了。運探子兒郎報不清分明來的。劉金定偏偏他報作穆桂英聲調。悠揚略不促迫。於是臺下千餘人皆大嘆服。

嘗見民士與友人書曰。在京不可逛胡同。陰電太多。恐乾柴烈火。又要惹起經驗病。而烏焦巴也。爲之失笑。舜舅喜爲詩。兒時無賴。常窘迫之。舅苦於擾。則亦隨口吟哦以了事。嘗於三伏日。得千竿竹。暗鳴寒鳥之句。識者病之。而邑參戎賓某。適有冬日雜咏云。飯后淖無遺。憑欄納晚涼。說者遂大書告人曰。我得佳對矣。舜翁夏日鳴寒鳥。賓老隆冬納晚涼。

某公好游食。平居不飯於家。恒周行戚友家。坐俟飯熟。雖日落更深。不自言去。主人不得已呼之共食。亦不遜大嚼。而后歸。人皆苦之。一日輪行至城外某甲家。甲本其同學。而性極吝。客知某來。亦款之坐。而極口述艱苦。告窮乏意。促之行。某乃淡然若弗覺。雖亦相對唏噓。如甚惋惜。而終無動身。意天又下雨。甲大窘。即托疾而入。使人粘寸紙於壁。曰落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粘迄某徘徊觀望。徐徐自吟曰。落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賢我之晚飯。又有着矣。甲聞之。知不可遣。卒爲之設饌而去。

六一詩話載梅都官語。謂有贈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咏詩者。盡日尋不得。有時還自來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貓兒。因憶有某公咏觀音詩曰。耳未聞音。目見音。知音。審。是何音。在作者本欲形容觀字。而先兄云。此是聾子看彈琴詩也。豈不都是可笑。

幼時聞友云。有書生某。讀於岳家。岳館之內。花廳。茶水飯食。皆使奴婢。一日早起。婢送盥漱水。至生方踞床。而縛帶。婢輒戲之曰。相公相腿。胖胖。讀若側况切。腿且如此。而况生即應聲曰。頭丫。嘴。啞。啞。嘴。且如此。其他。

又有某生。夜逐盜。爲盜所傷。翌日具稟官中。文有曰。疇昔之夜。生方夜讀。忽聞狗吠於溝。急執燭而高照之。彎腰而低窺之。乃見有一盜焉。賊頭賊腦。鬼相鬼形。手使丈八點鋼。鈎方隔溝。以鈎鈎狗。生叱之。盜乃敢回。其隔溝鈎狗之鈎。而隔溝鈎生。夫隔溝以鈎鈎狗。且不可。而况隔溝以鈎鈎生。可乎。

陳二南好戲謔。一日立於門外。適其友飭傭工持條借漢書。傭不識陳。遽問曰。陳二南在家乎。陳心惡其鄙野。即應曰。在家。女有何事。傭曰。主人命我來借物。有條在此也。陳取而閱之。曰。女少候。我爲女往問陳先生。既而出。以手招傭入曰。先生云。女主乃借舊石磨一片。磨在此。女負去可也。傭大愕。視磨重可五六十斤。不悉有何用。而陳又以嚴重出之。無奈則亦勉力負之。陳畀以回條。邪許而去。既抵家。汗透重衣。肩腫腰折矣。主人大愕。曰。誰命女爲此者。傭噫氣曰。陳先生也。先生有回條在此。主人視其條。大書曰。尊傭無禮。罰負石磨六十斤。疾馳五里。又半。

主人大笑。

童生某作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文曰油然而起鍋底之雲沛然而下滂沱之雨如桶倒也如瓢澆也如箭標也茅屋之上浙浙灑灑瓦屋之上滴滴打學師大怒亦援筆而批之曰嗤然而開狗腸之竅割然而寫牛屁之文如屎臭也如屁放也如廁翻也紅紙之上嘔嘔嘔白紙之上噦噦噦

學究某就館於主人家主人曰師來甚善學脩我所不惜但須與先生約先生授書不能舛誤致誤學生苟犯戒必按約認罰金先生亦可乎先生聞學脩不惜則亦不計其他大呼曰可議遂定不期開館三日先生已兩受罰誤會子作魯子以布袍抵焉誤卿大夫曰鄉大夫以布褂抵焉最後而又誤烏焦巴弓爲烏焦已弓主人仍按約議罰而先生之衣物盡矣不得已家中母豬一頭署券償之因爲書以報其妻曰多多拜上老師母今年館運太糊塗袍子因爲魯子曰褂子又送了鄉大夫烏焦已弓更利害家中還要牽母豬

鄉人某甲與其鄰啓鵝鴨覓初猶爭執繼以唾罵終之則訴諸老拳隣族衆糾闖入甲家肆行搗毀并摧其神龕甲不勝於力則據事爲辭控之邑宰邑宰錫某固著名之白字大老爺也提訊之日力叱鄰人之謬曰千錯萬錯總是你錯你既逞凶毆人何得更打破彼之神合龍邪即此一點女已當杖四十鄰人大駭瞠目呼曰冤枉小民并未打他什麼神合龍還求太爺明見某大怒拍案曰刁狡女乃敢於本縣前圖賴狀詞之上分明說女打壞他家神合龍女乃云未打什麼神合龍難道女并神合龍而不識邪

甲乙兩人會而論詩甲曰近來詩思不佳名句殊不易得昨者搜索終日智窮巧見始得一聯竊以爲池塘春草

園柳鳴禽不是過也。惜乎風雨重陽未獲。遽續奈何。乙肅然曰。信有是乎。然楓落吳江。冷固不必以多爲貴。我亦正苦無好句。心殊怏怏。願得一聞白雪之歌。慨此塵昏之腑。不知君其許我乎。甲抗聲曰。無不可者。乙因俯身側耳以俟。甲朗吟曰。墻高貓跳。董洞狹狗鑽。汪乙蹙眉曰。君詩自佳。然亦未免魔障。奈何不可解成。式不可解。尙有用乎。甲色變。叱曰。小兒不解事。何足語此。若吾詩者。殆所謂繪影繪聲之流也。子奈何不思。夫董者貓跳聲也。因墻高故自上躍下。厥聲董然。汪者狗嗥聲也。因洞狹故鑽行。不易受損傷。嗥聲汪如。且董與汪皆姓也。五雀六燕。銖兩悉稱脈絡之細。至此又豈如子者所能識。攻訐亦母足怪。乙乃嘆曰。誠佳句。微子言。我幾誤却。然我亦有句。質之高。明可乎。甲點首。乙曰。此詩蓋順莊道中作。昨我偕族姪。自莊歸。驢子背子。詩料乃如山壓。至因亦漫哦二句。然青山拘蠹黃鳥。挾書亦未易足得也。詩曰。大伯騎驢思舅母。小兄過渡想姨娘。娘自覺細膩。宵切即杜老之細雨微風亦僅。伯仲君謂如何。甲默然曰。我亦不解。乙抵案曰。君真靈氣。夫大伯者我也。騎驢者亦我也。我騎驢而思舅母者舅母耳。長驢耳亦長。因物而及人也。小兄者姪也。過渡者亦姪也。姪過渡而想姨娘者。姨娘脚大渡船亦大。亦因物而及人也。子又有何難解乎。甲徐曰。亦佳。然未必及我。

某醫生性疏懶。而就診者日多。醫生爲之聒擾不已。心頗憤。一夕甫就枕。門鈴大震。醫怒叱曰。誰。門外人曰。先生予之幼子誤吞一鼠。雛情狀甚危也。醫生大呼曰。然則再命汝子吞一貓可矣。

巨公某本不識一字。爲何物者也。而身被黼黻。又好模擬時髦演說家之吻調。一日語其僚屬曰。凡人做事須有。

一。定。之。前。提。譬。如。馬。亦。非。有。前。蹄。不。可。聞。者。皆。掩。口。而。退。

徐君超孟爲予言。其鄉曩有韓某。謔浪笑傲人。皆患之。會府試至漢陽。儕輩數人同主某姓家。某家老夫婦外。尚有一少婦。夫經商漢口。未歸。韓室與婦室門兒相向。儕輩則宿中堂。一日。數人皆寢。獨韓未眠。窺婦室。未聞知。尙未寢也。乘間入調戲之。婦怒。隨手掌其頰者。二韓顧勢不佳。反身便逸。過中堂。力批先寢者之頰。而遁歸其室。寢者覺痛。驚醒。怒曰。甚麼東西。亂打入室中。少婦以彼尙未服。即答曰。打猶輕也。夢中人不解其故。更憤怒。痛罵少婦。亦申申而言。餘人醒。雙方勸解。始已。韓則藏頭被中。吃吃笑不休惡矣哉。

一。侏。儒。與。偃。背。者。遇。各。懷。輕。侮。之。心。侏。儒。笑。呼。曰。弓。偃。者。應。聲。曰。矮。侏。者。又。曰。船。篷。偃。者。復。曰。怕。踩。侏。者。又。急。曰。馬。蝦。公。不。同。不。同。半。月。菜。油。筒。燒。破。箴。織。燈。籠。偃。者。大。怒。亦。大。叫。曰。爬。磚。塊。形。同。僵。傀。茄。子。樹。下。擺。過。溝。如。同。飄。海。尺。布。縫。衫。齊。脚。拐。侏。者。知。不。敵。掩。耳。急。遁。

## 游戲筆記

箸 超 原名昂孫 第九十集

孔子在陳絕糧。鄉人憫之。有餽肉一孟者。割既不正。色臭亦皆惡。孔子喟然曰。如有用我。其爲東周。吾之身。天下之身也。以餓殍終。是負斯民矣。令其徒以肉進。將食之。子路憤憤而前曰。夫子不嘗訓人乎。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割不正不食。有其一。猶不可。而况三乎。以患難易其初。非由之所敢問也。奪其肉而投諸地。子曰。由也。未可與權。餓死而無悔。吾不與也。



徐青籐先生。明之畸士也。年七歲時。就某家塾讀。晨出晚歸。來往必經八士橋。橋在越城之東。面積既廣。而又甚高。橋梯可四十餘級。一日晨出。見一老者在垞下。倚糞担作力竭聲嘶狀。先生就而問之曰。老人家力其憊乎。老者曰。憊矣。甚。先生曰。吾爲子拾之。老者曰。子年幼。何以堪。先生曰。能老者甚喜。先生乃拚力而拾其一。既謂老者曰。吾力已憊。又其一。乃不堪請。老人家自拾之。逕去。老者始悟。入其圈套。幾爲担糞疲於奔命。及先生晚歸。猶守望於橋上。至次晨始不復見云。

一劣紳有三壻。皆讀書中人也。紳武斷鄉里。人皆畏之。一日爲其大衍之辰。設宴款親友。某欲借三壻之才。以誇己之聲勢。既入席。發令謂三壻曰。汝等讀書多。何者不生。理今舉一事。或一物。既欲其直。又欲其曲。既欲其多。又欲其少。必人人所目見者。爲衆親友壽。大壻即應聲曰。樹幹直。樹枝彎。麻雀一羣。鷹來驚散。衆拍掌。二壻略思索。以手向屋柱一指。說曰。屋柱直。棟椽彎。黑鼠一羣。貓來驚散。衆亦贊好。三壻苦思不得。忽見其丈母從階下經過。曰。有了。有了。丈母身材直。手足彎。姘頭一羣。丈來驚散。

內河交通。多藉埠船。乘客取價甚廉。每十里路不過一分。然自鄉間視之。則已費矣。一日有一錢商。一道士。一木匠。一農人。同乘一船。相談甚歡。其實四人身邊。皆莫名一錢。各有替我會鈔之希望。蓋常例。乘客有稍近慷慨者。無論陌路之人。交談一二句後。即爲之會鈔。故也。船既達埠。舟人索資。皆望望無以應。顧人數較多。羣力能反抗。舟人亦無奈何。惟軟謂之曰。諸君皆有行業。只要舉本業中有其言。而無其事者。說得響。便縱之去。錢商曰。我是

錢商。常人。不云乎。銅錢。眼裏。翻筋。斗。我做了。廿餘年。錢商。銅錢。眼裏。筋。斗。究竟。不會。翻過。舟人。點頭。曰。算。道士。曰。我是。道士。俗語。不云乎。螺螄。壳裏。做道場。我做。三十年。道士。這個。道場。也不會。做過。舟人。點頭。曰。算。木匠。曰。我是。木匠。俗語。不云乎。升羅。裏。造廟。我做。三十年。木匠。還須。請教。你。舟人。笑。點頭。亦曰。算。最後。及。農人。苦索。不能。得。舟人。逼。益。力。且。曰。如。不能。說者。其。三人。之。費。取。之。汝。一。人。農人。悲。忿。甚。脫。口。而。出。曰。我。禽。你。的。娘。舟人。大。吵。曰。汝。既。不。把。錢。還。要。罵。人。太。豈。有。此。理。吾。今。不。與。汝。多。言。但。訴。之。崗。警。耳。不。料。農人。情。急。智。生。大。笑。曰。我。口。雖。罵。汝。究。竟。不。禽。你。娘。依。汝。說。須。舉。本。業者。難。道。罵。人。不。是。粗。蠻。人。的。本。業。嗎。舟人。無。以。應。怒。目。而。縱。之。去。

闊老。大好。老。大。老。官。老。鄉。紳。老。官。僚。這。種。種。老。字。都。有。極。當。的。解。釋。即。老。孫。老。袁。之。老。字。亦。從。有。閱。歷。有。經。驗。資。格。老。到。而。來。惟。人。間。妻。妻。必。呼。之。爲。老。婆。這。個。老。字。最。爲。名。實。不。符。試。問。一。七。八。妙。齡。女。子。即。年。齡。稍。長。者。居。處。本。無。郎。亦。何。得。稱。之。爲。老。爲。滑。稽。家。謂。余。曰。老。婆。之。老。字。仍。作。經。驗。閱。歷。的。解。釋。試。看。海。上。之。女。子。何。者。不。是。老。資。格。乎。余。爲。之。絕。倒。速。記。之。

同。邑。有。名。阿。七。者。石。匠。也。常。就。予。戚。家。沈。姓。食。飯。一。竹。籃。肉。一。巨。碗。啜。且。盡。猶。謂。僕。婦。曰。余。近。日。身。體。稍。不。適。胃。口。便。減。却。大。半。矣。至。今。里。人。猶。傳。爲。笑。柄。

一。書。生。搖。頭。擺。尾。出。口。成。文。嘗。闊。步。室。中。咿。唔。自。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適。其。妻。聞。之。笑。而。謂。之。曰。子。讀。書。多。年。文。名。尚。不。及。我。書。生。曰。子。何。如。妻。曰。我。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書。生。曰。究。竟。差。些。我。是。更。上。一。層。人。不。

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一富家雇一役。老成謹慎。勇於任事。事其主殆三世矣。惟口頭多不利語。無論元旦除夕。終不離一死字。婦人之見多惡之。會主母生男兩次。皆未養。第三次又生矣。有譖老僕於主人者。謂公子生而天皆老僕之利口爲之也。主母亦怒而遣之。彌月之日。僕又將賀儀來。主人究礙於世誼。亦不能固却。惟陰囑之曰。子既來。緘其口。毋多談也。老僕唯唯。客筵既設。老僕則伺於室隅。作種種踟躕不安狀。時方伏暑。聚蚊成市。老僕伸兩掌撲之。劈拍之聲。與拳聲相抗。主人異其何所爲。屏息竊聽之。只聞老僕曰。來一個死一個。再來一個再死一個。越來的多越死的多。

距余鄉十里之松林村。有葛某者。土豪也。小有財。不務正業。日於茶坊酒肆。搜羅今古奇聞。輸入愚民之心耳。以爲快。有子二成人矣。惜皆謹愿。不知事。某嘗嘗其不已。若也。二子則又怒。謂其父曰。余等足不出戶。閭天下事。安得而知之。某然其言。各給錢二百。使作他鄉遊。甲向西。行至戒珠古剎。見巍巍者高坐於門內。則大奇。亟請於闍者。闍者曰。之人也。身長丈二。腰闊數圍。遺溺若弔桶。然從古未有之長人也。甲急識之。歸乙向東。行至舉埠鎮。適見一做餅者。見其隨手拈來。都成妙諦。歎爲神奇。亟問之。做餅者曰。之物也。麵粉做成。中係豆砂。乙固詰以何用。做餅者怒曰。與你老子吃。亦急識之。歸既至父前。爭先恐後。各不相讓。某曰。毋相爭。兄弟各一句說。甲曰。身長一丈二。乙曰。麵粉做成功。甲曰。腰闊有數圍。乙曰。豆砂在其中。甲曰。遺溺似弔桶。乙曰。特地敬尊翁。

某處風俗。凡款待新婿。必調絲弄竹。令新婿高歌一曲。以爲樂。某家婿。愚騷甚。新婦以爲憂。約於牀頭。口授之夜。既深。新婦教之曰。八仙飄海到河南。不意新郎高聲朗誦如佛道之宣咒者。然新婦曰。低聲夜深矣。他亦曰。低聲夜深矣。新婦曰。間壁有大伯。怕笑話。他亦曰。間壁有大伯。怕笑話。新婦怒曰。呆東西。他亦怒曰。呆東西。新婦咬牙曰。我今天不與你睡了。他亦咬牙曰。我今天不與你睡了。屈日。岳家照例行事。新婿亦有所恃而不恐。脫口而出曰。八仙飄海到河南。大家贊好新婿。續曰。低聲夜深矣。衆不解。是何文義。亦不贊。一詞新婿又曰。間壁有大伯。怕笑話。衆聽至此。方悟新婿之爲痴子也。由其丈人出婉爲開導。新婿怒曰。呆東西。丈人忍氣去。易以丈母來。新婿以指尖向其額上。一指。咬牙曰。我今天不與你睡了。

### 箸廬非詩話

箸超 原第一二三四八十集

予友陳子奮。瀟灑風流。宦游瀋陽時。嘗與朋輩品花北里。眷一蘇產妓。投桃報李。如漆如膠。妓名蓮子。朋輩之能詩者。皆爲之題聯。刻畫入妙者甚夥。一日徵言於余。余立成一流水嵌字格嘲之曰。莫道蓮心堪喻苦。須知子夜不飛單。句雖不佳。然有合乎箴規之義。子奮閱之。爲之爽然。

蘇人某甲。有劉伶癖。然不良於飲。每飲必醉。一年三百六十夜。十之七夜不省人事。及宵而醒。則豪興自若也。二日飲於某酒家。復大醉。獨行無侶。傾倒路旁。頭觸石。血流被面。強起。忍痛而歸。耗去醫養費數十元。始愈。余偶書一絕嘲之曰。如今悔學酒中仙。大好頭顱竟不圓。醫渴何如醫痛。好問君多少。杖頭錢。

余十歲時從父新甫讀。日日苦於夏楚。心竊恨之。從父素有季常癖。學輩有不禁其鞭笞者。或至於號叫。隔簾一咳嗽。則從父之魂。褫以去。手執之。夏楚幾隨聲以落。余欲奚落而甘心之苦。無所自。會從父勗余讀五言唐詩。督責更不少懈。余因尤而效之。成古體一章。曰。讀書真苦惱。日日聞啼叫。簾前咳嗽聲。鞭落知多少。楮書一過。珍藏書笥中。不期爲從父搜得。既慍且笑。曰。若小子不可造也。

鄉人有新婚者。新郎甚長厚。日以秘事告人。且曰。每晚鷄鳴時。新婦必以指甲抓其臀。使醒而就一枕。睡有好事者。以詩紀之。曰。妾年二十郎。十九妾性風流。郎長厚。春宵刻刻值千金。得到鷄鳴眠不久。好事毋教一度虛。孤衾怎奈五更守。爲郎憔悴已多時。郎勿很心呼罷手。詩聞於新婦。恨其夫之不守秘密也。切齒誓之。曰。從今後再不來。抓你一把。今其子年已一十六。鄰人尤據爲笑柄也。

余幼不攻詞。以其細膩也。問世而後。獲與海內文士交。偶於尊前月下。有所酬唱。然滿腹掏摸。無一熟牌子。苦於無從下筆。乃稍稍讀之。歲辛丑。講經於清川小學。其時蔡鶴卿陶塾生諸前輩。嘗以文字相往來。始學得填詞法。然至今猶未工也。余猶憶開筆填詞。係一闋柳梢青。爲爽友約三次歸。以自嘲者。詞曰。鑿鑿幾句。逼得儂心忙。如許你也來催他。也來催走路。走路叫儂。怎能留住。儂不去時。時又悞跑。斷腿兒。趕得到也。明天再聚。油腔滑調。不求精警。落地時辰一聲喊。宜其老不能工也。

近年煙禁厲行於內地。一般黑籍鬼。恃十里洋場爲安樂窩。吞雲吐霧。豪興自若。其實亦可憐之尤者也。余幼時

聞。張。片。臭。頭。必。爲。之。暈。故。深。惡。而。痛。絕。之。然。余。岳。余。舅。皆。酷。好。是。物。過。訪。余。父。時。必。携。具。以。來。黑。雲。毒。霧。瀾。漫。寢。室。余。甚。苦。焉。因。作。絕。句。四。章。曰。拚。將。精。血。伴。燈。昏。顛。倒。陰。陽。不。必。論。枯。臥。生。涯。疑。似。鬼。問。誰。夜。裏。有。乾。坤。不。醫。口。渴。不。充。饑。羸。得。半。生。氣。力。微。敢。是。兩。肩。能。負。重。脊。梁。高。聳。曬。簑。衣。煙。灰。多。少。費。思。量。攔。却。新。槍。弄。老。槍。只。有。五。更。消。不。得。要。茶。要。水。一。聲。娘。越。俗。有。子。者。多。呼。其。妻。爲。某。之。娘。故。言。芙。蓉。帳。裏。芙。蓉。燒。不。管。閻。王。舉。手。招。怕。是。文。忠。遺。烈。在。老。來。一。例。犯。明。條。是。時。禁。煙。政。策。尙。未。發。明。余。不。過。隨。意。言。之。今。予。舅。亡。已。十。九。年。而。予。岳。則。受。禁。煙。之。干。涉。者。且。數。起。二。十。年。前。之。諧。詩。竟。有。道。着。之。一。日。世。事。變。幻。大。都。作。如。是。觀。可。也。

余幼時喜學詩。然多詼諧之作。或有涉於刻薄者。爲予父所見。輒厲色相向。余且屢戒不悛也。計自十歲迄十七歲之七年中。以皮肉爲詩之代價者。不知作踐幾何。十二歲而後。頗以嚴威爲苦。然有所聞見。手輒作奇癢。欲罷不能也。無已於暗陬。覓一壁洞。有所作則貯之。不令余父見。如是者足十年。不能知其多少。余第覺十七歲以前。殆無日不作詩。所作之詩。又無首不刻薄而已。壬寅冬。祝融先生相予居。此數年之心血。亦抵作竈司。上奏摺矣。可惜哉。可惜哉。

余從父聯蓀。家道不甚豐。壯年好酌飲。醉以歸。諸事不問。先掉從母髮。攔頭掌頰。務令流血。而後快。非人道絕矣。余等習見之。雖不以爲怪。然曾有詩諷之曰。不是色迷是酒迷。一年四季爛如泥。勸君暫把饑寒問。不要拳拳飽老妻。叔母長於叔五歲。故言。詩爲從父所見。予只聞得小畜生管你什麼事。二句。即疾轉而奔。恐其以飽從。

母者飽余也。然從父殊不若是。復高聲叫曰：小心走。謹防跌。自是出入。值於途。必顧予而笑。此種情景。至今思之。亦極有趣味也。

長兄娶親時。余方十三歲。常川入新房。兄嫂以余幼不甚所顧忌。一日余於後門稻田中。捉得一蚌。少見多怪。意欲獻於新來嫂。以顯余捉來不易之能。掀簾入。則不見一人。第聞嬌聲問曰：來者是誰。聲似帳中透出者。余快怏而出。立成一絕曰：急忙只爲小蟲來。底事無端闖繡帷。不見哥哥聞嫂嫂。紅羅帳裏一聲誰。

余次兄更身。第二宋玉也。十四歲時。議親於章姓。章擇婿甚苛。堅以相婿請。余父固辭不獲。乃諾之。蓋所謂看新郎者。亦越俗之慣例也。時方盛暑。約相會於華嚴寺。由叔父瀾聲帶領以往。予是時只十二歲。亦不解是何理。第覺看新郎三字。與老婆問題。略有關係而已。過午歸叔父。頗喜形於色。余急詢次兄以何狀。至四五次卒不答。余恨之刺骨。遂作七律一章。以紀其事。曰：而今存記是新郎。妃色紗衫半截裝。羅扇姑姑描蝴蝶。緞鞋姊姊繡鴛鴦。（皆紀實也）除非斷送老婆管。（老婆管越諺也）敢是瞎呼丈母娘。底事回來無一語。惹人肚裏費平章。詩成時。次兄讀一過。悻悻曰：阿三。你好。余將必有以報你。

邑有富室陳某。兄弟二人。皆長於盤剝。然手足之間。又絕不相能。以故鄉人呼其兄曰長毛。呼其弟曰鬼子。喻其兇很而操戈也。兄有子某。頗有儒雅氣。會書齋落成。澆某孝廉題其額。孝廉固刻薄者。援筆立就。匪夷所思。四字以應之。觀者多不能瞭解。適余過其廬。笑謂主人曰：某公何辛苦乃爾。其實將尊府門外大招。移以題此。最爲貼。

切蓋某素操洋貨業。其大招上則洋廣雜貨四字也。事聞於孝廉東余。以詩曰：苦心題小閣。底事卻干卿。令子繼前孽。貪夫獲美名。匪夷成幻想。洋廣是真評。寄語愛財者。路人抱不平。余讀其詩。頗以多言自艾。然若輩實民間巨蠹。亦不可不有以警之也。

余友李鷺謂余曰：我輩文章已見妬於宰官。不復能得其效用。區區愛國心亦惟以詠諧出之。常出其近作嘲某當道十六韻示余。誠詭而不離乎正之作也。爲錄於下。罷職歸田後。再來氣象殊覆清。有勝算。平亂在須臾。晉撫遭狙擊。皇圖敢覬覦。烽煙搖漢水。影響及全吳。但祝謀能濟。安知德不孤。欺人授勳位。點將飛兵符。志士空營膽。老夫自捋鬚。山河雖鼎革。心境老糊塗。築就眉塢宅。陳將太廟俘。而今初願遂。那管積冤呼。萬世子孫業。一朝天地誅。我爲三窟兔。爾輩闔城狐。武力摧民意。外財壯國謨。中山何處去。宣統本如無。植子休樓嫂。不兒當立儲。只憐五月七。低首拜倭奴。不特以豁刻見長。可謂歪詩中咏史以雄作。

余從叔均甫小試十一次。卒以拙於五言。不得售。既輟試。自貶殆甚。乃取館閣詩晨夕讀之。至老不能工。嘗語人曰：吾嘗以詩爲小道。鄙之不屑爲。今而後知章句之學。半自天賦。有非人力所能及者。有好事者倚滅字木蘭花一闋以嘲之。曰：幾句八股搖頭擺尾。經營苦掩卷自量。看我插花入邑庠。可憐賦得留意平平仄。仄仄氣垂頭。依舊還鄉妻子羞。真正剝薄之至。

徐伯孫游東時。大通校學生。公分祖餞時。王金發亦在座。學生甚鄙夷之。酒令數過。強金發以詩。金發曰：誰耐煩。



作詩其實金發在大通時連發字稍帶草體便不認識所謂不耐煩者乃其欺人之詞耳。詎學生堅不允伯孫曰：這亦何難。只要七個字一句。譬如第一句着末一字是個人字。第二第四句就該說成鶯成等音。便可押韻。至於第三句可以不管。你就胡謔幾句。也不是什麼大笑話。金發無奈只得紅着臉皮想了許多工夫纔出口曰：十個筵席一百人。大家豁拳鬧鶯鶯我是今朝吃醉哉。連要困都困勿成。說完之後學生拍掌不已。余謂四語具有層次比薛大哥似乎通些。

### 丙種戲劇雜談

#### 顧曲餘談

義華 原第二集

戲劇者。狀。世。事。之。美。術。也。世。事。千。變。不。可。揣。測。然。可。一。言。以。盡。之。曰。哀。與。喜。而。已。戲。劇。既。為。狀。世。事。之。一。種。美。術。自。宜。分。哀。劇。與。喜。劇。二。種。然。中。國。戲。劇。求。之。舊。劇。中。竟。無。一。喜。劇。即。至。於。武。劇。混。打。一。陣。毫。無。情。節。可。言。而。巴。駱。和。獨。木。關。等。其。性。質。亦。屬。於。哀。至。如。小。放。牛。等。並。非。喜。劇。不。過。一。趣。劇。而。花。旦。戲。亦。皆。入。于。哀。之。一。途。青。衣。鬚。生。無。論。矣。雖。曰。感。動。人。心。以。哀。入。人。為。易。然。形。象。萬。物。豈。能。撇。却。喜。字。况。劇。場。為。消。遣。之。地。亦。宜。與。閱。者。以。樂。境。若。每。天。教。座。客。淚。痕。縱。橫。人。且。視。為。畏。途。不。特。此。也。僅。演。哀。劇。而。不。以。喜。劇。襯。托。之。人。將。視。哀。為。當。然。而。哀。劇。亦。失。其。效。力。故。喜。劇。之。有。益。於。戲。劇。前。途。至。為。遠。大。劇。界。不。可。不。知。也。

喜劇之作用。在引人入善。與哀劇相等。然哀之入人。易且可由做作而來。喜則平鋪直叙。全自性情之自然。不可

假借。妙在有含蓄。使人感動於不知不覺之中。而趨於爲善。若喜劇而亦如哀劇之刻意做作。則刻鵠不成。反類鵝勢。必貽笑大方矣。讀者尙有不信者乎。試以小說爲喻。吾國小說多矣。而名小說皆係哀感之作。可見哀易爲而喜難工也。然則喜劇亦有範圍乎。曰有喜劇以勸善懲惡爲本。以怡性悅情爲表。故滑稽之作。博人一笑者。非喜劇也。艷情之作。使人羨愛者。非喜劇也。至於流入淫蕩。肆爲怪僻。談仙說道。搬神弄鬼。尤爲喜劇之大忌。切不可濫爲摻入。以亂喜劇之眞海內人士。有欲以喜劇惠國人者。其謹爲編述。是則余所至願也。

花旦戲淫褻者。雖佔多數。然編者之初意。亦係藉演戲以勸懲一般。姦夫淫婦。使遭兇報惡果。如已禁之海潮珠珍珠衫十二紅。也是齋諸劇。皆有許多情理在內。在編者雖有驚世之心。而演者爲討好起見。往往失却本義。或將結果不能演唱。完全致使一般少年迷於淫劇者。所在皆是。予嘗謂戲之好壞。不在編戲之人。即在演戲者。程度是否高低。故改良戲劇。萬不可在戲詞上認真。須在作戲上注意也。

上海有馮賈兩黨。北京有朱梅二派。誠梨園之佳話。然而不數年後。等是老大可悲也。如近年名優。次第淪落。梨園漸覺寂寞。今日斯界之耆宿。如孫菊仙年齒七十二。譚叫天六十七。金秀山六十六。郭寶臣六十六。三麻子六十三。俱入老境。餘命已無幾何。如劉永春李春來龔雲甫等。皆五十以上。其他如陳德林謝寶雲亦已達老觀。人生無常。良可感喟。

角色中之最吃力。不討好者。厥惟武丑。即有絕頂本領。尙不免因人成名之譏。三叉口。搯頭皮。金錢豹。槓背心。費

盡氣力吃盡苦頭。換來百多好洋鈔。真正不值得。

武戲中。白面孔。總占便宜。黑面孔。打贏官司。真是難得。無怪人家愛小白臉。然武戲中黑面孔。有時也贏。不過要背心換來的。如金雁橋。花蝴蝶。張飛。徐慶。總要有幾個壳子。方能算數。

角色名詞。多係顛倒唱宜。純熟也。而曰生塗紅抹綠。最爲骯髒。偏說是淨。越壁竅牆。苟且之事。利在昏暗。偏說是旦。末係一劇命脈之所繫。如文昭關之東。臯公魚藏劍之姬。光皆援救伍員者。理宜稱之爲本。諸如此類。究屬何意。或曰。戲劇遠溯古人。近箴當時。後勸將來。實顛倒世界之物。取名者。故爲顛倒。其此意乎。

戲劇是美術。決不可笨。決不可慳。而武戲偏多壳子。全係硬工夫。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憂。業此者。樂之不倦。真是別有肺腸。余對於此等工夫。即使收關。勝。甩。十。只。抬。金錢。豹。白水灘。摔。壳子。一百個。看了。終屬不願意。

戲劇中取名之最不通者。莫若黃金臺。按黃金臺爲樂毅伐齊。拜帥時之將臺。牽強附會。竟以田單救主。事名之。既非其國。又非其時。更非其人。取名之不通如是。而能相傳至今。可怪也已。

楊四立來滬之初。滬人歡迎之熱度。達於極點。以爲叫天勿若也。後隸醒舞臺。與李百歲同搭一班。兩相比較。美惡立辨。於是滬人漸惡四立。而善百歲矣。可見僥倖得名者。終有失敗之一日。惟百歲之技唱生。亦有油滑之病。唱淨。則有調無字。藝尙未純也。然較之四立。則高出多矣。

一個武生。終有出頭日子。即如呂月來也。在四川掛過正牌。只有張順來。實在冤枉。張之短。靠戲。確已火候。功深。

把子穩健乾淨工夫老到純粹並且在武生中也算一個前輩不曉得竟被一個呆若木鷄僵若死人的夏月潤欺侮了一世。

逍遙津爲孫菊仙絕唱前數年竟無一人效之者快三眼一段悲壯淋漓俯仰感慨兼而有之今小達子韓學夫入貿然試唱改快三眼爲慢二簧去菊仙奚啻霄壤。

人各有好惡即人各有是非不能強人之所惡以從我之好即不能強人之所非以從我之所是也評劇者能抱定一己之好惡守定一己之是非便可告無罪。

做戲欲求有精采易要全劇毫無破綻故現在角色儘有幾齣戲出類拔萃美不勝收而其餘則不堪寓目者叫天做戲先求全劇無疵於平穩中尋好處出來然非養到功深者不足以語此。

## 梨香社劇話

塵因 原第四五六七八十一集

五十年來京調橫行南北下至販夫走卒亦日以此爲消閒品其他如崑曲虞調馬調以及川湘一帶之高腔久稱廣陵散矣又若皖之徽調鄂之漢調蜀之川調直隸之衛調廣東之粵調福建之閩調以及奉吉黑三省之臚調關外大鼓腔浙之越調蘇之淮調灘簧等類大抵爲方音所限僅能往還於一隅之中終不足以遠播其較以上諸調稍能廣行者莫如秦腔然其間分類如（直隸）（河南）（陝西）（山東）（煙臺）（關外）種種椰子之區別皆由秦腔中胎化而來要之偏行於北地不利於南都究難與京調相抗以目前論之京調之蜿蜒橫亘南

北間。幾似露西亞之雄跨歐亞矣。

程長庚、張二奎、余三勝輩出。京訓已蒸蒸日上。而附和者。有龍長勝、周春奎、孫春恒、小素、松喜、許小香、慶奎、官常子和等。然於其間露頭角者。莫如程張余三伶。爰是有程派、奎派、余派之稱。再於此三人中。取其卓犖者。又當推程長庚。其音韻宏亮。格調雄厚。氣長而圓。字清而潤。且白科沉雋。做工穩練。更擅長於武戲。非奎余兩派之所及。程長庚。皖人也。其唱京調。吐字每用南韻。而行腔則以北音。尤覺清穎。所謂唱京調須南字北音。即是之故。雖然。如程長庚者。固不多見。而奎派之磅礴。余派之瀟灑。亦足以沁人心脾。更若鬚生之龍長勝、周春奎、孫春恒、雉尾生之松喜、許小香、青衣之小素、常子和、黑頭之慶奎、官常。皆可以鼓人興味。較之近年一般之趨時名角。又奚足與言。

清季同光時。宗程派而享大名於南北者。惟大頭（汪桂芬）叫天（譚鑫培）客串之老鄉親（孫菊仙）三人。其三人雖同法於程。中道皆各有變格。自成專家。如大頭格調之趨雋。純以鼻音。腦音見長。每歌一曲。響澈雲霄。真有仙樂風飄。處處聞之。概而叫天則又見長於幽韻。行腔雖亦時用鼻音。第扣音吐字之間。處處圓潤。皆從清逸中托出。凡人聆之。如涼水灌頂。煙火氣頓覺消磨。所謂仙露明珠。松風水月。洵可喻也。菊仙則又不同。其音節蒼古。琮琤瑤瑤。黃鐘大呂。而用音純從丹田中透出。字字見真。不纖毫使巧。鐵骨梅花。足以寫菊仙之小影矣。括言三伶之專長。大頭則以音勝。叫天則以味勝。菊仙則以氣勝。三伶之中。孰爲程派之正宗。叫天偏重於幽韻。

菊仙偏重於雄厚。得長庚之衣鉢。獨厚者唯大頭一人。其練音練字。抑揚頓挫之間。非腦力豐富。中氣充實。不能窺其門徑。惜不永年。今得其真者。僅王鳳卿爲魯殿靈光。然而相去遠矣。

叫天利時之器也。匪獨唱工見長。即做工白科。概足炫人耳目。如問樵之拋鞋。不用手扶。可以自墜於頂。碰碑之丟盔。亦不用手扶。而盔落時。高髮數寸。又若招賢鎮之褚標。翠屏山之石秀。盜魂鈴之八戒。皆其特長。非今日醉心譚派者。所可望其肩背。更若八大鎚。連營寨。等白科。尤入化境。無怪稱羨者。嘖嘖也。當聯軍入京時。都人士之好事者。至有冠帶不知亡國恨。滿城猶說叫天兒之句。於茲可以見其魔力矣。接譚派之薪火者。爲賈洪林。張毓庭。王又宸。貴俊卿。王雨亭。五人之中。尤以洪爲最。十五年前。燕京人士。有呼爲賈叫天者。後爲阿芙蓉所累。以至倒嗓。身價一落千丈。然其做派白科。仍饒有趣味。次則以唱工論。當推張毓庭。今毓庭物化矣。其足以言譚派者。僅王又宸。貴俊卿。王雨亭三人。兩亭唱戲。有時并有超過叫天處。如李陵碑。大郎兒替宋主。六字之類。惜不多得而已。又宸頗以味勝。然其失在過學雍容儒雅。六字。以致不能自然。聳座客之觀聽。俊卿做白。較深於又宸。然嗓音乾燥。無甚可聽。以目前衡之。似遜於又宸一籌。

菊仙則曲高和寡。何以故。大約市人之嗜戲者。多趨於流利方面。所謂孫派者。多嫌其落音處短促。不耐人咀嚼。轉折處迷離。不使人仿倣。要知其短促之處。正其藏鋒之技。能轉折迷離。亦其吞吐中。運氣之奧妙。氣厚味濃。如摹魏晉碑版。秦漢文章。翰駢格。磔其味深長。蘇玉局云。食江瑤柱。愈咀嚼。愈有味。吾於菊仙亦云。蓋行腔之道。如

(鼻)(喉)(舌)(齒)等音皆可藏拙。皆可利用。惟丹田音全是衷氣。爲力品居上。上乘喻之書法。取中鋒筆。筆不能草率。逍遙津一段二黃快三眼。菊仙唱之。一片蒼涼。真有石破天驚之趣。即易以大頭叫天。亦未必動聽。若是又若浣紗計。梅花節。硃砂痣。敲骨斷金等。亦非他派所可與衡。繼其後者。時慧寶爲最。雙處次之。至若福處。龍處。門菊生。白文奎。林樹勛輩。有腔無趣。不過東竊一鱗。西竊一爪而已。

程派之相傳。如汪譚孫三人。究其真神。已失什之六七。再若奎派余派。後起無人。世所罕睹矣。予再言武生行中。足以稱派者。老俞(即俞毛豹。亦名俞菊笙)楊月樓黃月山等。皆可各樹一幟。老俞則工架穩練。手法純熟。腔調宏亮。氣宇軒昂。處處從大刀闊斧中着手。有時串武。二花戲。尤長於靠子。水滸洞。青石山。鐵板橋。子龍救主。高冲挑車。鐵龍山。冀州城。金錢豹等戲。皆其特長。活虎生龍。爲一時之冠。且工於描畫。戲情灼灼。英姿使人一睹其神。即如身歷其境。雖金鼓喧闐。不厭其亂。此老俞之技也。楊小樓俞振廷。沈華軒。李菊笙(即筱菊笙)四伶。皆其衣鉢真傳。振廷乃其子。承火之技。以梟勇見長。而靜穆處。則遜於小樓。一籌然小樓非純宗。俞派其去短裝武生。時間或以乃父月樓爲法。其他沈華軒。李菊笙。二伶。循繩守墨。亦足觀也。

楊月樓與老俞略異。去靠把生。兼去鬚生。尤精於武丑。吐屬大雅。身段靈活。工架手法。純以活潑乾淨爲美。其演褚櫻邱成。李五等角。白髮鬚。威風凜凜。爲空前絕後之技。若去泗洲城。鬧天宮。盜魂鈴。花果山。十字坡。三叉口等劇。身輕如燕。形滑如猴。故一時有楊猴子之稱。襲其武生派者。近時罕觀。惟其子小樓。去惡虎村。天霸之夜行。

（風吹樹梢英雄夜走荒郊）一段及從簷上躍下時云（俺就是忘恩負義的黃天霸）一段皆宗月樓手法。武丑曩時推養活猴攀之最工。近時如畢永霞范寶亭二伶美則美矣。以云步武月樓則他豈敢。

黃月山之短裝武生可與老俞月樓稱鼎足。丰姿英挺骨格秀勁。且於激昂悲壯等戲情尤有心得。獨木關之薛禮翠屏山之石秀酸棗嶺之駱鴻勛銅網陣之白玉堂盜御馬惡虎村落馬湖之黃天霸諸戲爲其傑作。近時最工於黃派者推李吉瑞一人。唱工做法俱得薪傳。其他如高福安薛鳳池高月秋田雨儂輩不過摹仿其武工而已。若再馬德成瑞德寶小達子李鑫甫諸伶間演獨木關銅網陣酸棗嶺落馬湖等戲亦宗於黃終不及吉瑞得之最厚。

與以上三伶先後而享大名者曰李春來。身段活潑頭角崢嶸。其演白水灘通天犀伐子都武松打店鴛鴦樓獅子樓三叉口花蝴蝶等戲矯若游龍與黃則異樣亦不與俞楊同道。崛起稱秀其技亦有專長其獨到之處純以敏捷而氣魄終不及俞楊黃三伶之磅礴。後之襲其法者爲蓋叫天（即張英浦）張德俊常春恒應寶蓮輩。碌碌餘子無足稱道。後生可畏者則蓋叫天是也。

老旦一行在三十年間足以哄動南北者大頭也。大頭固是鬚生亦時串老旦。因其調高而亮音潤而脆且工於腦鼻二音其翻雌音也較易唱滑油山鄆都城釣金龜諸戲冠絕一時。然大頭之老旦名畢竟不敵其鬚生名。蓋非專科之故也。今呂月樵串斷后訓子救母等喜摹大頭實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後汪數年而崛起者羊長喜。



是也。其去老旦戲怪腔怪調別開生面。唱工專從抑處求揚。字字張口。則從抑音中託出落板之音。極宏亮。亦不用腦音。鼻音純以丹田音取勝。尤奇者用反音法。懸崖峭壁字字不落於平。其偏重於微調。以搖板爲尤佳。喉轉一迴。高入霄漢。有鶴唳猿啼之意味。其派雖未廣行。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彼一人亦可自居爲奇貨矣。與揚長壽同時。楊則精於做工。腔調落於平庸。不足爲法。近時藝處（即龔雲甫）其藝又超於汪羊以上。龔處形若老嫗。生就一副老婆子面孔。一舉一動。靡弗刻畫入神。音節雖高而柔。亦以腦鼻二音爲法。其折轉抑揚之間。恒以四五十周折。不爲吃力。反覆變化。雖流麗而不滑。亦不落尋常窠臼。寓麗於嚴。蓄神而練。皆其氣魄爲之也。即其同道中亦云。龔雲甫天生一副好喉嚨。非人力之所能及。於斯可見一斑。其最工者。徐母罵操。行路哭靈。望兒樓釣金龜。救母六殿。斷后等戲。字字提高。如泣如訴。如嫠婦之泣孤舟。如子規之啼夜月。非余認獎。聆其藝者。即知余言之不謬也。攷龔派之老旦。以李冠卿最得其神。同時有謝寶廷。幼年則勝於龔。今老矣。幾不成聲。似不及龔。至若文榮壽。慈瑞堂。陳文啓輩。惟間有可聽處而已。再若富仙舫。仗着一副直喉嚨。無字無腔。信口唱去。真與李長勝唱大花面相同。一味的莫明其妙。

文小生中。原有（雉尾）（扇子）之區別。雉尾即燕京之所謂曹子是也。自松喜許小香而後。五十年來。寥若晨星。本來雉尾可兼串扇子戲。松喜許小香皆稱爲雙絕。迨後北之王楞仙。南之邱鳳翔。皆專工於扇子。然係文班中之俊。而非京班中之特色也。如近時之朱澤（即朱素雲）其神采奕奕。有大家風。且素精於文墨。並工丹青。

胸中之邱壑。自不可與尋常者伍。儒雅宕跌。出乎自然。雉尾生尤稱拿手。其表情也。不露色象。酷似其人。蓋其胸中早有其人在矣。凡人不可不讀書。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於朱素雲之串戲爲之益信。攷小生之白科唱工。尤忌與青衣含混。朱則於此界限中區別最嚴。咬音吐字。雖同一秀麗。即尋常人聞之。判然與青衣迥異。立辨雄雌。蓋其英氣勃勃。早寓於腔調之間。一則麗於賦。一則麗於英。一則麗於柔。一則麗於秀。自昭昭可辨矣。其唱射戟。戲貂。叫關。托兆。孝感。天。白門樓。八大鎚。三國志。岳家莊。忠孝全等戲。尤有心得。而且朱之笑態哭態。皆有真僞之別。音中並蓄有金。際聞之。若銅鈴之緣繞於喉間。亦非尋常人所可夢見。然爲黑籍所累。笑音之佳。遜於從前遠矣。其足與抗衡者。僅德珺如一人。德亦富家子。清季光緒時。江寧布政使繼昌之子。故氣魄亦多瀟灑處。相提並論。德之天資似強於朱。而工夫則遠遜之。南北人士。凡迷於以上諸戲者。評論短長。見解不一。或抑朱而揚德。或抑德而揚朱。然素雲實爐火純青時也。遜朱之意味。而足以誇世者。唯毛韻珂。毛之本音。唱花旦似嫌剛。唱小生則恰合其度。神采亦以扮小生爲美。觀其白門樓。奪小沛。賣鶴樓。八大鎚諸戲。亦多有出色處。名之曰南方素雲。未爲不可最發曠者。蓋俊卿。不自謙。亦想效顰。一舉一動。皆不脫嫵娜氣。一字一句。皆含有妖嬈音。所足以炫人耳目者。不過幾件行頭。而上海兒。有迷之者。余故曰。上海兒看戲之門外漢也。

老生中有足以言派。終未能償其素志者。則汪笑儂是也。笑儂學優而仕。人人知之。不待予贅述。性怪誕。不合時宜。棄官而後。致力戲曲。其唱工之根蒂亦出自大頭。第中道又變。純以清遠雉雅勝人。每於清麗之中。寓悲歌慷慨。

慨之氣。既不似菊仙之雄厚。又不似叫天之幽韻。如撫玉版十三行。所謂其秀在神。其勁在骨也。最工於（拖鞋生）及（青衣生）等戲。若烏盆計、罵閻羅、黑水國、羣臣宴、問樵鬧府、買臣休妻、瀟灑淋漓、可稱獨步。手編瓜果、蘭因、黨人碑、軒轅鏡、刑律改良、受禪臺、縷金箱等。新劇名著一時。爲空前絕後之作。

或問具何種資格。而後足以稱派耶。余曰。此最易辨。若汪譚孫三伶。同趣一軌。中道易轍。各人運用腔調。迥不與本來相同。即令長庚復生。同歌一曲。其趣味則判若四人。不識者亦可立辨。所以三伶而能自成一家的。然則劉鴻聲爲伶界近時之傑出。譚孫已老。其音節幾有不支之勢。劉則高唱入雲。縱橫南北。莫可與京者。其可稱派乎。余曰否。鴻聲丁此壯年。其魄力之雄厚。當然勝譚孫一籌。然譚孫在鴻聲之年。又非鴻聲所敵矣。凡能稱派者。必具有獨立之毅力。行腔嚼字。纖毫不假。借於人運用。自如字字從本音定之。以本音爲鑪而冶。其他腔調。變之於吾。吾不因人之腔調而變。千鍾百鍊。斯足豪矣。第專恃聲宏而無趣味者。又不足與此並論。鴻聲之運用腔調。多數胎息老譚。不待余贅。試觀其最著名之三斬一碰。如斬馬謖。則繪神寫意。尙不及王貴二人。得譚深厚。要知此種戲。不獨以唱工見長。羽扇綸巾。雍容大雅。王貴畢竟讀過幾句書。能從神情上體會。彼跛足大仙。行動不能自適。舉止不能自如。徒恃尖音雄氣。究不得謂爲完作也。再若斬黃袍。的是老劉特色。宮中一段二六。城頭數段快板。非他人所及。然其致勝之道。亦可得而言。斬黃袍。乃紅生重頭戲。唱紅生戲着。音節應高於鬚生。若與淨角比較。當避其沉穆。而向清銳。處求之。故紅生之京調。最難出色。雖王洪壽（即三麻子）名振一時。然

以工架勝。非以唱勝。即唱也。亦不過崑曲微調而已。鴻聲本唱。大而嗓音原來宏亮。當其未敗之際。復易轍而唱。鬚生由宏亮處收束。運用自然。圓滿聆其唱（他三人把話一樣講）一段快板中。後花園之（園）字。提高逼出響遏雲霄。又如（孤王酒醉桃花宮）一段二六板中。內侍臣擺駕上九重之（重）字。最難唱好。鴻聲則用鼻音轉入腦音。徐徐托出。如烘雲托月。彌澄彌見。其神采蓋以平素唱大面之魄力。運用唱鬚生之音節。折中用之。恰合其度。毋怪鏘鏘有金石聲。非尋常人所可及也。白虎堂一戲。鴻聲之長處。亦在氣壯聲宏。其帳中訓子（怒惱楊延昭）一段。西皮原板。字字用豎音。唱去至（將爲父挑下馬那笑）之（笑）字。生龍活虎。幾有怒不可遏之勢。迨太君進帳之後。一段西皮慢板。自（聽說是老娘親來到帳外）至（問老娘進寶帳所爲何來）止。字字從抑音中轉折。尤以（恭身下拜）之（拜）字。爲尤細膩。音純氣平。頓易其嚴父之怒容。轉而作孺子之態度。腔調變化之間。同一西皮。其神情迥異。雖然更一人唱。亦是如此。實則依樣畫葫蘆。氣味則不似鴻聲沉厚矣。此後之原板快板諸段。與老譚之氣味相近。無大特奇。其所以異於老譚處。老譚之氣味純乎平。即間有波折。不露鋒鏗。聆之如身入太虛。煙銷火燼矣。鴻聲則不然。腔調極求平。終不能出乎自然。含蓄工夫。不及老譚渾脫。第英氣勃勃。亦鴻聲之長處也。余曾聆其探母一戲。氣味頗耐人咀嚼。坐宮一段西皮。直至數板。似較別人出色。迨與公主訴衷時。一段西皮原板。粒粒如珠。圓而有骨。周春奎之後。無第二人。至見太君時。一句倒板。一段二六。娓娓動人。可歌可泣。至若碰碑一戲。素爲老譚傑作。如反板二黃而後接唱（金沙灘）一段原板。又接演碰

碑全賴氣力作用。老譚不演斯戲。有年。蓋因七十老翁。氣力稍衰之故。後起之秀。工於斯戲者。已如鳳毛麟角。又宸時串斯戲。深得老譚意趣。惟音節稍薄耳。鴻聲串之音節。雖然雄厚。圓轉自如。較之又宸。似高一着。然既不脫老譚之範圍。且雄厚有餘。哀怨不足。繪聲有餘。繪神不足。人謂鴻聲三斬一碰。余謂其二斬一探。其斬馬謖。碰碑二戲。非不佳也。蓋不能謂爲鴻聲之特色也。去年冬。鴻聲蒞海上大舞臺。甫一月。即北上。余之曠人。與其重聚者。不下二十日。聆其心得之作。前已略述。又若拷打吉平。完璧歸趙。敲骨斷金。諸劇。一時盛名鼎沸。有口皆碑。其實此三戲。近時演者甚罕。故閱者目爲希世之珍。實則拷打吉平。當推孫春恒爲獨秀。鴻聲摹仿春恒處甚多。其磅礴之概。又遜春恒遠矣。完璧歸趙。敲骨斷金二戲。乃孫菊仙之傑作。鴻聲運用腔調。雖與菊仙迥異。第激昂慷慨之處。又當推老鄉親也。此三齣戲。鴻聲在今日海上演之。固可出衆。然究不可與二斬一探並論。惟鴻聲素不輕演之上。天臺尙可與二斬一探相頡頏。耳總而言之。鴻聲之技。謂爲近時之傑出可也。謂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可也。謂爲譚派中之變象。可也。謂爲自成一派。不可也。

王鳳卿。即著名青衣王瑤卿之弟。亦近時南北之佼佼者。總角登場。已負盛譽。實則工夫。乃在倒嗓之後。鳳卿幼時。卽爲汪桂芬所器重。當倒嗓時。足跡不履舞臺者五六載。此數載中。則依傍桂芬。刻羽引商。苦心研究。故得桂芬之趣味。益深。迨桂芬物化。鳳卿之嗓亦恢復。一曲高歌。彩如雷動。於是鳳卿之名大振。燕京人士。莫不謂桂芬之後。惟鳳卿一人。然則如呂月樵。真小桂芬輩。亦宗汪之巨擘。何故不及鳳卿。蓋呂則一副假嗓子。動輒從偏峯

取巧所以調雖高腔不免於油滑音雖宏字不免於糗糊每一開口如開了一架八音匣只聞其音不見其字也且月樵無論唱生唱旦落尾多用雌音皆係青衣之餘病（呂本唱青衣出身）以云工夫不過欺門外漢耳真小桂芬倒嗓久矣又何足與鳳卿敵余聆汪桂芬戲不足十次而對於鳳卿則略有微議蓋桂芬行腔字字皆用倒拔法運氣在丹田吐音則由腦中透出故無一字無一音靡不巍然矗立依托借襯之病桂芬不犯也此種工夫乃天賦非人爲者鳳卿雖音沉氣足然與桂芬較之則若雲泥之隔其唱硃痧志取城都文昭關等戲摹神唱味尙稱得體中以取城都爲尤佳若捉放曹代落店一戲則稍遜之按放曹一戲本不易唱因其先西皮而後二黃也西皮戲調高而窄二黃戲調寬而平凡人運用腔調由平而易由高而平難由寬而易由窄而寬難母怪鳳卿之嚶力也再如汾河灣一戲近時王梅合演南北人士僉美之曰珠聯璧合之作以做工論鳳卿自無可議以唱工論非余薄鳳卿似嫌雕琢氣太重如（薛仁貴好命苦無親無隣）一段西皮鳳卿唱至（隣）字十分喫力幾至溢而不靈唱戲貴自如稍加以雕琢則失於真勉強之形立見矣鳳卿摹仿桂芬常犯是病此乃春秋責備賢者近時欲求如鳳卿殆無第二人也平心論之桂芬之技從容中道鳳卿之技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王又宸在今日唱工鬚生中可列上乘渠摹仿老譚與張毓廷相近練音雖趣於平然於平中蓄有英氣不似貴俊卿之秋風秋雨也接老譚腔調近十年來已佔伶界之優點一時摹仿者趨之若鶩然入室者幾如鳳毛麟角五年以前當推賈貴得老譚趣味最厚今二伶倒嗓僅足以傳老譚之神不足以仿老譚之聲或謂老譚腔調秋

氣過重如久病老翁幾有萎靡不振之勢。有薄其爲亡國之音者。信哉。斯言。賈貴二伶得其門徑者。在此而中其毒者亦在此。又宸則不然。其音純厚。使聆者如飲醇醪。氣味雖平而不淡。且於幽韻中蓄有一種英氣。足以沁人之脾。故老譚之碰碑哭靈等戲。賈貴不能。又宸獨能也。故伶張毓廷學譚。與又宸雖同一軌道。其音調又高於又宸。惟神采趣味則不及。又宸彬彬儒雅也。毓廷惜不永年。又宸正值壯歲。苟加以鍛鍊。傳老譚衣鉢者。舍又宸無第二人。

王雨亭亦倒嗓矣。做工又不及賈貴二伶。再如李鑫培孟溥齋德建堂許蔭堂輩。音弱而不韻。調柔而不清。謂其能唱幾句則可。謂爲譚派。則余不敢贊一詞。更若瑞得寶孟小茹于韻舫輩。則又不及。以及諸伶東施效顰。不過趨時之作用耳。

時慧寶孫派中之健將也。足以與其頡頏者。惟雙處一人。顧老孫腔調全是一團真氣。練成在伶界所謂本錢。是也。故摹仿老孫者。必先充裕本錢。乃可效顰。世之伶人。所以趨向老譚。而背老孫者。雖喜譚之細膩。厭孫之粗率。實則本錢有限。未能勉然而成也。學孫首推雙處。時慧寶尙在其後。雙處腔調失之過剛。且於含蓄處不能領會。孫意故鋒鏗俱露。有時竟不堪入耳。余前評孫調。所謂大刀闊斧。鐵畫銀鈎。然其細膩處亦有一種不可思議者。在其唱或白。每至激昂之極。忽然用偷渡法。音細如髮。若斷若續。似有似無。此乃是練氣工夫。非練音者可與談也。老孫之調。故剛其味。則雄厚而不見粗率。其趣則曲折而不見輕浮。所謂以氣作用者。其腔調沉著不粗率。

以力作用者。其腔調剛直而滯笨。加以曲折則油腔滑調矣。雙處之腔調多半以力用事。雖不是油腔滑調粗率二字。實在不免。時慧寶於曲折處頗能體會。老孫惟魄力較雙處稍薄。如唱御碑亭。硃痧瘧浣紗溪。碰碑教子等戲。則時勝於雙。因其細膩處多。非工於運氣者不能曲折。如唱逍遙津。取榮陽等戲。則雙勝於時。至於做工。老孫則短於此道。雙處亦然。時則駕二伶之上矣。平心論之。雙已暮年。技藝止矣。時則方興未艾也。以趣味論。以做工論。則時畢竟勝雙。一籌然而完壁歸趙。敲骨斷金二戲。則老孫之後。難乎爲繼矣。其他如白文奎。可惜一副大喉嚨。到底唱不出一箇字。趣味更不必說矣。又如門菊仙。福處龍處諸伶。亦摹仿老孫者。皆是放開喉嚨直來。直往。不過照着葫蘆去畫瓢。至於葫蘆之內。尙不知是金丹是糞土也。最可笑者。林樹勛（即小益芳之兄）邱治雲（即小保成）二伶也。學老孫簡直一對癩狗。搖尾狂叫而已。

貴俊卿六七年。前人多目之爲唱工老生。要知其做工。實不遜於唱工也。俊卿做工。與潘月樵迥異。其精神乃蘊於內而不露於外。余之所謂冷淡是也。然此種做工。全趨於極冷極平。極超極靜之處。不能見一線稜角。否則失於自如。做工之氣立見。所謂火氣。所謂勉強。在激昂中易於藏拙。在淡泊中不能藏一絲一髮也。夫淡泊之做工。乃從養氣練神中得來。在繪意不在繪麗。在摹神不在摹色。非胸中能體會古人者。曷克臻此。如此種做派。最難入妙。尤難博社會之歡迎。因其過於冷淡也。故俊卿演戲。人多訾其太冷靜。太平淡。要知其長處。即在此也。近年來因噪音已啞。衷氣不及繻時。於是加意做工。一般周郎。始諳貴俊卿不僅工於音律也。余最愛其空城計出箱。



斷臂四進士諸劇。最能得戲之神。其他如羣英會黃鶴樓坐樓戲風打雁賣馬等。亦耐人咀嚼。總之俊卿做戲。全能領會古人之身份。刻畫古人之神情。如扮武侯則雍容大雅。扮范仲禹則舉止失常。扮王佐則機警慷慨。儼然一個好細作。扮宋士杰則靈巧尖利。却是一個老詬師。且處處帶有詩書氣。使人反覆千百回。不知生厭。俊卿之魔力大矣。再合激昂冷淡兩派論之。則激昂取勝易。冷淡取勝難。故潘月樵之做工。步武者甚夥。而貴俊卿之做工。在前僅叫天一人。在後則未見。所謂曲高和寡者非歟。

三麻子（即王洪壽）去紅生爲南北第一流人物。徽調亦近時巨擘。致勝之由。蓋在氣字純。肅工架。穩練。故也。其唱工。今則年耄氣衰。不過穩當而已。至於工架。能首屈一指。實從崑曲中得來。余曾言之。今日之京調。江河日下矣。若考究手法。身段。形勢。神情。舉止。則不及崑曲遠甚。且不及徽調漢調之循規蹈矩也。三麻子演跑城一戲。其宋朝時。手脚雖忙。而不紊亂。神情雖急。而不慌張。活畫出一個老頭兒。火氣退盡矣。演三搜蘇府。扮出怪形怪狀之施使能。上殿時。一步一步一跛。尤使人發噓。雖然小道。若換第二人演之。必手忙足亂。勉強做作。意圖騙騙外行。實則倉皇之色。全流露顏色間矣。故今演此戲者。無第二人。攷此二戲。亦徽調中之精萃也。其演掃松單刀會等。又是學有根柢。皆得力在崑曲中。至於關壯繆戲。最不易演。因其英武全蓄於胸中。忠義則露於形色。非沉穆不足以表示其身分。尋常人演之。如夏月潤則失於死。瑞德寶則失於燥。皆不能領會神情。余觀三麻子之古城相會單刀會水淹七軍過五關三顧茅廬。其姿勢凜凜。使人肅然起敬。每至作戰。或舞刀。或上馬。或入場種種。

最後之工架。雖一言不發。宛如泥塑木雕。不纖毫動。其神采奕奕。活畫出一個關壯繆也。可見其趣味。全含蓄於靜肅之間。余最愛其過五關則以王益芳去馬童。水淹七軍則以王益芳去周倉。其配合緊密。真有雨灑不漏。風吹不透之勢。恐關壯繆當彼時。其威武亦不過如是而已。惟華容道一戲。三麻子裏氣不佳。應讓汪桂芳一步。其他學紅生者。如今日之小孟七趙如泉林樹森（即小益芳）輩。亂叫亂跳。何啻梁山泊之李逵。真是臉皮太厚。所謂半瓶醋慣會搖幌。冒失鬼大都如此。余豈獨爲彼輩責哉。

潘月樵（即小連生）之做工。久已膾炙人口。第做工戲。又有兩種區別。一趨重於激昂。一趨重於冷淡。如月樵則長於激昂。其演開山府之鄒應龍。怒打嚴嵩時。慷慨激昂。歷於眉宇。四進士之宋士杰。上堂一段。冷嘲熱罵。痛快人心。桑園寄子之鄧伯道。當刺血寫書時。形色淒涼。描寫亂離之態度。刻畫入微。回荊州之劉備。神色倉皇。惟妙惟肖。再如明末遺恨。妻黨同惡。報兩戲。一亡國之君。一喪家之主。其悲憤交集。以至喪身逃難。種種傷心慘目之態度。爲月樵一人寫盡矣。至若撩袍擺鬚。手脚眉眼。處處合節。處處忙而不亂。使人一眼觀來。乾淨伶俐。此尤其小焉者也。然月樵亦有短處。余亦不能爲之諱。或謂其做作過火。要知火氣一說是做戲生澀。勉強做去。是謂之火。或做工雖好。不合戲中人之身分。亦謂之火。或形容太過。亦謂之火。如以上諸戲。則不足以責月樵也。或謂其一副沙喉嚨。開口則不成腔調。要知今日唱做俱佳之老生。僅叫天一人可稱完璧。今老矣。做工亦漸退化。其他做工稍好者。嗓子則不佳。如貴俊卿賈洪林蘇廷奎輩。何獨不然。豈僅月樵一人而已哉。亦不足以責月樵也。

月樵酷愛於新戲中發議論。且喜用新名詞。接接連連。一句話中。總有幾個。第其間之貫串與否。余庸爲之起栗矣。寄語月樵。論理不在名詞新舊。而在見地遠大。既有此一片婆心。何妨老實談。談不必咬文嚼字。使人不解。恐怕界偉人四字。反招人侮也。蘇廷奎五年前。曾來上海。其做工則與月樵同一軌道。如演六部大審。下河東等戲。不遜於月樵。其他打嚴嵩四進士等戲。手脚雖然乾淨。而神采則不及矣。

老旦一科。以近時而論。足以獨樹一幟者。余前曾言不外龔雲甫謝寶廷二伶。第二者之比較。當十五年。前則龔不如謝。因謝寶廷之腔調。全是正宮也。近五年間。則謝不如龔。此乃年齡所限。謝將垂暮。龔尙力強也。今聞京友云。龔亦倒嗓。然從龔之後者。無人矣。其他如陳文啓慈瑞堂文榮壽輩。雖是專科。卒難獨樹一幟。其間當推陳文啓爲冠。然與龔謝較之。不可以道里計矣。鄉汪笑儂亦老旦之材料。惜倒嗓未行於時。故近來如行路哭靈望兒樓。徐母罵曹諸戲。幾不多見。雖然。劉鴻聲王鳳卿等。時演釣金龜滑油山。要知皆非其正宗。不過順帶唱兩齣。要耍俏皮而已。故近日老旦戲。如釣金龜滑油山。鄴都城等。鬚生時兼串之。已成習慣。如徐母罵曹。行路哭靈望兒樓。各長本戲。在北京或者可見。在海上各舞臺。早已不見此種字樣矣。大大奎官（即趙君玉）幼時頗能動人。現新舞臺已排救母全本。或者將爲馮婦乎。今再從海上而言。呂月樵鬚生兼唱老旦者。其咬音甚好。而囀字不清。山在虛無縹緲間。但聞其腔調而已。毛韻珂（即七盞燈）亦花旦中間串老旦者。其字雖清。而音太直。每歌一曲。宏亮則有餘。幽韻則不足。平心論之。月樵當勝一籌。其次專科老旦。如富仙舫。仗着一副大喉嚨。混叫而已。

楊華廷則較富仙筋爲佳。但咬音嚼字之間。粗率無味。且本錢亦太不足。每唱至長音。或轉折處。幾有難乎爲縱之勢。評其技藝。尙不及李冠卿也。

正旦之與青衣。閨門旦之與花旦。此四種區別。在觀者易於分辨。在串演者亦易於混淆。如常子和余紫雲許小香輩。余未及見。不敢妄加武斷。但余紫雲之青衣。余曾聞友人論及。其調剛而音峭。字真而氣圓。行腔則如鐵線金鍼。字字直豎。從不事鸞鳳之鳴。孌孌婉轉。而鴻哀鶴唳。既冷且清。雖非利時之品。然足耐識者咀嚼。如孫菊仙戲。非本錢充足。烏可與立。以是言之。江夢花當是一余派真傳。其享盛名有由來也。邇來摹仿紫雲者。寥若晨星。北京僅一孫怡雲。因其調高而冷。不合時宜。實則凜若冰霜。恰合青衣之態度。非正旦及閨門旦所可相混也。余再言正旦與青衣之區別。按正旦態度。莊而不冷。貴而不豔。溫和而不流。華麗而有骨。舉止宜端。肅說白宜靜。唱工則圓。不能滑平。不能淡稍滑。則偏於花衫稍淡。又偏於青衣矣。一言以蔽之。后妃命婦之身分。其與嫠婦孤女故異。而與油頭粉面亦迥不同也。以目前論。當推陳石頭（即德琳）首屈一指。如演金水橋迴龍閣八郎探母之蕭太后。龍鳳配之孫夫人。其他二進宮蘆花河諸戲。演來恰到好處。此王瑤卿當退避一步也。惜年已垂暮。不多見矣。次則當推王瑤卿。按瑤卿之技。長於青衣。說白尤妙。清穎無滓。非他人所及。唱工亦清雅。然非余紫雲一流。趨於幽韻。若鬢生中譚鑫培也。其妙在幽韻而沉著。足見其味雖清。而其氣則厚矣。今雖倒嗓。唱工固稍遜於前。然而一種沉靜之態度。則非後起者所及。再次姜妙香。十年前負盛名。今亦因倒嗓。無聲無臭矣。然而妙香之

清穎固不及瑤卿較之其他諸伶又高一着其唱工則與瑤卿同一宗派而細膩處蓄有媚氣故唱斷橋祭塔玉堂春彩樓配三擊掌探母女起解孝感天桑園會等戲尙佳而祭江教子六月雪探寒窰汾河灣南天門五家坡諸劇則不如瑤卿莊重又若朱幼芬顏色甚好唱則不奇吳彩霞腔調太花不合青衣身分且字眼不清如鬢生中之呂月樵靠着一副假喉嚨賣弄花腔花調哄騙外行而已。

梅蘭芳在今日伶界中號南北獨一之青衣久爲邦人士贊許一曲登場纏頭十萬在蘭芳今日其魔力亦廣大矣余亦酷愛其藝第余之愛蘭芳乃愛其閨門且戲青衣則次之又愛其神情唱工則次之更愛其態度顏色則次之凡男子生一美人之顏色固難而摹美人之態度尤難再之唱工固難而於體會美人之神情尤難蘭芳唱工腔調本不過高溫秀而已蘭芳之色雖美若不能揣摩態度體會神情其色必爲之稍減如花旦林翠卿張連生輩色亦可人而其神情態度非滯即粗故迎合閱者之眼光則吃虧非淺此足以證蘭芳出色處也余愛蘭芳戲如樊江關之薛金蓮虹霓關之東方氏二本中丫鬟尤妙雁門關亦最出色至若五家坡汾河灣桑園會諸劇雖然口碑載道余觀之終覺其欠鎮靜也蘭芳演青衣中之豔情戲則體貼入微生就一副女兒態不待粧飾自能細膩纏綿一往情深此爲蘭芳之絕若更演青衣中之哀情戲如祭江祭塔教子六月雪探寒窰諸戲則沉著處不及德琳瑤卿輩矣余所謂蘭芳以閨門且稱可以空前縱橫南北若以完全青衣譽之似嫌欠當也與其同道者如楊小朵路三寶（即玉珊）亦大名久著於今則徐娘老矣。

南方之強。以純粹青衣而論。如陳翔雲（即筱喜祿）却有工夫。音純字正。品逸神清。趨重於瑤卿一派。的是青衣中俊材。與馮子和邱治雲輩。同列於夏氏之門。其藝成於子和之先。而子和得獲盛名。彼則碌碌無知者。凡人之遭際。有幸有不幸也。實則翔雲之青衣。則駕乎子和之上。因其不得時譽。故扮戲不甚專心。一味游戲三昧。在閱者惡其放棄。要知翔雲之心。早不熱於優孟矣。江夢花仕而優者也。登舞臺者僅一年。其技且過於翔雲。深得余氏三昧。若祭江祭塔斬竇娥諸戲。有如秋雁孤鴻。鳴聲如泣。目前殆無第二人。至若伍月華王錦棠輩。也是一副青衫子。其技藝直在馬妙儂胡秀林蔣瑞芬而下矣。

吾友歐陽子倩。新劇之巨擘也。酷嗜青衣。曩與夢花翔雲輩。往來有年。於是深得青衣之三昧。且漢學素有根柢。故對於音律。非獨能得其意趣。且能得其神韻也。調高而剛。海上無可與匹。摹仿往者之腔調極多。而得紫雲獨厚。如演宇宙瘋祭江祭塔探寒窰等。兼串閨門旦。如游龍戲鳳虹霓關等。摹仿蘭芳之舉動。亦饒有意味。總論子倩之藝。字真而圓。調高而潤。加之一副好喉嚨。如松風水月。既有骨格。又有神韻。在今日申江。可稱雞羣中鶴立。惜倦言舊劇。近已輟演。願曲諸君。又抱深恨矣。再論其腔調之高低。海上足與配戲者。僅雙處呂月樵二人而已。可見其嗓子。乃天賦非人力也。

閨門旦戲。固與青衣易混。而與花旦亦易混。其所以異於青衣者。乃在清秀中。不一味冷淡。而蓄有溫柔態度也。所以異於花旦者。乃在嫵媚中。不一味豔麗。而蓄有憨痴之態度也。一線之間。懸隔天壤。閱者不覺其難。而演串。

者。則。慎。之。又。慎。矣。按。閨。門。旦。中。當。推。梅。蘭。芳。第。一。余。曾。略。許。於。前。次。則。路。玉。珊。楊。小。朶。然。明。日。黃。花。已。過。時。矣。後。起。之。秀。都。中。竟。寥。若。晨。星。月。前。榮。蝶。仙。由。北。地。來。粗。率。異。常。既。不。能。唱。又。不。能。做。且。顏。色。已。如。徐。娘。身。幹。則。如。枯。樹。僅。刀。馬。純。熟。而。已。其。他。無。一。取。者。竟。有。謂。之。摹。仿。蘭。芳。真。所。謂。唐。突。西。施。以。余。目。光。所。斷。海。上。之。旦。角。性。情。與。閨。門。旦。相。近。者。如。賈。璧。雲。花。旦。中。之。閨。門。旦。也。馮。子。和。青。衣。中。之。閨。門。旦。也。張。連。生。刀。馬。中。之。閨。門。旦。也。其。他。林。蠶。卿。雖。清。而。太。冷。趙。文。連。雖。秀。而。太。混。較。諸。以。上。三。者。則。不。可。並。論。若。以。二。伶。論。之。則。林。勝。於。趙。多。矣。

椰子青衣。在今日東南伶界所不重。而燕京在近三年間。視之亦淡。故以目前記之。寥若晨星。如昔時最著名者。十三旦（即侯俊山）亦常去椰子青衣。專科如五月仙。天娥。旦。霸州。紅溜溜。旦。輩。及今僅見五月仙一伶。鶴髮婆娑。紅顏已老。甲寅秋。蒞海上第一臺。鬢影釵光。不是舊時顏色。其高歌低唱。不過寫意而已。按椰子即所謂秦腔是也。種類不一。略舉其要。如直隸椰子（即京椰子）山東椰子（即煙臺椰子）陝西椰子（秦腔正宗）山西椰子。河南椰子。關外椰子（即東三省椰子）等類。其間當推陝西椰子為佳。然鐵笛金箏。失於凄冷。次如直隸椰子。富麗則有餘。悲壯則不足。又次如山西椰子。其蒼涼雄激。氣固磅礴。第拙於幽韻也。再次如關外椰子。係從京椰子胎化而來。其氣較京椰子稍厚。其趣則較京椰子稍拙。更參其臃腫調之行腔。拙而且濁。故不似京椰子清逸。至如山東椰子。其音尖。其腔直。聆之恰如蠟。率然寡味。河南椰子。字字土音。行腔慣喜。從偏峰取巧。粗率無喻。直似山謳野俚。慨莫能登大雅之堂。然目前流行之椰子。究以何種為最。曰目前椰子。不可區別種類。

如鬢生。多以京椰子之音韻。合以山西椰子之氣魄。既蒼涼而且韻。又若青衣。多以陝西椰子之沉痛。增以京椰子之趣味。亦凄冷而不枯。此略舉其多數而言。非是者亦間有也。若十三旦。其唱青衣。喜用京椰子。純以柔勝。十年前之五月仙。喜用山陝椰子。純以剛峭勝。若天娥旦。喜用京陝椰子。純以冷豔勝。即今第一秦腔青衣之崔靈芝。亦如是也。霸州紅溜溜旦。皆喜用陝西椰子一味。以凄冷見長。真如夜半子規聲。泣血然。非富於衷氣。曷克臻。此以上諸伶。僅十三旦五月仙二伶猶存。第其腔調。則不獲再聆矣。接其踵者。今推崔靈芝首屈一指。其聲凄若孤鴻。婉若流鶯。字字淒涼如珠走盤。在今日評之。絕無第二人可及。次若小金娃。乃混合山西椰子及京椰子而成者。長於洪亮。拙於幽韻。其氣魄固佳。而趣味粗率。玻璃翠五朶雲兩伶。亦秦腔青衣之佼佼者。取法與崔靈芝相似。然京椰子則佔什之七八。而陝西椰子僅佔什之二三。故其腔調運用之間。麗而無骨。約略聆之。如珠走盤中。活潑潑地。苟咀嚼其味。則浮於表面。鋒鏗畢露。所謂花腔取巧在聽者。易於動聽。而在歌者。亦易於行腔。雖不及以上諸伶。若從今日求之。已不多見。四盞燈（即周詠棠）南方之強也。其法與玻璃翠五朶雲同一軌道。嚶嚶鶯聲似從花外。婉轉流麗。動人。此皆京椰子之長處。近年北方之顧曲家。多以完全京椰子。謂非上乘。因其流麗。寡趣。不耐人咀嚼也。每一聆之。必曰南方椰子。而北方通行者。則如崔靈芝一派爲最。四盞燈之椰子。謂其非椰子上品。可也。謂其不工於椰子。不可也。謂其行腔之趣味不純厚。可也。謂其絕無趣味。不可也。在今日海上各舞臺中。已絕無而僅有矣。椰子戲如拜壽登殿走雪山。女起解燒骨計玉堂春。柳林池子母砲等。皆青衣之重。



頭戲。今於南北各舞臺。幾如絕響。此風轉流行於坤伶之間。然此類悲劇。在本地坤伶演之。間有不讓於男角者。其腔調做法。細膩有過男子。此天賦之音質。便然不似去花旦之坤角。一味野狐禪也。

刀馬旦與武旦以及花旦中之跌仆者。人多視爲一類。實則迥不相同。如花旦演翠屏山代殺山或獅子樓代殺嫂。以及戰皖城代殺嬌娘紫霞宮紅梅閣蝴蝶夢鎖雲囊等。皆花旦中專練習跌扑之戲。譬之今日小如意海棠紅等是也。刀馬又當別論。其如虹霓關雙鎖山余塘關汴梁圖穆柯寨鐵弓緣人才駙馬等戲。皆爲之刀馬。第刀馬旦之名。係從崑曲中分析而來。近年南北伶界。絕未有能享大名者。因其性質不能獨立。如虹霓關穆柯寨鐵弓緣等。可以花衫閨門旦代之。若雙鎖山人。才駙馬等。可以花旦代之。若余塘關汴梁圖。可以武旦代之。因其範圍極廣。必工花旦。花衫。閨門。武旦。三種技藝。而後專習刀馬。旦纔可以獨樹一幟。且其遠。其及。花旦之高。故伶人皆不專習此道。而今僅存其名。實在早附屬於他部矣。完全武旦。純以軟硬工夫見長。取金陵代打出手。即在手腕脚尖等處。耍槍舞棒。拈架拋接各械等。花樣非手眼敏捷。技藝純熟者。不能演火棍之耍棒。泗州城金山寺之筋斗翻跌等類。十字坡之對打。雙跑馬之賣藝。最次若九花娘之盤槓。皆非實有工夫不可。然其欲得一盛名。頗不易。價值又不及刀馬旦。演以上諸戲。爲其主體者。技果佳。或可列他科之上。更演非其主體戲。則開口跳等耳。甚至扮武行中。打手。打一路。風車。墊幾。回場子。傷哉。較之跑龍套。聊勝一籌。既勞其力。又難獲名。是故得其佳者。極鮮。而樂去此行者。亦鮮。燕京九陣風。可以甲於南北。次如王香雲之取金陵。打出手亦極敏捷。非王祥雲

七陣風所及。李祥麟惜老矣。然其演火棍中耍棍一場。及泗州城耍鞭一場。可以冠於海上。而七陣風之雙跑馬。亦非他輩所能。今者七陣風李祥麟王祥雲老矣。王香雲已無踪跡。足以稱雄者。北方唯九陣風一人。南方幾無可取。勉強於老中取之。仍推王祥雲差強人意。至於祁彩芬之打店。尙佳。然於工夫上較之。似當讓祥雲一步。飛來鳳扮相不差。僅賣一副面孔。雲中鳳乃一貼旦之材。更無可取。

吾國歌劇最離奇者。莫如花面一行。以其扮相觀之。或赤髮。或青眉。或鐵面。或粉鼻。殊出情理之外。要知其抹粉塗脂。在初時用意。非傳古人之真面目。蓋藉以寫古人之心術而已。是故去王莽曹操之徒。必抹粉面。表示其奸佞。去尉遲敬德包孝肅之儔。必飾鐵面。表示其忠直。去張飛李逵牛臯之儕。必濃眉巨目。虎額獅隼。以粉墨雙鉤眉。飛色舞。表示其用事莽獷也。再如去草寇者。多以五色傅面。使觀客睹之。即知爲惡。而勦寇者。不然。又如演武戲中取勝者。粧飾等於常人。其戰敗者。亦如牛鬼蛇神。其間蓋有區別。所以常觀戲者。每從不知戲情之戲中。迨戲中人初出場時。即能辨孰良孰惡。孰勝孰敗。從扮者面上揣之。卒如其見。是何故。乃其面目之良惡之勝敗。早已畢露矣。余故謂歌劇花臉。別有一番用意。以近時戲劇論之。謂其不合於化粧。則可。謂其絕無用意。則不可。傀儡登場古時。以此諷世。譬如逍遙津之司馬懿。係本臉一付脚去之。因其代后求免死一場。猶有良心。至空城計。搜宮等。司馬懿則換以粉面。示其奸也。若從形容上論。絕無一人之面目。可以隨時更易者。要知其用意。在心術。而不在形容。故耳。又如程咬金當瓦崗寨鼎盛之時。下山行劫。每以大花臉去之。因其草莽英雄。足以俠義。

自豪者。迨投唐而後。雖至九錫宮封侯拜爵。終變了一個三花臉。可見華衰錦衣。遮不盡狗頭狐尾。凡人背義求榮。必更換其本來面目。藉此諸端。則初時之用意。已調侃世人不淺。烏可以離奇二字一味抹煞。

花面一行。以簡單名詞命之曰（淨）。即常人所謂生旦淨丑之（淨）字是也。然淨角實爲花面中之一種。究其格調。非獨占花面之上乘。即以各行較之。亦當占最高級。諺謂千生萬旦難求一淨。其材可知。第所以難於尋常者。余略論之。淨角行腔無處不直拔而起。沉沉而落。凡練習吐字間。全仗一氣字運用。故其昂處。雖以剛勝而不疊。其剛抑處。運用以柔確非真柔。推而於極柔極細婉轉之間。『伶人所謂疙疸腔』用音不得有纖毫假借。當用中峰之法。舒展其豎音趣味。自能純厚而神態自然。雍容也。唱戲固難於剛。尤難於剛而不見其剛。此純是氣之爲力。所謂以腔取勝者。不及以音取勝爲佳。以音取勝者。又不及以氣取勝爲尤佳。淨角之佳。純以氣勝。其腔調其趣味。乃繇於氣中變化。練氣之難。自倍於尋常。腔練調者甚矣。余故謂淨角之技藝。足以冠伶界之首。淨角用音。大都不外『腦音』『腔音』『鼻音』三種。以此三種較之。當推腦音爲正宗。夫腦音者。係蓮丹田之氣。直拔貫頂而出之者也。苟非精於練氣。必不良於運用。勉強仿之。非失於無音。無字。必至走板黃腔而後已。（伶人謂行腔出於調外者。名曰黃腔。其脫板者。名曰走板。）或與腔音不辨。再如腦音之能力。更而運用腔音。不過稍加開展。凡提高處。使其宏闊。以一直豎之音而求平曠。自較其本音爲易。更而運用鼻音。尤爲易事。按鼻音原是腦音中之煞尾。祇以練氣不足。藉此運用。疙疸腔。以花巧取勝而已。大氣磅礴。不及腔音。琮琤。更不及腦音。宏

亮其中趣味。僅利於抑而不利於昂。利於幽韻而不利於激揚。在善用腦音者。用之不過一直拔一平吸之異。至用力處較之以腦音。而用腔音者更易也。總之淨角之用腦音者。足以包括腔鼻二音之廣狹。凡工於腔鼻二音者。則莫能獲腦音之神妙。且彼此爲廣狹所限。亦莫能互相爲用也。

淨角之類。又非一者。伶人所謂「紅淨」。如演關羽趙匡胤等戲。又名之曰「紅生」。其次「黑淨」。如演包孝肅尉遲敬德等戲。又名之曰「黑頭」。再次如去草橋關之姚期。二進宮大保國之徐延昭。亦謂之淨說白。尙沉著工架。尙端肅。以取其花面之精神。參合鬚生之氣。字是故雖威而不覺其雄。其在骨雖冷而不覺其死。其冷在神。如能嚼碎純穆二字。斯爲得矣。余嘗謂淨角不應與他類花面並論。當特設一科也。

今以余目所睹者而云。十年間之金秀山。足以甲於南北。唱工說白。純是腦音。每至極高曠處。洋洋乎橫溢腦際。聆之如飲醇醪。譚有味及其微細焉。則一波一折。吞吐間莫不從腦中逼出。蓄有餘韻。此乃氣勝於音。雖至千迴百轉。卒不見其失潤。有謂金秀山之唱工說白。字字蓄有金石聲處。如孤峯矗立者。氣純之故耳。其最佳者如刺王僚夢醒時一段。「西皮原板轉快二六」極耐人咀嚼。次如忠孝全帳中一段。「西皮搖板」亦與尋常不同。其他如探陰山打龍袍之唱工法門。寺黃金臺之說白。以近時論。無有出其右者。推爲淨中神品。誰曰不宜。次如劉永春。尙以唱工架子著名。取其身幹。則巍然屹立。與秀山較之。可以抗衡。對字其唱工說白。則與秀山判然兩途。永春純用腔音。淵然如長江大河。既宏且闊。再從其練氣上論之。以云推波挽瀾。則有餘以云拔山撼岳。

則不及。以是知秀山之腦音尤爲神妙也。然而腔音純以放縱見長。雖不及腦音之精練。第其曲折煞尾間。皆以開口音真落趣味。全在字音堅潔。不似一味耍腔者。純以花巧媚人也。其最難處。亦在練音嚼字。難得堅潔。不失於字眼模糊。即失於音節浮燥。不能鎮定。所以謝雲奎之腔調。雖高卒嫌其粗而不純。李長勝之音節。雖亮奈無一字可辨。更而如郎德山架子極穩。說白極真。然非工於黑淨唱工。雖用腔音則不及永春純厚。再如劉永奎專仿永春。終不能得永春之門徑。譬如時慧寶之戲迷傳。摹仿大頭之取城都。叫天之問樵關府。無纖毫氣味也。平心論之。永奎若去連環套之竇二墩。或草橋關後本之馬武各銅錘戲。則與郎德山相去無幾。亦可造材也。又如曹甫臣架子固不佳。說白亦弱。而氣味確長於去淨。所謂豎眉橫眼。張牙舞爪之陋習。尙不似段燕春惡劣。其唱工間是腔音。近年氣力稍衰。惜起音平平。不能直拔落音。則勝於起音純以開口音平舒而出。雖較直落者魄力稍薄。然亦不落俗套。其他若時玉奎梁俊圃之比較。時則氣味稍厚。失於音短。梁則音節稍高。失於氣薄。瑜瑕互見。皆是中駟之材。若論工於腔音之淨角。當推劉永春首屈一指。曾聆其草橋關。鬪美案。黑風帕。探陰山等戲。大刀關斧別有氣味也。

劉壽峯善用鼻音。秀山之高足也。按鼻音格調。余曾略談於前。較之腦腔二音稍遜。切實論之。究不易於見。曩聞李百歲云。淨角鼻音極不易用。首當注意者。須練提氣。次則蓄音。無論戲詞之中字音。至曠極。闔必吸收。其鋒銛以尖狹二音參用。自見清銳。且尋常之（唱）（白）或提高或平舒。多從喉間吞吐。獨鼻音則不然。全以吸

音爲法倒拔。其字行腔盡在鼻中。婉轉韻勝於音。故聆者謂有甕音蓄於內而不舒於外也。但其間最易蹈之弊。有音無字是也。試以一字之音由口中倒拔入鼻。其音復從鼻中運出。求其字音真確良非易。所以一般愛學鼻音者。稍不加意。輒變爲薛蟠之囂。喻調矣。再如邇來好用鼻音之淨角。取巧飾拙。以欺門外漢者。其弊有三。

(一) 以花腔騙人。姑無論其字眼清渾。音節偏正。一味耍腔。嚙嚙從鼻中婉轉。花如流星。聆者之喝聲雷動。要知此種花樣。乃有腔無字。有調無音。有聲無味之技。名曰花腔。則可名曰鼻音。則不可。所謂鼻音。乃有音有字。合而成之。非花腔所可含混也。

(二) 用鼻音。其唱時起首。或中段。皆雜以他種音代之。獨於煞尾最後之一字。落音飾以鼻音。如穆柯寨孟良白。回營交令之「令」字。李陵碑七郎唱二黃原板。駕陰風之「風」字。大營來進之「進」字等音。雖然省力。確不能算鼻音純粹。鼻音無論其一字一音。一轉一折。莫不由鼻中運出。又非他音所可兼代。

(三) 每於煞尾用鼻音者。大都奮力一吸。如穆柯寨孟良田回營交令之「令」字。李陵碑七郎唱。駕陰風之「風」字。草橋關姚期白拜印之「印」字。其字後餘音。杳然不見。苟琴師技藝高者。可以琴音挽之。否則突然中絕。無味無趣。實則其喉鼻間。早已安然休息矣。彼真用鼻音者。若唱至以上各字之落音。固然奮力一吸。不聞其聲。而其餘韻尙鼻鼻蓄於鼻際。微細如縷。髣髴在縹緲之間。似隱似現。趣味自生在。聆者覺其行腔斷續而去者。鼻中運用之力。未稍減也。余聞李伶之言。而益嘆壽峯之不可及也。其用音行腔。確是字字逼真。字字從鼻中運出。餘韻綿綿。不似一般突然中絕之假鼻音。可比。惜工架單薄。其威赫之態。不及金秀山。劉永春。二伶。

唱工則饒有趣味。亦非花腔滑調者也。餘如善用鼻音者。若納紹先。架子甚佳。音節太薄。若唱探陰山一段。二黃原板。唱至中段。幾有難予爲繼之勢。其後不得不藉假鼻音欺人。近老矣。雖求其用假鼻音。亦不可得也。次如張鳳臺。常德山二伶。皆失於用音過剛。美而不純。每運音行腔之處。不失於過火。即失於不及。偶得一、二句圓滿。絕非從工夫上得來者。中駟之材也。邇來南北。多以淨角與大花混合。足見不注重此行。後起無英。老成凋謝。金秀山已死。劉壽峯亦歿。可稱淨角之秦斗者。惟劉永春一人。余恐數年以後。此行將廣陵散矣。

### 菊林趣話四則

一 萍 原第六七集

三麻子演蓮花湖。其去勝英。真如紙紮人一樣。大風一吹。不飛也。就要倒。若與其蠶眉鳳目。赤面長鬚。手執青龍偃月刀。匹馬過關。單刀赴宴等。比較神采。則勝英與關壯繆牽馬帶蹬。壯繆亦不許也。扮者一人。何相去有雲泥之隔。或謂關壯繆成神。勝英非神。其所以工於扮老關戲者。皆三麻子尋常誦經拜佛之功。（三麻子最重迷信）故關二爺保佑他。也。試問搜府之施不全。跑城之徐策。神乎。非神乎。祇好請教三麻子。總之此戲。不難於三麻子。而難於蓋叫天。如桃花浪子之身。手招架。這紙紮的人。燈拳重必穿。其胸脚重必折。其腿吾服。蓋叫天怎樣敷衍下臺。想其兩人交手時較之。與李德山演白水灘。譚永奎演三岔口。祁彩芬演打店。分外吃力也。

拾黃金全本。接演唐明皇游地府。燈彩戲也。北地常演。海上不多見。蓋因是椰子重頭戲也。余觀此戲有年矣。憶昔演明皇游地府時。直至五殿。一黑面閻羅出場。大聲報名曰。（老夫包拯）按唐宋相隔數百年。怎麼包孝肅

就做了閻羅爺。天理循環。想孝肅未入世以前。已儘先補用。迨至宋季。或者因私通陰界。亂黨免去。本官亦未可料也。

北京人之嘗劉鴻昇者。多謂其無調。然劉之嚙子。既佳。聲音之高。朗。咬字之正。切。板眼之清楚。不可沒也。

月前聞管小髭云。中華女子新劇團。演於新民舞臺。是日許鐵華客串空城計。去司馬懿者。乃一髦兒。戲中之無名子也。其去司馬師。司馬昭。二將。亦不知其姓氏。當孔明唱（俺本是）一段西皮之後。司馬懿接唱（有都督）一段。至（我本當將人馬一擁而進）轉快板時。二將及四龍套。均須做出欲進西城之勢。後爲司馬懿所阻。仍然按兵不動。此戲中之過眼也。孰知兩個冒充鬼。聽見司馬懿唱到（一擁而進）時。二將居然跑進城去。始終未見出城。想貪食羊羔美酒。遲遲不出。歟。抑檢閱諸葛亮之十萬神兵。歟。再四思之。卒不解其用意。

邇來北京之髦兒。咸風行一時。文明園關風氣最先。客歲金翠蘭筱菊芬輩。蒞該園時。觀者如堵。一日演回荊州一戲。筱菊芬之趙雲。金翠蘭之孫尚香。去劉備者。忘却姓氏矣。當准備車馬。欲離東吳一場。乃劉備孫尚香趙雲三人。迨下馬時。劉必曰（好比籠中鳥。插翅騰了空）之後。孫當接說（一路飛彩鳳。金鎖走蛟龍）二句。而金翠蘭忽然忘却。難乎爲繼矣。於是一言不發。折身下場。劉備見孫尚香下場。彼亦隨之而下場。時趙雲背立。專待孫尚香說畢。彼即接說（爲臣鎗馬在那怕百萬兵）二句。孰知劉孫已下場矣。彼則回首而二人皆不見。影既不能接說餘詞。又不能無故而下。此時筱菊芬改張皇之色云（主公夫人往那裏去了。待俺追將下去）如



此下場不見痕跡是劇則從此終止想孫尙香不願離鄉也一時傳爲笑柄

### 丁種編輯餘瀋

#### 如此偈

恨鶴 原第一集

昔者如此所以如此後來如此便就如此及至如此方纔如此誰知如此還是如此若不如此必須如此既然如此何必如此雖非如此却也如此尙當如此方能如此我惟如此我願如此如此如此定得如此如此如此原來如此

#### 血之派別

雙熱 原第一集

無志氣無肝膽不愛國不保種獨善其身身以外漠不相關視若無覩若是之類可名之曰涼血派  
其骨俠其心熱顧公德知公益抱福國利民主義見義勇爲若是之類可名之曰熱血派  
不慕營利不嗜聲色亦淡泊亦涓潔亦高介亦清閒若是之類可名之曰冷血派

此三派中熱血派爲最尊冷血次之涼血則不足道也

熱血派有進取主義冷血派有退步主義涼血派有破壁主義

#### 新官代議士主筆

大我 原第一集

我做主筆以爲主筆甚闊也曰何事不任我批評何人不受我褒貶何種輿論不受我引導闢哉主筆

我有機會轉而運動得一新官。新官亦甚闊也。靠我者。仰我鼻息。求我者。要我氣。也。闊者。新官。代議士。闊乎。立法之權。在我人民之代表。在我彈劾官吏。更我之特權也。闊者。代議士。

三者並自大不能相下。更有兼斯二者。或三者。可以橫行天下矣。

雖然。新官。代議士。主筆之地位。一易則各爲其黨也。新官以曾爲主筆。爲闊。代議士以曾爲主筆。爲闊。且新官用強力以辱主筆。主筆無奈之何也。主筆以醜語詆毀代議士。代議士亦無奈之何也。然則三者。究孰爲最惡。吾不知。吾將離三者而言惡。則始終唯強有力者惡。天下者。勢而已。勢有隱有顯。有昔有而今。無者有。今有而昔無者。然則孰爲勢。吾亦不知也。天下者。一大混沌而已。信哉。

## 英雄……美人……學者

著 超 原第一集

予友虛舟也算一個大文豪。常常說起世界上最有魔力的人物。大約分爲三種。什麼三種呢。第一種是英雄。第二種是美人。第三種是學者。

這三種人物。站在世界上。都與國家治亂世道興衰有絕大關係的。

你看劉邦項籍李元璋拿破崙成吉思汗這幾個大好漢。一上了舞臺。便鬧得昏天黑地。你看褒似妲己。西施武曩楊玉環張麗華這幾位女娘家。一嫁了丈夫。便鬧得一塌糊塗。

你看民約論一出。惹起全球革命之潮。進化論告成。激起人羣競爭之禍。盧梭達爾文不是造孽麼。

可是這三種人物他的魔力大小也稍稍有些比較比較起來英雄最倒靈

英雄者美人之犧牲也故美人之魔力常足以支配英雄

英雄者又學者之芻狗也故學者之魔力常足以運用英雄

吾生爲男子不能學美人願當一學者到得極無聊時也想做一個英雄

美人學者世界上至祥之物也英雄者世界上至不祥之物也

美人如景星如卿雲學者如春風如化雨一出了世便有許多好文章看

英雄如日烈如迅雷如寒雹如嚴霜生在世上很有許多的用處但是這個東西實實不祥

我的意見不願老天多生英雄但願老天多生幾個美人多生幾個學者把世上的英雄緊緊的縛住不識閱者

諸君亦與予同意否

## 冷言

雙熱 原第二集

軟紅塵。世地獄也。芸芸衆生。囚徒也。聲色貨利。桎梏也。縲紲也。喜怒哀懼愛惡欲孽根也。罪案也。(一解)

浮生。草草春夢也。秋霜也。身世茫茫鏡花也。泡影也。社會之形形色色活動戲也。官場之離離奇奇羅刹市也。(

## 二解)

充其壽以至於百年一瞬也。千年萬年亦一瞬也。充其欲而積得萬金塵土也。億金兆金亦塵土也。一棺蓋身萬

事都己此肉體者輕塵也浮煙也（三解）

何所謂恩怨何所謂禍福何所謂吉凶何所謂榮辱何所謂希望何所謂意氣彼死我死是真非真皆孽鏡臺前之太虛幻境也（四解）

空者非空不空者真空假者非假不假者真假空矣假矣可以冷矣（五解）

以空爲不空以假爲非假熱其中終其身而不冷却是大痴也是至愚也是自苦也嘔嘔屈指幾多如意事到頭一例可憐蟲（六解）

## 士

昂 孫 原第二集

日必五斗酒夜必三尺劍往古來今無足當意萬鍾於我何加焉千金於我不揮焉氣不可一世文立能萬言此豪俠之士也吾愛之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不奪於大節不凋於歲寒可戮而不可辱可死而不可移事業與日月爭光姓氏與河山並壽此節義之士也吾敬之

若夫懷才不遇目擊時艱熱心熾於中藏意氣溢於言表世濁我清之憾香草美人種豆落箕之歌酒後耳熱頓足起舞奮袖低昂此牢騷之士也吾悲之

至於貂裘寸敝鶉衣百結權受嗟來之食伺候飯後之鐘彈吾鉢以求魚吹窮簫而乞食范叔一寒至此顏子之

陋。何。如。此。落。拓。之。士。也。吾。奇。之。

### 來矣

先。生。出。門。學。生。出。神。鳥。飛。鵲。噪。翻。轉。乾。坤。忽。地。一。聲。咳。嗽。先。生。來。矣。  
一。言。不。合。四。拳。交。揮。鄒。與。魯。閔。莫。可。解。圍。忽。地。一。聲。叱。咤。巡。捕。來。矣。  
買。也。不。買。強。也。不。強。朗。聲。喚。賣。顧。盼。甚。忙。忽。地。張。皇。而。遁。三。道。來。矣。  
解。衣。就。寢。半。夜。三。更。身。纔。溫。席。欲。寐。難。成。忽。地。肌。膚。作。癢。臭。蟲。來。矣。  
馬。路。行。人。擾。擾。紛。紛。不。相。讓。道。蟻。集。蜂。屯。忽。地。橫。衝。直。撞。汽。車。來。矣。  
樓。稱。四。海。閣。號。青。蓮。赴。友。之。約。偶。一。流。連。忽。地。電。燈。一。閃。雌。雉。來。矣。

### 良心

良。心。者。最。無。用。之。物。也。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居。之。不。足。以。避。風。雨。行。之。不。足。以。代。車。馬。玩。之。不。足。以。供。娛。樂。無。用。哉。良。心。之。爲。物。也。宜。世。人。之。不。爾。戀。愛。棄。之。如。敝。屣。也。

良。心。者。最。有。用。之。物。也。視。之。無。形。然。天。下。之。有。形。者。莫。能。比。其。美。聽。之。無。聲。然。天。下。之。有。聲。者。莫。能。比。其。高。甲。冑。有。時。可。破。良。心。之。作。用。則。無。時。或。破。干。戈。有。時。而。鈍。良。心。之。作。用。則。無。時。或。鈍。有。用。哉。良。心。也。宜。世。人。雖。窮。兇。極。惡。欲。屏。爾。於。門。外。而。終。不。能。斬。除。根。株。猶。不。時。發。現。於。不。自。知。覺。之。中。也。

雙熱 原第二集

如矢 原第三集

良心之無用也。如彼良心之有用也。又如此然則良心之爲物也。究竟爲有用乎。爲無用乎。曰。我欲視爲有用。斯有用矣。我欲視爲無用。斯無用矣。今世界視良心爲無用者。何其多。視良心爲有用者。何其少也。雖然無傷也。曷讀吾之良心說。

### 乞兒之言

春風 原第十七集

日中破鉢一餐樹下涼風一宿笑他閨內離人珠簾怨月樓頭思婦玉笛臨風  
十文白酒朝可禦冬醉則唱套蓮花落不啻紅牙檀板一束枯枝夜生奇暖倦則尋個春夢婆何慚錦帳黨家  
腰纏十萬騎鶴揚州玉軟珠温到頭皆幻我只抱着膝頭向華月名花喚幾聲嬌妻美妾

天地間多了一個我。本沒用處。但殘羹冷炙。取不礙。廉掉首行吟。狂不傷雅。雖無濟民濟世之功。差免竊國竊鉤之誅。

生沒得罪名。教死沒連累。爺娘束裝入壙。有明月臨喪。清風執紼。尤幸不募銘誌。墓令酸秀才假名士。污我姓名。衣我以文繡。食我以膏粱。壯我以輿從。假我以權柄。奪我羞惡。昧我天良。我也得去向萬人頭上。熱鬧一回。只怕富貴不常生。死頃刻到頭。一念自恨。悞走這遭。

乞食半生。薄知世味。農人家飯香。工人家飯硬。宦家飯腥。富家飯渾。經紀家飯甜。書香家飯苦。

世間萬惡。半爲錢悞。惟我乞兒。可與孔子言讓德。與墨子言無我。與莊子言生浮。死休。與佛子言四蘊。五大。故人

以我爲可憐。我以人爲更可憐。人以我爲墮落。我以人爲更墮落。

### 胡盧謠

黃竹原第六集

再初子夜飲於市。醉索壁書十九章。似諷似嘲。語多不解。或叩之曰。此余從胡盧中得來。遂名胡盧謠。

齊巴巴。醜白華。大蕪根。大如瓜。瓜戀西兒口。兒口赤涎垂。過肘華戀東姆頭。姆頭帖壓金躍流。南畦北畦插不盡。

三兩着。斷齊落。蕪走血膊。血膊何糗胡。夜夜聞鬼呼。鬼呼主人坐。且吁。

煽分東。東營營。煽兮西。西營營。爾煽何營營。何囔口中餅。三世食不成。投地倏忽來。狸駐狸駐來。夜微茫。(叶明)

營營煽。爾乃以爲生。

百丈洪。千夫不能過。一兒赤蹠。過行如梭。兒亦何能爲。(叶峨)兒惟不知百丈洪。何如溝澮多。大澮無一丈。小

溝無一步。小兒目中習其故。小兒心中知其數。小兒心目中。何有百丈洪。

羊骹瘡。牛腋肥。羊瘡偏多骹。牛亦不能飛。飛牛出關鬪白豨。關外肥雞知故妃。故妃歸。夜未晞。戌父逐狼。狼入扉。

鼠東穴。馬西馳。馬馳猶可追。殺鼠并穴。摧盈將軍何用巍。巍堂上爲堂。上發虎符。堂下百僚趨。鎖東不筦西。猿子

當前啼。將軍葡萄采。蒺藜蔑爾帶。葦爾衣。吁嗟盈將軍。國人不如君。

海眠開。大水來。大小汨九州。五嶽之山鬱相樛。大水涸。海眼矚。搏桑日。辰金波作。岷峨之水。來自天。天不絕。月長

圓。

擱天漿。簸天宮。犯計羅。騎天龍。天龍口沫噴赤火。四宙八極光熾熾。斗戴匡箕哆風澤。國人思卯金。豐彼槍胡能。懸當中。旃無髦。挽無弓。巨口至。斟酌窮。四九六甲。繭同功。

鐵爲垣。銀爲門。琅玕爲樊。堅固不翻。云是誰主者。金寶子。富媼孫。長夜無驚。室鬼尊。獫狫。長俾脛短。黑狐白。狃來相款。竇中猪。猪聲方亂。鐵爲垣。銀爲門。琅玕爲樊。堅固不翻。安來狐與。瓠。

白鐵赤鐵。中心如繫。匪惟繫。今迺朽之。藥惟藥之。柔柔則易。朽惟石之。堅堅乃長。壽有酒。千卮奉君。毫蓋願君。爲石。不願君爲藥。

遷。際。際。際。兩眼如孟。見天之高。不見地之。 (一解) 飢無窮。粒寒無縮。綿。遷。際。際。何怙如天。 (二解) 吁嗟。遷。際。人以爲醜。人以爲醜。胡不出走。 (三解) 遷。際。出。走。印。印。何止我謂。遷。際。不如過死。 (四解) 遷。際。答我。遷。

際。不死快樂。萬年。螻蛄。有喜。 (五解)

白雲在天。繚繞如綿。靈景匪側。見我嬋娟。有龍曰龍。宵吠花前。我信孔昭。守旦不愆。仙之人兮。君子來思。未見其趾。乃見其鬚。何以遺之。碧玉琅玕。

掌上雷。一鳴。巨人至。再鳴。巨人死。巨人死。雷不止。袖中火。龍戰。飢。蟲。焦。鱗。滿地。收不得。黃靈。晝伏。百怪。尼。井上小兒。方夜出。

前相公。後相公。屈如螻。幻如龍。揖南北。拜西東。鐘應四方相公。龔相公不龔。相公納無聞。立無際。無聽之聽。聽乃。



聰相公不聾。

石梁高。石梁何高。高不能掇天戈。達天旄。天關九。天關九九八十一。天虎。天虎。天虎。門。天狗。天雖可登。難行走。石梁高。石梁高高。不與天通。呼吸黑風。一夜吹欲絕。

穆滿朝河宗。河伯號之天。天曰汝滿休。八駿死。良犬亡。收皮効物歸故鄉。滿曰悠悠道路。山川間之。將予無死。尙能復來。天曰捷走千里。雄飛八百。汝欲復來。黃水化爲赤。四國之人詛之曰。山丘平。漢水絕。黃水不赤。

有鳥有鳥。巢於昆侖。三年不食。一食萬豚。遺卵如盎。破之赤。陽腥流滿地。不見其黃。其黃其黃。化爲碧鬚。焦雷逐之。匍匐過河。

種秫得瓜。實大如瓠。中有嬰鬼。坐而豕啼。咻於赤父。乳於黃妃。晝餐罔兩。夕嘍窮奇。是名無歸。歸諸北荒。北荒不受。投諸豺狼。豺狼歡喜。奉以爲王。老狻六駁。胥來稽顙。反踵人身。有虺其角。偃牙印鼻。長頸短喙。雖曰來諸。非我同族。殺之殺之。魍母夜哭。

檀子懸。驢子概。汝不言。石瀝血。汝即言。不如我。狼尾鞭。沒頭下。不言死。言亦死。死不言。乃男子。水可沈。火可灼。鐵可刺。石可礫。昆侖之山不可奪。

告爾天。天蒼蒼。告爾地。地茫茫。茫茫復蒼蒼。余及汝偕亡。呼我靈兮。吁嗟黃兮。胥歸來兮。毋淹留於四方兮。

### 新樂府兩首

石余 原第十集

此箴頹俗之金石文也。閱本書者不可不讀。 箸超誌

婚論財夷虜道。珠翠千金不厭多。錦緞十匹猶嫌少。聘物既富乃責嫁。箱奩衣服任評價。一物偶遺或不時。鄰孀出口先嘲罵。富者炫耀於一時。貧者追隨力不支。聘既舉。債嫁亦貸。事後乃以田宅賣人人。甘爲兒女作馬牛。家之貧兮爲國憂。珠翠錦繡誠珍物。一生用之有幾日。飢寒欲將粟帛易。十錢曾不一錢值。又况挾資多者。恒倨侮賢婦。往往出貧戶。詩禮之家宜夙知。荆釵布裙風自古。吁嗟乎。可憐世俗常鄙惡。家人婦子亦以貧富分。厚薄喪用樂。非古禮。嘗聞致乎哀而止。不聞五聲六律以悅耳。樂者樂也。見經傳。歌哭同日。世風變。素衣如雪。悲哽咽。管絃絲竹乃清越。作俑者誰實。喪心效尤之禍。到於今。又况踵事增華。變加厲。宴客一席。萬錢計。貧者或至無以殮待。客急謀酒肉。壓非是恐。獲不孝名。此風城市尤盛行。豈知弔者亦有存古道。食於有喪者。側未嘗飽。主人情誼薄如雲。視客概爲飲食人。

## 民國禽言

頌予 原第九十一集

喚起

喚起喚起。公勿怒。公勿喜。臥榻強鄰。坐在鼓裏。不顧國家。只圖自己。朝政亂如麻。人情薄似紙。年年棘地荆天。日日醉生夢死。中原逐鹿。昔如斯。當道睡獅。今已矣。喚起喚起。

喚呀

哎呀。哎呀。兵不強。國真弱。敢效飛龍。祇甘屈蟻。何日燕安。恐遭鷹搏。東海展經綸。北門誰鎖鑰。民情衽席難。登朝局圍棋。失著休解人心。競利權。且援公法。聯盟約。哎呀。哎呀。

姑惡

姑惡。姑惡。說姑恩。遭姑虐。姑喜我。前姑怒我。却姑命我。遵姑呼我。諾我進。姑生嘆我。退姑榜。掠我供。姑之旨。姑攫我之囊。棄小姑。憐我被姑凌。我祝小姑。莫我若姑。惡姑惡。

春去了

春去了。春去了。鴛柳情牽。鶯花夢繞。荆棘銅駝。晉作墟。莽榛石馬。吳爲沼。心悲塞外鴻。意感籠中鳥。閨閣病困難。賦歛嫌苛擾。逍遙世界。三千顛倒。英雄多少。鼓破昏鐘。鳴曉春去了。春去了。

溼溼溼

溼溼溼。溼溼溼。踏破芒鞋。種成玉粒。家困都緣國稅。多田荒總爲宮功。執司農。仰屋嗟。饑婦環門泣。官貪民乃貧。春出秋方入。辛勤日。帽天梳子細。風簑雨笠負。耒耕荷鋤立。溼溼溼。溼溼溼。

泥滑滑

泥滑滑。泥滑滑。路濕又三家。憐口八居官。端不恤民艱。行旅也難逃。吏猾非聞夏。諺箴即非秋。毫察輕罪受鞭笞。重刑遭戮殺。只緣魚肉鄉愚。可恨狼心役黠。劫紅羊。逢黑獺。泥滑滑。泥滑滑。

當時錯

當時錯。當時錯。似鐵鑄成。如絲束縛。那見文移。指北山。徒令竿濫。吹南郭。只圖己顯榮。不問民憂樂。國政似朝蟻。人情同燕雀。何期雲出無心。莫道春生有脚。舍坦途。冀危幕。當時錯。當時錯。

脫衣衫

脫衣衫。脫衣衫。情知冷暖。味別酸鹹。到耳頻聞。催國課。捫胸那識。顧民暑。僅甘圖富貴。也不畏譏讒。官衙心兩稅。議會口三緘。敲到哀鴻骨。碎賺來單鶴頭。銜鴛脫。脫燕呢喃。脫衣衫。脫衣衫。

念佛子

念佛子。念佛子。不及黃泉。有如白水。虔誠瓶鉢。口慈悲。滿腹戈矛。心譎詭。三寶貴。飯依百事寡。廉恥未承。膝下款常在。神前跪。於戲前王。不忘南無觀音。大士十目。視十手指。念佛子。念佛子。

割麥插禾

割麥插禾。割麥插禾。登場欣納。稼對酒且高歌。有米却嫌人少。不愁翻爲債多。搶奪爭先稱國泰。輸將恐後說民和。虎狼盤據原如此。鴉蚌相持可奈何。民生困苦。國賦煩苛。朝臣策鄉人。難割麥插禾。割麥插禾。

莫摘花果

莫摘花果。莫摘花果。甚矣貧難。繼執云富。而胥縱須。仙子扶持。還賴國丁担荷。雲簇朱媽掛萬枝。日燒紅豔排千。

朵。整。冠。納。履。切。防。嫌。執。宮。提。筐。休。賈。禍。郡。列。酒。泉。山。登。飯。顆。護。金。鈴。鳴。玉。鎖。莫。摘。花。果。莫。摘。花。果。

脫卻布褲

脫。卻。布。褲。脫。卻。布。褲。茅。簷。困。斂。征。草。野。傷。田。賦。國。窮。不。恤。民。貧。下。苦。端。難。上。訴。家。無。担。石。歎。中。藏。朝。有。兵。符。憂。內。順。財。輸。深。畏。宰。官。狠。政。竊。良。由。胥。役。蠹。寢。饋。奚。安。城。鄉。莫。住。進。金。錢。充。府。庫。脫。卻。布。褲。脫。卻。布。褲。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祇。貪。高。士。泉。莫。羨。郎。官。署。可。憐。一。統。江。山。都。被。羣。雄。割。據。中。澤。鴻。嗷。及。是。時。華。亭。鶴。唳。知。何。處。風。清。三。輔。孰。持。籌。日。食。萬。錢。難。下。箸。國。迫。外。憂。家。逢。內。助。舍。近。功。圖。遠。慮。不。如。歸。去。不。如。歸。去。

都護從事

都。護。從。事。都。護。從。事。休。忘。漆。室。吟。漫。灑。雍。門。淚。楊。雄。也。作。客。嘲。班。固。曾。答。賓。戲。九。字。常。懸。捧。日。心。五。湖。空。負。浮。雲。志。荆。公。當。國。罪。彌。天。趙。括。談。兵。功。墜。地。漫。尙。文。章。且。修。武。備。遠。塞。驚。長。城。棄。都。護。從。事。都。護。從。事。

婆婆餅焦

婆。婆。餅。焦。婆。婆。餅。焦。轆。釜。呼。雞。婢。當。爐。喚。阿。嬌。入。耳。風。風。雨。雨。關。心。暮。暮。朝。朝。玉。墜。斜。飛。聞。餌。熟。金。爐。乍。燼。認。香。消。果。腹。煎。宜。籠。翠。錦。流。脂。滑。更。裹。紅。綃。味。原。馥。郁。爐。正。熏。燒。廿。四。橋。畫。旗。飄。婆。婆。餅。焦。婆。婆。餅。焦。

今年快活

今年快活。今年快活。納稼穀先登。植桑茶已拔。既欣倉庾豐。益俸免朝廷。搜括太平天子治。民安有道。聖人征稅。豁河挽遙。聞洗甲兵。世隆也。喜披衣。褐市飲醪。鱗廚開刀。割備酒肴。慰饑渴。今年快活。今年快活。

### 上山看火

上山看火。上山看火。桃李正鮮妍。楊柳方婀娜。浴盞紅女心。歡聞鳥綠眉。鎖機軸。繅絲淨手。捻盤旋。剝繭支頤。坐辨明燥濕。費研求鑿別。精粗防懶惰。吐餒眸凝。憑高足墮。說什麼嬌無那。上山看火。上山看火。

### 開倉布穀

開倉布穀。開倉布穀。到處白田。征幾家紅稻。熟關心春夏。秋冬滿目。鰥寡孤獨。圖進流民待。諫官策陳富國諛。當軸牛山徒抱百年悲。鳳闕曾聞一路哭。天地遷廬雨風。櫛沐居無竹食。無肉開倉布穀。開倉布穀。

### 鉤梅格磔

鉤梅格磔。鉤梅格磔。赤子苦誅求。蒼生誰愛惜。勸懲今古難。寬俯仰乾坤。皆窄誤國公卿。競蓄儲減門。令尹來逋賁。朝說餽。甕入甕。多室如懸磬。填溝瘠水火。玄黃奕棋黑白。陽九戾官稅。迫鉤梅格磔。鉤梅格磔。

###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公無渡河。太白遊采石。靈均悴汨羅。孰是慈祥聽政。誰能撫字催科。但恐出山泉水濁。徒教醉尉灑陵呵。蜀洛朝中分黨派。富春江上理漁簑。金人戒慎銅狄摩挲。軸與適偏不頗。公無渡河。公無渡河。

得過且過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燕危幕下。巢龍靜山中。臥雲霞能擴襟期。珠玉悉成咳嗽。休權子母競通商。莫效壬夫惟嗜貨。腹有詩書月滿廬。胸羅經籍風生座。富貴何爲兒孫可。課安樂窩嘉名播。得過且過。得過且過。

鳳凰不如我

鳳凰不如我。鳳凰不如我。德衰宜慎往。來時亂恐遭。坎珂傷麟徒歎宜。尼喻虬更嗟。孟軻毀受求全待難虛。左奉三無戒。兩可見。幾懷范滂遠禍。悲何妥。莫同龐統落高坡。且效淳于談炙輶。鳳凰不如我。鳳凰不如我。

行不得也哥哥

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渡江莫擊中流楫。伏枕休憑待旦戈。夫婿垂紳乘五馬。閨門對鏡盛雙蛾。觸目漫天煙霧。留心平地風波。縱可簪紅杏。何如話碧蘿。樽開北海檜。詠東坡。妾俗慮脫漩渦。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

提葫蘆沽美酒

提葫蘆沽美酒。提葫蘆沽美酒。堂高王祐植。三槐門對陶潛垂。五柳滿座春風是我師。入庭明月真堪友。花間且樂飛觴席上宜。傾大斗痴還學虎頭飲。自豪犀首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問酒家何處有。提葫蘆沽美酒。提葫蘆沽美酒。

醉餘隨筆

天 醉 原第五六集

一。代。有。一。代。之。人。物。一。代。有。一。代。之。文。字。如。後。漢。書。之。馬。援。傳。三。國。志。之。周。瑜。傳。其。文。字。雄。奇。殆。非。班。史。中。所。有。文。人。好。以。時。代。論。文。眼。孔。小。耳。

人。之。價。值。不。在。其。事。業。範。圍。之。大。小。而。在。其。所。作。之。事。真。實。與。否。真。實。者。雖。小。而。有。益。於。世。不。真。實。者。範。圍。愈。大。失。敗。愈。易。

有。一。分。學。問。得。一。分。聲。譽。有。一。分。事。業。享。一。分。利。益。社。會。之。待。個。人。原。自。有。公。理。存。焉。人。只。是。自。誤。耳。

某。生。以。佛。像。贈。妓。且。賸。以。詩。有。曰。卿。卿。我。所。憐。明。慧。數。尤。物。爲。語。老。病。苦。點。頭。疾。於。石。知。子。有。夙。根。一。語。抵。千。百。末。劫。宗。風。衰。蓮。邦。最。勝。特。願。爲。章。提。希。信。心。毋。自。奪。勿。嫌。脂。粉。污。心。淨。即。解。脫。對。像。成。圓。觀。福。勝。十。萬。塔。何。以。謂。色。即。空。曰。瞎。子。看。告。示。何。以。謂。空。即。色。曰。叫。化。子。想。小。姐。

只。要。此。心。看。得。破。山。河。大。地。頓。現。華。嚴。只。要。此。心。管。得。住。酒。肆。淫。坊。何。非。淨。土。

有。人。斯。有。境。人。境。相。遇。而。情。生。焉。我。爲。何。如。人。今。日。爲。何。如。境。落。筆。應。有。何。如。情。此。間。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忘。却。我。去。作。詩。作。得。極。好。只。是。代。他。人。作。

王。猛。捫。虱。與。乞。兒。向。陽。氣。概。自。是。不。同。孟。光。椎。髻。與。村。婦。簪。花。風。致。亦。復。大。異。所。爭。者。胸。中。有。一。段。道。理。在。韓。退。之。云。歡。愉。之。文。難。工。悲。苦。之。辭。易。好。而。王。介。甫。則。云。年。少。不。須。多。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二。說。不。同。



儒家之病只在兩面照顧。藏掩不肯犯手做事。

名人而得醜妻者如孔明之娶黃承彥之女梁鴻之偶孟光是也。貌不揚而以賢傳較之花貌棘心者爲勝多矣。至登徒子悅其醜妻使有五子則宋玉寓言耳。

趙甌北之詩拾典於水滸姚梅伯之駢文伐材於聊齋。至於今日草頭名士竟以龍圖公案爲詩料矣。甚矣其慎也。然通俗文字又當別論。

一書不能讀完。一書而讀之亦未必能完。一事不能做了。易一事而爲之亦未必能了。晉人見謝玄處置履屐。閑事使決其能破賊而陳仲弓不能灑掃一室終爲官官所殺。蓋神思之疏密即終身之成敗耳。

### 箸廬談屑

箸超 原第四五六集

瘠地之民多向善。沃地之民多不才。拙者多善。美他媛。誨淫慾。其結果然也。

名可勉立。功可驟成。事未臨。勇氣先泄。自暴自棄。惡之尤者也。

能成事者不敗人之事。能治心者不逆人之心。忌功。訐私。小人之道也。

朗日。普照。則陰霾。盡芒。燈火一張。則伏鼠匿跡。光天化日。不容魍魎。理有然也。

五行錯而致物。四時違而成歲。攻玉斷金。必用而後光也。

占優勝者不可驕。驕則外強而中乾。居失敗者不可頹。頹則氣餒而勢弱。

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眎。周天壤之際。明之用大也。

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造邦之道。賞罰大畔。國運日促矣。

先發可以制人。未事可以弭亂。盜入而罾睡。室圯而相藏。朝不保午矣。

名者軋之途也。智者爭之隊也。人好鬪。智智窮而患不窮。人好鬪。名名在而患即在。

象有齒。麝有香。自賈禍也。蓮爲燭。蘭爲音。自投火也。外侮之來。有所自矣。

入廟之犧。不如耕野之犢。藏笱之龜。不如曳途之垢。患遠所輕也。

進身易者。其取敗必速。置身高者。其獲禍必大。以本位爲乘除也。

以禍患爲羹餌者。聖哲之居身也。以安樂爲朝夕者。庸愚之度日也。

爵以功。尊位以德。顯無功而貪爵。無德而佔位。是猶乞丐立於朱門。路人得而呵斥之。

村童不隔春風。野老常親冬日。豪門貴冑。縱坐金席玉得。天蓋薄矣。

荷裳蕙帶。非可禦寒。豆粥麥飯。可以充饑。是故崇實行者。以畫餅爲鑿。

懸崖之溜。可以穿石。一杵之鐵。可以鑿針力之所積。金石亦剝也。

無致死之士。則可脅以兵。無清介之臣。則可誘以利。國難之劇。若輩實尸之。

飛鳥不以山爲高。而增巢於其巔。游魚不以淵爲深。而潛穴於其底。不半途。以自畫。不。得。以。自。足。也。

世家之子多豪邁氣象微賤之子多刻苦工夫此天造者也  
豪邁之中無驕盈態度刻苦之餘少寒酸氣味此人造者也

可富貴而不可貧賤其品格固卑有經濟而未有文章其勳名亦陋吾雖不能得此宗工夫然心竊好之  
吾喜衡人之言語於酒醉時以其少虛假之氣也吾喜觀人之舉止於富貴時以其能頓改常度也吾喜觀人之  
節操於失意時以其有卑而無亢也

能從得意時防著失意事能從失意時血求得意事雖非養氣眞工夫相去亦已不遠

英雄事業成者其偶然敗者其當然遇失敗而持悲觀者非英雄也

欲收他山之益不當於譽我者求之而當於毀我者求之指摘皆我之藥石也

欲知人之眞見識當於品花評月時欲知人之眞面目當於得意失意時欲知人之眞性情當於酒肉徵逐時

貪人之前莫炫寶炫寶則自殺其身此君子正命之道也才人之前莫炫文炫文則自丟其醜此君子藏拙之道  
也險人之前莫炫識炫識則自取其危此君子遠禍之道也妬婦之前莫炫色炫色則自毀其文此君子下人之  
道也

文人一富貴起居便市井富貴一能詩吐辭便寒酸

美味以大嚼盡之奇境以粗遊了之深情以淺語傳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貴以驕淫處之俱失造化本心擁黃

白物以慳吝守之。翻似曲體造化。

樓之收遠景者宜遊觀。不宜居住。室之無重門者便啓閉不便貯藏。

庭廣則爽。冬累於風樹密則幽。夏累於蟬水近可以滌墨。蚊集中宵屋小可以禦寒。客賓炎午。

讀古碑宜緩。緩則古藻紛呈。讀古畫宜速。速則古香頓溢。

讀古詩宜先緩後速。古韻以抑而後揚。讀古文宜先速後緩。古氣以挹而愈永。

雪之妙在能積雲之妙在不留月之妙在有圓有缺山之妙在峯回路轉水之妙在風起波生。

網常倫理今日幾於掃地。合向花木鳥獸中求之。

豪傑易於聖賢。文人多於才子。蓋豪傑不能爲聖賢。聖賢未有不豪傑。文人才子亦然。

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古今惡文亦純是血。

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

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以顯淺之詞理之顯者宜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宜參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宜深以關繫之論至於窘者舒之使長。晦者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鬧者攝之使靜。皆所謂裁制也。

笋爲蔬中尤物。荔枝爲果中尤物。蟹爲水族中尤物。酒爲飲食中尤物。詞曲爲文字中尤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2714B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民權素粹編四冊

定價大洋二元八角

編輯者 蔣 著 超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上海望平街申報館  
南首二百六十三號

印刷者 申江印務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